历史的沸点

第三卷

赵海峰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華文出版社

北朝：大一统前的铁血迷乱

第三卷

赵海峰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華文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历史的沸点

第三卷

赵海峰 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北朝

北朝：大一统前的铁血迷乱

第三卷

赵海峰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历史的沸点

第三卷

北朝：大一统前的铁血迷乱

赵海峰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沸点．第三卷/赵海峰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8（2019.9重印）

ISBN 978-7-5075-5147-1

I.①历…　II.①赵…　III.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IV.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1786**号

历史的沸点　第三卷

LISHI DE FEIDIAN DI-SAN JUAN

作　　者：赵海峰

选题策划：胡　子

责任编辑：张明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6342125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6.5

字　　数：351千字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9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147-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自序
拓跋珪： 从草原雄主到“瘾君子”
拓跋焘： 传奇终点原来叫憋屈
崔浩： 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
元宏： 戴着“绿帽子”的改革家
胡太后： 沉入水底的风流
高欢： 一代枭雄的教父级表演
高洋： 明君到魔鬼的无缝对接
宇文邕： 败给时间的千古一帝

自序

盛夏之际，《历史的沸点》第三卷即将与读者见面了，这本书记述的是北朝将近两百年的历史风云。

北朝是南北朝时期存在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国的总称。按照原来的写作计划，《历史的沸点》第二卷写了两晋十六国的历史，接下来应该进入南北朝的阶段了，但这本书只记述了其中北朝的历史，首先，考虑到篇幅问题，南北朝的历史纷繁复杂，如果将其全部囊括，恐怕一本书的容量难以承载。其次，从历史本身来讲，一如《北史》《南史》分别记述一样，北朝、南朝原本就是可以分开的两段历史，除了几场南北大战外，北朝、南朝的历史轨迹相对独立，并没有太多交集。如果将南北朝一并记述，不免会使读者产生阅读的跳跃感，想必这会让对这段历史本就不熟悉的读者朋友们更加“迷乱”。基于此，最后决定将北朝、南朝的历史分别成书，这不仅没有太大的“技术障碍”，反而更容易使读者清楚地掌握历史的走向。

北朝对人们来说相对陌生，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学习古代历史时，书本上只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等内容多些笔墨，对其他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多一笔带过。但事实上，这个时代在古代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一个空前分裂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它最终推动隋朝实现了大一统，更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经过这段分裂与融合相互交织的历史，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华夏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光大。

虽然这个时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一旦提及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不少读者皱起眉头，在他们看来，这段历史“人多、事杂、朝代乱、人名难记”，相对于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这个空前分裂的时代长期以来是个“冷门”，使得不少读者望而却步。

因此，如何将这段历史以广大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清晰地展现出

来，是动笔以前困扰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如第二卷一样，从人物入手，通过人物展现历史轨迹，因此这本书精心选择了北朝历史中的八个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来将这段历史讲清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八位人物只是“一号主角”，书中粉墨登场的人物有近千人，有些重要人物的“戏份”一点儿也不比八位主角少，譬如冯太后、尔朱荣、宇文泰等，最终由数量庞大的主角配角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北朝历史画卷。

作为《历史的沸点》系列丛书的第三卷，在创作过程中，我很注重汲取前两卷的长处，尽量避免其中的不足和问题。事实上，在前两卷出版后，不少读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普遍认为第一卷历史故事连贯顺畅，但历史人物不够突出，文字也不够生动。第二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物和文字问题，但整体历史脉络却显得不够清晰。这本书则扬长避短，既保留了文字的生动有趣，同时更加注重历史进程的连贯和承接。表面上看记述的是八个人物，但每个人物之间总会有一个连接点，将整个历史进程有序地衔接起来。通读下来，北朝五国的历史基本上没有断点，这也是本书最大的新意，很好地统筹兼顾了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的关系。

《历史的沸点》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后，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可和肯定，我参加了一些读者见面会和读书分享活动，深深为大家的热情所打动，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鞭策和激励。但我也清醒地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只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为了回馈读者朋友们的厚爱，能做的只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挑细选，抽丝剥茧，用较为清晰的逻辑和生动易懂的文字，将一段段历史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要再次感谢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们，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们，你们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得这本书会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感谢我的父母，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献给日益老去的双亲最好的礼物。感谢我的爱人，正是她的默默付出使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

时光如白驹过隙，在去年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时，我的儿子晨光正在为申请大学而忙碌，如今他已经高中毕业，并申请到理想的大学，即

将开始在异域的求学生涯，《历史的沸点》也将伴随他到大洋彼岸，“保佑”他平安快乐，学业有成。

最后要感谢那些素未谋面的读者朋友们，很高兴通过《历史的沸点》和每个人结缘，在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会继续写下去，并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本书于去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动笔，转眼又到盛夏，一年多的时间，许多清晨和深夜，端坐在书桌前，终于完成了关于北朝历史的记述。尽管我很用心，但作为“非专业人士”，书中难免会有一些谬误，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再次感谢看到这些文字的朋友们！

2019年7月17日

拓跋珪：
从草原雄主到“瘾君子”

他从寄人篱下的落魄少年，一跃成为北方最强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帝，以天分和坚韧，带着拓跋部一步步由落后走向强盛，亲手开创了北魏帝国，并为后来他的孙子拓跋焘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他“事业成功，做人失败”，生命后期，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坑杀士卒；看上的东西巧取豪夺，杀死姨父，强占姨母；沉湎于寒食散而不能自拔，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最终死在自己儿子刀下，实在令人唏嘘。

一 “海归”什翼犍

建国三十九年（376年）的一天，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这个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的国都，此时被浓浓的火光所笼罩，刀光剑影之中，只见一辆马车从城里冲出，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滚滚烟尘不能遮掩她姣好的面容。在她身边，除了几个随从外，还有一个小孩子，五六岁的样子，眼中满含着惊恐之色。

马车跑了许久，已经看不到盛乐城的影子，这位女子总算长出了口气，不料此时突然又传来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望去，杀来的原来是一个叫作“高车”的部落，他们曾经是代国的手下败将，听说代国被灭，也来趁火打劫。

这位年轻女子赶忙让车夫狠抽马背，马车疾驰而去，但一路的颠簸使得这辆马车早已不堪重负，如此拼命加速，使得车轮上的钉子不时脱落，大有倾覆的危险。如此危急时刻，这个女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暗暗祷告，她心里默念：如果上天不让拓跋部灭亡，就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心诚则灵，在狂奔的路上，马车最终没有倾倒。这个女子原本是想逃往自己的娘家贺兰部，但此时的情形已经不允许她这样做了，她决定

跑向离得最近的一个匈奴部落——独孤部。高车部的骑兵看到这辆马车跑进了独孤部的疆域，便不再追赶，这对母子终于躲过一劫。

她们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还注定将创造历史。

现在可以揭开谜底了，那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后来建立北魏帝国的拓跋珪，而竭尽全力保护他的女子，正是他的母亲贺兰氏。

她们为何遭此劫难？代国又是如何建立而又如何覆灭的呢？

这个还应从鲜卑这个古老的民族说起，对于这个民族的起源，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概是在东汉时期，这个民族才被中原王朝所知，算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拓跋部是鲜卑族中的一支，除了这个部落外，比较出名的还有慕容部、宇文部等。慕容部想必最为人熟悉，因为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多有提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一心想着“复国”的慕容复便是这个部落的后裔。慕容部在“五胡十六国”时代最为辉煌，“十六国”中的前燕、后燕、南燕都是这个部族所建，这还不包括不在“十六国”之内的西燕。

拓跋部相对于慕容部，显得落后许多，他们最早居于漠北，后来南迁至“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地方水草丰美，就如那首同名歌曲所唱到的：“林海茫茫云雾间，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确实是一片风水宝地，拓跋部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再后来，拓跋部进一步南迁到山西的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取名为“代”，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地区在战国时代是赵国的“代郡”，在西汉时，后来的汉文帝刘恒曾受封此地，他的名号也被称为“代王”。

不过，虽然建立了政权，但这个“代国”在乱世中实在不起眼，真正引着它走向强大的是一个叫作“拓跋什翼犍”的首领。

拓跋什翼犍生下来就好像是要干大事的，据《魏书》记载，他长大后有异相，“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

“立发委地”，听上去比较熟悉，同样拥有异相的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便如此，不过两人另外的一个奇异之处却迥然不同，司马炎是“手垂过膝”，而拓跋什翼犍则是“乳垂至席”，胸部实在够发达。

虽然拓跋什翼犍颇有异相，但他人生的早期却遭遇过极大的磨难，曾一度命悬一线，他后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首先应该感谢他的母亲和鲜卑族女子的服饰。

此话怎讲呢？因为拓跋什翼犍出生不久，正赶上拓跋部发生内乱，他的父亲拓跋郁律被杀，拓跋什翼犍也被列入杀戮名单，情急之下，他的母亲将其藏于“裤中”，当时拓跋什翼犍已经一岁左右，由此可见鲜卑女子的裤筒有多么肥大，他的母亲非常担心尚在襁褓中的拓跋什翼犍哭出声来，一旦出声，恐怕就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史书里记载，这位母亲一直在暗自祈祷，“天苟存汝，则勿啼”。

奇迹发生了，被藏在“裤筒”里的拓跋什翼犍像是听懂了母亲的暗语似的，自始至终，一声未吭，最终逃过了这场生死之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拓跋什翼犍的哥哥拓跋翳槐做了代国国君，当时拓跋部并不强大，将与之接壤的后赵作为靠山，十岁时拓跋什翼犍被当作人质送往后赵。据史书记载，当时拓跋什翼犍并非只身前往，而是兴师动众，随同他前往后赵的居然达五千多家，俨然是一次一定规模的民族大迁移，后赵看上去足够大方，竟然接纳了如此多的拓跋部的人。

拓跋什翼犍这一走就是十年，换句话说，他整个青葱岁月都是在后赵的都城度过的，这段经历对拓跋什翼犍后来的成功举足轻重。因为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当时正值后赵的强盛时期，相比而言，尚处在游牧阶段的拓跋部，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落后很多，所以，与其说拓跋什翼犍是去当人质，还不如说是去“留学”。

但有得必有失，拓跋什翼犍虽然学习到了先进的东西，但是他远离故土，很难为国效力，况且他已经十年没有回去，拓跋部的人对他的印象极为模糊，因此无论拓跋部的头领如何交替，好像都和他没什么关系。成为拓跋部的“大头领”，对此时的拓跋什翼犍来讲只能说是一个黄

梁美梦。

但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便是他那位国君哥哥拓跋翳槐也跑到了后赵。

怎么回事呢？因为拓跋部又发生了内乱，这位部落头领被夺了权，走投无路，只好投奔后赵这个“靠山”。

拓跋翳槐就此在后赵都城邺城待了些许日子，这段时间有两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相比于后赵，拓跋部实在太落后。二是多年不见的弟弟拓跋什翼犍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颇有才干，看上去是一个能堪大任之才。

后赵皇帝石虎虽然暴虐，但对亡命至此的拓跋翳槐很是不错，不仅好酒好肉款待，后来还派兵护送他归国复位。

不过王位失而复得后仅仅过了一年光景，拓跋翳槐便撒手人寰，临死前他留下遗命：“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他没有将位置传给其他宗亲，而是选择了远在后赵的这个弟弟，这应该与他的那次“后赵之旅”有很大关系。

然而人走茶凉，拓跋贵族并没有按照拓跋翳槐的意思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拓跋什翼犍归国尚需时日，在此期间为避免发生内乱，所以要尽快拥立新主。事实上，这些贵族们对拓跋什翼犍这个“海归”根本不了解，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所以不愿意让他归国继位。

拓跋什翼犍被排除，只剩两个选项，他的三弟拓跋屈和四弟拓跋孤，两人性格迥异，拓跋屈奸诈凶狠，拓跋孤则忠厚友善，看上去像一位“仁君”，以梁盖为首的拓跋贵族，担心拓跋屈上位后不好控制，便发动了事变，杀了拓跋屈，拥立拓跋孤为新头领。

但是令这些贵族们没想到的是，面对高高在上的位置，拓跋孤却选择了放弃，他死活不愿意当这个国君，坚持要按照拓跋翳槐的遗命将头领位置交给拓跋什翼犍，为此他亲自赶往后赵都城邺城来请拓跋什翼犍。

二　代国兴与衰

建国元年（338年），年仅十九岁的拓跋什翼犍成为拓跋部的新头领，阴差阳错间，他终于找到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舞台。

作为一名“海归”，看到自己的这个小国落后贫瘠，拓跋什翼犍身上不由充满了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认为拓跋部要想有发展，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中原文明引入部落，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的部落联盟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

拓跋什翼犍即位伊始，便“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官职及名号，多仿晋制。又制定了法律，定下了反逆、杀人、偷盗、乱伦之刑，史称，“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法令明白，百姓晏然”，一时搞得风生水起。

内部安稳后，拓跋什翼犍开始四处征战，开疆拓土，先后击败高车部、没歌部和匈奴铁弗部，代国的地盘得以迅速扩张，史载东自濊貊（今朝鲜江原道），西至破落那（今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南距阴山，北达沙漠，全部归服，人口达数十万。

顺风顺水的拓跋什翼犍也有自己的烦恼，熟稔中原文明的他，一直有个夙愿，便是修筑一座宏伟的都城，但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部落贵族觉得现在这样“自由”的状态挺好，草原那么大，处处是我家，骑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必要修个都城来禁锢自己。

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当年将自己藏于裤筒中的“英雄母亲”，她对拓跋什翼犍说：“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话虽说得很客气，但其中所表达的意志却再明白不过。

罢了罢了，连自己母亲都是“反对派”，拓跋什翼犍只好将自己的夙愿暂时搁置起来，他由此知道，“改革”谈何容易，尤其是针对游牧民族的改造，只能一点一点来，着急不得。

如果当时有业绩考核的话，作为拓跋部头领，拓跋什翼犍无疑可以获得“优秀”的评价，除了四处拼杀，所获颇丰外，他在“文治”方面也颇

有建树，拓跋什翼犍非常爱惜人才，当时他很看重一个叫作“燕凤”的人，便想请他出山帮自己，但被燕凤拒绝。拓跋什翼犍为了得到此人只好采用极端手段，带兵将燕凤所在的代城团团包围，声称如果燕凤不答应出山，便要“屠城”。

学识渊博的燕凤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愣头青”，但真正见到拓跋什翼犍后，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拓跋什翼犍不仅丝毫没有杀气，而且对他毕恭毕敬，就像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燕凤最终被打动，乱世之中这样礼贤下士，没有几个帝王能够做到，燕凤此后尽心尽力，先后辅佐过拓跋部五代君主，为北魏的建立和国家的强大鞠躬尽瘁。

拓跋什翼犍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便是宽仁。宽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便可说明，在一次作战中，他被流矢射中一只眼睛，后来抓住了放箭者，左右部下想将此人碎尸万段，拓跋什翼犍却下令放掉此人，他对手下说了八个字：“彼各为其主，何罪也？”

这样的君主实在不多见，特别是在铁血迷乱的乱世中。

拓跋什翼犍用他的杰出才干和人格魅力，将代国治理得蒸蒸日上。但历史有时总是充满遗憾，正在走向人生巅峰的拓跋什翼犍却遇到了比他更优秀的前秦皇帝——苻坚。“既生瑜何生亮”，就在拓跋什翼犍带领拓跋部不断扩大疆域时，苻坚统领的前秦大军吞灭了前燕，气势咄咄逼人，虽然两方暂时井水不犯河水，但同样雄才大略的两位君主，发生正面冲突已不能避免。

双方冲突的导火索是匈奴的铁弗部，这个部落曾经是拓跋什翼犍的手下败将，他们的头领叫作刘卫辰，面对两个强敌，他感觉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于是向两边示好，这挺难为刘卫辰，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自己实力不济呢。

刘卫辰像一根墙头草，一会儿归附前秦，一会儿又投靠代国。但是游走在两个巨头之间，像走钢丝一样，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搞不好就会掉下来。

苻坚大帝首先怒了，建国二十八年（365年），他派兵大败铁弗

部，并生擒了刘卫辰。苻坚在历史上以“宽仁”著称，他对刘卫辰也如此，不仅没有治罪，反而封他为夏阳公，让他继续统率铁弗部，刘卫辰对此感激涕零，表示今后将一心效忠前秦，不再和代国藕断丝连。

这下该拓跋什翼犍生气了，他本来就对刘卫辰“两面派”的做法颇感不满，听到刘卫辰铁心要降前秦，气更加不打一处来，于是率大军来讨伐这个“叛徒”。

刘卫辰对拓跋什翼犍来兴师问罪并不恐惧，因为他的驻地在朔方，就是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而拓跋什翼犍想攻击自己，必须要跨越“黄河”这道天堑，而此时正值十月，黄河尚未完全封冻。在刘卫辰看来，拓跋部插翅也难以飞过黄河，此战应该可以高枕无忧，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拓跋什翼犍知难而退。

但刘卫辰太小看这位拓跋什翼犍了！

拓跋什翼犍面对河水和冰块夹杂而下的黄河，心中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令兵士就地取材，砍伐黄河边的芦苇编成一根根粗绳，扔到河中阻挡流动的冰块，使分散的冰块聚在一起，然后把芦苇放到冰块上，晚上气温下降，这些冰块就和芦苇冻在一起，就像浮桥一般，拓跋什翼犍就这样率军顺利渡过黄河。

尚在温柔梦乡里的刘卫辰，蒙蒙眬眬中听说拓跋什翼犍突破了黄河天险，已经兵临城下，顿时睡意全无，吓得面如土色。惊慌之中，率领残部弃城去投奔前秦。他见到苻坚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正是因为“小弟”效忠前秦，才遭此厄运，所以“大哥”无论如何都要帮自己出头。

苻坚安慰了他一番后，派兵将他送回了朔方，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经过这场风波，苻坚开始认真琢磨起拓跋什翼犍这个对手。

三　既生坚何生犍

苻坚大帝一旦认真起来，后果便变得相当严重。

拓跋什翼犍同样感受到了危机，他深知苻坚实力强大。不过到底有

多强，心里还不是很明了，于是决定派人去探探虚实，他选中的人是自己最为信赖的燕凤。

苻坚早就听说过燕凤的大名，所以亲自接见了他，于是双方留下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苻坚上来便开门见山问：“代王是个什么样的人？”燕凤说：“代王宽厚仁爱，经谋高远，实为一代雄主，常有吞并天下之志。”苻坚听后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位什翼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作为一个“二流国家”的国君，怎么会有如此大的野心。

他很不屑地问：“你们这些鲜卑人，无钢甲利器，敌弱我进，敌强我退，这样怎么能吞并天下呢？”苻坚相当看不上这种游击战术，他更崇尚“大兵团”作战，殊不知，几千年后的现代战争史上，有支军队就是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起家，最终夺得了胜利。

燕凤确实有三寸不烂之舌，他解释说：“我们的壮士异常强悍，上马时手拿三种兵器，奔跑如飞。我们代王雄俊过人，统率大军统一北地。代国如今有精锐百万，号令整齐划一，军队没有辎重、粮草的拖累，能从敌人那里抢到各种补给，这就是南方常感疲惫不堪而我们代国常常打胜仗的原因。”

燕凤的话听上去“雄赳赳气昂昂”，实际上更多的是吹牛，但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策略，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弱被人欺”，面对比自己厉害的对手，最重要的是上来不能示弱。

苻坚对此半信半疑说：“代国现在有多少人马？”这话问得有些缺乏水准，这是最高军事机密，谁也不可能全盘托出，燕凤说：“精锐士卒几十万，战马一百万匹”，这个数字确实有些吓人，但燕凤说得脸不红心不跳，苻坚当然打死也不会相信，他说：“你所说的人数差不多，战马多的有些离谱了。”对此，燕凤辩解说：“云中川从东山起到西河长二百里，北山到南山宽一百多里，每年的初秋，马匹常常聚集在这里，差不多要把全川塞满了，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推算，恐怕一百万匹都说少了。”

苻坚问到哪里，燕凤就对答到哪里，苻坚知道他夸大其词，但嘴长在他脸上，也只能由着他说。不过，经过此番对话，苻坚觉得燕凤确实

是个人才，所以在燕凤离开前秦时，给了他不少赏赐。

燕凤的话显然没有吓住苻坚，燕凤走后不久，苻坚便开始谋划伐代事宜，此时跳出一个人，表现得比他还积极，此人便是刘卫辰，他对拓跋什翼犍恨得牙直痒，自告奋勇要当“马前卒”和“带路党”。

就在前秦蠢蠢欲动时，拓跋什翼犍却遇上了大麻烦，建国三十四年（371年），在代国发生了一起未遂政变，代国大将长孙斤行刺拓跋什翼犍，虽然没有得逞，但代国太子拓跋寔为救父亲而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而亡。他死后两个月，他的遗腹子出生，拓跋什翼犍看到这个孙子便想到刚刚死去的拓跋寔，心里很疼爱这个婴儿，为他取名拓跋什翼圭，史书上称他为拓跋珪。

建国三十九年（376年）十月，苻坚任命大司马苻洛为统帅，带领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向代国发起进攻，代国实力本来就逊于前秦，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拓跋什翼犍突染重病，无法亲自带兵作战，结果可想而知，拓跋什翼犍派出的几路兵马都大败而归，更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已经投降的高车部趁乱突然反叛，拓跋什翼犍四面受敌，只好带着残部向漠南转移，后来前秦兵稍退，才又重新回到云中地区。

紧接着，历史上一个重大疑案发生了。

刚刚稳定局势后，拓跋什翼犍突然被杀了，杀他的是他的庶长子拓跋寔君，这是什么情况呢？还要从那位主动让位的拓跋孤说起，为了感谢这个“顾大局识大体”的弟弟，拓跋什翼犍将一半国土分封给他。拓跋孤死后，他的儿子拓跋斤继承其父的位置，但这位拓跋斤很不成器，时常被拓跋什翼犍斥责，因此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

前秦的进攻给了他难得的良机，拓跋斤找到了拓跋寔君，说拓跋什翼犍准备册立其他儿子为太子，但怕拓跋寔君作乱，准备派他的兄弟来杀掉他。拓跋斤说自己得知消息后因感到于心不忍，才冒着生命危险来报信。

拓跋寔君听后，顿觉热血往上涌，他派人侦察一番，发现自己的几个兄弟果然个个身披戎装，像是要动手的样子。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带领自己的部众杀了诸位兄弟以及父亲拓跋什翼犍，其他侥幸逃脱的诸王子的妻室及宫人跑到了前秦军营。苻坚手下的将领闻风而动，对拓跋部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拓跋部的军队人心涣散，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无奈之下，拓跋寔君和拓跋斤率领残部投降。

苻坚听说此事后，非常痛恨拓跋寔君弑父的做法，称之为“天下之恶一也。”于是下令逮捕拓跋寔君和拓跋斤，在长安将他们游街示众，并用车裂的酷刑将二人处死。

说这是一桩历史疑案，是因为它只记载在《魏书》中，更重要的是其他史书如《晋书》《宋书》《南齐书》等记载与之截然不同，按照《晋书》的记载，代国灭国后，拓跋什翼犍并没有死，而是被苻坚安排到前秦的太学深造。

更为诡异的是，这些史书都认为拓跋珪的父亲不是拓跋寔，是拓跋什翼犍，因为拓跋寔死后，拓跋什翼犍便将自己的儿媳贺兰氏纳入了后宫。而拓跋寔君等都是《魏书》虚构出来的人物，由此，“拓跋寔救父身亡，拓跋寔君叛乱杀父”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历史。

这样的说法完全是空穴来风吗？非也。北魏统治者对修史的政治性无比看重，史书中多有隐讳、曲笔，可以说北魏的历史是经过了“美图秀秀”处理过的。再说这些名字也足够奇怪，特别是“拓跋寔君”，听上去和“拓跋弑君”完全一样，好像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个事件而取的，不由让人感觉有些太假了。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还真不太知道，毕竟没有人可以穿越回去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之，雄才大略的拓跋什翼犍死了，代国也从历史的版图上消失了，说不清楚是拓跋什翼犍的儿子还是孙子的拓跋珪，在母亲的保护下，跑到了独孤部。

四　烈母贺兰氏

代国灭亡后，苻坚接受投降的燕凤的建议，将代国的地盘一分为二，黄河以西的地区交给了灭代“急先锋”铁弗部的刘卫辰，以东的地区

交给了独孤部的刘库仁。

刘库仁原本是拓跋什翼犍的外甥，因此对落难而来的贺兰氏母子很是友善，照顾有加。拓跋珪母子就此安顿下来，在这里过了几年安稳时光。

拓跋珪从孩童渐渐成长为一个少年，刘库仁对他颇有好感，史书称“恩勤周备”，他觉得拓跋珪有一种不凡的气度，所以刘库仁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孩子有争霸天下的志向，你们一定要毕恭毕敬地对他。”

刘库仁显然不是第一个看出拓跋珪能成大事的人，事实上，早在拓跋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常人的征兆。他出生的晚上，本来天色已暗但突然复明，拓跋什翼犍觉得这是吉兆，很是高兴。第二年，又有一个重大发现，拓跋珪的胞衣丢弃之处，居然长出一棵榆树，后来繁衍成一片榆树林，消息传开，人们都暗暗称奇。

这样的桥段实在太多，尤其是对于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如果出生时没有一段离奇的故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开国之君”。

这样舒坦的日子，到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结束了，因为独孤部换了头领，刘库仁被混在自己队伍里的前燕皇族慕容文所杀，因此，头领位置由他兄弟刘眷接替，但刘库仁的儿子刘显不服，发动叛乱，杀掉了刘眷，自立为头领。

在对待拓跋珪的态度上，刘显和他父亲完全相反，刘库仁眼里满是“欣赏”，而刘显看到的却只有“威胁”。毕竟拓跋珪根正苗红，而且表现出了超乎同龄人的天资禀赋，是代国最让人信服的继承人。

刘显杀心渐起，准备要动手了。

刘显召集部落头领们开会，拓跋珪也在参会之列，刘显想借机杀掉拓跋珪。这个密谋被一个叫作王霸的大商人知道了，他与拓跋珪私交甚好，趁乱机智地踩了一下拓跋珪的脚，拓跋珪心领神会，急忙骑马逃至母亲所在的七介山。

一计不成再来一计，刘显准备带兵突袭，拓跋珪又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所幸刘显弟弟刘亢泥的妻子是拓跋珪的姑姑，她派人赶来给贺兰氏报信。刘显的谋士梁六眷也让人来密报，这位梁谋士是拓跋什翼犍的侄子，情急之下，贺兰氏让拓跋珪带着几个旧臣连夜逃往她的娘家贺兰部。

“英雄母亲”又一次隆重登场了，她没有逃走，而是在营地里等待刘显，她担心刘显发现拓跋珪逃走而派兵追赶，贺兰氏变被动为主动，约刘显来喝酒，贺兰氏长得很漂亮，有这样的美人陪着饮酒，刘显一杯接一杯，很快便醉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贺兰氏早早起来到外面故意惊动马匹，然后回来哭着向刘显要儿子，她装作很伤心地哭诉：“我儿子昨天还在这里，怎么现在死活找不到了，你是不是派人把他杀了，听听马都被惊了。”

刘显一头雾水，分明记得还没下命令啊，心里想肯定是手下揣摩他的意思，提前下手干掉了拓跋珪。

拓跋珪在母亲的掩护下顺利逃到了贺兰部，而这位“英雄母亲”则被迫留在虎穴中。很快刘显就得知了真相，知道上了这个女人的当，大怒之下要杀掉贺兰氏，贺兰氏走投无路，灵机一动逃到了刘亢泥的家中，在神车之中躲藏了三天，然后由刘亢泥亲自找哥哥求情，贺兰氏才保住项上人头。后来独孤部发生内乱，贺兰氏趁乱逃出，长途跋涉到贺兰部，母子得以团圆。

按说到了娘家应该平安了，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当时贺兰部的头领是贺讷，他是贺兰氏的哥哥，他对拓跋珪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心里想借助自己外甥代国嫡系继承人的名义来招揽代国旧部，从而使得贺兰部变得强大起来，所以他诚恳地对拓跋珪说：“复国之后，可别忘了老臣。”拓跋珪则毫不客气地表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当然不会忘记舅舅的恩情！”

贺兰部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作贺染干，他是贺兰氏的弟弟，算起来也应该是拓跋珪的舅舅，但他对自己这位外甥相当不喜欢，始终觉得他

是个隐患，嫉妒心作祟的他，带兵包围了拓跋珪的营地，下令让手下剁了拓跋珪。

又该“英雄母亲”出场了，这是她第三次为保护儿子挺身而出，贺兰氏得到消息，走出营帐，痛斥带兵而来的贺染干说：“你们想杀死我的儿子，到底想置我于何地呢？”并表示如果想杀拓跋珪，那就先杀了自己，从自己尸体上踏过去。

面对大义凛然的姐姐，贺染干最终认怂了。

登国元年（386年）正月，在贺讷和代国旧臣的拥戴下，十六岁的拓跋珪正式登上了代王的宝座，成功复国。复国几个月后，拓跋珪不甘心受到贺兰部的牵制，带着一些部众南迁到代国的旧都盛乐，同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王朝诞生了！

五　早熟“中学生”

好好的“代国”为何要改旗易帜为“魏”呢？对此说法不一，根据《魏书·道武本纪》记载，拓跋珪后来曾经下达过一道诏令，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翻译过来就是说：我祖先虽然拥有大片的领地，征服了远近的民族，但并未实现对中原的统治。我继承祖宗家业，处于乱世之中。天下纷乱，虽然民俗不同，但都向往天下太平，我当率大军，扫除一切障碍，实现天下一统，这是我的愿望和使命，国号由“代”改为“魏”，正是因为如此。

这无疑是官方的权威说法，但当年拓跋珪在荒原上改代为魏时，实力相当羸弱，说不好听点，是要啥没啥，自保都很困难，哪里来如此宏大的抱负，这可能是后来拓跋珪功成名就后的解释，实在难以使人信服。

另外一种说法是，拓跋珪之所以改国号，是为了解决王朝“正统性”的问题，“魏”是曹魏的“魏”，这样做就是布告天下，自己要承继魏国国祚，当年司马炎篡位代魏建晋，如今要正本清源，北魏才是中华大地正统的王朝。

还有一种说法是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后裔，黄帝发源地为战国时魏国所在地，而魏又有“美好伟大”之意，所以改“魏”为国号。

还有历史学家考证，拓跋珪改国号很可能与他和西燕的慕容永争夺属于魏地的河东地区有关，意在占据道义高地，表明自己是魏地的主人。

到底哪一个是拓跋珪的真实想法？还真不太清楚，或许是几个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有时候正因为这样的扑朔迷离而显得有趣。

实力是硬道理，不是改个国号就能异军突起的。北魏强大是后来的事情，开始它更像一个虚弱的“早产儿”，面临着随时夭折的危险。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当时的周边环境，“群狼环伺”似乎最为恰当，北有贺兰部，南有独孤部，西有匈奴的铁弗部，阴山北边有柔然和高车部，太行山以东是慕容垂建立的后燕，以西是慕容永统治的西燕。

北魏就像山涧里的一棵幼树，如果能够冲出来，就可以挺立山头，但更大的几率是永无出头之日，最终凋谢在历史的阴影中。

在这些“群狼”中，对于北魏立国最重视也最感不爽的是独孤部的刘显，原因很简单，拓跋珪曾经险些死在他手上，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北魏强大了，想必第一个倒霉的便是他，所以他听闻拓跋珪复国的讯息，第一反应便是要“抓小抓早”，绝对不能坐视北魏强大，必须要将这个新生的王朝消灭在摇篮之中。

怎么才能实现目的呢？刘显内心盘算，觉得不能太简单粗暴，毕竟代国原本就是拓跋部建立的，拓跋珪复国具有天然合法性，而独孤部曾经臣服于代国，如果对拓跋珪动粗，难免有叛臣反噬旧主的嫌疑，道义上不太能站得住脚，会被他人指指点点。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想到这里，一个狠毒的计策浮上刘显的

心头。

只是他缺一个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夙愿的人，不过，他很快便找到了这个人选，此人便是拓跋珪的叔叔拓跋窟咄。

拓跋窟咄是拓跋什翼犍众多儿子中的一个，前秦灭掉代国后，他被掳到了前秦的都城长安，苻坚的“宽仁大度”使他在长安城过得不错，进入太学成了一名“留学生”。前秦覆灭后，拓跋窟咄趁乱离开了长安，投奔了西燕的慕容永。

刘显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顿时觉得“奇货可居”，他于是向慕容永提出请求，想要迎回拓跋窟咄，慕容永本来也想与独孤部结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刘显用来抗衡拓跋珪的王牌就此顺利到手。

现在该拓跋珪犯难了，虽然他是拓跋什翼犍的嫡孙，从血统上讲根正苗红，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便是“太年轻”了，当时拓跋珪只有十六岁，放到今天，中学还没有毕业，一个还带着“学生气”的少年，统领乱世之中的新生王朝，原本就有不少手下心里犯嘀咕，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没有其他人可选。

如今拓跋窟咄突然现身，让北魏王朝一些大臣贵族的内心泛起了涟漪，在他们看来，年龄比拓跋珪大不少的拓跋窟咄似乎更靠谱，更有可能让北魏在群狼的注视中自保，何况拓跋窟咄是拓跋什翼犍唯一在世的儿子，辈分比拓跋珪还大一辈。

如刘显所愿，北魏的内部终于产生了道道裂痕。

拓跋珪身边的随从于桓等人准备里应外合除掉这位少年君主，莫那娄的首领莫题也偷偷派人给刘显送信表忠心，信中说：“三岁犊岂胜重载？”就是说三岁小牛哪能负重？在他眼中，十六岁的拓跋珪就如同一个小牛犊，根本不堪重任。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好像总有一种神秘力量保佑着拓跋珪。每到大难时刻，就会有人站出来。不同的是，这次站出来的不是他那位“英雄

母亲”，而是大臣穆崇，此人是密谋作乱的于桓的舅舅。

这位外甥太不了解自己的舅舅了，当年刘显要杀拓跋珪，梁六眷正是派穆崇给拓跋珪母子报的信，在此之前，穆崇经常接济寄居在独孤部的这对母子，不知底细的于桓提着重金意图收买穆崇，穆崇表面上满口答应，扭头就将自己外甥的阴谋向拓跋珪全盘托出。

现在是考验这位“中学生”的时候了。

拓跋珪做出了两个决策，一是下令将于桓等五个主谋杀掉，对莫题等人网开一面，当作不知道一样，最大程度稳定了内部阵营。二则放弃盛乐北上，重返贺兰部，尽量避免和刘显发生直接接触。

面对突发局势，拓跋珪处置得稳妥得当，既顾及眼下又着眼长远，这显然不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

不过，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反而更加严重，因为刘显出兵了。

刘显让拓跋窟咄统率大军，攻克盛乐后向贺兰部杀来，与此同时，贺兰部那位曾经想致拓跋珪死地的狠舅舅贺染干又开始蠢蠢欲动。

什么是“内忧外患”，看看拓跋珪的处境就可以深刻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

拓跋珪此时想到了一个别人未曾想到的办法——向“后燕”求救。

后燕是慕容垂建立的王朝，这位雄才大略的国君，原本是前燕的皇室成员，但由于能力太过出众而遭到猜忌排挤，为了保命被迫投靠前秦皇帝苻坚，前燕后被苻坚所灭。

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趁前秦兵败，回到前燕故地，扯起复国旗帜，建立了另一个燕国，史称后燕。他登基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但“英雄暮年壮心不已”，不服老的慕容垂四处征伐，很快后燕成为前秦覆灭后北方的最大势力。

如果能拥有这样一个“重量级”的靠山，那再好不过。但谈何容易，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要别人帮助你别人就会帮吗？况且

拓跋珪一直以来和慕容垂就没有什么联系。

拓跋珪对此心里也没底，他把唯一的念想寄托在慕容家的纷争上。

“内讧”是慕容家的“传家宝”，历经几代，经久不衰。正因为这个“传统”，搞得前燕被苻坚所灭，整个慕容家成了“亡国奴”。前秦覆灭后，慕容家又分道扬镳，建立了两个“燕国”，一个是慕容冲建立的西燕，另一个则是慕容垂建立的后燕。两边都相互敌视对方，西燕最后一位君主慕容永曾下令杀掉留在关中的慕容垂家族，由此双方结下了血仇。

刘显背后的靠山恰恰是慕容永，因此，虽然表面上是刘显和拓跋窟咄出兵，“赞助商”实际上是慕容永，慕容垂当然不会让他们得逞。

这场纷争更像是两个“燕”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历史的进程完全按照拓跋珪的设想发展，接到他的求救信后，慕容垂想都没想，当即令留守中山（今河北定州）的儿子赵王慕容麟率军驰援拓跋珪。

“度秒如年”，是这段时间拓跋珪最真切的感受，使者走后，渺无音讯，而此时人心加速离散，队伍越来越不好带了。

北魏文臣武将仿佛看到末日来临，纷纷为自己想退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直嫉恨拓跋珪的贺染干趁火打劫，在北部地区掀起叛乱，北部大人孙普洛等十三个头领也跑到了匈奴铁弗部刘卫辰那里。

如果再没有援兵消息，北魏接下来只有“崩溃”一条路。

不过，拓跋珪一辈子最不缺少的便是“及时雨”。正当他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时，一个天大的喜讯传来，慕容麟率领的援兵不日将至。

真的不是在做梦？拓跋珪恨不得用手狠狠掐掐自己，看看到底是否是一场幻梦。

这当然是真的，拓跋珪很快便见到了慕容麟，后燕的军队战力相当强，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大败拓跋窟咄，本来已经无限接近拓跋部首领的拓跋窟咄，只得落荒而逃，至铁弗部刘卫辰处，他的部众悉数被收

服，他本人不久后被刘卫辰剁成了肉馅。

一般来说，被别人当枪使很难有好下场。

拓跋珪又一次涉险过关，他在紧急关头采取的关键一招，相当有效。不过对于慕容垂来讲，他却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将自己未来的掘墓人拯救于危难之中。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慕容垂，当时他根本看不上这个孙子辈的拓跋珪。

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居然仍没有引起慕容垂的重视，那便是他的不对了。在击败拓跋窟咄后，慕容垂封拓跋珪为西单于、上谷王，以此告诉拓跋珪，北魏就不要自立为国了，索性做后燕的附属国，以后不管出什么事情，都会有老大罩着。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拓跋珪拒绝了。

六　年轻是个宝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熬过这场危机的拓跋珪，终于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他联合后燕军队亲征刘显，并取得大胜，迫使刘显投奔了西燕的慕容永。

拓跋珪从此改头换面，像打了鸡血一样，先是大破库莫奚部，接着征服了曾经臣服但后来又反叛的高车部，然后又痛击匈奴铁弗部，当年正是这个部落作为前秦大军的“带路党”，将拓跋部建立的“代国”灭掉，所以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拓跋珪攻克铁弗部的都城代来城（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擒获刘卫辰的儿子刘直力鞮，刘卫辰在出逃路上被部下杀死。

拓跋珪将新仇旧恨一并了结，他下令将刘卫辰宗族同党全部诛杀，一夜间五千多颗人头落地，这还不解恨，他让人将这些尸首全部丢进黄河喂鱼，使得本来有些混浊的河水被血染得鲜红。

刘卫辰儿子中唯一逃脱的是一位叫作“刘勃勃”的，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陌生，但后来他改名“赫连勃勃”，在历史上却相当有名，此人在乱世中建立大夏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拓跋珪平灭铁弗部，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战后黄河以南诸部都向北魏投降，当年环视自己的那些“群狼”，如今一个个被拓跋珪击败，从登国元年（386年）复国开始，拓跋珪用了五年的时间，带领着一个当初谁都可以欺负的小国崛起，成为北方实力很强大的政权之一。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后燕的帮忙，拓跋部自从傍上这个“大款”，命运便完全改观。因此，拓跋珪对后燕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双方常有使者往来，关系好得不得了。

但一切都在起变化。

慕容垂对拓跋珪这个崭露头角的“新星”开始另眼相看。通常情况下，引起领导重视是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这个领导想重用提携你，如果这个领导非常担心下属超过自己，那这种“重视”就显得非常危险，而且越是重视，越是可怕。

“修昔底德陷阱”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换句话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挑战，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后燕和北魏不可避免地掉进这个陷阱，后燕最大的竞争优势，却也是它最大的短板，那便是这个王朝的大当家——“慕容垂”。

这位六十岁才登上皇位的后燕开国皇帝，堪称励志老人，他雄才大略，也确实能打，是这个空前大乱世中当之无愧的“一代战神”，只要慕容垂一息尚存，拓跋珪就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他太老了。

拓跋珪复国时只有十六岁，这个时候慕容垂已经六十一岁了，两人完全属于爷孙辈。北魏全面崛起时，拓跋珪也才二十一岁，精力充沛，心气十足。而慕容垂已经六十六岁，年逾古稀，垂垂老矣，这在当时绝对属于高龄，因为十六国时期的豪杰枭雄们，大多没有活过六十岁的。

如何对付这位爷爷辈的豪杰，拓跋珪想到了一个字——“拖”，自己打不过慕容垂，但一定能拖死他，毕竟四十五岁的年龄差距摆在那里，每过一天，拓跋珪就成熟一分，而慕容垂则向死神又迈进了一步。

两国的关系由此变得微妙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拓跋珪觉得“拖”的策略无比正确。拓跋珪派自己的堂弟拓跋仪出使后燕，慕容垂亲自接见了他。

拓跋仪回国后对拓跋珪表示，燕国皇帝年老，太子暗弱，范阳王慕容德又很自负，只要慕容垂一死，燕国必有内乱，到时候天下自然是我们的，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既然如此，拓跋珪下定决心韬光养晦，暂不出头，等待时机。

不过，他能等，慕容垂却无法等下去了。

双方的矛盾在登国六年（391年）七月公开化，拓跋珪让自己弟弟拓跋觚出使后燕，当时慕容垂不在都城中山，主持朝政的太子慕容宝将拓跋觚扣了下来，要求拓跋珪送良马来换。

慕容宝大概认为，没有后燕的帮助，北魏早已灰飞烟灭，索要一些马匹实在不算过分，况且北魏地处草原，并不缺少良马。他内心一直把拓跋珪当作一个“马仔”，“主子”想要什么，“马仔”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慕容垂后来得知此事，并没有责备慕容宝搞坏燕魏关系，他心里或许还为两国的交恶而暗喜，慕容垂隐隐感觉，燕魏之间终有一天会撕破脸皮，既然如此，早些撕破似乎更好，毕竟自己年岁已大，最好能在生前解决这个问题。

拓跋珪对此什么态度呢？本来他甘心当老二，但老大却不同意，既然如此，拓跋珪也就不愿继续认怂，他决定接受慕容垂的挑战，一方面公开拒绝索取良马的要求，强烈呼吁无条件释放拓跋觚；另一方面为了自保，拓跋珪转而联合西燕来对抗后燕。

不过，慕容垂并没有对北魏立即动手，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的他，还

有比收拾拓跋珪更重要的事情，那便是平灭西燕。

慕容垂如此看重这个同样由慕容部建立的政权，除了报仇外，主要是因为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便是两个燕国谁到底是正统所在，慕容垂决心在自己生前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允许再搞“两个燕国”。同时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便是恢复前燕的疆域，要实现这个梦想，也必须要搬掉“西燕”这座大山。

出人意料的是，与以往不同，慕容垂的想法遭到了大部分朝臣的反对，他们认为连年征战，兵马疲惫，急待休整。只有范阳王慕容德站出来，对慕容垂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慕容垂觉得其他人大局意识太差，缺乏长远眼光，他笑着说：“吾计决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也！”就是说：“我意已决，我虽然年老，但拍拍口袋，觉得我囊中那点智谋还足以对付此贼，决不能将他留下来祸害后世子孙！”

决心难下，实施起来更难。因为两个燕国之间横亘着太行山脉，中间有八条咽喉通道可以通行，史称太行八陉，分别是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依靠西燕的兵力，不可能在每个关卡都设重兵把守，慕容永心里的想法就是：“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他们在哪里灭亡。”

但是“敌人”会从哪里进攻呢？慕容永最纠结之处就在这里，特别是面对“老狐狸”级别的慕容垂，然而形势逼迫他必须要做出判断，这就像一道致命的谜语，猜中了谜底可以保全社稷，猜错了则很可能国灭身亡。

八陉中离后燕最近的是滏口陉，慕容永认为后燕大军最有可能从这里进攻，从探子侦察的情况看，似乎也印证了他的判断，因为在滏口陉发现了后燕军队的身影。

慕容垂此时在干什么呢？他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大造声势，在司州、冀州、青州、兖州大肆征兵，这让慕容永更感惶恐，他下决心在滏口陉设下重兵，为了保障军队的后勤供给，他将粮草辎重集中存放在离滏口陉不远的台壁（今山西黎城），派自己的侄子率军把守。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直叫嚷很凶的后燕突然没有了动静，整个前线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时间暗淡了刀光剑影，远离了鼓角铮鸣，但越是这样，慕容永越感到不安，甚至有些不寒而栗。

慕容垂这个老狐狸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慕容永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有天灵光一现，有四个字闪烁在他脑海中——“声东击西”，慕容永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后燕军队按兵不动，是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肯定是发现自己在滏口陉部署重兵，想着绕道南边的关口，通过迂回进攻来攻克天险。

慕容永想到这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于是紧急率军南下防守南边的太行陉，以挫败慕容垂的“避实就虚”之计。

历史最终将慕容永钉在了“自作聪明”的耻辱柱上，他非但没有挫败慕容垂的计谋，反而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没有猜中谜底的慕容永，后果变得很严重。

一直在暗处观察的慕容垂，听闻慕容永率军南下，立即下令全线出击，后燕大军像饿虎一般扑向滏口陉，结果可想而知，后燕军队不仅顺利攻克滏口陉，还将台壁城团团围住，西燕的粮草辎重全部在那里，如果一旦有失，仗就不用打了。

本来已经南下的慕容永，听到后燕军队攻克滏口陉的消息，惊恐得险些从马上掉下来，急忙率军北上救援，走到半路，又一个噩耗传来，驻守潞川的将军刁云、慕容钟等率部众投降了后燕，一怒之下，他下令杀掉了他们的妻子儿女。

就打仗而言，慕容永比同为慕容家的慕容垂差得太远，接到慕容永回师的军报，慕容垂并没有正面迎敌，而是埋下伏兵，且战且退，将慕容永引入了“包围圈”，慕容永顿时成了“落水狗”，大败后狼狈逃回都城长子（今山西长子县）。

慕容永离覆灭只有一步之遥，情急之下，他分别派人向东晋和北魏

求救，东晋担心慕容垂吞并西燕后，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隐患，因此决定出兵援助西燕。而已经与后燕决裂的拓跋珪，自然站在慕容永一边，他派手下将军率五万人前去救援。

但一切都晚了，东晋和北魏的援兵尚在路上，慕容永手下一些将领对前途丧失了信心，打开城门把后燕军队放了进来，后燕大军一拥而入，抓住了慕容永，并将这位西燕末代皇帝一刀咔嚓，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也大多被杀，西燕就此消失在中国历史的版图上。

七　悲情参合陂

北方大地只剩下两个“重量级选手”——后燕和北魏。

站在两个王朝背后的一个是即将在人生舞台上谢幕的慕容垂，另一个是在历史星空上冉冉升起的拓跋珪。

慕容垂不愿意再拖下去了，客观上讲，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拖延下去。

登国十年（395年）七月，在病榻上的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辽西王慕容农等率领八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向北魏奔来，一副想一口吃掉北魏的样子。

拓跋珪对如何对付慕容宝早有盘算，他在此战中显示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狡猾，他避其锋芒，一口气后退一千多里，渡过黄河，将有生力量和牲畜都迁徙到黄河之西，摆出一种避战示弱的姿态。

慕容宝一路上基本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像旅游一样到达黄河边的五原，两军隔着滔滔黄河对峙，慕容宝并没有急于渡河攻击，而是不紧不慢地收割北魏留下的庄稼，等庄稼收割完了，才不慌不忙地开始打造船只。

慕容宝这样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做法，正应了拓跋珪之意，他一方面集中兵力在黄河南岸进行布防，另一方面让在敌后的北魏军斩断慕容宝部与燕国本土的联系，来往于五原和后燕都城中山之间的使者，都被北魏兵士擒获，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前线大军和后方统帅部的联系完全被屏蔽，这是拓跋珪精心布局的关键一招。

慕容宝得不到大本营的最高指示，心里七上八下，有些茫然失措，但眼前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有一条路——渡河进攻。

失败在攻击伊始似乎就已注定，燕军的船只刚刚解开绳索，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将一些船只和船上的士兵吹到了河对岸，拓跋珪没有杀掉这些俘虏，好吃好招待后告诉他们，慕容垂已经死了，你们还在这里打什么劲儿呢。

慕容宝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这个噩耗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细想并非空穴来风，毕竟自己老爸的身体状况比较糟糕，出征时已在病榻之上，医治无效而驾崩也不是没有可能。

更麻烦的是这个消息迅速扩散，人心瞬间散了。

拓跋珪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他让那些被擒获的使者，隔着河大喊："若父已死，何不早归？"就是说："慕容宝，你老爸喊你回家守孝呢。"

更让慕容宝感到不安的是，和他一起出征的赵王慕容麟蠢蠢欲动，两人本来就互有猜忌，慕容麟的部将听说慕容垂已死的消息，意图发动叛乱，但事情败露被杀，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慕容麟和叛乱事件有直接关系，但慕容宝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的父皇真的死了，他能否顺利接班还要画个问号。

"撤军"，是此时唯一的选项，似乎没有之一。

慕容宝下令烧船撤兵，幸运的是，时值十月，天气虽然渐冷，但黄河水并没有完全封冻，只有一些浮冰，这样魏兵没有办法大规模渡河来追击。

"磨蹭"是贴在慕容宝身上的标签，进攻时不急不慌，撤退时同样不紧不慢，一代豪杰慕容垂选立的这个太子实在不成器，身上没有一点慕容垂的影子，他根本不知道"兵贵神速"的重要性。

“神风”又一次站到了拓跋珪一边。

慕容宝没走几天，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强大寒流南下，一阵凛冽的寒风后，黄河完全封冻，拓跋珪大喜，他下令丢掉全部辎重，亲自率两万骑兵渡河来追击燕军。

参合陂，这个拓跋珪的出生地，就这样成了后燕军队的坟场。

慕容宝带着大军走到这里时，突遇大风，一股黑气笼罩了后燕军队，历史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什么天气现象，应该是遭遇到一股“沙尘暴”，随军出征的僧人支昙猛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提醒慕容宝提高警惕，做好断后的部署。

慕容宝认为拓跋珪插翅也飞不过黄河，况且走了几天没看到北魏军队的影子，他觉得支昙猛被吓破了胆子，原本不想搭理他，但在支昙猛的强烈建议下，慕容宝命慕容麟率三万骑兵断后，但慕容麟根本不把他太子兄弟的话当回事儿，纵容手下骑兵边走边游猎，还真把打仗当作度假了。

慕容宝就这样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拓跋珪日夜兼程，终于在参合陂追上了后燕军队，他遇到的是一支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军队，趁着夜色，拓跋珪将大军部署得当，第二天天一亮，他便率军发起突袭，两万骑兵一起冲入燕军大营。

神兵天降，燕军一时间搞不清楚如此多的敌人从何而来，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数万人被杀，四万多人被俘，慕容宝、慕容麟、慕容农带着数千残兵逃走。

大获全胜的拓跋珪从俘虏中挑选了一些可用之才留下，然后将四万燕军全部“坑杀”。

“坑杀”，就是活埋，是一种极为残忍的处决方式，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坑杀事件，参合陂之战活埋四万人，在排行榜上只能名列第四名。

排在首位的是长平之战，秦军大将白起将四十万赵军全部活埋。其次是项羽坑杀了二十万秦朝降兵，排行第三的是唐朝时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活埋了十三万铁勒人。

慕容垂看着如此狼狈逃回的残兵败将，失望和悲愤冲击着他的内心，听着慕容宝讲述失败过程，更感到彻底无语，心想自己怎么会生下这样的儿子。慕容宝则表示严重不服，请求再次带兵出征以求雪耻，没有老糊涂的慕容垂知道眼前的这个太子有几斤几两，他不会让这样的惨剧再一次发生。

下一步怎么办呢？慕容垂陷入沉思，如今除了自己亲自出马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自己的身子骨实在不太好，搞不好会有去无回。

这时候，他的兄弟范阳王慕容德站出来说："虏以参合之捷，有轻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将为后患。"这席话句句说在慕容垂的心坎上，如果不下决心在生前除掉拓跋珪，他的后代恐怕很难抵挡住北魏的进攻。

所以，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必须赢！

登国十一年（396年），七十一岁的慕容垂强支病体，亲率大军，向北魏杀来。慕容垂就是慕容垂，一代战神绝非浪得虚名。他令人凿开太行山道，急行军十八天，突然出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城下，镇守平城的是拓跋珪的弟弟拓跋虔。

拓跋虔是北魏的第一猛将，力大无比，战力很强。不过姜还是老的辣，拓跋虔根本不是慕容垂的对手，城池被攻克，他自己被杀，守城的三万人非死即俘。

这次该拓跋珪惶恐了，听闻拓跋虔战死，又得知是慕容垂亲自出马，他脑海想到的第一个字是"跑"，史书记载："魏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珪不知所适。"

正在拓跋珪又一次陷入危机感到不知所措，准备拔腿开溜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慕容垂死了！

这是什么情况？慕容垂攻克平城后，继续进军，双方并没有发生“身体接触”，慕容垂怎么会突然驾崩了呢？

慕容垂的死和一个地方有直接关系，它的名字叫作“参合陂”，没错，就是一年前后燕军惨败之地，慕容垂千不该万不该来这个地方。

慕容垂看到万人坑上的泥土犹新，曾经生龙活虎的数万士卒已成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还在山间飘荡。他令人设下祭坛，全军一起放声痛哭，声音响彻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心中又惭又恨，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身体彻底垮了。

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慕容垂继续前进，只能下令全军撤退，在平城停留了十天，便匆匆返回。回师途中，一代战神最终凋谢在上谷郡的沮阳（今河北怀来），终年七十一岁。

八　“大头”慕容部

慕容垂死后，慕容宝顺理成章地成为后燕的新皇帝，这位注定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要杀掉自己的后母段元妃，因为段元妃曾多次劝说慕容垂改立太子，慕容宝自然怀恨在心，刚刚登上皇位，便放出狠话说如果段元妃不自裁，那便灭掉段氏家族，逼得段元妃只能愤而自尽。

这还不算完，慕容宝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又开始干一件大事，那便是“整顿户口”，因为当时不少大族拥有依附人口，这些人只为大族服务，不缴纳赋税，也不服兵役，搞得朝廷财源和兵源紧张。

慕容宝做这样的事情确实应当，但选择的时机却大有问题，他初登大位，政局极不稳定，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如此“刮骨疗伤”的激进改革，只能适得其反，既动了贵族豪门的利益，依附豪门的农民也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最终搞得上下离德，百姓十家中有九家反对他。

“新皇帝上任三把火”，慕容宝还嫌火烧得不够大，接着又准备“改立

太子”，本来慕容垂生前最看好的是慕容宝的次子慕容会，一直把他当作隔辈接班人加以重点培养，慕容垂在死前留下遗命，要求慕容宝册立慕容会为太子，但慕容宝完全把他老爹的话当作耳旁风，慕容宝更喜欢自己十一岁的小儿子慕容策，便册立他为太子，这为后来慕容家的内讧埋下了伏笔。

慕容宝的几把邪火，把自己烧得找不到方向，他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此人便是拓跋珪。

事实上，慕容垂死后仅三个月，登国十一年（396年）七月，拓跋珪就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一个月后他迫不及待地将矛头挥向了后燕。

拓跋珪率大军首先攻打并州，鲜有败绩的慕容农这次吃了败仗，他带着残兵返回并州治所晋阳时，后燕守将因害怕北魏大军而紧闭城门，居然不让慕容农进城，搞得这位后燕的辽西王全军覆灭，只身逃回后燕都城中山。

新皇帝慕容宝有些坐不住了，参合陂的噩梦尚在眼前，如今这位“凶神恶煞”又兴兵前来，该怎么办呢？手下的王爷大臣众说纷纭，慕容宝最终采纳了慕容麟的建议——“让开大路，固守城池”，不主动和北魏军队发生全面冲突，而是固守中山、邺城、信都等几个重要城池。

这样做效果不错，除了信都被攻克外，中山和邺城都岿然不动，北魏在攻城中还损失了不少兵马，而此时传来了一个对于慕容宝来说重大利好的消息——北魏国发生了内乱。

拓跋珪权衡利弊后，准备撤军北还，他用弟弟做人质，派使者向后燕求和。

慕容宝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拒绝北魏的求和，决定抓住机遇给拓跋珪点颜色看看，他拿出了全部本钱，带着步兵十二万，骑兵三万余人，埋伏在拓跋珪撤兵的路上，意图进行伏击，但或许是参合陂惨败给他太深刻的痛楚，关键时刻慕容宝又变成怂蛋一个，他不敢大白天面对面交锋，而是采取了夜袭。

起初效果还不错，由于事出突然，为了逃命拓跋珪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显得极其狼狈，但慕容宝却没有抓住战机让全部兵力投入战斗，从而一击制胜，拓跋珪成功突围后，重新集结部队，再次杀入敌阵，成功实现逆转。

慕容宝的战力与拓跋珪相比差得何止一个档次。

慕容宝所率领的十几万大军乱成一团，被“回血”的北魏军杀得四处逃窜，不巧又遇到了狂风暴雪，路上被冻死不少，慕容宝害怕被北魏军追上，丢弃了大部队和兵器，只带了两万人逃回中山。

拓跋珪看到慕容宝这个怂样，索性决定不撤兵了，只派了一万多骑兵回去平叛，自己则率大军乘胜包围中山。

如此好的一把牌，被打成这样，慕容宝想必对自己也很失望，一度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他主动向拓跋珪求和，表示愿意割让常山以西的土地，并释放拓跋珪那个“倒霉蛋”弟弟拓跋觚。

本来想着和拓跋珪讨价还价，没想到拓跋珪一口就答应了，这让慕容宝心里直犯嘀咕，顿时觉得自己给出的条件太过优厚，于是他又反悔了。慕容宝出尔反尔，带来的是拓跋珪更加严密的围城，一直从冬天围到了春天。

后燕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但此时慕容家的老毛病又犯了。

先是驻守燕国旧地龙城的慕容会，奉命领兵来救援，但他不顾慕容宝的一再催促，走的磨磨蹭蹭，本来不算很长的路居然走了几个月，直到慕容宝大败，他才走到今天北京市附近，慕容宝对此非常不满，但鞭长莫及，本来因册立太子而搞得关系不融洽的父子俩彼此更加猜忌对方。

紧接着一直不老实的赵王慕容麟跑了。什么情况呢？因为有人想图谋杀害慕容宝，拥立慕容麟，但事情败露，慕容麟心里害怕，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威逼禁卫军将领慕容精带兵去杀慕容宝，但遭到慕容精的拒绝，慕容麟杀掉慕容精后，逃出了中山城。

慕容麟的开溜，很快便显现出多米诺效应，慕容宝不知慕容麟跑到了哪里，他担心慕容麟去夺慕容会的兵权，然后占据龙城，如此一来，自己便没有任何后路可退。中山城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慕容宝，找来自己的兄弟慕容农、慕容隆商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跑。

说干就干，这时候慕容宝将身上“磨蹭”的习惯一下丢掉，他和太子慕容策，以及慕容农、慕容隆带着一万多兵马突围而出，将都城和百姓丢在了身后。

按说慕容宝弃城而去，拓跋珪理所应当成为中山城新主人，但事与愿违，拓跋珪居然让到手的鸭子飞了。原因有二：一是他没有立即进城。本来拓跋珪在慕容宝出逃的当夜就想进城，他担心夜长梦多，但手下王建担心士卒趁夜色盗抢，劝阻拓跋珪天亮再进城，结果天亮后拓跋珪兴高采烈准备进城时，发现城门紧闭，接着一阵流矢袭来。二则与当年参合陂坑杀四万燕军紧密相关。城里的百姓、兵士大多与当年被活埋士卒沾亲带故，他们对北魏军恨之入骨，同时也害怕拓跋珪进城后像“坑杀”参合陂将士一样进行屠城，他们推举城中的慕容详为统帅，进行拼死抵抗，搞得拓跋珪一时没有好的办法。

久攻不下的拓跋珪军粮短缺，只好暂时撤围，率部到河间地区征粮。

慕容详本来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货色，但此时却成了“民族英雄”，不可一世的北魏军居然被赶跑了，慕容详顿时觉得自己比慕容宝强太多，于是便做起了“皇帝梦”。

北魏退兵后仅仅几日，慕容详就正式称帝，改年号为建始，为了表示抗击北魏的决心，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处死拓跋觚。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慕容详能有今天，本来是一个侥幸加一个侥幸，但在他看来完全是自己能力使然，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的皇位不一定能坐多久，所以抱定“过把瘾就死”的信条，嗜酒如命，奢侈荒淫，滥杀无辜，很快便搞得天怒人怨。

提前开溜的慕容麟看到如此情形，趁机率军进入中山，不费吹灰之

力便杀了慕容详，这位仁兄在皇位上只待了不到两个月。慕容麟继而自立为帝，一直以来觊觎皇位的这位“赵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只是这个位置并不是从慕容宝那里抢夺过来的。

慕容麟很快发现皇帝并不是美差，而更像一个烫手山芋，因为中山城内的饥荒越来越严重。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中山，带部众到新市一带寻找粮食。

这让拓跋珪看到了机会。

他率部像饿狼一样扑向了饥肠辘辘的慕容麟部，多日未进食的燕军哪里是拓跋珪的对手，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全军覆灭，慕容麟拼死逃脱，跑到了邺城，投靠了慕容德。

好事多磨，拓跋珪终于进入了中山，他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慕容详的尸首挖出，挫骨扬灰，算是报了杀弟之仇。

邺城成了拓跋珪的下一个目标。

慕容麟劝说慕容德，“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最好的自保方式是退避三舍，南迁到黄河以西的滑台（今河南滑县），凭借黄河天险抵抗北魏军队。

慕容德虽然心有不舍，但觉得好像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于是采纳慕容麟的建议，带着四万多户军民，渡过黄河，南逃滑台。

至此，曾经无比强大的后燕变成两块遥不可及的“牛皮癣”，北面是龟缩龙城的慕容宝，南边是退守滑台的慕容德，后燕的大部地区被北魏占领。

后起之辈的拓跋部终于完胜不可一世的慕容部。

九　一战毁两帝

拓跋珪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在慕容垂死后，似乎已经没有人能阻挡他的步伐。

在收拾后燕后，拓跋珪开始考虑正式建国问题，他让群臣讨论国号问题，有人认为应该认祖归宗，恢复代国称号，但有人认为“魏”已经深入人心，不应变来变去，拓跋珪最后拍板定国号为“魏”，皇始三年（398年），他迁都平城，在这里营造宫殿、宗庙、社稷，同年十二月二日，拓跋珪改元天兴，正式登基称帝。

迁都平城，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已经攻占大片中原土地的拓跋珪来讲，继续将都城放在盛乐，无法对这些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但如果直接把都城迁到邺城或中山，远离草原，似乎步子迈得太大，难免会引起鲜卑贵族的反对，而平城恰好在两者之间，可以统筹兼顾，是个理想的选择。

王朝新建，万象更新，拓跋珪把大部分精力放到内政上，他既没有乘胜收拾逃到龙城的慕容宝，也没有攻打南窜的慕容德，一时间风平浪静。

不过，对于一直喜欢拼杀的拓跋珪，注定是坐不住的，没有敌人，他会创造敌人，何况此时西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强敌——后秦。

后秦是由羌族人姚苌建立的王朝，第二位皇帝姚兴，对内任用贤能，澄清吏治，大兴教育，对外不断扩张，先后降服了西秦、后凉、北凉和西凉，疆域“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后秦成为北方的一个强盛王朝。

一山难容二虎，拓跋珪敏锐地意识到：魏秦之间必有一战。

然而双方的导火索居然是因为一场婚姻。

拓跋珪派使者贺狄干带着一千匹良马，到后秦求婚，请求姚兴将女儿嫁给自己，这大概是拓跋珪释放的一个试探气球，果不其然被姚兴刺破了。

姚兴对此表现得很生气，因为拓跋珪在攻克中山后已经娶了慕容宝的女儿为妻，现在又来提亲，岂不是让自己的女儿居于慕容宝女儿之后，而慕容宝是什么人？一个四处逃亡的亡国之君，而自己则是中兴帝王，如何能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拓跋珪这样做，简直是在羞辱自己。

是可忍孰不可忍，姚兴不仅严词拒绝，还把贺狄干扣留下来。

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拓跋珪开始连续出兵，进击后秦，兵锋所至，一片废墟，搞得后秦举国震动，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关中地区的很多城堡白天也不敢把城门打开。

姚兴当然不会认怂，打仗他从来没有怕过谁，既然拓跋珪找上门来，那必须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决定两人后半生命运的“柴壁之战”上演了。

天兴五年（402年）五月，姚兴决定全面出击，他派遣姚平和狄伯支率四万军队作为前锋，而自己率大军在后，姚平率军攻克乾壁（今山西临汾南）后，拓跋珪出兵反击，迅速将姚平围困在柴壁（今山西襄汾西南柴庄），接着在蒙坑（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曲沃两县间）击败前来救援的姚兴。占据战略主动的拓跋珪派兵把姚兴救援柴壁的各个要道守得滴水不漏，别说军队，连只鸟都无法过去。

姚兴多次攻击未果，两支秦军近在咫尺，却似乎离得又是那么远。

弹尽粮绝的姚平只能孤注一掷，趁夜率部突围，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姚平投水自尽，后秦的前锋军队除了被杀的外，两万大军活活被擒。

姚兴眼睁睁地看着对岸的秦兵被消灭，却无能为力，不由悲从心来，哀号恸哭，看到主帅如此伤心，全军放声痛哭，声震山谷。

没办法，已经毫无还手之力的姚兴只得向拓跋珪求和，拓跋珪哪里会见好就收，乘胜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因为守城的姚绪固守不战，再加上柔然在背后捣乱，拓跋珪这才下令撤军。

这一战改变了两国的实力对比，也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是失败的姚兴还是胜利的拓跋珪，都被从人生的高峰摔向了谷底。

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姚兴，从此像换了一个人，他看破红尘，一心向

佛，先前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荡然无存，后秦疆域内寺院佛塔林立，各地事佛者达到“十室而九”的地步，搞得国力衰竭，人力疲弊，后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再加上内乱不断，最后被东晋大将刘裕所灭。

作为胜利者的拓跋珪，本来被一致看好，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统一北方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拓跋珪后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不仅没有完成如此宏业，反而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快马加鞭。

十　无常“瘾君子”

拓跋珪的改变因为一种补药，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毒药，药名叫作“寒食散”。

“寒食散”，又称“五石散”，顾名思义，是由五种矿物质组成的，分别为石钟乳、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和硫磺，此药历史颇为悠久，据说是东汉张仲景发明的，最早是用来医治伤寒病人的。

它主要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据说服食之后，人会全身发热，出现亢奋状态，身心感到无比愉悦，长期服用，还可以美容养颜，同时还有壮阳功效。

只是“是药三分毒”，何况是用多种矿物质提炼的药，不仅容易上瘾，而且副作用相当剧烈，服用后会产生巨大的内热，需要一整套极其细微而繁琐的程序，才能将药中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

如果散发得当，体内疾病会随毒热一起发出。如果散发不当，则会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即使不死，也将终身残废。而散发的重要一点是，必须在服药后注意多运动，谓之“行散”。同时还要多喝热酒、好酒，每天饮数次，使身体处于微醉状态。如果饮冷酒或劣质酒就可能会送命。

服“寒食散”无异于慢性自杀，等同于吸毒。服用的时间越长，中毒的程度就越深，有的舌缩入喉，有的痈疽陷背，有的脊肉烂溃，有的痛苦异常得要自杀，有的因为应饮热酒却误饮冷酒而送了命。

不要命的大有人在，相对于副作用，不少人还是更向往神奇的功效，所以“寒食散”长盛不衰，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不少帝王将相和文人雅士的“生活必需品”，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何宴、嵇康、阮籍、刘伶、王羲之、司马丕等等。

拓跋珪也是“寒食散”的超级大拥趸，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服食，史书没有记载，应该时间不会短。服食的剂量有多大，也不太清楚，但从后期他的表现来看，剂量应该小不了。

拓跋珪服食后什么症状呢？史书说：“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

一句话，“喜怒无常”成为嗜药成瘾的拓跋珪最鲜明的特征。

最倒霉的是那些大臣们，面对精神状态越来越不正常的拓跋珪，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好好做事，而是怎么才能保住项上的人头。

大将庾岳因“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而被杀。大臣贺狄干，就是带着良马去后秦求婚的那位，因穿着和言语近似羌人而被杀。

大将莫题当年瞧不上拓跋珪，曾说“三岁小牛哪能负重”，有人告发莫题傲慢自大，居所依照君主标准而建，拓跋珪派人问他说：“三岁的小牛，能不能承受重负？”莫题知道末日来临，父子俩相对而哭，第二天早上果然被杀。

堂弟拓跋仪看到拓跋珪嗜杀成性，想到自己也曾有过反叛之心，自知难逃一死，于是选择逃亡，被拓跋珪派人抓回后赐死。

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拓跋珪还喜欢亲自动手，而且杀人后将尸首就摆在天安殿前，整个朝堂搞得像一个恐怖片的片场。

这股杀气还蔓延到后宫，拓跋珪为了杜绝母族干政，建立了“子贵母死”的制度，这样的做法并非拓跋珪首创，汉武帝当年为了防止外戚专权，在准备册立刘弗陵为太子前，便赐死了他的生母钩弋夫人。不过这只是一个个案，从那以后再没有发生过子立母死的事件。

拓跋珪却立下规矩：立太子先杀其母，将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制度化。

拓跋珪在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前，按照自己定的规矩，先逼迫他的生母刘贵人自杀。拓跋珪对太子说：“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就是说这是效仿汉武帝，防止“主少母壮”，是为了社稷长久而为。

但拓跋嗣是个大孝子，他宁可不当这个太子，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母去死。母亲死后，拓跋嗣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昼夜啼哭，不肯吃饭，也不肯睡觉，这让他的父皇感到相当不爽，觉得这个太子过于多愁善感，这样下去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拓跋珪派人去召拓跋嗣进宫，准备痛斥一番，此时拓跋嗣手下劝他说，他那位老爹情急之下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所以此番进宫恐怕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如先出去避避，首要的是把命保住，等皇帝怒气平息了再回来。拓跋嗣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带着几个随从跑了。

拓跋珪听说太子跑了，极为震怒，怒发冲冠的他将气撒到了自己的妃子贺兰氏身上，这一撒不要紧，万万没想到，带来的后果居然是断绝了自己的性命。

“贺兰氏”听上去很熟悉，没错，这与拓跋珪的母亲是一个姓氏，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位妃子恰恰是拓跋珪母亲的亲妹妹，换句话说，拓跋珪娶了自己的姨母。

这是什么情况呢？拓跋珪当年在贺兰部避难时，就看上了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姨母，后来成为一国之君，他便想实现自己的夙愿，但他的这种想法遭到了自己母亲的反对，拓跋珪母亲之所以反对，倒不是因为伦理问题，在当时少数民族中这个观念还是比较淡薄的。

拓跋珪母亲反对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女人太美丽不好，所谓“过美不善”。二是自己妹妹已经有人家。

对于第一点正是拓跋珪求之不得的，不漂亮他也看不上啊。第二点对于拓跋珪也不算事儿，他暗地派人杀了贺兰氏的丈夫，然后将自己姨

母娶进了家门。

拓跋珪和贺兰氏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名叫拓跋绍。这位皇子天性残暴，他喜欢带着狐朋狗友在大街小巷瞎溜达，抢劫行人，砍杀牲畜，游戏取乐。有次他看到一个孕妇，竟然令人剖开肚子观看胎儿，如此凶狠残忍，简直禽兽不如，这事传到拓跋珪耳中，他非常生气，下令将拓跋绍绑起来倒悬在井中，在贺兰妃子的百般哀求下，眼看拓跋绍快死时才将他拉上来。

拓跋绍自此收敛了许多，但心里却充溢着对父皇满满的恨。

拓跋珪受到太子出逃的刺激，间歇性精神病又犯了，他在后宫看到贺兰氏，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先是家暴一番，然后令人将其关起来，并声称让她活不到天明。

贺兰氏不愿意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她偷偷派人传话给自己儿子拓跋绍，让他想办法来救自己。拓跋绍得到讯息后，带着府中的武士和宦官，趁着夜色翻墙进入皇宫。令拓跋绍没想到的是，本来应该戒备森严的皇宫竟然不设防，这是因为拓跋珪身边侍从非常怕他，一看拓跋珪进入寝宫睡觉，便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拓跋珪听闻有动静，急忙想找佩剑自卫，但一切都晚了，他被冲进来的拓跋绍乱刀砍死了。

一代雄主就这样死在自己儿子刀下，如果为这位北魏开国皇帝盖棺论定，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事业成功，为人失败”。

拓跋珪从寄人篱下的落魄少年，一跃成为北方最强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帝，他以过人的天分和难得的坚韧，带着拓跋部一步步由落后走向发达，亲手开创了北魏帝国，并为三十年后他的孙子拓跋焘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拓跋珪似乎没有太多可取之处，他那位“英雄母亲”几番在关键时刻救他，但他不感恩也不孝顺；他视人命如草芥，战场上杀人如麻，坑杀大量士卒；他看上的东西都要巧取豪夺，杀死姨父，强占姨母；他沉湎于“寒食散”而不能自拔，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搞得人人自危，最终死在儿子刀下。

如果想从拓跋珪的人生悲剧中汲取些什么，那就是八个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拓跋焘：
传奇终点原来叫憋屈

他拥有壮怀激烈的一生，灭大夏、北燕、北凉，伐柔然，征山阴，降鄯善，逐吐谷浑，最后统一北方，连对手都叹服他。战场上，他嗜血成性，视生命如蝼蚁，但却也体恤国民，轻徭薄赋。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但无论如何，他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将历史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南北朝时期。

一　逆袭拓跋嗣

始光元年（424年）八月，云中地区（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场大厮杀正在进行，战马嘶鸣，直上云霄。看上去其中一方的情势非常危急，里三层外三层被包围，粗略数数居然有五十多层。

“擒贼先擒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被围困方的统帅身上，一些敌方的铁骑冲到他面前，双方的马头几乎都能碰到一起，但见这位主将神情自若，似乎对眼前的危险视而不见，越拼杀越亢奋，更让人有些吃惊的是，他的脸庞带着些许稚气，俨然还是一个少年。

看到自己的主帅如此不要命，他手下的军士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虽然被团团包围，但敌人一时也奈何不得。

这位少年统帅便是北魏王朝的第三任皇帝太武帝拓跋焘，他面对的敌人叫作“柔然”。

两强相遇勇者胜，关键要看谁能坚守到最后。拓跋焘最终笑到了最后，正当他杀得兴起时，突然发现柔然军队莫名其妙地退却了，这其中的蹊跷，一方面是因北魏军队的顽强，给了柔然重创，更重要的是柔然军中的大将于陟斤被流矢击中而死了。

拓跋焘和他的军队就这样实现了“超级大逆转”。

这场血与火的洗礼，对于年轻的拓跋焘来讲，来得似乎有些早，因为他登上皇位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在前一年的十月，他的父亲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因病去世，时年三十二岁。

拓跋嗣英年早逝，多少有些“壮志未酬”的感觉，因为他的这个皇位来得相当不容易，所以上台后，拓跋嗣一心想干一番大事，可惜天不遂人愿。

说“皇位来得不容易”，是因为拓跋嗣有一个狠角色的老爸——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本来雄才大略的他，晚年由于过量服食“寒食散”而变得喜怒无常，经常滥杀无辜，使得已经被册立为太子的拓跋嗣由于害怕屠刀挥到自己身上，不得不出逃避难，很快，“喜怒无常”的拓跋珪终遭厄运，他被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拓跋绍所杀。

拓跋绍杀掉自己父皇后，一时没有了主意，他本来属于激情杀人，根本没有琢磨好得手后该怎么办。他把百官召集到端门之前，从门缝中对百官们说：“我有叔父，也有哥哥，你们打算听从谁的？”

这话问得相当无厘头，百官们都觉得非常纳闷，后来才明白过来，拓跋绍这样说，是因为先皇拓跋珪驾崩了。众人一时沉浸在愕然之中，没有一个站出来应答，沉默之中，只见南平公长孙嵩率先表态表示愿意拥戴拓跋绍。

拓跋绍由此登上了高高在上的龙椅。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拓跋绍弑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人心浮动，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反抗事件，拓跋绍本来只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将宫中大量的金银和布帛拿出来赏赐王公大臣，意图“用金钱换选票”，以此来赢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

出逃在外的拓跋嗣听闻父皇被杀，赶忙从外地跑回来，但他害怕拓跋绍加害于他，所以不敢公开露面，白天藏在山里，晚上则住在随从王

洛儿家里，王洛儿的邻居李通负责给他提供饮食。

不见踪影的拓跋嗣无疑是拓跋绍最大的威胁，拓跋绍听到一些风声，便将李通抓来，逼他说出拓跋嗣的下落，李通是条汉子，打死也不说，于是拓跋绍杀掉了他。拓跋绍还不死心，四处派人打听拓跋嗣的消息，欲除之而后快。

拓跋嗣的处境变得很危险，所幸王洛儿不离不弃，多次往返京城与重要的文臣武将取得联系，这些人听说拓跋嗣就在都城附近，纷纷表示愿意拥戴这位前太子。见时机已经成熟，拓跋嗣在京城公开露面，文臣武将争相出城迎接，而宫中卫士将不得人心的拓跋绍抓了起来并送给拓跋嗣。

接下来的事情毫无悬念，逆袭成功的拓跋嗣，下令将拓跋绍和他生母贺兰氏处死，然后正式继位，是为北魏明元帝。

拓跋嗣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由于拓跋珪生命后期性情大变，喜怒无常，造成“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稀少”。

拓跋嗣上台后拔贤任能，整顿流民，抚恤百姓，劝课农桑，使得一度陷入混乱的北魏王朝逐渐步入正轨。

拓跋嗣一生主要干了一件大事，便是南征刘宋。

永初三年（422年）秋天，宋武帝刘裕驾崩，这位乱世猛男不仅成功篡位，灭晋建宋，而且还两次成功北伐，先后灭掉了南燕和后秦，并顺带手占领了属于北魏的滑台等地区。

拓跋嗣一直咽不下这口气，但他心里非常忌惮刘裕，只能敢怒不敢言，史书称：“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如今刘裕驾崩，拓跋嗣终于看到了收复失地的曙光。

但他最为信赖的大臣崔浩认为不应该出兵，理由是“礼不伐丧”，也就是说刘裕新丧不应征伐。拓跋嗣觉得这样的观点有些迂腐，打仗哪里还要考虑如此多条条框框，只要能取胜，乘人之危没什么不好。

泰常七年（422年），拓跋嗣下令向刘宋发动总攻，然而这次出征并不顺利，大将奚斤率军进攻滑台，却久攻不克，牺牲很大，后来刘宋守军孤立无援，弃城而走，北魏军才占领这个军事重镇。

不过这才是噩梦的开始，虎牢关接下来成了北魏大军不可逾越的障碍。宋军虎牢关的守将是毛德祖，面对黑压压的北魏军队，他毫无惧色，攻防得当，北魏大军的数次进攻，除了留下不少尸体外，一无所获。

这一仗打得实在憋屈，拓跋嗣只好亲自出马，率军将虎牢关的外部水源切断，即便如此，毛祖德还是率军坚持了一段日子，而且给北魏军造成很大损伤，最后因无水可饮，到了受伤士卒居然流不出血的程度，北魏军才攻克城池，毛德祖被俘。

此次南征，有得有失，北魏收复了失地，让刘裕当年北伐的战果消失殆尽，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特别是以倾国之师不分昼夜围攻小小的虎牢关，居然二百多天后才攻克。士卒除了大量战死外，死于疾疫的约十之二三，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元气大伤的不止是北魏的军事实力，还有拓跋嗣的身体。拓跋嗣和他老爸拓跋珪一样，是一个瘾君子，喜欢服食“寒食散”，虽然没有他老爸瘾大，但长期服食，对他身体的损伤也很大，再加上连续征战，导致旧疾复发，最终倒在了三十二岁的门槛前。

二　刘勃勃改名

拓跋嗣生前对后事做了妥善安排，他选立自己的长子拓跋焘为太子，并放手让他总管朝中事务，作为接班人重点培养。

拓跋焘似乎从小就具备当皇帝的潜质，据《魏书》记载，他从小体态容貌与常人大不相同，所谓“体貌瑰异”，他的祖父道武帝拓跋珪对此十分惊奇，高兴地说：“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真的假的，不太好说，但假的可能性比较大。

拓跋焘从他老爸那接过的并非盛世，而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王朝，南

征损失不小，更重要的是北边的柔然经常捣乱，搞得边境不得安宁。

柔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但却一直是个谜团，它到底属于哪个民族，从何处而来，现在众说纷纭，有东胡、鲜卑、匈奴等几种说法，主要活动地点在阴山一带，以游牧为主，他们的骑兵似“风驰鸟赴，倏来忽往”。“像风一样自由”的柔然骑兵，经常过境抄掠，但当北魏军一出动，他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把游击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

对于北魏来说，柔然是个相当难缠的对手，拓跋珪、拓跋嗣都曾发兵攻打过柔然，并取得大胜，但柔然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逮着机会就来咬一口，搞得北魏很是不爽，所以拓跋焘将其称作“蠕蠕”，这是一种多足的小爬虫，讽刺他们像不会思考的虫子，只会搞偷袭，起初只有拓跋焘自己这样称呼柔然，后来下令全国军民对柔然全部改称“蠕蠕”，可见拓跋焘内心对柔然的讨厌程度。

不过，改称柔然为“蠕蠕”只是过过嘴瘾，拓跋焘登上皇位后，面临的却是重大危机，柔然可汗大檀听说拓跋嗣去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便统兵南下，攻占了北魏的旧都盛乐，一路上烧杀抢掠。

拓跋焘初登大位，觉得柔然太不给面子，他亲率数万骑兵，昼夜兼程，在云中地区与敌军接上火。拓跋焘所带兵马远少于柔然，很快便陷入重围，于是便出现了开篇那样的危难局面。

柔然军退却后，拓跋焘却来劲儿了，他从双方第一次正面交火中看出，柔然叫嚷得凶，实力不过尔尔，战术体系混乱，战斗精神也一般，应该不是北魏军队的对手。

云中之战结束三个月后，拓跋焘趁热打铁，命大将长孙翰、段眷率军北上，斩获数千柔然骑兵，大胜而归。一年后的十月，喜欢打仗的拓跋焘索性亲自出征，兵分五路，直捣柔然可汗大营，柔然可汗大檀惊慌失措，率众北遁，损失了无数的牲畜，一时间元气大伤。

柔然本来想趁拓跋焘年轻占些便宜，但此时发现，这位一点不比他爷爷和爸爸逊色，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狠角色，所以不敢再轻举妄动，北

魏北边的边境渐渐消停下来。

拓跋焘的志向远不止收拾“蠕蠕”，安定后方是他实现宏伟目标的第一步，腾出手来的他，很快便将目光瞄准了北方大地的其他政权。

当时，北方除了北魏王朝外，还有四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政权，分别是大夏、北凉、北燕和西秦，西秦、北凉和北燕地处偏远，可以暂时忽略不计，唯一能与北魏正面抗衡的只有大夏。

大夏的开国皇帝是赫连勃勃，他的名字本来叫作刘勃勃，是匈奴铁弗部头领刘卫辰的儿子，当年拓跋珪灭掉铁弗部后，对刘氏家族进行灭族，唯一逃脱的便是刘勃勃。

刘勃勃先是跑到了叱干部，叱干部头领叱干他斗伏害怕北魏就此来找麻烦，想着主动将刘勃勃交给北魏，他的侄子叱干阿利表示反对，他说：“鸟雀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投入人的怀抱，何况刘勃勃国破家亡，向我们归顺。即使容不下他，也应该由他投奔他处，将他抓起来献给北魏，不是仁义作为。”叱干他斗伏没有听他的，于是叱干阿利派人在半路上将刘勃勃劫走，送到了后秦高平公没奕干那里。

刘勃勃的命运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起初刘勃勃只是没奕干家的一个普通门卫，他这个名字听上去虽有些粗犷，上天却给了他一副好皮囊。史载其“身长八尺五寸，腰围十带，性辩慧，美风仪”，没奕干看上了这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和他交谈又发现此人能言善辩，于是便将自己女儿许给了刘勃勃。

刘勃勃从此走上了金光大道，经没奕干推荐，他见到了后秦皇帝姚兴，姚兴对这位帅哥也很欣赏，先是任命他为骁骑将军，让他参与军国大事。后来让其持节，为安北将军，五原公，把鲜卑及其他民族两万人交给他，令他驻守朔方。

无论是姚兴还是没奕干，都没有想到刘勃勃是一个见利忘义的白眼狼。他刚到朔方不久，便扣留了河西鲜卑进献给姚兴的八千匹马，紧接着他召集部众假装打猎，闪电般偷袭了老丈人没奕干，将这位挽救自己于困顿之中的大恩人杀掉，并吞并了老丈人的部众。

义熙三年（407年），羽翼渐丰的刘勃勃叛秦自立，自称天王、大单于，他自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代，故将国号确定为“大夏”。

自立之后，刘勃勃将主要精力用于攻打自己原来的主子姚兴，并且多有斩获，搞得姚兴没有太好办法，肠子都快悔青了。

义熙九年（413年），刘勃勃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开始修建后来的都城统万城，二是给自己改名为“赫连勃勃”，改名的原因是他觉得帝王是上帝之子，美好显赫要与上天连在一起，所以改名为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赶上了好时候，后秦国力每况愈下，最终被东晋大将刘裕所灭。他则隔岸观火，刘裕灭掉后秦后回师建康，留下自己儿子刘义真和几员大将镇守长安，没料到刘裕前脚刚走，东晋军队发生了严重内讧，赫连勃勃乘机攻占了长安。

义熙十四年（418年），在群臣的劝进下，赫连勃勃在灞上筑起坛场，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昌武，算是正式登基做了皇帝。

“残暴好杀”是跟随赫连勃勃一生的标签。

他大败东晋军队后，将几万具尸首堆成了封土的高台用来观赏，取名为“髑髅台”。在和后秦作战中，他多次坑杀后秦士兵，最多一次竟活埋了两万多人。

赫连勃勃对敌人如此冷酷无情，对自己的大臣百姓也是如此，这个魔头最大的特色，便是经常带着弓箭站在城墙上，看谁不顺眼，便射杀谁。他杀人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完全取决于心情，心里感到不爽，便要用杀人平复心绪，大臣中有敢面对面看他的，就戳瞎眼睛，有敢发笑的，就割掉嘴唇，有敢仗义执言的，就割下舌头，然后处死。

在大夏国，“赫连勃勃”成了魔鬼的同义词，大人们常用“赫连勃勃”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百试百灵。值得庆幸的是，赫连勃勃寿命并不长，元嘉二年（425年），他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赫连勃勃死之前，几个儿子就为争夺太子之位打成一团，究其原因也要怪他自己，赫连勃勃起初立赫连璝为太子，后来又想废掉他，改立

赫连伦，这下子赫连璝不干了，听说老爸要废自己的太子之位，便率兵七万攻打赫连伦，赫连伦率骑兵三万与之对抗，双方在平城展开搏杀，赫连伦兵败被杀。

赫连勃勃的第三子赫连昌趁火打劫，他率骑兵一万人偷袭赫连璝的大军，斩杀赫连璝，收服了他的部众八万五千人。赫连勃勃非常高兴，于是立赫连昌为太子。

赫连勃勃死后，赫连昌成为大夏国的新皇帝。

三　风雨统万城

拓跋焘听说赫连勃勃病死的消息，便将攻夏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召集大臣们商议，上次站出来反对拓跋嗣伐宋的崔浩这次成了“主战派”，倒是德高望重的老臣长孙嵩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一直喋喋不休，搞得拓跋焘很生气，他把长孙嵩在职期间贪污腐化的事情当众抖了出来，并以此令武士将长孙嵩的头按在地下，羞辱一番，这才让其闭了嘴。

长孙嵩是什么人？北魏王朝的开国元勋，拓跋嗣在位时，位列“八公”之首。拓跋焘这样做，多少有些杀鸡给猴看的意思，为的是树立威信。

始光三年（426年）九月，拓跋焘动手了。

他下令司空奚斤率军南下攻打军事重镇蒲坂，另一员大将周几进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他自己率大军奔袭大夏的国都统万城。

统万城位于今天陕西靖边县境内，南靠无定河，北临毛乌素沙漠，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修建这座宏大城池，是赫连勃勃暴虐一生的集中反映。

义熙九年，志得意满的赫连勃勃决定修建一座雄伟的国都，他表示自己志在统一天下，统治万邦，因此将国都命名为“统万城”，他派自己的救命恩人叱干阿利作为总监工，征发十万胡人、汉人来筑城。

叱干阿利获得如此重任，除了他的忠诚外，更因他的工作态度，史载“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就是说工作上要求精益求精，但手段却极为残忍。他曾经监造过武器，只要呈送给他看过的武器，做工的工匠一定会有人被杀掉，因为他的验收标准很是苛刻，弓箭射不进铠甲的，就杀掉做弓的工匠，反之如果射进去，做铠甲的则倒了霉，这样一来，杀掉了数千名工匠，但武器的性能却大为提升。

叱干阿利修筑统万城也照方抓药，他让人用蒸过的土修筑城墙，城墙完工一段，就以铁锥试验，如果锥子能插入一寸，就杀掉筑墙的工匠，并将其一并筑入墙中，想必杀掉了不少工匠，城墙也变成了“人墙”。

以这样极为残忍的方式修筑的统万城，想必工程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拓跋焘在到达统万城之前，首先要跨越一道天险——黄河。

当年他爷爷拓跋珪在追击后燕军队时，面对黄河曾经一筹莫展，关键时刻一股强大的冷空气到来，使得黄河迅速封冻，拓跋珪才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合陂大捷”，几十年后，当拓跋焘率领大军到达渡口君子津时，又来了一股寒流，黄河水被冻得结结实实，拓跋焘得以顺利渡河，直奔统万城而来。

寒流好像和拓跋家沾亲带故，总是在关键时刻“显身手”，西伯利亚寒流似乎可以改名为“拓跋寒流”了。

始光三年冬至日，拓跋焘率大军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统万城下，而此时大夏皇帝赫连昌正在大宴群臣。

赫连昌听闻北魏来袭，感到很是错愕，虽然听说拓跋焘很厉害，但双方从未交过手，不知道拓跋焘到底有几把刷子，于是他将酒杯暂时放下，率军出城迎敌，准备破敌后回来继续喝，大有一股“温酒斩华雄”的豪迈劲儿。

遗憾的是，赫连昌把定位彻底搞反了，他不是那个英武的“关云长”，拓跋焘更不是那个倒霉的“华雄”，抱着必胜信心的赫连昌，刚出城

和拓跋焘的北魏军接上火，就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拔腿开溜，退回城内。

赫连昌知道自己遇到了“苦主”，不过也无所谓，统万城足够坚固，只要不主动出击，躲在城里非常安全，想必拓跋焘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果不其然，拓跋焘统领的只是两万骑兵，面对固若金汤的统万城，实在找不到什么攻城良方，他对众将说，“统万城是强攻不下的，来年我与诸位一起再来攻城”，然后在统万城周边抢掠一番，带着战利品撤回平城。

东方不亮西方亮，拓跋焘对统万城一筹莫展时，奚斤、周几带领的北魏军却颇为顺利，突破潼关天险，进入关中地区。夏国蒲坂守将赫连乙斗派使者去统万城求援，正赶上拓跋焘率军围攻，使者远远看到北魏大军，以为统万城已经失陷，赶忙回来报告赫连乙斗，他一听吓得六神无主，弃城逃到长安，驻守长安的是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助兴，他听到统万城被攻克，万分惊恐，两人一合计保命要紧，于是放弃长安，一口气跑到了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魏军队就这样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长安城。

赫连昌对赫连助兴的表现很失望，没过多久，他派自己另一个弟弟赫连定率两万兵马南下，意图重新夺回长安。拓跋焘有着狐狸般的嗅觉，他听闻赫连定带领一部分军队离开统万城，顿时觉得平灭夏国的良机来了。

拓跋焘充分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做好战前准备，他下令在阴山砍伐树木，制作大量攻城器械，同时派使者到刘宋，与南边这个王朝搞好关系，避免受到南北夹击。

始光四年（427年）夏天，拓跋焘又一次亲率大军，向统万城扑来，他很顺利从君子津渡过黄河，走到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境内）时，拓跋焘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那便是丢掉所有辎重和器具，带着三万骑兵去攻打统万城。

在群臣看来，这显然是瞎胡闹，上次就是因为骑兵无法攻城而撤退，同样的错误不能一犯再犯，于是他们纷纷劝谏道："统万城异常坚固，我军轻装前进，无法攻下城池，又得不到物资供应，会陷入两难境地，不如带着步兵和攻城器具一起进攻。"

拓跋焘不是愣头青，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此他解释道："我们长途跋涉而来，就是为与敌人决战。如果带着攻城器具，敌人怎么会出城交战？如果无法攻克统万城，将会真正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敌人看到我军只有骑兵，必然会掉以轻心，如果我军故意示弱，引蛇出洞，敌人很可能上当，只要一出城，我军就有把握战胜之。之所以有如此信心，是因为我们的将士离家千里，背后有黄河天险切断我们的退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三万骑兵攻城自然不够，但用来与出城之敌决战，则绰绰有余。"

拓跋焘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赫连昌能出城决战。但谈何容易，赫连昌有了上次的教训，肯定不会轻易上当，不过在拓跋焘看来，能否上当取决于诱饵是否足够诱人。

拓跋焘来到统万城下前，把大部队隐藏在山谷中，故意只带少数骑兵到城下挑战，赫连昌并没有上当。一计不成再来一计，拓跋焘派人"叛逃"到统万城里，故意向赫连昌泄露"绝密"军事情报，那便是北魏军久攻不下，现在粮草殆尽，而且兵力确实不多，正是出城消灭拓跋焘的绝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本来"横下一条心，坚守统万城"的赫连昌得到这个情报，心里变得躁动起来，全歼拓跋焘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放弃。

第二天，紧闭许久的城门终于打开，赫连昌带着三万骑兵出击了。

盼星星盼月亮，拓跋焘终于等来了这一刻，既然拉开序幕，那一切都要按照他导演的剧情进行，拓跋焘主动示弱，带着一些骑兵假装败退，赫连昌一看果然如"叛徒"所言，北魏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紧追不舍。

从出城那刻起，赫连昌的失败已命中注定，这时连老天也出来帮倒忙，就在拓跋焘准备反击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一时间飞沙走石，谁都看不到谁，有人劝拓跋焘不如暂时退却，等风止了再进攻，但拓跋焘听从崔浩的建议，利用风势对夏军展开总攻。

拓跋焘太喜欢拼杀的感觉，不顾一切冲入敌阵，没想到马失前蹄，他从马上摔下来，命悬一线，亏得他身边的护卫拼死保护，才幸免于难，不过拓跋焘并没有因此被吓破胆，反而越战越勇，他重新上马后，依然神勇无比，接连击杀了十几个夏国骑兵。

胜负就在这一刻决定了。

赫连昌眼看败局已定，只能仓皇逃离战场，又急又悔的他竟然连回城的路也搞错了，只好带着少数残兵逃亡到上邽（今甘肃天水）。

拓跋焘杀得实在兴起，带着少数骑兵竟然一口气杀进了统万城，他们刚刚进城，就发现城门被关闭，顿时断绝了拓跋焘与后续大部队的联系。

看上去夏国守军要上演“瓮中捉鳖”的好戏。

但拓跋焘毕竟是拓跋焘，面对危局并不慌张，他带着手下趁着混乱冲到大夏皇宫的后宫，找来几件女人的裙子，结成绳索，系在长矛上，利用滑轮定律，成功地溜下城墙，侥幸逃脱。

第二天天一亮，统万城里的军士百姓没有看到皇帝赫连昌，于是谣言开始满天飞，有人说他被杀了，有人说他被俘了，有人说他被俘后被杀了，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开来，没过几日，统万城的大门被人打开，北魏军队顺利进城，没来得及逃走的王公贵族、嫔妃公主都成了俘虏，拓跋焘还收获了无数金银财宝和牲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拓跋焘用他的智慧和勇猛，为这次统万城之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　大夏国消逝

拓跋焘想见好就收，毕竟连年征战，兵马疲乏，需要休整，何况赫连昌已经跑到了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凉之地，一时半会儿掀不起什么风浪。

就在拓跋焘准备班师回朝时，有个人上书表示：“赫连昌逃跑到上邽，已经没有盘踞的资本。应该利用大好时机，一举彻底消灭他。”此人是大将奚斤，他立功心切，觉得终于捞到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好机会，于是便主动请缨，要将赫连家族一网打尽。

拓跋焘看到他请战极为强烈，不好意思打消他的积极性，于是拨给他一万兵马，同意他继续西进，自己则率大军回到平城。

奚斤此次西征，开始极为顺利，北魏猛将尉眷围攻上邽，惊魂未定的赫连昌又一次弃城而逃，跑到了平凉。奚斤进抵安定，与赶来增援的丘堆、娥清大军胜利会师，准备发动致命一击，看上去赫连氏离彻底覆灭已是咫尺之遥。

但一场意外改变了所有，北魏军队突然遭遇了一场疫病，导致大批战马死去，再加上孤军深入，粮草岌岌可危，赫连昌抓住战机，全力反攻，北魏军溃败，只好退守安定城。

奚斤感到很憋屈，本来是想彻底消灭夏军残部，没想到现在却被敌人围困在安定城中，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了。手下安颉劝他不如出城决一死战，尚有一线生机，如果待在城里，只能是坐等末日来临。奚斤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无奈地表示现在要粮没粮，要马没马，拿什么去决战呢？只能等到援兵到来，才能发动攻击。

安颉对自己的主帅颇感失望，他找到另外一个将领尉眷商议，两人一拍即合。等赫连昌攻城时，他们不经奚斤同意，率领部分精骑出击反攻。也该赫连昌倒霉，他又一次遭遇了“沙尘暴”，昏天黑地，什么也看不清楚，等能看清楚了，北魏军队已经冲到眼前了，赫连昌又想开溜，但这次却不如过去幸运，他的马很不争气，突然栽倒，赫连昌做了一个狗吃屎的动作后，被北魏军擒获。

按说大夏政权就此应该玩完了，不过赫连家还真是顽强，赫连昌兵

败被俘后，他的弟弟赫连定在平凉宣布即位，继续苟延残喘下去。

这下轮到奚斤着急了，虽然北魏军队大获全胜，但那是手下安颉、尉眷的功劳，身为统帅的他表现得像一个窝囊废，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使得自己在将士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下决心要一洗前耻，找回面子。

奚斤下令全线出击，一举歼灭大夏残余势力，为了尽早实现这个目标，他要求全军只带三天口粮，快速急进，颇有些当年项羽“破釜沉舟”的劲头。

但奚斤和项羽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的远征军还没有到平凉，就已经人困马乏，而且口粮所剩无几，更关键的是一直找不到水源，使得不少兵士出现虚脱症状，人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奚斤这次却是反其道行之，把用兵当作了“探险之旅”，脑子发热的结果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赫连定知道内情，变被动为主动，全线出击，已经虚脱的北魏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奚斤和他的队伍溃败，这位志大才疏的奚主帅成了阶下囚。留守安定的丘堆听说前线兵败，惊恐万分，弃城逃回长安，拉着驻守长安的高凉王拓跋礼一道放弃长安向东逃奔到蒲坂。

拓跋焘对此非常生气，他命安颉前往蒲坂，斩杀了丘堆，统一指挥北魏军队，抵抗夏军。

好不容易取胜的赫连定则百感交集，他流泪叹息道：“先帝若让我继承大业，岂能有今天的事情！”这话有些吹牛的成分，事实上，这是大夏国对北魏王朝的最后一场胜利。

没过多久，拓跋焘完成对柔然的北伐后，听说赫连定和刘宋结盟，约定一起合击北魏，事成后瓜分北魏的领土。拓跋焘怒不可遏，率军来收拾赫连定，一举攻克平凉，收复了上次丢失的关中地区。

赫连定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只是没想到，在他灭亡之前，居然还拉了一个垫背的——西秦。

西秦是五胡十六国之一，由陇西鲜卑族乞伏国仁所建，但在立国十五年后，被后秦所吞并。又过了九年，乞伏乾归成功复国，一度很是强盛，控制着今天甘肃西南部、青海部分地区。但西秦属于四战之地，周边被北凉、大夏、吐谷浑等群狼环伺，再加上后期内乱不断，逐步走向衰落。

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西秦君主乞伏暮末，向北魏提出了“避难”申请，拓跋焘倒是很大方，同意把攻占的安定、平凉等地赏给西秦，乞伏暮末带着部众离开故地，前往安定，半路上却被赫连定拦住，滞留在南安（今甘肃陇西）前进不得。

拓跋焘派遣尚书库结率领五千骑兵去迎接，但此时乞伏暮末却犹豫了，他看到大夏被北魏打得七零八落，感觉自己不用归附也能自保，所以拒绝了拓跋焘的好意，库结只好率军返回。

西秦就这样丧失了拯救自我的最后的机会。

北魏军走后，夏军将南安团团围住，城内缺粮，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手下纷纷叛逃，穷途末路的乞伏暮末只好出城投降，西秦就此消亡。

消灭西秦，对于赫连定来讲完全是意外之喜，但这位夏国末主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准备一鼓作气收拾身边的另一个小国——北凉。

北凉国王沮渠蒙逊很有计谋，他派人通知吐谷浑说，赫连定准备发兵消灭他们，吐谷浑可汗派出三万骑兵迎敌，就在赫连定的军队渡河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遭到吐谷浑这支骑兵部队的偷袭，赫连定猝不及防，兵败被俘，后被吐谷浑送给北魏，拓跋焘下令将其斩首，由残暴不仁的赫连勃勃建立的这个王朝，仅仅维持了二十五年。

说来奇怪，拓跋焘对于赫连昌、赫连定兄弟俩的态度大相径庭，对吐谷浑送来的赫连定，拓跋焘想都没想便下令让其身首异处，而对待赫连昌却是恩宠有加，恩宠到什么程度？有些让人匪夷所思，拓跋焘在西宫为他安排了官舍，房间里的用具和自己同一规格。他还把自己的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了赫连昌，封其为会稽公，并且让赫连昌经常侍从在自己

身边，有时两人还单独出去打猎，对此，拓跋焘的一些手下看不过去，觉得这样做有些危险，毕竟赫连昌是败亡之主，而且力大善射，但拓跋焘却不以为然，他说：“天命有在，亦何所惧？”

只是，赫连昌最终还是辜负了拓跋焘，延和三年（434年）闰三月十一日，赫连昌背叛北魏，向西逃走，被北魏守将擒获并杀死，拓跋焘觉得赫连昌太不识抬举，自己对他不薄，居然还有反心，一怒之下下令将赫连昌的兄弟全部杀掉。

至此，赫连一族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五　南北朝来了

拓跋焘忙着平灭大夏时，柔然又出来不停地捣乱。

拓跋焘眼中的这只“蠕蠕”，僵而不死，经过上次打击消停了一段时间，看到拓跋焘大举攻夏，无暇北顾，又开始经常性地侵扰边界，烧杀抢掠，特别是在神□二年（429年），柔然万余骑兵攻入塞内，掠走大量边民。

拓跋焘决心彻底踩死这只“蠕蠕”，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包括他很尊重的乳母，被尊称为保太后的窦氏，他们认为柔然虽然讨厌，但地处偏远，其地不可耕，其民不可驭，对犹如“鸡肋”的柔然大动干戈，耗费国力，劳损兵马，得不偿失。关键时刻，崔浩站出来力挺拓跋焘，他认为此次出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会大胜而归，拓跋焘就此下定决心。

同年四月，拓跋焘亲率大军征讨柔然，他下令全军不带任何辎重，轻装快速前进，如崔浩所料，柔然没有任何防备，看到北魏大军像风一样呼啸而至，只能四散逃命，拓跋焘一口气打到今天蒙古杭爱山一带，原来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趁机摆脱柔然，归降北魏的人有三十余万之多，所获牛马百万余匹，可谓大获全胜。

拓跋焘见好就收，没有继续追击，后来得知柔然可汗当时惊惧生病，身边只有些残兵败将，离北魏军队也只有一百八十里路程，“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如果乘胜攻击，柔然势力恐怕会被一网打尽，拓

跋焘对此后悔不迭。

尽管没有将柔然赶尽杀绝，但经过这次致命打击，柔然一蹶不振，没有能力再与北魏抗衡，史书称“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拓跋焘下令在边境设置六镇，抵御柔然可能的入侵，从此“边疆息警矣”。

解决柔然之患后，拓跋焘平灭了大夏。自此，北方还剩下一东一西两个政权，即北燕和北凉。其中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很识时务，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主动向北魏称臣纳贡，拓跋焘顺水推舟，封他为侍中、征西大将军、凉王。

拓跋焘面前的对手只剩“北燕”。

五胡十六国中，国号叫作“燕”的王朝大部分是由鲜卑慕容部所建，但北燕不同，他的国主姓冯，他不是鲜卑人，而是个汉人。

虽然如此，但这个王朝和慕容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切都要从后燕的第二任皇帝慕容宝说起。

这位不成器的后燕皇帝，将他老爸慕容垂留下的厚实基业彻底败光。他一直被拓跋焘的爷爷拓跋珪追着打，丢弃国都中山，逃到老巢龙城，但厄运并没有结束，到达龙城不久后，他便被自己的舅父兰汗所杀，兰汗一不做二不休，接连杀掉慕容宝的太子慕容策以及王公大臣一万多人，自己做起了皇帝。

危难时刻，居然有个慕容宗室来自投罗网，他是慕容宝的庶长子慕容盛，慕容盛听闻父亲遇难，只身返回龙城吊丧，他如此大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是兰汗的女儿，他觉得老丈人不会对自己拿起屠刀。

兰汗看到自己的女婿出现在龙城，大吃一惊，他的兄弟都劝说他要杀掉慕容盛，以绝后患。关键时刻，兰汗的女儿兰妃出场了，她跑到宫里在父亲面前失声痛哭，请求老爸放过自己的老公，同时她还动员自己的母亲一起求情，兰汗看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大哭大闹，最终决定放慕容盛一马。

兰汗显然没有读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关键时刻的“心太软”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慕容盛对自己的老丈人丝毫没有感恩之情，反而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复仇。他一方面不断挑拨兰汗兄弟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拉拢宫中侍卫作为内应，处心积虑的慕容盛最终找到良机，成功捕杀了兰汗父子，然后自己做了皇帝，成为后燕的第三个皇帝。

慕容盛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要处死救他性命的兰妃，所幸兰妃人缘甚好，王公大臣都来求情，连慕容盛的母亲也为兰妃说话，这样慕容盛才放了兰妃一马，但将她打入冷宫，从此不再见面。

“刻薄寡恩”是慕容盛最大的特征，他上台后施刑严苛，搞得人人自危，结果在位三年便遇刺受重伤。死前，他召叔父慕容熙入朝辅政，但没想到的是，他看走了眼，慕容熙勾结自己的“情人”——当朝的丁太后，废掉了太子慕容定，自己当了皇帝。

慕容熙即位不久，便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对丁太后疏远冷淡，转而宠爱苻氏姐妹，大姐叫娀娥，小妹叫训英，都是前秦宗室之女，慕容熙对姐妹俩宠爱有加，为她们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花园，只可惜红颜薄命，这对姐妹年纪轻轻便相继病死，这一下把慕容熙搞得痛不欲生，竟然休克过去。

慕容熙不仅自己捶胸顿足伤痛不已，还下令让百官哭灵，无泪者处斩。为了保命，一些泪腺不发达的官员只能想办法，由于当时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他们只好找些大蒜等刺激性东西偷偷地抹在眼边，像今天演员拍“哭戏”一样。

一场假哭闹剧后，慕容熙为自己心爱之人送葬，因为灵车修得过于高大，超过了城门的限高，慕容熙竟然下令拆毁城门，百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纷纷叹息道：“慕容氏自毁城门，怎么能够长久呢？”

果不其然，慕容熙前脚刚出城门，便发现城门居然关上，原来宫中发生政变，禁卫军统领冯跋等人实在受不了他，拥立慕容宝的养子慕容云为王。慕容熙反攻被击败，逃跑路上遭擒获，押回城后被处死，仅仅

活了二十三岁。

慕容云成为新皇帝，他恢复自己原来的本姓“高”姓，国号仍然为“燕”，对此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高云是后燕的最后一位皇帝，有的则认为他是北燕的开国皇帝。

其实哪种说法正确已不重要，高云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身边贴身侍卫离班、桃仁所杀，这是一桩历史谜案，因为高云对这两位好的不能再好，不仅让两人饮食穿衣标准和自己一样，还经常赏赐他们金银财宝，“以慰其心”，搞不明白这两位是出于什么目的，把这位皇帝哥们送上了黄泉路。

这场事变最大的受益者是冯跋，他得知高云被杀，马上带兵闯入皇宫，杀掉离班、桃仁，从此，这个王朝便改姓“冯”了。

冯跋算是十六国中难得的仁主，他上台后整顿朝政，肃清吏治，轻徭薄赋，重视教育，息兵止戈，北燕终于迎来了二十多年的安定时光。

冯跋还创造了一项吉尼斯记录，他一辈子居然拥有一百多个儿子，当仁不让地荣获中国古代皇帝的“生子冠军”。但令人扼腕的是，他死之后，这一百多个儿子都悉数被杀，制造这个滔天惨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孩子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弟弟冯弘。

太平二十二年（430年）秋，冯跋病危，他命太子冯翼总理政事。冯跋有个宠妃宋氏，她想让自己的儿子继位，便假传圣旨禁止太子入宫，这事被冯弘得知，他带兵入宫，囚禁宋氏母子，双方发生冲突，在冯跋的病床前，一个宫女被射杀，弥留之际的冯跋看到这样的景象，惊恐之余一命呜呼。

冯弘没有把皇位交给太子冯翼，控制朝局的他自立为天王，然后把包括冯翼在内的一百多个侄子全部杀掉，其中包括不少婴幼儿，这样的场景想想都觉得恐怖，冯跋创造了生子的记录，冯弘同样也创造了一个记录，那便是他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次杀掉侄子最多的狠毒叔父。

冯弘以极其血腥的方式夺得了皇位，但实际上他做皇帝后没过几天好日子，因为拓跋焘盯上了他。

延和元年（432年）六月十七日，拓跋焘从平城出发，发兵征讨北燕，一路上势如破竹，北燕十多个郡纷纷归降，很快便将龙城团团围困，这次和当年攻打统万城一样，拓跋焘率领的大部分都是骑兵，对攻城并不擅长，冯弘龟缩在城中，拓跋焘没有太好的办法，他把辽东地区三万多户百姓迁往幽州，然后班师回朝。

拓跋焘接下来采用了蚕食的方法，对北燕发动了数次攻击，每次都斩获不少，北燕的国土眼见一点点萎缩，人口也越来越少，冯弘觉得这样下去难以为继，他派使者到北魏，表示愿意臣服，并许诺将自己的女儿送给拓跋焘做妃子。对此拓跋焘表示附条件同意，这个条件就是要求冯弘将自己的太子冯王仁送到平城做人质。

冯弘和自己的皇后舍不得太子，于是找种种借口不让冯王仁动身，拓跋焘很不满，又想着对北燕动手。冯弘无奈，决定投靠江南的刘宋王朝，他派使者去表示愿意臣服，但刘宋离得实在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除了得到一个虚头巴脑的封号外，冯弘一无所获。

走投无路的冯弘转而又再次向北魏求和，这次他坚决表示要将太子送去做人质，但这一切都太晚了，拓跋焘对他的请求不理不睬，下决心要灭掉北燕。

冯弘不愿坐等灭亡，思来想去，他决定投靠离得最近的高句丽。

大兴六年（436年）六月，冯弘带着宗亲大臣和百姓，逃往高句丽，离开龙城时，他下令焚毁城池，大火烧了整整十天，把宫殿和其他建筑彻底烧成了灰烬，至此，立国二十九年的北燕也在熊熊烈焰中灭亡了。

冯弘被高句丽王高琏安置在北丰（今辽宁新宾县），按说在走投无路时，高句丽伸出援手，冯弘应该感恩戴德，但他非但没有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在当地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俨然还把自己当作皇帝一般。

人最怕的就是找不准定位，高句丽王高琏对此很生气，下令驱散他的卫兵，并把太子冯王仁抓走当人质。冯弘觉得来错了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又派人向偏安江南的宋文帝申请“政治避难”，刘宋还

挺够意思，派了七千人前往迎接，高琏得知此事，觉得冯弘实在太过分，一怒之下将冯弘全家老小统统杀掉了。

杀掉自己一百个多个侄子的冯弘，最后落了个满门抄斩，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如今只剩下一个“北凉”了，拓跋焘原本并没有打算吞并这个巴掌大的国家，因为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很识时务，早早缴枪投降了，他不仅向北魏称臣纳贡，获得“凉王”的称号，还将儿子沮渠安国送到平城做人质，这点表现得比冯弘强得多。

沮渠蒙逊病死后，其子沮渠牧犍承袭王位。

沮渠牧犍和他老爹一样，对拓跋焘毕恭毕敬，他主动将妹妹献给拓跋焘，被拓跋焘纳为右昭仪。拓跋焘对他也不薄，加封他为“河西王”，并把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他，沮渠牧犍本来有正室，但他清楚公主下嫁意味着什么，他将原来的正室迁往外地，确立武威公主为正室夫人。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桩政治婚姻上。

这位武威公主想必长相一般，至少无法引起沮渠牧犍的兴趣，沮渠牧犍对她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天天把她当作菩萨一样供着，双方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此时沮渠牧犍正值青壮年，旺盛的荷尔蒙需要找地方发泄，于是他便和自己的寡嫂李氏好上了，从此冷落了武威公主。

公主脾气上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武威公主将自己老公骂了个狗血喷头。李氏觉得武威公主不会轻易饶过她，为了能与沮渠牧犍继续好下去，她铤而走险，让人往公主饭食中下毒，不知是毒药质量不过关，还是剂量放少了，总之公主虽然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但没有危及到性命。

拓跋焘听闻此事，震怒不已，一边派御医快马加鞭赶到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为公主进行医治，一边严令沮渠牧犍将真凶李氏交出，沮渠牧犍实在舍不得心爱之人，对拓跋焘的要求置若罔闻。

拓跋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罗列了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亲率大军征讨北凉，很快便抵达姑臧城下，走投无路的沮渠牧犍开城投降，立国四十三年的北凉就此灭亡。

北凉的消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五胡十六国时代结束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帷幕。

六　盱眙保卫战

拓跋焘终于成为北方大地的第一人，不过国内的局势并不安稳。平灭北凉六年后，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拓跋焘亲率大军进行镇压，这场起义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它直接引发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太武灭佛。

拓跋焘为何和佛教较劲儿呢？其实原本拓跋焘并不排斥佛教，即位之初还经常请高僧谈佛，后来对佛教的深恶痛绝，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持续增加，这些教徒不用入伍打仗，寺庙也无需上交税赋，使得频繁发动战争的拓跋焘觉得人力和财力越来越紧张。二是崔浩的影响，拓跋焘最信赖的大臣崔浩深信道教，经常在拓跋焘面前说佛教的不好，在他的影响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了佛教。

拓跋焘对佛教的打压是渐进式的，太延四年（438年），他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和尚必须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再次下令，不得私自豢养和尚、巫师在家，如有，要将和尚、巫师交到官府。如过期不交，满门抄斩。

让他最终下定灭佛决心的是盖吴起义，拓跋焘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发现关中地区的寺庙里藏匿着武器，他怀疑僧侣和盖吴有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诏书称“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佛教称作“伪物”，在各地掀起了焚毁佛像、佛经和坑杀僧侣的高潮。

如今各个寺庙香火很旺，信徒众多，但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四位皇帝搞过大规模灭佛运

动，三位皇帝谥号或庙号里都带个“武”字，还有一位是周世宗，因此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了先河，使得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受到了打击。

一代雄主逐渐走向人生的最高峰，然而“盛极必衰”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拓跋焘，转折点是“崔浩之死”。

崔浩是北魏群臣第一人，他历经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朝，在数次关键时刻献出的计策，对北魏军队走向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导致他人头落地的原因是修史，崔浩作为北魏最有学问的大臣，接受了编纂“国史”的任务，他深受儒家的影响，觉得历史就应该秉笔直书，不能玩虚的，于是不仅把拓跋家族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全部写进史书，而且还刻成了石碑公布于众。

这一下炸了窝，本来对崔浩相当不喜欢的鲜卑贵族群起攻之，拓跋焘震怒，下令将崔浩灭门。

崔浩之死，拓跋焘失去了“主心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崔浩死后，拓跋焘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南征刘宋”，这倒不是因为拓跋焘好战，而完全是一次报复行动，因为当时刘宋的皇帝刘义隆一心想着“封狼居胥”，派军解放北方，而且积极付诸行动。

双方的战事是从“口水仗”开始的，拓跋焘听说刘宋积极准备北伐，他修书一封给刘义隆，并送他二十匹北方好马和药，信中表示欢迎刘义隆来北方旅游，路途遥远，刘宋马匹肯定不足，故送一些马给你们，来到北方水土不服，免费给你们一些药，免得半路上病倒了。

拓跋焘看似周到体贴，实际上充满着轻蔑之意，他根本不把刘义隆放在眼里。

刘义隆没有回信，或许在他看来，口头上逞强不算强，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战场上解决问题，于是在元嘉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50年夏天，他下令全国总动员，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北伐，用实际行动来回击拓

跋焘的言语挑逗。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拓跋焘一直以来的作战原则，面对来势汹汹的宋军，拓跋焘并没有选择针锋相对，而是大踏步后退，他准备等待天气转凉，战马养肥后，再转入反击。

终于等到了十月，天凉好个秋，拓跋焘亲率大军全线反击，双方攻守交换，轰轰烈烈的元嘉北伐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现在该轮到拓跋焘发威了，北魏大军兵分五路，一路上势如破竹，“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者不可胜数”。

拓跋焘把“兵贵神速”放在第一位，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能攻克最好，打不下来便绕城而过，彭城、寿阳等军事重镇均未攻克，被他留在了身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拓跋焘已经到了瓜步（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东南），成为第一个饮马长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帝，与刘宋的都城建康隔江相望。

北魏军队在长江对岸大拆民房，砍伐芦苇，摆出一副要造船渡江的姿态。不知虚实的建康城里的百姓，大为惊骇，都开始想着后路，不少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放入箩筐内，准备随时逃命。心气颇高的刘义隆，此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登上石头城，看到对岸黑压压的魏军，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

事实证明，魏军也只是做做样子，面对长江天险，北魏骑兵只能望江兴叹，更何况他们孤军深入，一路重镇不克，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根本无力发动渡江战役，能够安全返回就算不错了。

拓跋焘对此心知肚明，他在长江边的瓜步山度过除夕之夜后，第二天，也就是正平元年（451年）的正月初一，拓跋焘下令北返，“掠居民，焚庐舍而去”。

撤军途中路过盱眙（今江苏盱眙）时，拓跋焘心血来潮，派人进城给刘宋守将臧质和沈璞带了个口信儿，索要一些美酒，臧质派人从城上吊下了两大坛酒缸，拓跋焘让人把封泥剥去，坛塞儿拔掉后，却闻到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原来两个大酒缸里并非盛满美酒，而是两大缸屎

尿。

拓跋焘被激怒了，他下令在盱眙周围筑起长围，将整个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发誓要打下盱眙，生擒胆大妄为的臧质。在全面攻城前，拓跋焘还想着不战屈人之兵，又玩起了口水仗，写信给臧质说，攻城的兵士不是鲜卑人，而是丁零人、胡人、氐人、羌人等，他们战死相当于为我除害，所以不要客气，双方可以放手一战。

臧质并没有被吓住，他在回信中怒斥拓跋焘欺人太甚，刘宋军队一再退让，是因为童谣里所唱的“虏马饮江水，佛狸（拓跋焘的小名）死卯年”，因为卯年没到，所以刘宋军队让开大道，引着魏军到了长江边，如今江水喝过了，卯年也到了，拓跋焘的大限已至，所以别想着能活着回去，被乱兵所杀是一种幸运，倘若被我军俘获，五花大绑到闹市问斩，下场会更为惨烈，所以最好打起精神来攻城，千万别被吓跑了。

看了臧质的回信，拓跋焘气得直哆嗦，他下令做了一个大铁床，上面布满铁蒺藜，表示“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他一定要让不知天高地厚的臧质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魏军向盱眙城发起了猛攻，他们用钩车钩住城楼，想把城楼钩塌，城内军队就用铁环制成的巨型铁链，拴住钩车，然后再让几百名士卒高声呼喊拉住铁链往后牵引，致使魏军的钩车无法后退。入夜以后，守军用大桶把军士从城上放下，砍断了钩车上的铁钩，缴获了钩车。

第二天天亮，魏军又改用冲城车攻城，但城墙坚硬牢固，冲城车每次冲撞，撞下墙土也不超过几升。于是魏军又采用肉搏战术开始攻城，他们把士卒分为几个梯队，轮番往城墙上爬，从城上摔下又继续向上爬，没有一个人胆敢后退，死伤士卒数以万计，尸体堆积得几乎与城墙一样高，但还是无功而返。

北魏军队这样围攻了三十天，仍未攻下，自己士兵却战死过半。这时，赶上军中瘟疫流行。此时军中谣言四起，说刘宋水军已经从东海进入淮河了，彭城宋军已出动，准备切断魏军的退路。

拓跋焘觉得再攻下去，有可能被宋军前后夹击而包了饺子，于是下

令撤围盱眙。魏军将怒气发泄到回师路上，对当地百姓滥杀无辜，他们抓住青壮年就立即斩首或拦腰砍断，对婴幼儿就用铁矛刺穿，然后挥动铁矛以此为乐，简直禽兽不如。

这一场仗打得双方筋疲力尽，两边暂时都消停了下来。

七　冲动是魔鬼

出征归来，拓跋焘的脾气更坏了。

在他生命的晚期，拓跋焘和他爷爷拓跋珪一样，变得喜怒无常，拓跋珪是因为服食过量的“寒食散”，但没有历史记载表明，拓跋焘也是个“瘾君子”。

他的“更年期综合征”最大的受害者是太子拓跋晃。

拓跋晃是拓跋焘的长子，他自幼聪慧，深得拓跋焘的喜爱，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不过按照拓跋珪创立的“子贵母死”的制度，他的生母贺氏被杀掉了。

拓跋焘对这个太子很信任，每次出征时就让拓跋晃监国。拓跋焘南征刘宋时，同样让拓跋晃在都城平城主持朝政。

作为北魏王朝的第二号人物，拓跋晃的权势很大，飘飘然间有些得意忘形，他重用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人，经营庄园，积累财物。为此大臣高允劝谏道：“天地无私，所以才能承载万物，王者无私，所以才能容纳万民。殿下乃是国家的王储，万民的榜样；可现在却营立私田、畜养牲畜，甚至到集市上去与小民斤斤计较。现在外面流言蜚语已经很多啦，早晚对殿下不利。天下乃殿下之天下，殿下富有四海，想要什么没有呢，何必与市井商贩争利？为今之计，不如将田地、庄园以及贩卖的物品，分给贫苦的民众，那就不会有人再诽谤殿下啦。”但拓跋晃并没有听进去。

拓跋晃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些毛病被一个人无限放大，最终将他置于了死地。

这个人就是拓跋焘最宠信的太监宗爱。宗爱得宠，源于一次拓跋焘外出打猎，他带了一批太监，宗爱也在其中，他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恰到好处。拓跋焘看他反应敏捷，做事周到，是个不可多得的奴才，于是把他提拔到自己身边。宗爱施展浑身解数，把皇上的每个毛孔都伺候得舒舒服服。拓跋焘一离开他，就觉得全身不爽，到处疙疙瘩瘩。

拓跋晃对宗爱却相当不喜欢，他所信赖的仇尼道盛更是与宗爱水火不容，在拓跋焘南征期间，宗爱在平城干了不少坏事，他深怕拓跋焘回来后，会被拓跋晃等人举报，所以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拓跋焘刚刚返回平城，他便将仇尼道盛等人所做违法之事添油加醋地向拓跋焘告发。

拓跋焘震怒道：“聚货敛财是太子应该干的事吗？如今四海不靖，文教不兴，国家若亡了，庄园珠宝还会有吗？这都是仇、任二人教唆的结果，拟诏将两人斩首，东宫只要参与的官员，一律处死。”仇尼道盛等人被拖到街市上斩首示众，东宫里的一些官员也被牵连进去。又气又怕的拓跋晃从此病倒，不久后“以忧卒”，仅仅活了二十四岁。

失去方才知道珍贵，拓跋晃死后，拓跋焘经常沉浸在懊悔和追忆中，他追谥拓跋晃为景穆太子。这似乎已经成为拓跋焘生命后期的一个习惯，杀人时非常随意，但事后却又很后悔，但脾气上来还是搂不住火。

此时最担惊受怕的是宗爱，他看到拓跋焘经常因思念太子而以泪洗面，担心有一天，拓跋焘将太子之死的责任算到自己头上，他不愿坐以待毙，在正平二年（452年）二月初五深夜，宗爱带着心腹潜入永安宫，杀掉了熟睡中的拓跋焘。

拓跋焘不会想到，戎马一生的他，没有死在战场上，最后竟死在一个小小的宦官手中。

佛教讲究因果报应，大肆灭佛的拓跋焘，落得如此下场，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呢？

回顾拓跋焘四十五年的人生，总体而言，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壮怀

激烈的一生。他平灭大夏、北燕、北凉，伐柔然，征山阴，降鄯善，逐吐谷浑，统一北方，而且每仗都身先士卒，数次命悬一线，在乱世中堪称一代猛男，连对手刘宋都叹服，说他“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

但如果将拓跋焘仅仅看成只会战场拼杀的一介武夫，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在“文治”方面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拓跋焘是个聪明人，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他也深刻认识到，治理好北魏，光靠砍砍杀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提倡“文教”，在对柔然、大夏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曾提出“偃武修文”的主张，对于不打仗就觉得手痒的拓跋焘，偃武实在是难以做到，但修文却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兴办教育，推动了北魏的“汉化工程”。

战场内外的拓跋焘完全是两个人，战场上他对敌人冷酷无情，但对自己的子民却很宽仁，他喜欢深入百姓中间，体察民间的疾苦，还常常抚恤孤儿、老人，表现得很有人情味。

拓跋焘还有些现代意识，那便是崇尚法制，他挂在嘴边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拓跋焘眼里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从而树立了法制的权威，不过这是把双刃剑，后期拓跋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刑罚过重，杀戮过多，搞得人人自危。

最为人称道的是拓跋焘的节俭，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

拓跋焘对奢靡之风深恶痛绝，在攻破统万城后，他看到赫连勃勃修建的宫殿规模庞大，飞阁连天，对左右的随从们说：“像手掌一样大的小破国家，竟然如此滥用民力！如果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后来有大臣请求增高京城的城墙并且修造皇宫，并说：“《易》

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拓跋焘坚决拒绝，他反驳道：“古人曾说过，‘在德不在险。’赫连氏蒸土筑城却仍然被我消灭了，难道是城墙不够高的原因吗？天下还未平定，正需要民力，建造宫室的事情，我是不做的。萧何的话，说得不对。”

拓跋焘充满了两面性，很难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他嗜血成性，视生命如蝼蚁，但同时却体恤国民，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他最终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正是在他的手上，结束了十六国，将历史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南北朝时期。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中年之后他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暴脾气”的洪水淹没人生的堤坝，或许他会走得更远，也会建立更为恢弘的基业。

性格决定命运，看来所言极是。拓跋焘用一个“无厘头”的结局，告诉人们——冲动是魔鬼！

崔浩：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

他自比张良，屡献奇计，算无遗策，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作为一个汉人，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他完全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四面树敌，最终落了个惨死的下场。他算准了一切，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他用一生的跌宕起伏，告诉世人：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

一　崔氏大家族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农历六月，平城，一辆囚车在北魏都城缓缓前行，宛如公审游街一般。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顶端露出一颗人头，此人白发苍苍，看上去已步入古稀，本已凌乱的头发在风中四散开来，囚车经过的地方不由引起一阵骚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暗暗叹息，还有一些鲜卑人则发出恶毒的咒骂声。

囚车行至南郊刑场，在一个十字路口停稳后，几十个鲜卑兵士居然将尿撒在死囚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顷刻之间，他全身都被浇湿，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刺鼻的尿骚味，只听到这位死囚发出“嗷嗷”的哀叫，声音传到了很远处。百般凌辱后，一道血光闪过，所有的喧嚣都归于沉寂。

这个死囚叫作崔浩，他是当朝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身边的第一“红人”。

红到什么程度？拓跋焘每每遇到问题，直接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因没有提前打招呼，搞得崔浩连正式衣冠都没办法穿戴好，仓促间也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物，只能提供家常便饭，但拓跋焘一点也不介意，常常礼貌地举起筷子，随便吃一口，征询完意见便起身回宫了。而崔浩进

宫见驾，居然可以直接出入皇帝的寝宫。两人看上去不像君臣，倒像是哥们。

这样一个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为何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呢？

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个汉人。

崔浩出身于“清河崔氏”，别看“崔”姓在《百家姓》中并不靠前，但在南北朝、隋唐时绝对是一个大姓，当时所有的北方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李氏和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宗族，被称之为七宗五姓。

清河崔氏能成为大望族，首先要感谢奠基人崔琰，在他之前清河崔氏没有大名。崔琰是东汉儒学大家郑玄的高足，后来成为曹操手下的著名谋士，表现很出色，虽然后来被曹操所杀，但在他的带动下，清河崔氏的地位大幅提升，开始迈向顶级家族的行列。

而真正使清河崔氏达到如此高度的是惨死的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

崔浩死后，崔氏依然保有强大的影响力，唐代崔氏有二十三人做过宰相，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时，把崔氏列为第一。这让唐太宗李世民很生气，大怒道：“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也无人才，凭什么排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下令将李氏排到第一位，让崔氏退居到第三位，即便如此，崔氏依旧是士族高门。

清河崔氏能获得这样的地位，除了人才辈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永嘉之乱后，不少北方大族都逃到了南方，当时东晋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都是从北方跑过去的，但崔氏却留了下来，崔浩的祖父崔悦在后赵当官，崔浩的父亲崔宏则在前秦为仕。

崔宏是崔氏一族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从小才智过人，被称为冀州神童。在前秦为官时，崔宏就表现出很强的能力，深得苻坚大帝的弟弟阳平公苻融的信任，经常向他请教。苻坚知道他很有才干，征召他入朝为太子舍人，崔宏以母亲生病为由谢绝，后改任为著作佐郎。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败亡，树倒猢狲散，官员们纷纷收拾细软，四散去避难，崔宏也成为逃难大军的一员，他的首选是江南的东晋，毕竟他是一个汉人，虽然一直在前秦为官，但骨子里对东晋王朝很是向往。

可天不遂人愿，崔宏带着族人走到泰山附近时，被盘踞在当地的丁零人所建立的“翟魏”政权“截流”，崔宏没办法只好留在翟魏当官。不久一代战神后燕皇帝慕容垂消灭了翟魏，崔宏又来到后燕继续当官，慕容垂对他很看重，封他为吏部郎、尚书左丞。

但没过几年安稳日子，慕容垂死后，后燕被拓跋珪的鲜卑铁骑碾得粉碎，崔宏又一次出逃，《魏书》记载：“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谴骑追求，执送于军门。”玄伯就是崔宏，后来为了避孝文帝元宏的名讳，史书上将崔宏都称为崔玄伯，就是说，崔宏逃到了海边，但由于他名声很大，拓跋珪派人将他追回，崔宏只得来到北魏继续仕途生涯。

十几年的时间，崔宏先后在前秦、翟魏、后燕、北魏四国为官，如果说一个人历经四朝已属不易，但分别在四国为官更为罕见，而且在四国都受到认可和重视，足见崔宏的才干确实不一般。

时光不等人，崔宏眼见投奔东晋希望渺茫，决定踏踏实实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效力。拓跋珪同样很重视他，任命崔宏为黄门侍郎，与张衮执掌机要。

崔宏感恩图报，为新生的北魏制定官制、朝仪、律令等典章制度，因此他成为北魏由游牧走向封建化最早的设计师之一，甚至连“魏”这个国号，也是在崔宏竭力建议下，最终被拓跋珪所采纳的。

拓跋珪经常召崔宏询问古今旧事、帝王制度。崔宏对历史很有研究，他分析历代兴衰的原因以及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智慧，这是拓跋珪迫切需要的，也让这位北魏开国皇帝感到很是解渴。

除了学识和才干出众，崔宏身上还有种很可贵的品质，便是简朴。他虽深得皇帝信任，但心里明白越是这样越要自律。崔宏一辈子对钱财

看得很淡，他不置产业，以至于家中空空如也，上下朝不用“公车”，都是步行而至，他的母亲年过七十，每顿饭都是粗茶淡饭，没吃过豪华大餐。有些人觉得他表现得有些过了，但崔宏不为所动，永葆着清廉本色。

崔宏以他的才干和清廉，赢得了拓跋珪的高度信任，封他为白马侯。拓跋珪在生命后期，由于滥服寒食散，变得性情暴躁，许多大臣受到他的斥责或处罚，但他对崔宏却很尊重，始终没有谴责过。

崔宏的正直清廉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杀死，拓跋绍为了收买人心，拿出大量财物锦帛赏赐群臣，所有人里只有一个大臣拒绝接受，便是崔宏。

拓跋嗣杀掉拓跋绍登上皇位后，对德才兼备的崔宏更是看重，他设置八大人官，总理朝政，又称“八公”，而崔宏位列“八公”之首，被任命为天部大人，进封白马公。

泰常三年（418年），崔宏得了重病，拓跋嗣非常关心他的病情，派近臣前去探视，一夜数次往返。崔宏死后，拓跋嗣给他极高的殊荣，下诏丧礼完全比照亲王的规格办理，郡臣及各附属国头领都要参加葬礼，并诏令除亲王外，所有人都要为他送葬。

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作为一个汉人，崔宏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北魏“活神仙”

令崔宏颇感欣慰的是，他自身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还生下了一个更厉害的儿子，崔浩将自己老爸创造的高度又向上提升了不少，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崔浩出生于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年），从这个时间推断，他的父亲崔宏应该还在前秦为官，因此崔浩很可能诞生于前秦的都城长安。

崔浩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美到什么程度呢？《魏书》里说：“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想必长得面容俊秀，皮肤白皙，手指

纤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好听一点可以称之为“小鲜肉”，难听一点则有些“娘炮”。

长得如此漂亮，崔浩却没有后来兰陵王高长恭那两下子，无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只有靠学识和才华出人头地，所以崔浩从小十分喜欢读书，史载：“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从这段记载来看，崔浩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没有死读书读死书，特别是他对神秘的阴阳术数钻研很深，看上去有些偏科，但恰恰是这些学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

崔浩十几岁时跟随父亲从后燕到了北魏，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拓跋珪调他到身边当文字秘书，先后担任给事秘书、著作郎等官职，这段时间他只是默默无闻做一些文字工作，历史上没有记载有什么突出表现。

当时正值拓跋珪统治的中后期，这位北魏开国皇帝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朝臣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生怕惹上祸端。但崔浩却不一样，他经常恭勤不怠，有时甚至吃住都在宫中，这事被拓跋珪知道后，很欣赏他这份敬业精神，为了表示嘉奖，亲自派人给崔浩送宵夜，这也是拓跋珪时期，崔浩为数不多能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崔浩真正开始显山露水，是在接下来的拓跋嗣时期，这位北魏的第二任皇帝和崔浩有个共同的爱好——占星。崔浩从小精心钻研的阴阳之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有次皇宫里发现了一只兔子，宫禁森严，围墙也很高，兔子应该没有机会混入宫中。按说这是件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但颇为迷信的拓跋嗣找来崔浩让他掐指算算，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崔浩算后说：“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就是说这预示着邻国将进献嫔妃，是一个吉兆。

没过多久，后秦皇帝姚兴果然将西平公主嫁于拓跋嗣，拓跋嗣觉得太神奇了，从此对崔浩刮目相看。不过到底崔浩真是个料事如神的“活神仙”，还是他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这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样的玄乎之术只能偶尔为之，并不具备持续性，要想在仕

途上更进一步，自身必须要有几把刷子，这对崔浩来说并非难事，自从走进拓跋嗣的视野后，他很快便显出高人一筹的预判和谋划能力。

崔浩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迁都”。

北魏建国后，都城一直在平城。为何拓跋嗣要琢磨迁都呢？主要原因是在神瑞二年（415年），平城周边遭遇早霜，致使谷物歉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周边的云中、代郡的许多百姓饿死，不少大臣提出在平城无法继续待下去，应该将国都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

邺城最早是袁绍的老巢，后来曹操将其定为自己的都城，接着后赵的石虎也看上了这块宝地，将国都由襄国迁到邺城，所以邺城不是一座普通的小城，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因而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后，拓跋嗣颇为心动。

但迁都是大事，甚至关乎国运，拓跋嗣向群臣征求意见，大部分朝臣同意迁都，只有崔浩站出来，大声说了两个字——反对！

崔浩的理由有三：一是汉人一直以为鲜卑人多如牛毛，所以不敢反抗，南迁后必然暴露拓跋部人少的问题，这会让汉人和其他部族蔑视鲜卑人，搞不好会起来造反；二是南迁后，北方的柔然会乘机而入，到那时想回师救援，由于中间隔着恒山，根本来不及；三是如不迁都，即使南方发生了变乱，也可以轻骑南出，敌人不知虚实，必然会望尘畏服。

简单地说，北魏应该“立足平城，防备柔然，遥摄中原”，崔浩不单单讲出了反对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是为北魏未来的发展描绘了蓝图，和当年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有一比。

崔浩同时表示，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熬过了冬天，春天草木新发，粮荒就会大为缓解，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则完全能够挺过难关。

拓跋嗣觉得崔浩确实站得高望得远，但他还有一丝担心，便是如果挺不到明年春天，该如何是好？崔浩说：“陛下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年庄稼仍然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

拓跋嗣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一些重度贫困户分散到各州就食，下令汉民每户出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果如崔浩所料，第二年收成很好，百姓吃饱了饭，人心逐渐安定，一场劫难就此过去。

拓跋嗣对此很高兴，既没有兴师动众迁都，又成功挺过难关，于是对崔浩大加封赏，赐御衣一套，绢五十匹，锦五十斤，更为贴心的是，还赐小妾一名，崔浩财色双收。

崔浩虽然逐渐取得拓跋嗣的信任，但尚没有到让拓跋嗣言听计从的地步，不过事实证明，只要拓跋嗣不听崔浩的，总会遭遇到挫折。

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后秦时，向北魏借道，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议该如何是好，大部分人认为刘裕此举目的不纯，不排除灭掉后秦后对北魏有所图，所以不仅不能借道，还应该出兵和刘裕拼了。

又是崔浩一个人站出来说：“借！必须要借！”这次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北边的柔然不断侵扰，国内又缺乏粮草，自顾不暇，为何还要管别人闲事？二是刘裕兵精将勇，后秦朝不保夕，但刘裕攻占长安后，不可能久居关中，如果他弃守关中，北魏可以不劳而获，坐收渔利。

高！实在是高！因为此后形势完全按照崔浩的预想发展。

只可惜拓跋嗣这次没有站到崔浩一边，他令司徒长孙嵩带着十万人驻守黄河之北，派出一些骑兵跟随刘裕大军，密切监视，形影不离，搞得刘裕感到很不爽，一气之下使出独门战法“却月阵”，将魏军打得丢盔卸甲，损失惨重，听闻魏军大败的消息，拓跋嗣后悔不迭，恨自己没用崔浩之计。

刘裕很快兵临潼关，这次拓跋嗣学乖了，他专门把崔浩找来请他分析形势，崔浩认为后秦必败无疑。

拓跋嗣给崔浩讲了他的想法，欲借刘裕北伐之际，南下攻打东晋。崔浩认为时机不成熟，因为北魏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良将，根本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刘裕灭掉后秦回师后，一定会取代前主，可以坐而待之。

这次拓跋嗣不敢不听，对崔浩的意见全盘接受。

没过几年，又发生一件离奇的事情，更让拓跋嗣对崔浩刮目相看。泰常三年（418年）彗星光临地球，当时没有天文望远镜，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出现这样的奇象，一般被认为是大凶兆，天下将出什么大事。于是拓跋嗣召集群臣开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拓跋嗣对群臣说道："现在天下没有统一，各方势力相互对峙，这次灾难的征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我很害怕会发生在我们国家，各位可以大胆地说说。"皇帝这样开诚布公，按说群臣应该畅所欲言，但无奈大臣们都不懂天象，纷纷推荐崔浩来回答。

恭敬不如从命，崔浩说道："在以前的记载中，凡是灾难之兆都是因为人而起，人要是没有过错也不会发生这种征兆，就现在各国来看只有晋朝的皇帝比较弱，而他的大臣刘裕手里掌握着大权，想必晋朝很快会被刘裕推翻。"

"神算子"又一次言中，泰常五年（420年），刘裕废掉了东晋皇帝，自己篡位称帝。这个消息传来，拓跋嗣觉得崔浩实在厉害。

刘裕只做了两年皇帝便驾崩了，拓跋嗣闻讯大喜，他一直想夺回被刘裕占领的故地，但由于忌惮刘裕而不敢动手，如今机会终于来到了。

没想到，崔浩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以"礼不伐丧"为名，建议拓跋嗣放弃南征的想法。实际上，这只是崔浩找的一个理由，他认为刘裕刚死，刘宋人心未散，如果出兵南征，他们必定齐心迎战，魏军不一定能战胜敌手。刘宋现在强臣争权，一定会发生内讧，到那时再发兵出征，就可不劳士卒，坐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觉得好不容易等到刘裕死了，要继续等到刘宋生乱，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于是有些不满地对崔浩说："刘裕正是趁着姚兴新丧，出兵攻打后秦，使其灭国的，刘裕现在死了，我怎么不可以出征呢？"崔浩解释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后秦皇帝姚兴死后因两子发生纷争，刘裕看到这个情况才出兵征讨。但一心想南征的拓跋嗣根本听不进去。

第一波的争论结束，皇帝定了调子，出兵肯定是要出兵。下一个面

临的问题是该如何打，是先攻城还是抢地盘，在这个问题上，崔浩与大将奚斤等人又发生重大分歧，奚斤认为应该先攻城，占了地盘但却拿不下城池，感觉相当于没打。但崔浩却认为刘宋军队擅于守城，所以不应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应分兵略地，占领广大地盘，将滑台、虎牢等据点孤立起来，使其与刘宋军队断绝联系，最后定会不战而胜。

遗憾的是崔浩又一次成为少数派。

这次南征的结果，还真让崔浩说中了，拓跋嗣派遣大军虽然收复了一些地方，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特别是攻打滑台、虎牢时，遇到顽强反抗，魏军尸体堆得和城墙一般高，可以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北魏因此元气大伤，不久后拓跋嗣也驾崩了。

北魏王朝接下来迎来了一位杰出君主——拓跋焘。他能登上皇位，崔浩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拓跋嗣经常有小病缠身，屡屡看见怪异东西，于是他派宦官秘密地问崔浩说："朕已病了好几年，医疗救治倒也无大损害，但始终担心一旦不行了，诸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呢？"

崔浩知道这是征询立储事宜，拓跋嗣有七个儿子，长子是拓跋焘，但拓跋嗣更喜欢次子拓跋丕，所以他在到底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既然皇上如此信任自己，他直言不讳建议道："皇长子焘年纪将满十二岁，聪慧敏睿温良谦和，众情所系，现在登上储君的位置，那是天下的幸事。立子以长，礼仪所定。如必须等到他们都成人了然后再择储君，倒错天伦，则会生出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兴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

拓跋焘由此被立为太子，后来顺利登上了皇位。

三　正确少数派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浩总是站在群臣的对面，而且屡说屡中，自然引发了不少大臣的忌恨，趁着新君即位，他们集体发难，要求罢黜崔浩官职。拓跋焘虽然知道崔浩才干突出，但为了平息众怒，稳定朝局，不得不让崔浩暂时赋闲在家。不过，离岗不离责，拓跋焘遇到什么重要

问题，还是召他来商议。很快就有了一个大难题摆在群臣面前。

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志向的拓跋焘，在打掉柔然人的威风后，不知下一个该收拾谁？此时恰值大夏国的皇帝赫连勃勃刚死，拓跋焘倾向于攻打夏国，但老臣长孙嵩一干人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夏都城统万城城高墙坚，很难攻克，如果柔然乘虚而入，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

崔浩又一次站到了这些人的对面，他力主先打夏国，看到自己势单力薄，只好使出最擅长的“占星术”，这方面他是绝对权威，他说：“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就是说，上次出现这样的星象，西边的秦朝亡了，如今再次出现，则预示着西征必定会获胜，这是上天的旨意，千万不能错过。

崔浩既然把这个问题上升为“天意”，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更何况崔浩曾经凭借星象成功预测过姚兴之死和刘裕篡位。

崔浩的建议正合拓跋焘心意，他亲自率军攻击夏国，第一次征伐初战大获全胜，打得夏国皇帝赫连昌躲在统万城里不敢露头，拓跋焘抄掠一番后班师回朝。第二次征伐拓跋焘改变策略，故意示弱，引蛇出洞，将夏军引出城来。就在双方马上要短兵相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沙尘暴，拓跋焘身边的宦官赵倪进言道：“现在风沙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

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随军的崔浩站出来厉声斥责赵倪道：“我军千里而来，破敌之策怎么一日内说变就变，敌人前后军已经脱节，正是歼灭他们的好机会。刮风下雨，要看人如何利用，凭什么就说对我军不利！”

拓跋焘觉得崔浩所言有理，于是不惧风沙，全力反攻，夏军支撑不住，全线崩溃，统万城失陷，赫连昌亡命上邽。

崔浩再一次成为“关键先生”。

他很快又成为“少数正确派”。拓跋焘平灭夏国后，接着想彻底解决柔然问题，这个被拓跋焘贬称为“蠕蠕”的游牧民族很是讨厌，利用游击战术搞得北魏不得安生。

拓跋焘出兵柔然的想法，遭到群臣的集体反对，包括他的乳母保太后。他们担心南边的刘宋会趁机北进，这样北魏被夹在中间，首尾难顾，会陷入不利境地。

崔浩又一次站到拓跋焘一边，他说：“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没有恢复，无法构成致命威胁。夏国已经大败，气数已尽。蠕蠕气焰嚣张，常口出狂言，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大获全胜。”

崔浩分析得有理有据，完全说到了拓跋焘的心坎上，但无奈反对力量过于强大，拓跋焘决定来一个公开辩论再行定夺。

正方主辩是崔浩，反方的主辩是原来夏国的太史令张渊，他之所以被众多朝臣推出来，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神算子”，对星象阴阳颇有研究，年轻时他在前秦当官，预料到苻坚攻打东晋必败，所以极力劝阻苻坚，但苻坚不听，后来的结局完全如张渊所料，因此而名声大噪。

张渊对这场辩论做了充分准备，他知道崔浩最擅长拿星象说事，所以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上来就说：“今年是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

崔浩针锋相对道：“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时，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罚，对内是将死囚绑缚闹市处死，对外则是出兵讨伐有罪之国。今天出兵，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一看拿星象说事根本就不是崔浩对手，只好说道：“蠕蠕所处的都是蛮荒之地，即使占领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作臣民驱使，根本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说来说去，就是三个字——不能打。

崔浩觉得张渊已经理屈词穷，说道：“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就是说，张渊作为太史，说天时、说天意是他的本职工作，即使说错了，也无可指责，但是说人事、说形势，却不该是太史应该说的了。然后逐条进行反驳道：“蠕蠕本来是我们的藩属，后来却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诛杀叛贼元凶，收服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蠕蠕所居漠北之地，水草丰美，夏天可以将我们的牛羊向那里迁移。况且柔然数年入境侵边，造成百姓惊恐不安，如果不乘虚攻之，破灭其国，到秋天后，他们还会南下，让我们睡不着觉。”

崔浩虽然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他却得理不让人：“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辨深通天文，能够预知胜利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无能，如果知道了却不说，则是不忠。”

张渊当年确实没看出来，自然也不会提醒赫连昌，而恰巧早前被俘的赫连昌也在辩论会现场，这让张渊感到有些无地自容。

居中裁判的拓跋焘宣布获胜方为正方的崔浩，他对群臣说：“朕的决心已定！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今天我算相信这句话了。”

但是单靠嘴皮子，还是难以打消众人的疑惑，拓跋焘让崔浩给群臣们做做思想工作，将出兵的道理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崔浩对群臣说：“刘裕当年很凶悍，但得到关中之地，尚且守不住，现在的刘宋王朝怎么会在我国政治清明、军队强盛时自投罗网呢？即使把黄河以南的土地送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既然守不住，他们就不会来。而蠕蠕觉得距离我们遥远，认为我军不会长途奔袭，所以根本就不会设防。夏天的时候，他们分散放牧，秋天则聚集在一起，南下进行抢掠，而此时正值夏日，是最佳出兵时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必然惊慌失措，四散逃去，我们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个心头之患。”

思想工作算是做到家了，但还是有人心存担忧，“天师”寇谦之要随军出征，他心里担心此战凶险，便私下问崔浩说：“此次出征，真的能打胜吗？”崔浩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必胜无疑！但恐诸将前后顾

虑，不能乘胜而入，可能未必会获得全胜。”

什么叫作“算无遗策”，看看崔浩的表现就可知道。

神□二年（429年）夏天，拓跋焘率大军亲征柔然，魏兵长驱直入，宛若神兵天降，柔然一点防备也没有，只能仓皇逃命，魏军斩获巨大，拓跋焘从今天的蒙古国一直向西杀到阿尔泰山东南，“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可谓所向披靡，大获全胜。

不过如崔浩所料，北魏众将深怕遇到埋伏，劝说拓跋焘见好就收，只有寇谦之想起崔浩所言，力劝拓跋焘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解决柔然之患。

拓跋焘最终还是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带着大量战利品班师回朝。后来才知只需前进两天，就可以将柔然残部全部消灭干净，拓跋焘后悔不迭。而众人所担心的刘宋乘机出兵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自始至终南边的边境显得非常安静。

之后，崔浩再一次站出来单挑众人，事情发生在平灭“北凉”前。

出兵柔然后，拓跋焘接着率军灭掉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北凉还在苟延残喘，按说以当时北魏的实力，灭掉北凉并非难事，但此时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席话，让拓跋焘心里犯起了嘀咕。

此人叫作李顺，拓跋焘对他很信任，派他作为自己的特使先后出使北凉十二次，因此他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被誉为“北凉通”，所以在这个问题，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不过此人有些贪财，作为使者他多次参加北凉国君沮渠蒙逊的宴会，酒后沮渠蒙逊说了不少对北魏不敬的话，他害怕李顺将这些话向拓跋焘汇报，便送给李顺很多金银财宝，“收人钱财，为人消灾”，李顺不仅没有向拓跋焘如实禀报，还找机会帮着北凉说话。

拓跋焘召集群臣商议出兵北凉事宜，李顺又一次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北凉之地，遍地是枯石，没有水草，都城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数丈，到春夏天气变暖，积雪融化，从山上流

下来，形成河流，当地人就引雪水入渠来灌溉农田。如果北凉人听说我们大军到来，一定会掘开河坝，让水流尽，我军的兵马就会无水可喝，姑臧城方圆百里之内，寸草不生，我军难以持久。”

“砖家”有时候挺可怕，特别是贪财的“砖家”，他可以凭借信息的不对称而满口胡言，而且大言不惭。

李顺是第一号北凉权威，他这样一说，不仅拓跋焘心里打起了鼓，其他大臣也都跟着附和，觉得还是暂不出兵为好。

又该崔浩出场了！

他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能繁殖？况且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所以李顺说得不可信。”

权威最怕被挑战，李顺大声说道：“耳闻不如眼见，我亲眼所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呢？”看着有些恼羞成怒的李顺，崔浩并没有退却，非常轻蔑地说道：“你怕是收了北凉人的钱财而替人说话吧，我没有亲眼看到，难道就能欺瞒我？”

双方对此争执不下，一个是“北凉通”，而另一个是“神算子”，现在该拓跋焘犯难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相呢？对北凉到底是征伐还是罢兵呢？

一连串的问号充溢在拓跋焘脑中，群臣散去，振威将军伊馛故意留下来，他对拓跋焘说，如果按照李顺所说，凉州遍地是荒石，没有水草，那北凉何以立国，而且感觉活得还挺不错。

一语点醒梦中人，拓跋焘想想也是，如果像李顺说的那般荒凉，北凉早就灭国了，还用得着自己出兵吗？

拓跋焘就此决定心意。

太延五年（439年）夏天，他亲率大军征讨北凉，到达姑臧时，发现李顺简直就是一个“大骗子”，城外水草丰美，根本就不是蛮荒之地。

他在给太子拓跋晃写的信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从地下涌出，在城北汇合，水势如同大河。”

拓跋焘庆幸听了崔浩的意见，他对随军出征的崔浩说：“你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崔浩表示：“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拓跋焘成功灭掉北凉，露馅的李顺命运可想而知，三年后，他奉旨赏赐大臣时接受贿赂被人告发。此时崔浩又旧事重提，他上表说：“顺昔受沮渠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拓跋焘大怒，新罪旧罪一并处罚，将李顺处死。

崔浩以他神奇般的表现使得拓跋焘彻底折服。

拓跋焘对他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祖父与父亲，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于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有不能采纳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这话可谓“推心置腹”，很难想象出自拓跋焘之口。

拓跋焘让作曲家制作歌颂诸位重臣的歌曲，其中对崔浩的颂词是“智如崔浩”，高度评价了崔浩的智商，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但这哪里是能学得来的。

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拓跋焘指着崔浩对归降的高车酋长说：“你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胜过百万甲兵，战前犹豫不决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一向狂妄的拓跋焘居然变得如此谦虚，不过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确实是有感而发。

拓跋焘对崔浩的信任后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百官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才可实施。”

一句话，崔浩成了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

四　《国书》大谜案

然而一切都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这个夏天戛然而止。“如鱼得水”的崔浩，突然被拓跋焘扔到了岸上，落了个凄惨无比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北魏王朝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暴扬国恶”，就是说崔浩主编的《国书》写了不少不该写的东西，让拓跋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曝光于天下。

北魏修史要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他令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后来因邓渊之死，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明元帝拓跋嗣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

常言道：“盛世修史。”志得意满的拓跋焘为了让后世子孙铭记他的丰功伟业，于是下令编修国史。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他任命崔浩为司徒监事，担任总撰稿人，带着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续修国史。

崔浩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动笔前他特意请示拓跋焘，让皇上明确修史原则，拓跋焘给出的指示是四个字——“务从实录”。就是说，真实地还原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就如实地记录在史书中。

崔浩坚决贯彻落实拓跋焘的指示精神，他带着写作班子秉笔直书，把该写的不该写的通通写进了史书。完成任务后，崔浩颇为得意，参与写史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头上，以向天下展示崔浩的才华以及如何“秉笔直书”。

闵湛和郗标都是“马屁精”，崔浩曾经注解过《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时闵湛、郗标向拓跋焘上疏说：“马融、郑玄、王素、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所著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投桃报李，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让他们加入了写史班子。

如果崔浩拒绝刻史于石的建议，将所编修的史书藏于深宫，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关键时刻崔浩的耳根子软了，因为这两人平日里把崔浩拍得很舒服，崔浩不加犹豫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国书》的实际撰稿人之一高允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这一套，我担心日后一不小心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向他说了建立碑林的想法，拓跋晃表示支持，下令在平城郊外开工建设这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文化工程。

说它“规模庞大”，是因为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余步的庞大石刻群。而这些石头本地并没有，需要从外地开采运来，同时对石块的要求也很高，每块高不低于一点二米，宽不少于一米，石质要细腻，色泽也要统一，把石块运来要精心打磨，调动各地工匠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将《国书》和经书一个字一个字刻上去，大约有二百多万字，可见工程量之大。据记载，整个工程动用人力达三百万，耗时三年多。

碑林的落成，成为当时平城一件极为轰动的事件，人们争相去看，从这些石刻里才知道，过去不少关于拓跋氏的“八卦”，居然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于是人们在石碑前指指点点，搞得整个平城议论纷纷。

碑林建成时，拓跋焘正在南边和刘宋打仗，等他出征归来，看到鲜卑贵族们人人义愤填膺，说起崔浩都咬牙切齿，强烈要求严惩崔浩。拓跋焘去碑林亲自调研一番，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平息众怒，他命人收捕崔浩及其同党，审查罪状，在拓跋焘的质问下，崔浩承认为编修国史选拔著作令时曾收受过贿赂。拓跋焘一听，这还得了，不仅“暴扬国恶”，居然还收黑钱，震怒之下下令将崔氏一族灭门。

到底崔浩编纂的史书记载了拓跋氏的什么丑事，让鲜卑贵族们如此痛恨？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因为石碑早已毁灭，无从知道上面到底刻了什么。《魏书》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就是说写得过于详细，记载了不少避讳，其他史书则更加语焉不详。

所以关于到底写了哪些不应该写的，说法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便是史书中说鲜卑人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李陵是西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派他出击匈奴，他带领的八千人马被八万匈奴大军包围，力战不支，最后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终老一生。

《南齐书》记载：“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为什么鲜卑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黄帝的后代。

《魏书》里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就是说，鲜卑人的祖先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人，在他们看来，崔浩编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将鲜卑人祖先“严重降格”，搞成了是汉人和匈奴的混血儿，而这两个民族一直被鲜卑看不起，鲜卑贵族当然不会买账，认为崔浩是“欺师灭祖”。

这只是“暴扬国恶”中的“一恶”，想必还有不少让鲜卑人无法接受的“恶”。柏杨先生认为，“暴扬国恶”的“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这个任何人不敢透露半点风声的避讳，是因为一个人——拓跋珪。

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拓跋焘的祖父。据《魏书》记载，他是北魏的前身“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的孙子，在拓跋什翼犍被自己儿子拓跋寔君杀死后，拓跋珪成功复国并靠自己的雄才大略使得北魏称霸一方。

崔浩在史书中可能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便是拓跋珪根本不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而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和自己的儿媳好上了。更为惊人的是，将拓跋什翼犍逼上绝路的不是拓跋寔君，这个和“弑君”同音的人物是被虚构出来的，真正的元凶正是拓跋珪。

虽然曝光了不少拓跋氏的丑事，但崔浩的死确因这个吗？历史上对此颇有争议，不少人觉得“国史之狱”充满诡异的气氛，一是编纂和石刻《国书》非一日之功，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在此中间，包括拓跋焘在

内，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一下子就给崔浩惹来了杀身之祸。二是史书对整个过程记录甚少，感觉是在故意遮掩，特别是在《魏书·崔浩传》中，对改变传主命运的这个重大事件的经过没有交代，只说："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更重要的是崔浩只是一个挂名主编，真正编纂史书的高允等人最后却平安无事。

高允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事发后，太子想让自己的父皇饶恕高允，便带着高允去见拓跋焘，请求他能恕罪。拓跋焘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说："《太祖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纪》《今记》是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是总编，所以具体内容主要是我写的。"拓跋焘一听这话，气愤地对太子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大，你说怎么饶？"但拓跋焘最终还是饶恕了高允。

后来拓跋焘想把涉及《国书》案的人都满门抄斩。高允又为此请求拓跋焘从宽处理。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假如另有罪行，这不是我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这种罪不应该判处这样重。"拓跋焘看高允这样得寸进尺，一时气得又想杀他。但后来还是听从了高允的意见，于是只将崔浩满门抄斩，其余人都只斩本人。

从拓跋焘和高允几次谈话中，可以得出几个判断，一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崔浩所写，他充其量是个挂名主编；二是书中的内容远远不到应该杀头的地步。拓跋焘最后杀掉了崔浩，却放过了一些真正的作者，使人感觉他似乎只是把《国书》当作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崔浩。

五　满眼皆仇敌

拓跋焘为什么处心积虑除掉自己最信任的崔浩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崔浩的死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颇为重要，那便是崔浩个性过于张扬，平日里树敌过多，每个人都等待着收拾他的机会，墙倒众人推，"暴扬国恶"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细数起来，崔浩主要得罪了三类人：同僚、贵族和太子。

“算无遗策”的崔浩经常成为“关键先生”，不可否认，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有超强的战略眼光和预判能力，但同时他恃才自傲，狂妄无比，在他眼里只有皇帝拓跋焘，视他人于无物。

“羡慕嫉妒恨”，他才华高到使其他大臣突破了前两个阶段，对他只剩下了“恨”，可惜的是，崔浩的情商远低于智商，他依然不加收敛，说话通常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经常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而且得理不饶人，虽然他在朝堂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是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和这些朝臣们斗了一辈子，先是和长孙嵩斗，后来和刘洁、李顺斗，这样的争斗不单单是政见之争，而是充满着血雨腥风。

譬如崔浩和刘洁的冲突，刘洁虽是匈奴人，但深得拓跋焘的信任。在是否征伐柔然的问题上，他和崔浩发生了分歧，刘洁不同意北伐，最后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刘洁便怀恨在心，假传命令更改各路大军会师时间，使得拓跋焘孤助无援，陷入险境。他这样做，是想让拓跋焘放弃这次行动，并怪罪于崔浩。

不过拓跋焘没有听他的，说战事失利是因为诸将该到未到，不是崔浩的错。崔浩知道是刘洁搞的鬼，派人暗地调查，最终将刘洁的阴谋禀报拓跋焘，拓跋焘大怒，下令将刘洁和他的同伙夷三族。

在平灭北凉的事情上，崔浩和李顺又发生争执，最后搞得李顺掉了脑袋。崔浩死后，拓跋焘对李顺的堂弟李孝伯说：“李顺虽然误国，但朕本意并不想杀他，崔浩恶语中伤，致使朕非常恼火，杀你堂兄的，就是崔浩。”

同僚对崔浩的厌恶之情早就有之，就在拓跋焘登基之初，不少大臣一同发难，要求罢黜崔浩，拓跋焘为了息事宁人，让崔浩暂时归家闲居，后来等风头过去，才又让崔浩出山。

崔浩常自比张良，甚至觉得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两人确实颇为相似，但要论人生智慧，崔浩实在差得太远，他显得过于高调，甚至有些跋扈，走着走着似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最后听从闵湛等人的建议，将国史和自己所注的“五经”刊刻

在石上，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得罪同僚，与得罪鲜卑贵族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要知道北魏王朝是鲜卑人建立的，汉人反而是“少数民族”，严格地说，两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根本不具备分庭抗礼的可能性。

崔浩起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端倪。

崔浩年轻时经常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有次，一个叫作冯汉疆的人死了，他的家属来请崔浩写墓志铭，崔浩一听这个名字，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照实写，恐怕要出大问题，因为“疆”是“强”的古写体，“汉疆”连在一起就成了“汉族强大”，一个鲜卑王朝的官员敢直言“汉族强大”，那还了得。

怎么办呢？这点小事完全难不倒“智多星”，他把“汉”改成了“代”，也就是说将“冯汉疆”变成了“冯代疆”，一字之差，意思却完全变样，因为北魏的前身是“代”国，这样一改，便成了“代国强盛”，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使得鲜卑人很高兴。

不过，作为“清河崔氏”头面人物，崔浩掌权后，便抑制不住重振汉人门阀望族的冲动，他提出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汉人王朝评定世家大族的做法，整顿官员品级，辨明官员姓氏和出生家族，说白了，就是想在北魏王朝恢复门阀士族制度。

神□三年（431年），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令：“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

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崔浩的意思，因为里面说到治理国家需要启用合适的人才，认真探访考察，公推的真正人才是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这些人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崔浩让朝廷重用他们，实际上就是将北魏的权力交给了世族。对于门第观念很重的崔浩来讲，这应是他毕生的理想。

但这样的改革受益者是极少数人，鲜卑贵族的地位受到挑战，而广

大出身卑微但有志建功立业的中下层人士更加看不到希望，受损方远远要大于受益方。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此人是崔浩的表弟，同样出身于北方世族大姓范阳卢家的卢宏，他劝阻自己的表哥说：“重大制度的确定要因时制宜，不可太造次，赞成这样做法的，能有几人？希望三思而后行。”但崔浩根本听不进去，卢宏觉得“浩败颇亦由此”。

崔浩搞“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一套让鲜卑贵族炸了锅。这些人靠打仗杀人起家，祖上更是养马放羊出身，根本没有受到教育，大字不识几个，几乎等同于文盲，崔浩这样做，在他们看来，分明就是“釜底抽薪”，要活生生夺走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无奈崔浩后面有个拓跋焘，面对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他们暂时还不好发作，但鲜卑贵族对崔浩恨之入骨，等待时机欲除之而后快。

鲜卑贵族很快便抓住崔浩的一个把柄。

崔浩的弟弟将女儿嫁给一个叫作“王慧龙”的人，此君属太原王氏，这个家族选择了在永嘉之乱后南渡，位列名门望族之中，按说这桩婚事属于门当户对，但因王慧龙是从南朝逃到北魏的，所以有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觉得他不是真正的王家子弟。

怎么判断呢？崔浩经过调研后知道，王家有个独特的家族特征——酒糟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由此可见这家人鼻子酒糟得足够厉害。崔浩一看王慧龙的鼻子果然硕大无比，几乎占了整个脸部面积的一半，打个嚏喷就像下雨一样，据此，崔浩认定王慧龙是如假包换的正牌王家子弟。

鉴定完毕也就罢了，令鲜卑贵族无法忍受的是，崔浩逢人便讲：“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这让本来就极不喜欢崔浩的鲜卑贵族更加生气，如果汉人是贵种，那鲜卑人是什么，难道是贱种不成？鲜卑贵族推举长孙嵩为代表去拓跋焘那里告状，说崔浩这样夸赞南人，有“讪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觉得崔浩确实有些口无遮拦，把他找来痛斥了一顿，崔浩脱帽磕头，不停谢罪后，拓跋焘的火气才渐渐消了下去，警告他下不为例。

虽然是件小插曲，但看得出鲜卑贵族对崔浩已经恨之入骨，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

如果说得罪鲜卑贵族，仗着拓跋焘的恩宠，崔浩还尚有些回旋余地，但得罪了当朝太子拓跋晃，便将自己加速送上了不归路。

说起崔浩和拓跋晃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崔浩的飘飘然，他根本没把储君拓跋晃放在眼里。

拓跋晃在五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监国，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特别是拓跋焘出征期间，拓跋晃总理朝政。

有次拓跋焘出征打仗，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崔浩仗着功高和拓跋焘的恩宠，想在地方起用自己认定的人，一次就向朝廷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而且起步便是郡守。

拓跋晃觉得此事不妥，他找来崔浩商议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郡守入选的，他们辛勤劳苦却一直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做郡守，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郡守管理百姓，应该由有经验的人来担当。"

一句话，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崔浩根本不睬拓跋晃的话，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破坏组织程序，将自己选定的人强行外派到地方做了郡守。

崔浩如此做，简直视拓跋晃如无物，不仅搞得拓跋晃很生气，也使不少人看不下去，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司徒这样做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他为了私心而和储君针锋相对，等到陛下万岁后，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双方的争议还发生在为拓跋焘嫡长孙选择师傅上，拓跋焘中意的人是李欣，但崔浩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崔箱子等人，有人向拓跋晃反映，崔浩任用自己的亲戚，拓跋晃很不满，于是向拓跋焘报告，拓跋焘问崔浩："为什么不用李欣？"崔浩回答："因为李欣外出了，所以没有选。"拓跋焘表示等李欣回来再说，崔箱子等人就算了，直接把崔浩给顶

了回去。

崔浩和拓跋晃最大的争执是“灭佛”事件。

北魏佛教盛行，已经蔓延到王朝整个上层社会，拓跋晃和许多鲜卑贵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崔浩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教徒，史载“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就是说，崔浩的老婆郭氏是个佛教徒，他非常看不惯，不仅把老婆阅读的佛经烧毁，而且还丢弃在厕所之中，由此可见，崔浩对佛教确实是深恶痛绝。

于是崔浩总在拓跋焘面前褒道贬佛，使得本来对佛教有好感的拓跋焘最终远离佛家而亲近道家，甚至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以示对道家的敬意。

拓跋焘后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这固然与佛教的快速扩张有关，但崔浩在其中极力挑唆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书记载，在镇压盖吴起义中，拓跋焘在关中寺庙里发现大量武器后，崔浩借机撺掇拓跋焘“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这让拓跋晃和鲜卑贵族们非常嫉恨，他们一致认为崔浩是“灭佛”的幕后推手。

这场佛、道之争，实际上演变为崔浩与拓跋晃的争斗，拓跋晃再三上表，恳请父皇不要灭佛，但架不住崔浩巧言令色，最终使得大量庙宇被捣毁，一些僧人被杀，这让拓跋晃深感痛心。

表面上看，崔浩笑到了最后，但这种暂时的胜利，却注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崔浩得罪了同僚、贵族和太子，最后因“暴扬国恶”得罪了自己唯一的靠山——拓跋焘，把所有人得罪光的崔浩，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六　转头一场空

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好像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长期以来，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给了崔氏灭门案另外一种解释，那便是崔浩是南朝的“卧底”，一心想着推翻北魏王朝。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在《宋书·柳元景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换句话说，崔浩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多年以来一直暗中帮助南朝，积极谋划推翻北魏，因为机密外泄，才遭此厄运。

《柳元景传》所记载的是柳光世所言，而柳光世不是别人，恰恰是崔浩的小舅子，崔浩被逮捕后，他出逃到刘宋，然后便爆出了这样一个大料。

真的假的？柳光世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崔浩这个人确实很奇怪，打别的国家，比如北凉、柔然，他向来是积极支持，可一旦涉及南朝，他就百般劝阻，不是“礼不伐丧”，就是“时机不成熟”，当年刘裕征伐后秦，拓跋嗣想出兵，他反对；后来刘裕驾崩，拓跋嗣想乘机南征，他又反对。还有人说，崔浩当年力主册立拓跋焘为太子，是因为其生母为汉人，希望拓跋焘上台后对汉人有利。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记载并非杜撰。从国史之狱本身来看，拓跋焘处死崔浩很突然，而且很残酷，根本没有顾及崔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快刀斩乱麻”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崔浩有谋逆行为。之所以需要“暴扬国恶”这个幌子，没有光明正大地以谋逆来处死崔浩，是因为崔浩威望很高，长期以来他是拓跋焘最信任的人，如果连崔浩都密谋反叛，拓跋焘不仅脸上无光，还会引起人心浮动。

只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柏杨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在他看来，“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

另外一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荒谬，他认为：“崔浩深知当时南北两方的情势，他为鲜卑划策，可谓不遗余力。”也就是说，崔浩阻止南征，根本不是心向南朝，而是审时度势，说到底是为了北魏的利益。

现代的历史学家不信，古代的大家也不信，司马光觉得这样的说法

不靠谱，所以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并没有引用柳光世之言。

那如何解释这样的说法呢？普遍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杜撰出来的，主要是因为柳光世想在南朝立足，才为自己姐夫编了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从历史记载看，除了《宋书》外，其他史书对此都无记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证”。

更为重要的是，在崔浩死后不久，拓跋焘便心生悔意，他叹息道：“崔司徒可惜！”试想，如果崔浩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拓跋焘绝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也不会发出如此的哀叹。

当然，还有些人认为无须将崔浩之死的原因搞得过于复杂，其实简单得很，那便是拓跋焘统治后期，喜怒无常，很多时候处于丧心病狂的状态，暴脾气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让崔浩人头落地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套路，拓跋焘已经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接下来的目标只有“刘宋王朝”，从崔浩的一贯表现来看，对南征极不热情，推三阻四，因此崔浩不仅在以后很难发挥作用，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不如除掉他。

复杂也好，简单也罢，结局是崔氏一族，无论远近，几乎被杀绝，跟着一起倒霉的还有他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他们也因此连坐被灭绝，鲜卑人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北方汉人大族几乎来了个“一锅烩”，崔浩原本想复兴门阀士族，打压鲜卑权贵，没想到的是，到头来因为自己而使门阀大族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崔浩死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个盛夏，他死前的那份深深的绝望和屈辱。这种遭遇，为几千年文人功臣所未遇，以至于撰写《魏书》的魏收发出如此感慨：“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崔浩遭遇之残酷，远远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

崔浩的死，叠加了太多的因素，从民族矛盾的立场，似乎与华夷之争有关，从宗教的立场上，与佛道相争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追根溯源，更多的是崔浩人性上的缺陷。

可怜之人自有可悲之处，如果崔浩没有严重的人格瑕疵，想必以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应该是另一个结局。

高处不胜寒，能够在高位上保全自己，着实不易，像张良那样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自比张良的崔浩无疑是失败的。一如秦观在《崔浩论》中说他“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

通常来讲，仕途的节节攀升，带来名利富贵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和挑战，会有一个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陷阱等着你，能够成功地躲避灾祸，最终全身而退，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楚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人该接近，什么人该远离。

反观崔浩的一生，他屡献奇计，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作为一个汉人，这已经是所能企及的巅峰。

一个人获得这样的成就，拥有满足感或者有些暂时的陶醉，实在难免，但是如果被成功和辉煌完全冲昏了头脑，变得忘乎所以，则祸端必然会跟随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

说到底，崔浩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只是一个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能到这个位置，完全取决于股东的信任，即使再有能力，对于这个家族来讲，你也只是一个外人，换句话说，你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都掌握在老板手里，有老板罩着，尚且还可以，如果保护伞一撤，一切都将不存在。

可惜的是，崔浩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更为遗憾的是，一生“算无遗策”的崔浩，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实在可悲可叹！

元宏：戴着“绿帽子”的改革家

他力排众议，掀起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他勤于政事、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生活俭朴，堪称一个完美的帝王。但他的个人生活却是一场悲剧：两岁时，母亲被赐死；九岁时，父亲被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赐死。他注定充满着争议，功过是非只能留待后世评说。

一　疯狂大太监

延兴元年（471年）八月，正是平城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候，在这座北魏王朝的都城，一场禅让大戏正在上演，这倒不是有人谋逆篡位，想通过这样的程序来实现改朝换代，而是父子俩之间的一次交班。

只是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即将成为太上皇帝的这位父亲，并非垂垂老矣，看上去也就是刚成年的样子，而即将成为天子的那个儿子，居然只有四五岁的样子。

一个刚成年的父皇将江山社稷禅让给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儿子，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闻所未闻，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怪异的气氛。

原因很简单，这父子俩只是台上的演员，有位导演在幕后策划着一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总导演竟然是一个女子，她便是南北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明太后冯氏，而这父子俩，一位是当朝皇帝献文帝拓跋弘，他的儿子则是在历史上留下更加浓重一笔的孝文帝拓跋宏。

冯太后为何要导演这样一场禅让大戏呢？

说来话长，这还要从文明太后冯氏的身世说起，《沙家浜》中《智

斗》里的一句台词可以准确地形容她，那便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她的祖父是北燕的末代皇帝冯弘，北燕被拓跋焘平灭后，她的父亲冯朗归顺了北魏，被封为西城郡公，还先后担任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同时归顺的还有冯弘的另一个儿子冯邈，他被封为辽西王、车骑大将军。

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冯氏出生于长安。不幸的是，她来到人世间不久，家里就遭遇了重大变故。冯邈暗中勾结柔然，被发现后索性叛逃到柔然，冯朗受此牵连，被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

按照惯例，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成了一名婢女。只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姑姑此时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对自己这个落难的小外甥女照顾有加，将她收留在身边养育。

对于冯氏来说，苦难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没过几年，她迎来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这个贵人就是她的夫君，也是北魏王朝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

这位给冯氏带来曙光的皇帝老公，是统一北方的太武帝拓跋焘的嫡长孙，他的老爸是太子拓跋晃，拓跋濬年少时聪慧敏达，深得皇帝爷爷的喜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被称为“世嫡皇孙”。

据《魏书》记载，时年五岁的拓跋濬跟随爷爷拓跋焘北巡，恰逢酋帅押解一名奴隶要施以刑罚。拓跋濬对他说：“这奴隶今天碰到了我，你应该把他放掉。”酋帅奉命解除奴隶的绑缚。拓跋焘听说此事，说：“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言外之意，这个孙子是个当皇帝的料。

按说“根正苗红”的拓跋濬，登上帝位只是时间问题。但历史却没有如此发展，他走向皇位的道路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充满惊险。

其实怪不得别人，要怪也只能怪最疼爱他的那位皇帝爷爷拓跋焘，拓跋焘听信身边宠幸宦官宗爱的谗言，杀死了几个深受太子拓跋晃信任的官员和一些东宫属员，摸不准自己老爸脾气的拓跋晃又惊又怕，最终一命呜呼。这一下引发了连锁反应，宗爱生怕拓跋焘明白过来让自己的脑袋落地，索性先下手为强，找了个机会杀掉了拓跋焘。

北魏王朝有时显得很怪异，宦官杀掉皇帝，如此天大之事，朝中的重臣却居然不知情，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侍中薛提只闻皇帝暴毙，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能选择秘不发丧，赶紧一起商议接班人选。

要说本来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拓跋焘和拓跋晃都死了，“世嫡皇孙”拓跋濬应该是唯一的选项。但当时拓跋濬只有十三岁，兰延等人认为主少国疑，怕拓跋濬压不住阵脚，准备拥立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他们秘密召拓跋翰进宫，安置在一个房间内，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昭告天下。

本来三人已经基本商量妥当，但薛提却临时变卦了，他认为拓跋濬是拓跋焘指定的接班人，如果改立他人，恐怕会引发内乱，所以还是应该立拓跋濬，其他两人对他这种“拉抽屉”做法颇为不满，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又给宗爱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宗爱探知了三人商议的消息，他突然被一种深重的危机感笼罩，因为在拓跋焘的儿子里，他素来和秦王拓跋翰不和，如果让兰延等人得逞，拓跋翰上位后首先收拾的可能就是他，所以绝不能坐以待毙。

宗爱决定再干一票，既然连皇帝他都敢杀，这些皇子根本就不在话下。

要论玩弄阴谋，兰延这些人都不是宗爱的对手。宗爱假传皇后诏令，召兰延等人入宫。兰延等人实在缺乏斗争经验，皇上莫名其妙死亡，其中一定有蹊跷，但他们对宗爱却毫无警惕之心，因为这些鲜卑贵族平日里都不拿正眼看宗爱，觉得这样一个阉人掀不起什么风浪，于是大摇大摆入了宫。

结局可以想象，宗爱提前埋伏了三十多个宦官，他们手持武器隐蔽起来，见到三人，便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手起刀落，兰延等人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便人头落地了。

秦王拓跋翰此时还做着皇帝梦，他听闻屋外有脚步声，满以为是兰延等人准备妥当，要拥立自己继承大位，内心充满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

动。但谁曾想，大门被几个太监撞开，然后不由分说押着他，推搡到了永巷后一刀将其砍死。

宗爱如愿以偿，清除了兰延等人，整个朝政彻底由他说了算，随即拥立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南安王拓跋余成为新皇帝。

这位拓跋余是拓跋焘最小的儿子，要说根本就没有继承大统的机会，只是因为平日和宗爱交往甚密，居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感恩图报，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总之，把重要的头衔悉数给了这位大恩人。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宦官居然成了北魏王朝的实际掌控者。宗爱一时威风八面，史载“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王公大臣都拜倒在这个太监脚下。

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拓跋余渐渐觉得宗爱的权力过大，害怕他像赵高一样篡权，也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秦二世”。于是便想方设法剥夺和限制他的权力，宗爱觉得拓跋余实在忘恩负义，被逼急的他又祭出自己的绝招——杀皇帝，宗爱利用拓跋余祭祀宗庙的机会，派小太监用一个绳子将自己扶立的拓跋余送上了西天。

一个不起眼的太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然接连干掉北魏两位皇帝，还包括叱咤风云的太武帝拓跋焘，而他所依靠的不过是一群宦官。

宗爱觉得这次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宫中带宿卫兵的羽林中郎刘尼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建议宗爱应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宗爱坚决予以拒绝，他觉得刘尼实在没头脑，他说：“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翻译过来就是，你真是个大白痴，我若立了拓跋濬，他能忘了正平年间我曾经陷害他的太子爸爸的事吗？

刘尼问宗爱应当立哪位亲王，因宗爱杀拓跋余纯属突然之举，所以他根本未曾考虑皇位继承者的人选问题，只知道不能立拓跋濬，于是回复刘尼说：等回宫之后，在诸王当中挑一个贤能点儿的便是。

刘尼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惧怕一贯心狠手辣的宗爱会将陷害矛头对准自己，便将此事报告给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知道事关重大，赶

忙找南部尚书陆丽、禁军将领长孙渴侯等商议。源贺说："宗爱已经立南安王为帝，随即又杀害了他。现在不能拥戴皇孙为帝，以顺应民心，国家就危险了。你打算怎么办？"陆丽说："只有秘密地奉皇孙为帝了。"

一场军事政变即将上演。

四人做了工作分工，源贺和长孙渴侯控制禁军，负责监视皇宫。刘尼和陆丽则去上林苑迎接拓跋濬。陆丽将这位拓跋焘的嫡皇孙抱在马背上，向京城飞奔而来，而刘尼则向太庙跑去，并口中大呼："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

宗爱本来就不得人心，众人一听嫡皇孙得立，压抑在心中的愤恨郁闷顿时迸发出来，皆大呼万岁表示支持与庆贺。源贺等人也率兵向宗爱处进发，宗爱一伙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束手就擒了。

杀掉两位皇帝的宗爱，是时候接受命运的审判了。他被具五刑并夷灭三族，具五刑是指削鼻、砍下双脚，用鞭抽打，斩首示众，剁成肉酱，可谓残酷至极，但对宗爱而言，算得上罪有应得。

拓跋濬，这位"世嫡皇孙"，绕了一大圈，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自己的皇位，他成为北魏的第五位皇帝，是为文成帝。

二　冷暖拓跋濬

拓跋濬成为皇帝，历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北魏王朝"拨乱反正"，走上了正轨，而是让一名著名的女政治家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拓跋濬登上皇位时，年仅十三岁，不久他便册立比自己小一岁的冯氏为贵人。这两位的年龄在今天看来还属于少年儿童，远未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但作为皇帝，早早册立嫔妃，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倒是拓跋濬为何会看上冯氏，成了一桩谜案，大概和她入宫较早，一直得到姑姑悉心调教有关，想必冯氏不仅容貌出众，举止也颇为得体。

冯氏在宫中生活的时间长，这是她相比于其他后宫嫔妃最大的优势，她天资聪慧，很会为人，把宫里上下关系处理得很好，同时因在宫里待的时间长，对宫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游戏也耳濡目染，见识自

然比别人广，这些优势悉数转化为了胜势，使她在很快到来的皇后之争中一举胜出。

这场皇后之争发生在拓跋濬登基四年后，这位即将成年的天子，决定选立皇后，候选人有李氏、曹氏、沮渠氏和冯氏，这几位都是拓跋濬喜欢的妃子。

怎么选择呢？答案是“铸金人”，这是北魏王朝一个很奇怪的规矩，妃嫔如想被立为皇后，就必须亲手铸造金人，铸成则立，铸不成则不得立。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葩的规定？史书上没有言明，只是说“以成者为吉”。宋末元初的大历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

四名候选人奉命开始铸造金人，表面上看四人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在宫中长大的冯氏实际上已经领先她们有几个身位之多。因为她早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铸造之术也略知一二，所以正当其他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冯氏在两位老太监的指导下，成功铸造了金人，由此冯氏一跃成了当朝皇后。

“技多不压身”，确实如此，比别人多懂些东西没有坏处，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人要走顺了，运势挡都挡不住。

拓跋濬册立皇后一个月后，又准备要册立太子。当时，冯皇后没有为文成帝拓跋濬生下子嗣。通常而言，“母以子贵”，即使身为皇后，但如果没有子嗣或者自己的儿子当不上太子，宫中的位置往往会一落千丈，而一个普通妃嫔，如果自己的儿子被确立为储君，她的命运将会迎来根本性的改观。

但是在北魏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妃嫔的儿子被册立为太子，那对于这个妃嫔来说，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是因为王朝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了祖制——子贵母死，为的是防止太后或外戚专权，这条很不

人道的规矩，在北魏得到了很坚决的落实和传承，在此之前储君的生母无一例外，没有一个活着看到自己儿子登上皇位。

这些太子的母亲实在可怜，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时，她们正值芳华，却要撒手人寰。虽然太子即位后，通常会追封自己的母亲为太后，但是“死去元知万事空”，纵有再尊贵的封号，对于黄土之下的这些亡灵也都是枉然。

这次倒霉的是拓跋弘的生母李氏。

她原本是南朝人，父亲曾经做过刘宋王朝的济阴太守。后来北魏与南梁交战，永昌王拓跋仁率军攻破寿春，发现了姿容美貌的李氏，将她抢入军中纳为小妾。拓跋仁后因谋反被诛杀，李氏被没入宫中作奴婢。身份虽然低贱但无法掩饰她出众的容貌，有一天，拓跋濬登楼眺望，忽然看到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问左右说：“那女子漂不漂亮？”手下都说漂亮，拓跋濬就将李氏纳入后宫，不久后李氏怀孕，生下了拓跋弘，李氏由此也被封为贵人。

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只有两岁的儿子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根据惯例，李氏当晚便被赐死。

冯皇后因祸得福，没有子嗣反而成了一件大好事，她不仅没有命丧黄泉，反而以皇后之尊，受命抚养拓跋弘，从而成功取代李氏，成为太子的母亲，她成了“子贵母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相夫教子”，从此成了冯皇后生活的全部。据史书记载，她和皇帝夫君的感情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琴瑟和鸣。

拓跋濬当时正值盛年，好不容易上台后，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但无奈他那位雄才大略的祖父拓跋焘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四处征战使得国力损耗巨大，整个王朝经不起更大的折腾，拓跋濬只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拓跋濬在有限的皇帝生涯中，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严格禁酒，在拓跋濬看来，酒实在不是好东西，粮食歉收时，酿酒会加剧粮

荒。年成不错时，酒酿多了，醉酒之人很容易发生冲突和纠纷，官员喝高了妨碍处理政务。太安四年（458年）正月初一，拓跋濬下达禁酒令，凡是酿酒、卖酒和饮酒的都处于死刑，如果遇到喜事、丧事时，可以暂时开禁，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喝酒都有性命危险，好酒之人，如果活在拓跋濬时代，想必苦不堪言。

第二件事是整顿吏治。在这方面他手段极为强硬，拓跋濬下诏："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这个标准要比拓跋焘在位时的"赃三匹皆死"更严厉。为此他增设了内外侯官，专门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过失，这些侯官经常微服私访，主动找寻官员过错，一旦发现严加追查，搞得官员们都颇为紧张。在高压肃贪的同时，拓跋濬也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隆重推出了廉洁奉公标兵——高允，就是与崔浩一起编纂史书的那位。

高允曾经做过太子的老师，但生活却很拮据，基本上依靠两个两个儿子砍柴为生，拓跋濬提拔他为中书令，陆丽看到高允升职，对拓跋濬说："高允虽蒙受恩宠，但他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拓跋濬大怒道："怎么不早说，现在我用他，才告诉我真相。"于是拓跋濬亲自到高允家，果然如陆丽所言，只见草屋几间，床上只有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盐和青菜。拓跋濬见状叹息道："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下诏赐给高允锦帛五百匹，粮食千斛，一下子让高允成功脱贫。从此以后拓跋濬更加敬重高允，不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第三件事是恢复佛教。拓跋焘大规模地灭佛，使得佛教从兴盛跌入了低谷。拓跋濬执政之初，即于兴安元年十二月解除禁令，"初复佛法"。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主动从中山（今河北定州）召回高僧昙曜，两人共同演绎了"马识善人"的佳话，说的是昙曜赶回京城，恰巧路遇正在出行的拓跋濬，拓跋濬乘坐的马匹遂将昙曜的衣角含在嘴里，任凭随从怎么驱赶都不撒嘴，并抬蹄刨地，发出嘶鸣，所谓"御马前衔曜衣"，这不是传说演绎，而是真实记录在《魏书》中。

拓跋濬对昙曜高度信任，将北魏最高的佛教事务主持人——沙门统委任于他，沙门统是北魏最高的僧官，原称道人统，拓跋濬将其改为沙门统，足见文成帝对他的器重。为回馈拓跋濬的信任，昙曜觉得应该有

所表示，于是向拓跋濬提出了“凿窟雕佛”的建议。拓跋濬接受了昙曜的建议，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并给他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任其财用，不制会限”。

昙曜受命后，选择在平城武州山的崖壁上开凿，盖因此段崖壁属砂岩石结构，适合在上面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在借鉴敦煌石窟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越的创造。

他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五位皇帝的形象为蓝本而雕凿，意为皇帝就是如来佛祖的化身——君权神授，形同山川，不可动摇，永远屹立。昙曜亲自主持开凿的石窟共有五座，也就是今天云冈石窟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后世称“昙曜五窟”。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气势恢弘的云冈石窟正是由拓跋濬下令开凿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经过后世的不断修建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的石窟群。

拓跋濬对官员“狠”，但对百姓却很“暖”，他喜欢深入民间调研，看看百姓生活过得如何。如果遇到灾荒，经常“开仓廪以赈之”，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帝王。

冯皇后这段时间完全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她深知自己的皇帝夫君治国不易，尽力为拓跋濬排解各种烦恼和不快，不仅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给夫君足够的温柔体贴，每次拓跋濬忙完政事或者出巡出征回来，冯皇后总是能用自己的柔情蜜意化解他满身的疲惫。

如果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一对皇帝夫妇的佳话应该可以流传千古。

可惜天不遂人愿，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年仅二十六岁的文成帝拓跋濬因病驾崩。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这对冯皇后来讲，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整日以泪洗面，一方面和

拓跋濬恩爱的场景如电影镜头般不断涌现在眼前，另一方面将来的命运会怎样也让她充满着担忧和不安。

冯皇后的这份情绪，到了“烧三”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所谓“烧三”，就是按照北魏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要将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焚毁，朝廷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就在众人痛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只见冯皇后突然高声悲叫，径直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她这一举动快如闪电，周围的人都来不及反应，等缓过神来，才急忙去救冯皇后，虽然她最终性命无忧，但烟熏火燎让她顿时不省人事，经过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对于冯皇后的这千古一跳，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真情所致，她的命运坎坷多艰，好不容易遇到心灵相契之人，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但老天却不开眼，让心爱之人与她阴阳相隔。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冯皇后一场逼真的“现场秀”，如果真的想要追随拓跋濬而去，方法很多且更容易见效，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搞得如此充满“仪式感”，而且还效果不佳。

真情也好，作秀也罢，冯皇后宛若“飞蛾扑火”的举动，彰显了她超人一等的不凡勇气，也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再怎么悲痛，拓跋濬也无法回到身边，当务之急是拥立新君。于是就在文成帝死后的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皇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冯太后。

三　不寻常女人

冯太后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车骑大将军、太原王乙浑趁乱掌控了朝政大权。他与宦官林金闾联手矫诏杀害了尚书杨保平、平阳公贾仁等重臣，隔绝内外，百官震恐。

这位奸臣的来路有些不明，史书上只记载文成帝在位晚期，曾有一次大行封赏，他被封为太原王。除此之外，在登上权力巅峰前，乙浑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是如何一步登天，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大权，史书中也语焉不详，总之他四十三天之内给自己连升三级，成

了朝中第一人。

当时朝廷最有名望的大臣陆丽正在在代郡汤泉疗养，对平城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乙浑矫诏让司卫监穆多侯来到代郡宣陆丽回平城，穆多侯劝阻陆丽说："乙浑有谋反的心思，大王是众人所仰望的，去平城必然危险，不要急着回京，应该好好想想再做打算。"

但陆丽深感责任重大，国难之际必须要稳住朝局。于是他不顾穆多侯等人的劝阻，拖着病体毅然踏上了回京之路。结果一如穆多侯所料，陆丽回到平城后，立即找到乙浑，厉声斥责他的不法举动。浑不吝的乙浑将陆丽杀死在皇宫，顺带还杀掉了穆多侯。

冯太后一直以来只是深居后宫的弱女子，但是严峻的形势不由分说地将她推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她似乎天生就有政治家的天赋，一开始便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能力。她虽然对乙浑的专权看在眼中，急在心头，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为了进一步麻痹乙浑，她授意献文帝拓跋弘加封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冯太后这样的做法非常聪明，在保存自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时间。她思来想去，定下了除掉乙浑的计策，示意拓跋弘降诏从外地召回五位皇叔。

五位藩王一齐进京，动静足够大，但并没有引起乙浑太多怀疑，因为冯太后选择的时间合适。拓跋弘十月降诏，等藩王们进京的时候就快到冬至了，而冬至大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又赶上先帝驾崩，各位在外的藩王回到京师参加大祭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些手握兵权的藩王进京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了乙浑。暂时稳定危局后，冯太后只等待着收拾乙浑的良机。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冯太后终于等来了绝佳机会，侍中拓跋丕赶来告发乙浑即将谋反，她当机立断，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捕杀了乙浑。

在处理乙浑余党的问题上，冯太后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她担心一次性解决可能引发动荡，于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杀掉乙浑后，

她根本不提还有乙浑余党这回事，越是这样越让和乙浑有关的人感到恐慌，不知靴子会什么时候落下来。

五个月后，冯太后让拓跋弘突然下了一道处理乙浑余党的诏书。诏书表示可以免除乙浑余党的罪行，但涉案人员必须如实写一份检讨书交给朝廷。如果爵位是与乙浑勾连诈取的，削爵；如果祖辈、父辈是通过钱财购买的爵位，不准子孙继承；如果官位不是因为劳苦功高，而是被乙浑违法越级提拔的，一律降回原来的官位。如不如实上报，将以“大不敬”罪论处，就是要满门抄斩或者诛三族。

就这样，冯太后彻底扫清了乙浑篡权带来的“余毒”，也让所有人看到她能够成为政治女强人的巨大潜质。

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冯太后终于走到历史前台，为了稳定朝局，她更进一步宣布临朝称制，也就是说朝中大事要经过她才能决策，在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她做出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凭借冯太后的资历和胆识，北魏王朝一度混乱的政局归于平静。

在政治圈子里打拼，似乎并不是冯太后心中所渴望的，多少有些被迫加入的意思，十八个月后她将权力悉数归还给献文帝拓跋弘，这样做，除了觉得自己一手养大的这个皇帝可以掌控朝政外，更重要的在于她此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祖母。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献文帝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作拓跋宏，这个长孙长得白白胖胖，冯太后非常喜欢，于是她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还政皇帝，自己则一心一意地抚养皇孙拓跋宏。

冯太后这样的做法，应是中国大部分老人最为朴素的选择，但与这些老人不同，冯太后实在太过年轻，升格成为“祖母”的她只有二十六岁，因为拓跋弘实在是早婚早育的典范，他当上父亲时只有十四岁。

按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北魏王朝应该归于正轨，但谁曾想到，这却成为另一个巨大危机的开始。

献文帝拓跋弘从太后手中接过权杖后，迫不及待想按自己想法行

事。他深刻地意识到关键的关键在“人”，于是他降贬了一些冯太后任命的大臣，将效忠于自己的心腹提拔到了重要位置。对此，冯太后不太高兴，但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所以忍着没有发作。

不过，让她忍无可忍的事件还是发生了，那便是拓跋弘杀掉了大臣李奕。

李奕是何许人，为何让冯太后彻底搂不住火？原因很简单，他是冯太后最心爱的“情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会有一个女人，反过来说，一个成功的女人的后面通常也会有一个男人，拓跋濬死后，对于冯太后来说，这个男人便是李奕。

当年“烧三”时，冯太后不顾一切扑向大火，正是担任宿卫的李奕奋不顾身地第一个冲进火海抱出了她，不知道是否是这一抱，让冯太后对李奕暗生情愫，但至少她应该对这位俊秀伟岸的救命恩人心生好感，在后来的诛灭乙浑及同党的过程中，李奕也出了大力。

史书记载，李奕仪表堂堂、多才多艺，而且善解人意，既是帅哥，又是“暖男”。冯太后将身心寄托于他身上，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

拓跋弘对此有所耳闻，心里感到很不爽，觉得李奕实在可恶，敢给自己死去的老爸戴“绿帽子”。他的老丈人李惠也在旁边“敲边鼓”，提醒他说李奕兄弟广结党羽，培植亲信，恐会谋逆，建议找人告发李奕兄弟的不法罪状，将其一网打尽。趁势也让太后收心，逼其归政。

拓跋弘觉得言之有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李奕的兄长，南部尚书李敷有个好友，名字叫作李欣，此人在相州刺史任上因收受贿赂获罪，拓跋弘派人将其押到京师，判处斩首之刑。

在行刑前夜，李欣的女婿裴攸前来探监，表示朝廷已经暗示，如果李欣能够主动揭发李敷兄弟，可以免除死罪。李欣为了保住项上人头，罗织了李敷兄弟二十多条罪状。

拓跋弘得偿所愿，他立即下令将李敷、李奕兄弟打入死牢，随即诛杀。

冯太后再次陷入悲伤，“人生难得觅知音”，李奕就像是上天的恩赐，但没想到这位甚是相得的“男朋友”，却死于自己从小抚养的拓跋弘之手。据史书记载，拓跋弘杀掉李奕后，“太后不得意”。何止不得意，简直痛恨得要死。

拓跋弘却不管不顾，不久又在冯太后尚未愈合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他高调重用告密的李欣，提拔他为尚书并参与国政。

冯太后坐不住了！她轻易不出手，但只要出手必是狠招。

果不其然，冯太后利用自己的声威逼迫献文帝拓跋弘退位，看上去一场母子相争的大戏即将隆重上演，但令吃瓜群众失望的是，拓跋弘几乎没有反抗就选择了退让。

拓跋弘不放一枪就撤退，和他的信仰有关，这个皇帝虽然能文能武，但从小喜欢黄老之术和佛教，经常与道士和僧侣一起谈玄论佛，他曾在诏书中说：“朕希心玄古，志存淡泊，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得优游恭己，栖心浩然。”听上去好像对权力本来看的就不重，如今母子失和，太后逼宫，更让他心生倦意，想着借此摆脱俗物，出世修行。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拓跋弘想传位之人并非是太子拓跋宏，而是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

拓跋弘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是因为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不仅成年而且威望不错，如能登上皇位，应该能够对付冯太后，保证北魏王朝的统治稳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冯太后算计。

拓跋弘说出自己的想法后，群臣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不知这位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听说太子拓跋宏有什么过失啊，不仅没有过失，一年前的拓跋宏所做的一件事情赢得了大臣们的交口称赞。当时献文帝拓跋弘生病，身上长了一个恶瘤，疼痛难忍，年幼的拓跋宏亲自用嘴为父皇吮脓拔毒，这样的儿子打着灯笼也难找，皇位不传给他，而传

给皇叔，简直是“乱弹琴”。

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到拓跋弘一边，纷纷摇头表示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任城王拓跋云，他说：“父子相传，历来如此。皇太子是正统接班人，而且拥有好的德行，假如陛下想颐养天年，那么皇太子理应继承大统。如果弃太子而另立他人，这不仅不符合先帝的遗愿，还将使得人心不稳。”源贺、拓跋丕等重臣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尚书陆馛甚至说：“陛下若舍皇太子，更方诸王，臣请刎颈殿庭，不敢奉诏！”意思是：如果舍弃太子，传位亲王，我宁可在金銮殿上自刎而死，也决不敢奉诏。

为此都有大臣要寻死寻活，拓跋弘觉得阻力远超想象，他去征询德高望重的高允的意见。高允不愿意卷入纷争，但是皇帝问他，他不能不表示，跪在地下哭道：“我不敢多言，愿陛下不忘祖先托付给您的重任，同时追念当年周公辅佐幼主成王的故事。”虽然语意隐讳，但意思也是让皇太子拓跋宏即位。

事已至此，拓跋弘不再坚持，他说：“那么就让皇太子登基，而由各位大臣辅佐他，这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又夸奖以死抗命的陆馛说：“陆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任命陆馛为太保，和源贺一同持节，并把皇帝的玉玺呈献给皇太子拓跋宏。

于是，便有了开篇那场令人颇感怪异的大戏。

新君拓跋宏在这个“大喜日子”却表现得相当悲伤，史书上说这个年仅五岁的小皇帝“悲泣不自胜”，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拓跋弘颇感奇怪，便“问其故”，拓跋宏说：“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就是说这位置本来是父皇的，现在却让给我坐，我的内心实在是万分悲切。

小小年纪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足够让人惊奇，当然很有可能是冯太后在背后教他的。

拓跋弘发出退位诏书后，群臣们上书称：“从前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尊称他的父亲为太上皇，表明并非自己统治天下。而今皇上年纪幼小，朝廷大政仍宜由陛下掌管，谨请上太上皇帝尊号。”献文帝拓跋弘同

意了大臣们的意见，成为“太上皇帝”。

这个尊号与“太上皇”只有一字之别，但意思却差之千里，“太上皇”只是一个尊号，并不管事，一如当年刘邦送给他老爸刘太公的一样，但“太上皇帝”却依然大权在握，拓跋弘如此“换汤不换药”，表面看是遵从群臣的请求，实际上他并不想放弃手中所有的权力。

事实上，拓跋弘这个“太上皇帝”确实也没闲着，不仅朝中大事悉数都由他处置，甚至多次率军北征柔然，南巡河内，并多有斩获，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

这是冯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她们母子之间的猜忌，并没有被时间抚平，反而越来越深。她祭出狠招，本来希望拓跋弘逐渐远离朝政，但没想到，这个“太上皇帝”似乎比当皇帝时干得还起劲，威望也越来越高，照此下去，笑到最后的可能会是拓跋弘，而非她自己。

一切都在验证着冯太后的担心，延兴五年（475年），拓跋弘在平城北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他威风八面，搞得天下震动，似乎摆明了要向冯太后示威。

双方终于迎来了摊牌时刻，承明元年（476年）的一个夏夜，拓跋弘应召来谒见冯太后，但却一去不回，离奇驾崩于永安殿，死时只有二十三岁。

虽然史书上没有说谁是真凶，但几乎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冯太后，因为整个朝廷内外，唯有冯太后不仅有作案的动机，更有这样的能力，至于作案手法，普遍认为采用了老套路——酒中下毒。

北魏王朝充满着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这也算是其中的一桩。

四　太后情人们

冯太后又升了一格，成为“太皇太后”。

拓跋宏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北魏王朝领导核心无疑是这位“太皇太后”，相对于第一次临朝称制，此时的冯太后已过而立之年，无论是人生

阅历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

她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下令杀掉李欣，给心上人李奕报了仇。她还以谋反罪诛灭了拓跋弘的老丈人，也是当朝皇帝拓跋宏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一家，当年正是李惠劝说拓跋弘干掉李敷、李奕兄弟的。

报仇只是第一步，冯太后有更大的理想。不过，俗语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冯太后深知作为一个女人，要想完全掌控朝局，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必须要有一个忠诚且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所以她上台后特别重视这个问题，非常注重培养扶植一些能干之人，很快组成了一个“核心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鲜卑贵族，也有汉人。

汉人中有两个人物比较出名，分别是王睿和李冲，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身份——太后的“情人”。

李奕死后，耐不住寂寞的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丰富，王睿成了她的新宠。此人原本是太原人，由于战乱，他们一家流落到凉州，北魏平灭北凉后，又辗转来到平城。王睿的父亲精通卜筮，他深得真传，拓跋晃发现了这个人才，任命王睿为太史令。

王睿除了精通天文卜策之术，长得也是姿容伟丽，冯太后对他很动心，先是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他又像坐火箭般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

说起来，王睿对得起冯太后的宠幸。

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478年，冯太后和拓跋宏带着文武百官，去观赏地方进贡的几只老虎，但没想到发生意外情况，一只老虎突然冲出栅栏，向御座扑过来，在场的卫士被吓得四处逃窜，但见王睿挺身而出，操起长矛，用身体护卫住了冯太后和拓跋宏，最终转危为安。

王睿用自己的英武作为，彻底征服了冯太后的心，她不仅加爵王睿为中山王，同时赏赐珍宝无数。“睿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缯彩，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载，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冯太后给“情人”送礼物很有意思，为了不引起其他人非议，送礼总是在深更半夜进行，漆黑的夜色中宦官们用遮掩好的大篷车一车车往王睿家拉。

不仅如此，王睿的女儿出嫁，冯太后亲自主持婚礼，给足了王睿面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冯太后嫁女。

王睿虽然备受恩宠，但他为人却非常自律，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污点，相反他能进谏忠言，曾经向冯太后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这些建议都很有建设性，看得出王睿不单单靠恩宠吃饭。

只可惜好景不长，王睿在四十八岁时得了重病，冯太后对这位心上人绝对够意思，不仅派御医精心医治，还亲自去探望，但无力回天，王睿很快命丧黄泉。冯太后亲自去王府祭奠，痛哭流涕，伤心不已。

李冲接着走进了冯太后的生活。他是西凉国主李歆的后代，西凉被北凉灭掉后，李冲的父亲李宝逃到了敦煌，拓跋焘平灭北凉时，李宝献城投降，被封为敦煌公。

李冲是李宝最小的儿子，他年少时，父亲便去世，被长兄荥阳太守李承收留抚养，李承很看好自己的弟弟，常对其他人说："这孩子气量不凡，将成为家族的希望。"李冲没有辜负长兄的期望，他先是到平城进入太学，成为一名太学生，就读期间，表现颇为优异，史书上称"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同辈的人都很敬重他。

作为优秀的高才生，一毕业就受到了朝廷的重用。拓跋宏破格任命他为秘书中散，掌管宫中文书事务，由于他做事严谨，灵敏聪慧，很快便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也许就在这段时间，他走进了冯太后的世界。

冯太后不偏不倚，对李冲与对王睿一样，让其"名利双收"，不仅升任他为中书令，进爵陇西公，每到深夜，也照样有一车车的礼物送到李冲府上。李冲"于是始为富室"，因他早年丧父，又不做搜刮敛财之事，所以素来清贫，由于冯太后的赏赐丰盛，一举脱贫致富。

李冲能聚财更能散财，他把太后的赏赐大多用作了慈善，亲戚朋友和乡里乡亲，都得到过他的救济，特别是对于孤老之人，李冲表现得更大方，这使他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冯太后的眼光确实不错，受宠后李冲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飞扬跋扈，而是不计爱憎，处事公正。当初，有一位叫来崇的人与李冲的父亲李宝同时从凉州归属北魏，李冲的四哥李佐与来崇有一点小过节。李佐便寻找了一个机会，罗织来崇的罪名，把他饿死狱中。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为报父仇，弹劾李佐有贪污行为。不仅李佐，李冲也因此受到牵连，兄弟二人遭到囚禁，只是后来赶上了大赦，才逃过了一劫。李佐由此对来护恨之入骨。

李冲后升任南部尚书，权倾朝野，而来护此时正是李冲的部属，来护非常惊恐，他时时担心顶头上司陷害自己，言行谨慎，处处退让。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李冲不仅没有加害来护，还时时安慰他不要担心。后来来护受到一件贪污案的牵连，遭受惩罚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冲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为他说好话，来护因此没有被处罚。

李冲不仅人品出众，在政治上的才干也远在王睿之上，史载，他“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不仅冯太后喜欢他，孝文帝拓跋宏对他也非常器重，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是直呼其名，唯独见到李冲，叫他“李中书”，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在等级森严的北魏王朝却非同寻常。

冯太后死后，李冲并没有失势，而是继续得到拓跋宏的重用，史书称他：“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就是说他尽忠侍奉皇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朝入朝都勤劳忧国，表现于面容上，即使是朝中旧臣，皇亲国戚，也没有人比得上他，无不佩服他明白果断，审慎周密，因而从内心里信服他。

李冲越这样，拓跋宏越信任他，“群臣之间，情义莫二”，特别是在迁都和汉化改革中，李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冲能做到这样，因为他明白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冯太后的宠幸既可以使他一瞬间升入天堂，也可以使他转头进入地狱，恩宠并不永远可靠，只有才干和忠心才可以使他长久地赢得拓跋宏的信赖。因此

他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忧国忧民，尽忠事上，最终较为完美地走完了一生。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李冲去世，活了四十九岁。他死时，拓跋宏正在征伐打仗，听到这个噩耗后，拓跋宏在悬瓠（今河南汝南）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悲痛得哭出声来。一年后，拓跋宏从邺城返回洛阳，途经李冲墓时，左右侍臣告诉了他，拓跋宏带病去坟前悼念，掩面哭泣了很久。

冯太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国“情人”，此人叫作刘缵，是南朝齐国的骁骑将军。刘缵是个美男子，器宇轩昂，冯太后一见倾心，史称“缵屡奉使至魏，冯太后遂私幸之”。南齐得悉冯太后喜欢这位刘将军，故投其所好，经常派刘缵前去北魏访问，两人在后宫缠缠绵绵、欢声笑语时，南北方也赢得了许多年的和平，史载“自此岁使往来，疆场无事”。

男宠误国？这个规律对冯太后根本不适用，她的这些“情人”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国内的“相好”是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国外的“相好”又带来了两国的和平，在这点上，冯太后要比后来的武则天强太多，所以北魏朝野对于冯太后的众多绯闻，大多只是一笑了之，史书上也没有对此大加贬低和鞭挞。

说到底，还是冯太后不一般，在国事和私情问题上，她极有分寸，生活上给予他们厚重的回报，但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情人”们从不骄纵。

冯太后的高超之处还在于对宦官的控制和使用。

她临朝听政后，对其中有才干的宦官也加以重用，利用他们出入禁闱，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统治期间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

史载：“后性严明，假有宠侍，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棰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

恩宠与控制，这个对于一般人很难掌握的尺度，冯太后却已经拿捏

得炉火纯青。

五　三年三板斧

魏齐两国实现和平后，北魏终于可以不用把主要精力放到备战打仗上，转而可以专心致志治理内政了。

冯太后敏锐地看到这个战略机遇期，她完成人事布局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她具备“改革家”的基本素质，史书称她：“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就是说她，多谋善断，雷厉风行，不轻易妥协，改革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

冯太后的改革举措首先指向了官员的收入问题。北魏王朝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便是“当官没有俸禄”。那这些官员靠什么为生呢？主要有三个途径——抢、贪、赏。最早是以“抢”为主，这与拓跋部出身于游牧民族有关，初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战争的掠夺。

但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北魏统一北方后，几乎没有了敌手，仗越打越少，抢夺的财物相当有限，但各级官员总得要生活，那怎么办呢？只有“贪”了，一时间北魏王朝贪官遍地，“盘剥无上限，为人无下限”，这些人毫无顾忌地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一搞，使得民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而时常发生民变。而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官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太子拓跋晃的老师高允便是典型的例子。

北魏几任皇帝在肃贪上煞费苦心，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先后颁布严厉的诏令，虽然杀了一些贪官，但效果并不好。献文帝拓跋弘更是祭出了“羊酒之罚”的狠招，规定：“各级官员，如果有哪一个敢接受下级一只羊，一壶酒的，一经发现，当即处死。凡是能够揭发尚书以下各级官员罪状的人，那么被揭发的官员的职位就由他来替代。”

这个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出台便引起了巨大争议。给事中张白泽站出来对拓跋弘直言道：“臣知道在周朝的时候，就连最普通的雇工都能领取为官员耕地的俸禄，而现在朝廷中的各级官员，虽然担任了繁重的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如果实行了接受礼品被杀头而由揭

发者去代替官职的措施，臣很担心，这样只会让小人得志，忠良寒心。臣认为，陛下应该按照从前的办法，发给官员任职的俸禄，给清正廉洁的官员们相应的报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实现廉政。”

张白泽说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官员也是人，不给薪水，又不让贪腐，总不能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吧。

拓跋弘觉得张白泽说得有理，于是撤消了新制定的这条严厉的诏令，但他没有决心和勇气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

冯太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她主持下，拓跋宏下达了“班俸禄”诏令，规定从该年的十月开始，按季节给官员们发俸禄。按照以前的法律，凡是贪污十匹布，受贿二百匹丝绵等织物的人，都按死罪处理。从发放俸禄那一天开始，只要是受贿一匹织物，无论贪污多少，都从严按死罪处理。

简单概括这项改革举措就是：用薪养官，高压肃贪。

钱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老百姓负担，诏令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班禄制”表面上看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但实际却从很大程度上堵住了官员对百姓无休止的盘剥，所以对百姓来讲是“一时之烦”，得到的却是“永逸之利”，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北魏的干部队伍也更加纯洁了。

按说当官拿俸禄，本来天经地义，但一些鲜卑贵族觉得很不爽，他们认为这项改革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过去想抢多少抢多少，能贪多少则贪多少，现在每个季度拿到的却是“死工资”，消费不仅没有升级，反而降低不少。于是以淮南王拓跋他为首的鲜卑贵族们，强烈要求撤销“班俸禄”诏令。

冯太后召集群臣商议，大臣高闾站出来驳斥拓跋他等人的主张，他表示“班禄制”使得廉洁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对国家是重大利好。“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就是说，如果不实施这项改革，定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清廉的。高闾所言非常符合冯太后的心思，这场争论以拓跋他等人的失败而告终。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站出来唱反调，为了顺利推行改革举措，有时必须要“杀鸡给猴看”，当朝皇帝拓跋宏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就成了那只“出头鸟”。

李洪之拿到俸禄后依旧不收手，他不仅十分贪财，而且还很残暴。孝文帝拓跋宏命令手下人给他带上枷锁，把他押到平城，而且还召集了许多文武百官到场，孝文帝亲自列举了他的各种罪状，下令让其在家自裁。

政策实施后，不仅对国舅不客气，对王公也不客气，汝阴王拓跋天赐和南安王拓跋桢由于贪腐被查处，按律应杀头，群臣为他们苦苦求情，冯太后才同意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冯太后还派出巡视人员，到各地巡视，发现一起就从重从严处理一起，地方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有四十多人。一些曾经贪污受贿过的官员都吓得半死。

“班禄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魏官员的贪腐问题，但确实使得整个王朝的吏治大为改观，贪污受贿者大大收敛，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实施，让北魏各级官员意识到冯太后是“动真格”的，这为接下来的改革起了个好头，也创造了条件。

“班禄制”解决了官员收入的问题，冯太后和拓跋宏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国家收入的问题。

于是影响深远的“均田制”被隆重推出了！

顾名思义，这项改革就是把荒地按照标准分配给农民。最早提出这个改革建议的是大臣李安世，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十一岁时就被选为中书学生，本来文成帝拓跋濬见他年龄太小，不想选他，但面对征询的问题，李安世应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表现极为出色，最终成了年龄最小的天子门生。南朝齐国使者同时也是冯太后情人的刘缵很欣赏李安世，他曾这样评价李安世：“没有这样的君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

在改革之前，没地的农民靠什么生存呢？答案是“豪强”，就是说许多农民是靠给大族打长工为生的，这些人被称为“荫户”，豪强由此占据

大量土地和荫户，这些荫户只为大族服务，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向豪强纳税，这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穷而豪强富。

李安世看到了北魏王朝的危机，提出了“均田制”，被冯太后和拓跋宏采纳。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按口受田”，即年满十五岁及以上的男性，国家授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性可获得“露田”二十亩，没有桑田。“露田”用于耕种粮食，解决吃饭的问题，受田者获得的是使用权，人如果死了，田地就要还给国家。“桑田”是用来种桑，解决穿衣的问题，是“永业田”，所有权归个人，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买卖。百姓获得了田地，也就有了相应的义务，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绢帛，还要以免费劳动力形式偿付徭役。

这项改革举措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实则充满智慧，它没有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引起豪强地主们的强烈反对，不仅很难推行下去，而且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王莽改制失败最终导致国灭身亡就是前车之鉴。“均田制”分配的是荒地，并没有触及到豪强地主的土地权益，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功在当代”是说这项制度使得失地农民摆脱了豪强的束缚，成为政府的在册农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了中央朝廷的“税基”，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孝文帝拓跋宏和冯太后后来召见大臣询问“均田制”的好处，南部尚书公孙邃表示，自“均田制”推行以来，征收赋税变得容易多了，对国家有大大的好处。冯太后听后很满意，她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爱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

“利在千秋”，是因为自两汉以来，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一直是个老问题，就像拔河一样，有时候国家强一些，有时候豪强又夺得主动权，反反复复。说来也有意思，这个老问题在两汉没有解决，魏晋没有解决，居然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得到了制度性解决。从此以后，直到唐朝中叶，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个制度都得到了遵行。

一个制度，能管三百年，足以说明它强大的生命力。

“均田制”设计得不错，但要想能够顺利实施，达到预想的目的，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地，一个是人。如今荒地有了，需要找到足够的受田人。而这些人大多都是豪强的荫户，所以推行这项改革，虽然不用从豪强地主那里夺地，但需要从他们那里抢人。豪强哪里肯轻易吐出口中的肉，为了让“均田制”发挥效应，冯太后随即推出了第三项重大改革举措——三长制。

提出“三长制”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非常宠幸的“情人”李冲。

所谓“三长”，是指邻长、里长、党长。这是什么样的官职呢？按照法令，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即二十五家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这些“长”主要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四大项：检查户口、征收税赋、管理生产、维护治安，实际上核心工作只有一项，就是落实“均田制”。

无利不起早，做“三长”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免除劳役。邻长之家可以免一人，里长之家可以免两人，党长之家可以免三人，不过免除的只是征戍劳役，其他的和普通百姓一样。当然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三长”，前提条件必须要有“群众基础”，选用之人皆为守法又有德望者。

“三长制”实质是“均田制”的配套政策，它直指当时北魏的宗主督护制，这种制度下，“均田制”根本无法实施，“三长制”将其彻底打碎，重新构建了北魏的基层组织。

这种“虎口夺人”的做法，让一些贵族大臣叫苦不迭，他们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三长制”。中书令郑羲认为这项改革必定失败，并表示：“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著作郎傅思益说：“各地民俗不同，难易程度也不同，过去的做法实施很久，一旦修改，可能会引发混乱。”

冯太后对此意志坚定，她说：“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就是说，这样的举措既确立了课征赋税的标准，又清查了荫附户口，让那些侥幸的人无法钻空子，这样好的政策哪里去找呢？所以不仅不能废止，必要长期坚持，至少要一百年不动摇。

“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是冯太后祭出的三板斧，都是在太和年间推出的，因此也被称为“太和改革”，三项重大改革举措，中间只隔一年，可以说是紧锣密鼓，密不透风，随着改革措施的纵深推进，北魏王朝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开始逐步地走向繁荣。

冯太后几乎凭一己之力，将北魏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六　奇怪祖孙俩

对于冯太后推行的这些重磅改革举措，身为皇帝的拓跋宏什么态度呢？两个字——支持！

孝文帝拓跋宏是冯太后一手带大的，两人名为祖孙，更像母子，况且冯太后牢牢掌控着朝中大权，拓跋宏只能是言听计从，自己祖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改革诏令皆出于拓跋宏之手，但在背后呼风唤雨的却是冯太后。

但即便是这样，冯太后对拓跋宏还是不满意，这份不满并非拓跋宏不是当皇帝的料，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过于聪慧。冯太后一直琢磨着怎样废掉拓跋宏，让他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取而代之。

冯太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史书没有太多交代，或许是因为冯太后觉得她的双手沾满拓跋宏爹娘和外祖父一家的鲜血，害怕拓跋宏将来血债血偿，所以对拓跋宏表现得相当不友好。

不友好到什么程度？险些让拓跋宏“挂”了。

史书记载，在拓跋宏少年时代，寒冬腊月里，一个北风呼啸之日，她下令将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在一间四处漏风的小黑屋，这还不算完，居然三天不给饭吃，搞得拓跋宏头晕目眩，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这简直是在虐待少年儿童！

拓跋丕、穆泰等朝中重臣坚决反对废掉拓跋宏，连和冯太后关系最亲密的李冲也不同意这样做，这些人苦口婆心地劝谏冯太后，才使得她收回成命，也使得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拓跋宏死里逃生。

逃过一劫的拓跋宏，依然让冯太后感觉“不顺眼”，有些宦官揣摩上意，故意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不由分说，对自己的这个孙子皇帝实施“体罚”，将其杖打数十下。

这个少年天子最初的皇帝生涯实在有些不堪，表现得像个受气包。

面对冯太后的百般虐待和苛责，拓跋宏完全是“逆来顺受”。他实在太聪明了，充分汲取了父亲的教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遭遇，一直坚决践行八个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拓跋宏的好态度取得了良好成效，冯太后内心对他的成见和担忧逐渐消逝，打消了废掉拓跋宏的想法。继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把他作为接班人悉心培养。冯太后为此亲自做了《劝诫歌》等权威教材，教导拓跋宏如何修养德操，做个好皇帝。

要论教育，冯太后算是行家里手，她知道“言传身教”比书本更为重要。

有一次，冯太后本来要服用中药，厨子估计头一天没睡好，完全晕了头，居然端上一碗米粥，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粥里面居然有条虫子，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即使被杀头也太正常不过。

但见冯太后不动声色，只是轻轻地挑出了碗里的虫子。在旁边的拓跋宏却搂不住火了，下令将这个糊涂厨师拖出去砍了，冯太后不同意，表示这并非厨师故意，只是一时不小心，没必要小题大做，下次注意就好了。

没想到，许多年后，同样的剧情又一次上演，此时冯太后已经去世多年，拓跋宏在自己的碗里也发现了虫子，他同样没有处罚厨子，只是一笑而过。

一个轻轻的无声的举动有时远胜过喋喋不休的说教。

冯太后眼见拓跋宏一天天长大，自己则一天天老去，便让他全面参与朝廷事务，做好接班准备，拓跋宏此时表现得很有分寸，不缺位但更不越位，对于朝政不过多发表意见，一切大事还是由祖母定夺。

一切都回归了正常，冯太后变成了慈祥的祖母，拓跋宏继续着自己的温良恭孝，这种和谐在一场宴会上达到了高潮。

有一次，冯太后带着孝文帝，在灵泉池大摆宴席，宴请朝臣百官和藩国使臣。宴会的氛围非常好，拓跋宏在酒宴中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祝寿。冯太后非常高兴，情不自禁随着节拍唱起来，拓跋宏索性放开歌喉唱和，一时间歌舞四起，唱和者达九十余人，这样的氛围，实在祥和得可以。

只是这种美好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病逝于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

她生前要求将自己葬在平城北面的方山，这个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在此之前，历代北魏君主和皇后都葬在龙兴之地——盛乐。据说冯太后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有次游览方山，觉得此地风景甚好，她对左右说：“舜葬于苍梧，英、娥二妃都葬于湘水之滨，何必远去附葬先帝的陵寝以为贵重，我百年之后，请将我葬于此地。”不过，这恐怕是冯太后的一个托辞，她之所以不愿意葬到盛乐，恐怕是不想面对被自己毒杀的拓跋弘。

她的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禁止设置各种陪葬器具。这不是冯太后最后的作秀，俭朴是她一生的品格。

冯太后临朝之初，便下令取消了鹰师曹，这是一个北魏特设的官署，主要负责鹰、鹞等用于出猎的羽禽的饲养。她平日穿戴，都是些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冯太后改变了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这样的几案摆不了几个菜，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杜绝了铺张浪费。

对于自己祖母的去世，孝文帝拓跋宏丝毫没有获得自由的轻松，而是显得悲痛欲绝。

据史书记载，拓跋宏五日内滴米未尽，相当于绝食五天，一般人很难做到，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大臣们苦苦相劝，五天后拓跋宏才勉强

喝了点米粥，总算结束了绝食生活，不过他的伤痛并没有停止，坚持要服丧三年，不脱孝服。

服丧三年原本是儒家的孝礼，根本不符合鲜卑的旧俗，况且即使是汉人皇帝也没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不少王公大臣站出来表示皇上无须这样，还是把精力放到朝政上更为重要。拓跋宏对此反驳道：“两汉以来之所以没有严格执行三年服丧的制度，是因旧君死去，新君继位，朝中之事千头万绪，无法实施。而朕在位二十年，如果还照此办理，于心不忍。”大臣还是不甘，屡屡陈请，最后把拓跋宏逼急了，他放出狠话：“如果你们还坚持让我脱去孝服，那么，我就三年内闭口不言，你们任选其一吧。”这一下群臣们只好认怂，总不能让皇帝三年不说话吧。

或许是因为拓跋宏表现得太过高调，导致后世对他的“孝心”有些怀疑。

柏扬先生就此提出疑问，他认为：“冯太后是拓跋宏的嫡祖母，不但毫无血缘关系，更惊人的是，冯太后既杀了拓跋宏的娘，又杀了拓跋宏的爹，更杀了拓跋宏娘亲的一家，拓跋宏对这个血海深仇的老太婆，不但没有复仇之意，反而深为爱戴，守丧守的哭了又哭，骨瘦如柴。”

拓跋宏为何如此表现？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虽然拓跋宏一直生活在冯太后影子中，但在冯太后身上，拓跋宏学到了坚强，学到了隐忍，学到了如何去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拓跋宏这样做算是感恩戴德。不过也有人认为拓跋宏这样做，是因为冯太后的势力根深蒂固，一上台便改旗易帜，恐怕很难控制住朝局。

还有人觉得这样琢磨拓跋宏，是把这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看得有些小了，他注定是要干大事的，冯太后所干的事业，正是他想做的。旗帜就是方向，拓跋宏以如此高调的方式悼念祖母，就是要向世人表示，自己将会一张蓝图绘到底，会继续沿着祖母设定的道路走下去。

无论何种解读更接近于拓跋宏内心的真实想法，总之，一个时代结束了！

七　世纪大迁都

二十四岁的孝文帝拓跋宏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不过，北魏群臣对这位皇帝到底有几把刷子，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毕竟拓跋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长期以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唯冯太后的命是从，如今没有了冯太后这把遮阳伞，这位年轻的皇帝会不会被晒爆了呢？

事实上，北魏群臣们的担心显然有些杞人忧天了。

刚结束服丧期的拓跋宏，便搞出了让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大招——迁都洛阳。

迁都历来是国之大事，当年因为灾荒，拓跋嗣想迁都，但在崔浩的反对下没有实施。

拓跋宏为什么又心生这个念头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缘问题，平城地处塞内外交界之处，气候寒冷，风沙天气频繁，不适合进行耕种，再加上人口大量涌入，经常闹粮荒，为此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南边运送物资。

长史王肃随孝文帝拓跋宏北巡，作为久居江南的诗人，沿途看见塞北的风，塞北的雪，塞北的寒冷，于是写下了《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虽然贵为北魏都城，但平城确实让人感到颇为荒凉。

同时代还流行一首童谣，“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纥干山位于平城东边，山头终年积雪，异常寒冷。这首童谣的意思是说纥干山头冷得要冻死鸟雀，为什么不飞往别处去求生之快乐呢，这也说明了平城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恶劣。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拓跋宏，一心想将鲜卑民族带出落后愚昧的泥沼，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大力推进汉化改革，但平城距离中原腹地较远，而且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要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就必须将都城由游牧民族气息浓厚的平城迁往农耕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

拓跋宏最早的选择并非洛阳，而是邺城。这座后赵、前燕的都城，历经繁华，而且与南朝有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缓冲区，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拓跋宏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他看来，在邺城建都的王朝并不长寿，这里是个不祥之地，更关键的是，这里虽然比平城更接近中原，但还是太靠北了。而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于加强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鲜卑贵族旧势力的束缚，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

于是拓跋宏决定一步到位，迁都洛阳。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骨感。迁都谈何容易？从北魏建都平城，已经过了好几十年，鲜卑贵族和王公大臣们在这里置办家业，生儿育女，如今让他们放弃一切，奔赴千里之外的洛阳，近乎像杀了他们一样。

拓跋宏最不缺的便是智慧，他知道事关重大，所以绝不能来硬的，否则不仅会使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迁都的事情也很有可能泡汤，当务之急必须要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由头。

拓跋宏想来想去找到了一个理由——讨伐南齐。

不过这个理由很勉强，因为拓跋宏亲政时间不长，内部还未完全稳定，况且南边的齐朝也没有招惹北魏，双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战事，如今不远千里，兴师动众，听上去确实有些唐突。

拓跋宏知道大家心里所想，为了提高公信力，他让太常卿占卜凶吉，太常卿呈上的卦象是“遇革”。他借题发挥，说“革”字是当年商汤革命的“革”，表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这是一个大吉之兆。

皇上拿天意说事儿，大臣们心里虽然不赞成，但也不好说什么，不少人希望“带头大哥”此时能出来发声。

这个“带头大哥”便是拓跋宏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

拓跋澄是拓跋宏的堂叔，不仅辈分高，而且为人正直，文武双全，在鲜卑贵族中有崇高的威望。他果然不负众望，在一片沉默中挺身而出，对拓跋宏的南征想法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占卜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革命”应该发生在君臣之间，所以臣子商汤革国君夏桀的命，确实是吉兆，但现在已经“帝有天下”，“革”字就不再是吉兆了。

拓跋宏本来以为群臣沉默，能够蒙混过关了，没想到自己的叔叔跳出来据理力争，他板着脸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拓跋澄并没有退缩，说道：“社稷是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能不讲？”

拓跋宏看到这个叔叔如此执拗，害怕当面争论下去，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况且拓跋澄不仅辈分高，而且在拓跋贵族中有崇高的威望，如果自己占不了上风，便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他找了个台阶，说：“各言其志，没有关系。”

拓跋宏的脑子确实好使，退朝后，他第一时间召见拓跋澄，私下里做叔父的工作，他这样做，是因为对说服自己的这位叔父，心里还是有谱的，因为他知道拓跋澄不是保守派，而是一位汉化很深的鲜卑贵族，南朝使者见到拓跋澄后曾大为赞叹：“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因此两人取得共识不难，只是自己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孝文帝拓跋宏见到拓跋澄，第一件事情便是连声道歉，表示刚才在朝堂上，没有给叔父好脸色，那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随后，拓跋宏全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南征是假，迁都洛阳是真，他对此解释道：“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实施文治，而洛阳自古就是帝王建都之所，如果能迁都洛阳，将是北魏王朝之大幸。”

拓跋澄其实并不反对迁都，既然皇帝对自己交了底儿，他立刻表示赞同道：“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拓跋宏有些担忧地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拓跋宏听了此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就是说，任城王就是自己身边的张良。

拓跋宏扫清了所有障碍，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他下令由太尉拓跋丕和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自己则率文武百官和步骑百万余人南征。

离开平城前，他特意到安葬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辞，不知道他在祖母的墓前会想些什么，但想必一直致力于改革的冯太后，看到拓跋宏有比自己更为磅礴的举动，应该会含笑九泉吧。

这一路走得非常辛苦，整整走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快到洛阳的时候，正赶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一不小心便人仰马翻，但拓跋宏却不管不顾，下令部队要克服困难继续南下，一副不成功便不罢休的样子。

其实这不过是拓跋宏导演的一场大戏，看到群臣疲惫不堪的模样，拓跋宏意识到，这场戏剧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如何能让群臣们心服口服，从而同意迁都洛阳呢？他要祭出自己的法宝——“群众演员”。

就在拓跋宏勒马准备前行时，一些大臣扑倒在地，哀求不能再往前走了，“最佳男配角”李冲站出来跪在马前，高声道：“今日之举，天下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个人想做，汉文帝说：‘我一人驾着千里马，又能去哪里呢？’臣一心报效国家而却无法阻止陛下南征，请陛下赐臣一死。”

根据脚本，“群众演员”出来相劝，只是这一出大戏的前奏，还远没有达到高潮。拓跋宏故作生气地说：“我正想着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却百般阻拦，使我梦想无法得以实现，谁再敢多言，绝不轻饶。”说完便要策马扬鞭，疾驰而去。

该那些不知内幕的王公大臣隆重登场了，他们看到拓跋宏像铁了心一样，便不顾一切，先是拉住御马，然后一拥而上，在马前集体下跪，声泪俱下地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往南走了，否则没开战就已经被拖死了。

拓跋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对群臣说：“这次出征规模很大，如果没有任何收获，如何和后人交代？”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他装出很善解人意的样子，说出自己内心最

想说的话："既然都不愿伐南齐，当迁都于此，诸位以为如何？愿意迁都的人，站在左边，不愿意的站在右边。"就是说，现在只有两条路，接着往南走，或者在洛阳住下来，由每个人来选择。

因贪腐被削去王爵的南安王拓跋桢，看到戴罪立功的机会来了，他率先站到左边，大声说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迁至中原以延长王业，前有周公，今有陛下，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京师，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因此，请求陛下保养好身体，让百姓安心，定都中原，停止南伐，这是臣等的肺腑之言，也是万民的幸福！"

这马屁拍得相当及时相当到位！群臣看到有领头的，立刻山呼万岁，表示同意定都洛阳。

只是洛阳早已被战火焚毁，重新营建需要时日，李冲建议拓跋宏说："请陛下暂时回到平城，命臣下修建，等营造完毕，再请陛下迁到洛阳。"拓跋宏没有答应，他说："朕正好要到各地巡视，先到邺城停留一段时间，等到明年春天再回洛阳。"

拓跋宏很聪明，好不容易从平城出来，千万不能再回去，否则自己会被保守势力所包围，而已经同意迁都的大臣想必大半也会反悔，所以不如先到邺城躲清静，不过他还是担心平城有变，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去告诉留守人员有关迁都之事，并做好思想工作。

拓跋澄不负重托，回到平城后他通报了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决定，他的话使留守平城的王公大臣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拓跋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据典，充分开导，还是慢慢将大家说通，使得平城风平浪静。

拓跋宏连蒙带骗，再加上软硬兼施，总算把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不过，对于立志于全面汉化改革的拓跋宏来说，迁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八　鲜卑变汉人

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原动力是他对汉文化的疯狂崇拜，这又与他从小喜欢读书学习有关。

史书记载，拓跋宏熟读六经，善谈老庄，对于儒学经典名句经常脱口而出。他学习得越深入，越感觉汉文化博大精深，也感到鲜卑实在落后愚昧。

在拓跋宏看来，汉人的一切都好，似乎南方的月亮都比北方的圆。有次他当着群臣和南齐使者的面说："江南多好臣。"这让手下大臣听着心里非常不舒服，大臣李元凯终于忍不住站出来说："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意思是说，南朝的大臣这么好，几乎一年换一个皇帝，北方没有好的臣子，而今一百年还是大魏。李元凯的话有真凭实据，拓跋宏觉得自己失言，顿感非常惭愧。

如何缩小南北差距呢？拓跋宏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鲜卑人加速汉化，所以能改的要全部改，到最后让鲜卑人和汉人分不出彼此。

首先从"改装"开始，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刚刚到达洛阳的拓跋宏下诏禁穿胡服，改穿汉装。不仅不能穿鲜卑人服装，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也不能穿着，为何改革要从改装开始？因为这个改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从风俗入手，很直观，也能够强化身份认同。

对于着装上的改变，拓跋宏很看重，有次他南征回到洛阳时，看到车上有妇人还穿着胡服，很是生气，召来留守洛阳的拓跋澄进行质问，拓跋澄表示穿汉服的是大多数，穿胡服的毕竟是少数，拓跋宏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意，说："任城王难道想让全城的人都穿吗？你知不知道，一言可以丧邦！"一怒之下撸掉了拓跋澄的官帽。

接着是"改语"，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只能说"正音"，就是洛阳一带汉人说的普通话，将汉语作为北魏王朝唯一的官方语言。

拓跋宏深知改语比改装难得多，所以他把群臣召来，提前统一思想。拓跋宏问群臣道："各位想要朕效仿商、周的善政，还是想要朕连汉、晋都不如呢？"咸阳王拓跋禧道："群臣希望陛下的功绩可以超越前王。"拓跋宏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墨守成规呢？"群臣答道："希望陛下施政可以不断改进，日新月异。"孝文帝问："朝廷的万千基业是要止于一身，还是传给子孙呢？"群臣答道："希望陛下传承百世。"孝文帝说："既然如此，就一定要加以变革，各位不

得违背。”群臣答道：“朝廷颁布政令，臣下服从遵行，是没有任何人胆敢违抗的。”

拓跋宏循循善诱让群臣上套，然后和盘托出说：“现在我想要禁止说鲜卑语言，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容许他不立即做出改变。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为官的，不可以再说鲜卑语；如果还故意说鲜卑语，就要革职查办，各位一定要谨记啊！王公卿士们认为这样怎么样啊？”群臣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答道：“陛下说得有理。”

拓跋宏把深得自己信任的李冲拎出来做反面典型，说：“朕曾经和李冲讨论过这件事情，李冲说四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又有谁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陛下说的是哪一种语言，那么哪一种就是标准的语言。李冲说出这样的话，应该被处死。”拓跋宏此话一出，所有的大臣都惊出一身冷汗，连李冲都是死罪，其他人自己掂量掂量吧！孝文帝转头对李冲说：“你辜负国家社稷的重托，让御史官撵下殿去！”这实际上是免死了，李冲赶忙摘掉帽子磕头谢罪，退了下去。

统一群臣思想后，拓跋宏随即下诏改语，“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胆敢不改者，一律撤职免职。

活人要改，死人也不放过。迁都后不久，广川王在洛阳病逝，这位王爷的妻子早亡，葬在了平城，是应该“两地分居”还是“合葬一处”，下面人拿不定主意，便上奏请示拓跋宏，他就此做出重要批示：代人（平城及周边地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得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接着他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这项举措有效切割了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

这些改革只算是小试牛刀，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也有些阻力，但总体上的推进还算顺利，拓跋宏由此对改革越来越有信心，他接着要连出大招了。

第一个大招是改姓。鲜卑族最早并没有姓氏，后来他们的姓氏是由部落名称转化而来的，基本上都是复音，而汉姓多数为单音，因此只要

一听名字，便可知道是汉人还是胡人，这使得旨在让胡汉融合的拓跋宏感到很不爽。太和二十年（496年），他下诏改姓，这次依然是以上率下，首先将北魏的皇族姓氏由“拓跋”改为“元”。

为什么要改成“元”呢？拓跋宏诏令如此解释：“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就是说，鲜卑人以土为拓，王为跋，北魏的祖先出自黄帝之后，以土德而称王，因此叫作拓跋氏。土地拥有最纯正的黄色，又是万物之源，所以将“拓跋”改为了“元”。

从现在起，我们将拓跋宏改称为“元宏”。

元宏改完自己的姓，接着就让其他人全部效仿，“姓或重复，皆改之”。只要姓里有超过一个字，就必须改。一时间改姓成为北魏朝廷最流行的事情，拔拔氏改为长孙氏，伊娄氏改为伊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

皇帝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这场汉化改革逐渐到达了高潮。

第二个大招是改革官制。此前北魏的官职是鲜卑、汉杂用，既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又有八部大人。元宏下诏实施九品官制，按照西晋的官制表，将北魏所有的官名进行汉化。

第三个大招是建立门阀制度。这项改革也被称为“分定姓族”，姓族就是门第，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诏，采用魏晋的门阀制度，将鲜卑人也划为不同的等级，当年与拓跋氏打天下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成为一等望族。

元宏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鲜卑人过去不讲究姓族，即使是功臣的后代，也与寒门贱人没有区别，一些位居三公、公卿的，他们的直系亲属还做着非常低级的官吏。

“分定姓族”的原因很简单——不能让功臣流血又流泪，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不过，这似乎只是孝文帝的一个托辞，他在鲜卑族搞门第区分，和汉族也有关系，那便是汉人有门第，所谓“门当户对”，如果鲜卑族不搞出个上层社会，便很难与汉人的世家大族真正对上话，孝文帝在诏书里说鲜卑八姓和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门户相当，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如果真正搞“唯才是举”的话，“大老粗”居多的鲜卑贵族根本就不是汉人的对手，会拱手交出统治权，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在元宏看来，推行“分定姓族”，会赢得鲜卑大贵族和汉族豪强的支持，上层领导班子成员间的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此，北魏选官机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取士于门”“以门见举”，对于高官和好位子，门阀子弟有绝对的优先权，最后的结果是“以贵承贵，以贱袭贱”。

这项举措和其他改革不同，事关每个家族的前途命运，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因此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有次孝文帝与群臣们议论选拔调派官员之事，他问道：“近世以来，出身高卑贵贱，各有一定，这样划分如何呢？”李冲反问道：“国家设置官吏其目的是为了那些膏梁子弟们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孝文帝回答：“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顺势反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出身，而不注重才能方面的选拔呢？”孝文帝辩解说：“如果有过人的才能，不怕人所知。君子门第出身，即使没有为当世所用之才能，但德行方面要更纯洁笃实，朕所以选用他们。”李冲再反问道：“难道古代的贤相傅说、吕望二人，可以凭门弟出身得到吗？”孝文帝再回答：“这种不平常的人才，旷世才有一二。”大臣李彪、韩显宗等接连站出来批评这种做法，但无论别人怎么说，孝文帝是铁了心要推行门阀制度。

元宏建立门第制度，还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功效，那便是模糊了民族界限，代之以士庶之别，鲜卑和汉族的高门形成了北魏的权力核心，其他人很难进入。令人感叹的是，想当年崔浩正是为了这个理想最后惨死，而如今元宏把它变成了现实。

元宏所做的一切，目标指向只有一个——融合。

在建立门阀制度后，他找到了加速融合的好方法，那就是鲜卑皇族和高门与汉族的望族通婚。这样生下的后代就是鲜卑和汉人的混血，一代代持续下去，以后就很难分清是胡人还是汉人了。

说干就干，他以身作则，娶了几个汉族美女做老婆，同时下令自己的六个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等北方汉人大族联姻，这六位王爷本来已经娶鲜卑女子为正室，无奈元宏一纸诏令，这些鲜卑正室夫人非常不情愿地将主位让给汉族女子，自己则由“大老婆”变成了“小老婆”。

这些改革可谓疾风骤雨，不过在一些历史学家来看，这些举措都是体制或形式的变革，真正触及灵魂深处的改革，当属“宗庙祭祀”。鲜卑族每年最重要的祭奠是“西郊祀天”。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再“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西郊祀天仪式的重要意义是使鲜卑贵族保持古老的原始崇拜，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

元宏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改用汉族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就是说，不祭祀本部族崇拜的天、神，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意味着元宏将拓跋部的精神和信仰基础都放弃了，从文化认同到精神皈依，完完全全地归附了汉族。

元宏如此激进的汉化改革，在本族内部肯定会让许多人不习惯、不满意，这点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想到的是，带头站出来反对自己改革的人居然是太子元恂。

元恂是个苦孩子，因为他一岁时，他的母亲林氏被赐死，成了“子贵母死”的牺牲品。元恂一直被自己的曾祖母冯太后抚养，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初五，元恂被立为皇太子，正式成为北魏王朝的储君。

令人怪异的是，元恂身上丝毫找不到他老爸的影子，他从小就非常不喜欢读书，特别是对于学习汉语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不爱学习的元恂，想必非常喜欢美食，因为史载他“体貌肥大”，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洛阳的炎热天气，常常想回到凉爽的旧都平城。

元恂是个坚定的“反汉化”者，他不仅不喜欢汉语，也不喜欢穿汉服。他老爸赐给他的汉服，元恂只在朝堂上穿着做做样子，回到府上便迫不及待地换上胡服，东宫有个属官叫作高道悦，他害怕元恂这样做会得罪皇上，经常劝他要注意言行，和他的皇帝父亲保持一致，但元恂不以为然，高道悦说多了，反而让元恂非常反感。

不听劝的元恂很快就出事了！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七日，孝文帝元宏前往嵩山祭祀，让元恂留守洛阳金墉城。元恂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他与身边亲信密谋，杀掉了高道悦，率左右准备跑出洛阳，跑回平城。

领军将军元俨得知消息，深感事态严重，立刻下令关闭洛阳各处城门。结果元恂折腾了一夜，也没有跑出洛阳城。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将此事快马飞报到前往嵩山途中的元宏。

元宏听后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太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立即取消嵩山之行，但又担心大张旗鼓引发不测之事，所以整个队伍对外严守秘密，按照原计划一直走到汴口后，才悄无声息地赶回了洛阳。

元宏进入皇宫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召见太子元恂，他怒不可遏地下令棍棒伺候太子，元宏亲自用大棒体罚太子，自己打累了，又让自己的兄弟咸阳王元禧接着打，前后打了一百多棍，搞得这位胖太子皮开肉绽，被人抬出皇宫，在东宫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元宏的气并未因此而消散，他决定废掉元恂太子之位，他颇为痛心地对群臣说：“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日若不除去这逆子，将给国家留下大祸患，若等朕死后，恐怕会重演西晋的永嘉之乱。”于是，他下诏将元恂废为庶人，并软禁起来，每日只供应粗茶淡饭，宛若囚徒一般。

元恂为什么急于跑回平城？原因并非想去避暑那样简单，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在平城有一群人对元恂翘首以盼，准备扶立他为新皇帝，另立中央，与孝文帝元宏分庭抗礼。

这个阴谋集团的头目叫作穆泰，当年冯太后想废黜元宏的时候，他站出来苦苦相劝，元宏因此对他很感激，亲政后对他委以重任。但随着

汉化改革的推进，元宏更信任身边的汉族儒士，离穆泰、陆睿等鲜卑重臣距离越来越远，这让他们颇感失落。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元宏的举动是将整个鲜卑族送上了灭绝的道路，孝文帝从本质上变成了汉人，已经不适合领导北魏王朝，为了正本清源，重塑鲜卑人的权威，必须要推出一个新皇帝，与在洛阳的元宏抗衡。

他们心中最理想的人选无疑是太子元恂，想必在下面双方早有默契，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这位胖太子居然没有跑出洛阳城，而且还被废掉了太子之位。

元宏并不知内情，但穆泰等人深怕阴谋泄露，他们决定拥立阳平王元颐为皇帝。元颐没有这个胆量，他一边假意答应，一边派人密报元宏。元宏收到信息后，再次请任城王元澄出山，让他到平城平叛。

元宏没有看错人，在关键时刻屡屡建功的元澄，这次表现更为神奇。他只带着少数精骑出雁门关直入平城，不费吹灰之力便瓦解了穆泰集团，将穆泰、陆睿等骨干分子悉数缉拿归案，使得元宏不由称赞：“任城王真乃社稷之臣啊！”

平定叛乱后不久，废太子元恂的死期也到了。中尉李彪密报说元恂仍与左右密谋反叛，对元恂已经彻底失望的元宏，让咸阳王元禧携带着诏书和毒酒，到元恂的软禁处，毒死了废太子。元恂死后，尸首就用平常的衣服和粗木棺材收敛，草草下葬了。

这位胖太子死时仅仅十五岁。

九　“绿帽子”皇帝

元宏一辈子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改革，二是南征。如果说第一件事算是成功，那第二件事只能用失败来形容。

第一次南征是在太和十八年，当时李冲督造的洛阳城尚未完全完工，拓跋宏在洛阳立足未稳为何就急于讨伐南朝呢？主要原因是南边的齐朝发生了内乱，齐武帝萧赜驾崩后，辅政大臣萧鸾杀掉第三任皇帝萧

昭业，改立其弟萧昭文，不久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然后大开杀戒，搞得人人自危，南齐雍州刺史曹虎送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将襄阳城献于北魏，请求拓跋宏派军队来接应。当然，除此之外，拓跋宏想成为千古一帝的心理也在作祟，他从不掩饰对统一天下的渴望，曾经作诗“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他决心迁都洛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如此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拓跋宏断然不会放过。

拓跋宏下诏兵分四路，大举南征。不过，在是否出征的问题上，朝臣们的思想并不统一，不少人觉得有些“操之过急”，包括四路大军其中一路的先锋卢渊，他起初不肯接受任命，拓跋宏很生气，斥责他贪生怕死。卢渊说：“臣并非畏战，只怕曹虎成为第二个周昉。”周昉是三国时的吴将，他假降引得魏国曹休发兵，结果魏军大败于石亭。相州刺史高闾也上书说：“洛阳刚刚建好，曹虎尚未派来人质，足见其人没有诚信，不可轻举妄动。”

拓跋宏看到反对声音颇多，便召集群臣开会商议。拓跋澄、李冲和主战派穆亮等在会上发生激烈的争执。李冲首先发表意见：“目前正是迁都伊始，诸事草创之际，大家都想有一段安定的时期，再加上对作为内应的曹虎并没有细加审查了解，很多情况不明，所以不宜于轻举妄动。”

接着任城王拓跋澄说了自己的想法：“曹虎没有派人质，也没有再派遣使者来联系，其中的诡诈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从代都迁移来的百姓，都有怀念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洛阳，住的是没有一根屋椽的房屋，食物储备没有超过一石，而目前冬季将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然而，现在反而要驱使他们披坚执锐、出征打战，恐怕并非是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吧。况且，前面各路军马已经进发，他们之间能够相互接应。如果曹虎投降属实，就等平定了樊、沔之后，陛下您再顺势而动，到那时銮驾前往，也为时不晚啊！如今行动只能使军中上下疲劳，如徒劳而返，恐怕会有损于我朝的天威，反而使贼军的气势更为嚣张，所以万万不是妥善之计。”

司空穆亮却认为应该出兵，其他臣僚们也都同意他的意见。拓跋澄厉声质问穆亮：“各位在前不久之时，看见诸路军马出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私下里议论时，都不同意南征，为什么面对皇上时就变了态度？

万一这次南征不利，就完全是诸位所造成的。”李冲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于国家啊！”

拓跋宏对任城王所言很不高兴，冷冷地说道：“任城王认为赞同朕的人都是谗佞，可是与朕所见不同的人难道一定都忠诚吗？常言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这不正和眼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吗？”拓跋澄回道：“我愚昧无知，虽然属于‘小忠’之列，归根到底也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为国家而考虑，不知道所谓‘大忠’究竟又是根据些什么！”

拓跋宏不听李冲、拓跋澄所言，最后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

卢渊、高闾说的没错，曹虎最初确实有降意，但萧鸾上台后，加授他为平北将军的封号，晋爵为侯，并增加食邑三百户。面对高官厚禄，曹虎打消了先前的想法。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底，南征大军从洛阳出发，拓跋宏统率的主力很快抵达了寿阳，当年苻坚的百万大军就是败于此地。拓跋宏看到寿阳守备森严，又想到苻坚的悲剧，决定放弃攻城，绕城而走，随即向钟离（今河南凤阳）发起攻击，但是并不顺利，齐军顽强抵抗，北魏军久攻不克。这时候，有个重大噩耗传到拓跋宏处，他的好友冯诞突然去世了。

冯诞是冯太后的侄子，他和拓跋宏同岁，两人从小在同一张桌子上读书，后来娶了拓跋宏的妹妹乐安公主，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冯诞这次随军出征，半路上得了重病，不治而亡。拓跋宏十分伤心，抚尸痛哭了一个晚上。

经过这一番折腾，拓跋宏没有了当初的心气儿，他传诏“罢临江之行，召诸军回师钟离”，放弃了渡江攻打南齐都城建康的计划。

只是钟离城依旧岿然不动，为了防止齐军援军从背后袭击，拓跋宏下令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的沙洲）筑城，同时在淮河两岸也筑城，再用栅栏连接三城，将淮河拦腰截断，阻止齐军涌入。但是，南北二城被齐军名将裴叔业攻克，只剩下了邵阳洲还在魏军手中。拓跋宏看大势已去，只好拔营起寨，渡河北退。

拓跋宏这一路以失败告终，其他几路也好到不哪里。刘昶、王肃这一路最惨，他们两人都是南朝降将，因受到猜忌叛逃到北魏，本来想借着这次出征报仇，但现实却极其骨感，在义阳（今河南信阳）被齐军大败，大军损失殆尽，两人只身逃了回来。卢渊担任前锋的这一路也大败而归。只有拓跋英统率的一路得胜而归，但也无力改变战局。

这一场南征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北魏刚刚进行了大规模的南迁，军民十分疲惫，无力承受这样的大战，而且准备很仓促，基本没带什么攻城器械，可惜拓跋宏不听劝阻，固执己见，最终吞下了苦果。

志在统一天下的拓跋宏，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打退堂鼓，在顺利推行汉化改革和平定平城叛乱后，又准备率军踏上南征之路。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已经改姓的元宏下诏征伐冀、定、瀛、相、济五洲之兵二十万人，积极筹备发动第二次统一之战，这次他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再分兵，而是集中优势兵力主攻襄阳。

当年八月，元宏在华林园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随即随军出征。这一次阵势很大，史称“吹唇沸地”，就是大军吹口气，就可以使大地沸腾起来，这和当年苻坚统帅的前秦大军的“投鞭断流”有一比。

虽然气势很唬人，但实际效果和上次如出一辙。镇守南阳的齐军在将军房伯玉指挥下打得很顽强，围攻五天后，元宏留下咸阳王元禧等继续攻打，自己率军采取“跳城战术”，继续南下朝新野（今河南南阳新野）杀来，新野太守刘思忌一点也不逊于房伯玉，元宏也一时没有好的办法。

东方不亮西方亮，东线的北魏将领傅永大败意图“围魏救赵”的齐军统帅裴叔业。这位傅永是个励志人物，他出身平民，武艺高强，可以在马背上倒立驰骋，但他却是个“文盲”，二十岁都不会写字，有个朋友给他写信，他无法回信，被人嘲讽笑话，自此发奋读书，最终成了文武全才。

元宏听闻东线告捷，不由赞叹道：“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写文章，只有傅永一人啊！”受到东线胜利的激励，北魏主力连克新野、南阳两城，

刘思忌被斩，活捉了房伯玉，南齐军队纷纷溃散。

形势发生了逆转，好消息接踵而来，齐明帝萧鸾病重，在病中继续杀诸王，境内发生叛乱，不久后这位暴君一命呜呼。

元宏终于迎来了实现自己宏图伟业的时刻，看上去四海一统指日可待，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元宏竟以“礼不伐丧”为由，结束了第二次南征。

元宏真的如此仁义吗？非也，因为他此刻也得了重病，有多严重呢？史书上说他十多天都不能见侍臣。还有一个细节更说明问题，太子元恪从洛阳匆匆赶来探望，说是探望，其实已经准备好托孤了。

元宏为何突然病成这样，除了连年征战，积劳成疾外，还和一个女人有关，此女便是他的第二任皇后冯润。正史未记载她的名字，“冯润”是野史中的名字，她还有一个小名叫妙莲。

冯润是冯太后哥哥冯熙的女儿，为了保证冯家的地位永世不替，她将冯熙的两个女儿冯润与冯珊同时送进后宫，嫁给了元宏，两人都被封为昭仪，不过冯润和冯珊风格不同，冯珊是“媚而不佻，静而不滞”，而冯润则是“风韵自娆，妩媚艳丽”，元宏更喜欢风情万种的冯润，除了处理朝政外，两人天天泡在一起。

三年后，冯珊因怀孕难产而死。“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冯润也病倒了，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是什么病，但很可能是传染病，冯太后怕传染给元宏，就把她送出宫做了尼姑。

两个主力人选一个死，一个病，冯太后为了保证冯家“红旗不倒”，迅速找了一个替补——冯清。她是冯熙和文成帝拓跋濬的姐姐博陵长公主所生的女儿，可谓“大家闺秀”，冯太后特别喜欢冯清，在临终之时，一再叮嘱孝文帝，要立她为皇后。元宏很听话，守孝期满后，冯清就一步登天，母仪天下。

冯清虽然举止得体，但却缺少女人的风情，元宏对她很尊重，两人相敬如宾，但没有太多激情。元宏又宠幸其他嫔妃，还生下了几个儿子，但总找不到和冯润在一起时的感觉。

“高祖犹留念焉。”元宏又想起了美艳动人的冯润，他私下派人去打听，听说她病已痊愈，花容如初，便迫不及待地让太监将其接回宫中。“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

冯润又成了元宏的左昭仪，重新回到皇帝身边的她，使出百般解数来赢得元宏的独宠。据说她经常使用肌香丸，全身香气飘逸，搞得孝文帝如痴如狂。很快孝文帝元宏就废黜了皇后冯清，让她去寺庙里做了尼姑。

冯润成功上位，实现了自己的“皇后梦”。

冯清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自身有问题，她的老公皇帝全力以赴推行汉化改革，身为皇后的她本来应该大力支持，发挥先锋表率作用，但冯皇后对改革却很不热心，她不爱说汉语，也不喜欢穿汉服，这让元宏颇感生气，母仪天下的皇后如此，让天下臣民如何效仿？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冯润在元宏面前搬弄是非，总说些对冯清不好的话，这种枕边风的作用不容小觑。

元宏对冯润很是宠爱，自从让她当上皇后以后，便不再临幸其他妃子，史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

按说冯润应该知足了。元宏雄才大略，而且“生而洁白，有异姿”，也算是一名美男子，可以说要相貌有相貌，要地位有地位，要才华有才华，要痴情有痴情，可谓“四有爱人”，但凡一个女子遇到这样的老公，人生应该不再有遗憾了。

然而冯润没有！

冯润虽然很得宠，但后来却很难见到自己的皇帝老公，原因是元宏跑去打仗了。寂寞成为冯润最深切的感受，但她本就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女人。每天无所事事的冯润，勾搭上了中官高菩萨。

史书称“诸中官，凡阉人给事于中者皆是也”，由此说，中官实际上就是太监，但不少人认为一如秦朝赵太后情人嫪毐一样，高菩萨是个假太监。真也好，假也罢，总之是两人宛若干柴遇烈火，共同给孝文帝元宏奉献了一顶绿帽子。

冯润听说元宏在前线生病的消息，可能觉得拓跋宏活不了多久，再管不了她，也没办法回来同她算账了，便“公然丑恣”，越发不管不顾起来。

纸包不住火，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元宏那里。

如此迅速地被元宏得知，要怪也只能怪冯润自己。元宏的妹妹彭城公主死了老公，而冯润的弟弟冯夙对公主垂涎已久，眼见公主成了寡妇，冯润想让彭城公主做自己的弟媳。彭城公主对冯夙是一万个不愿意，对冯润淫乱宫闱更是深恶痛绝。冯润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她定下婚期，意思是不想嫁也得嫁。彭城公主很生气，没想到冯润竟然欺负到自己头上，她一气之下，带了十几个侍婢家僮，冒着大雨坐着小车跑去前线找自己的皇帝哥哥告状。

可以想象，元宏听到消息会是怎样的反应，史书上说“闻而骇愕”，他简直不相信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会做出这等事来，本来已在病中的他，病情更加恶化。

不过，元宏还心存侥幸，担心是别人误传，“未之全信而秘匿之”，第一反应是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许任何人外传。

冯润知道彭城公主跑了，惶惶而不可终日，她此时唯一的念想，便是盼望着自己的皇帝老公死于非命，这样就可以既往不咎。于是她和母亲常氏一起，请巫师在宫中大行巫术，想让元宏在回来路上一命呜呼。

但她们请的这位巫师水平实在不过关，元宏非但没死，还顺利挺了过来，并有好转的迹象。

只是聪明一世的元宏，痴情于这样一个风流恶毒的女子，真是瞎了眼。

冯润听说元宏病情好转，正在回师洛阳途中，她心里极度恐惧，开始巴结讨好身边的太监，对他们大施贿赂，并反复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泄露她的隐私。元宏回到洛阳后，这些宦官恪守诺言，没向孝文帝透露任何消息，可小黄门苏兴寿却向孝文帝告了密。

这回元宏不能不相信了，也许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并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很沉得住气。史书载：“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元宏详细询问有关细节后，叮嘱苏兴寿到此为止，不要往外泄露。他首先将高菩萨等人抓起来，拷问实情，“迭相证举，具得情状。”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硬骨头”，相互揭发检举，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快就弄清楚了。

接着元宏亲自审问冯润，这位美人痛哭流涕，梨花带雨，请求宽恕。元宏表示可以，但首先必须要实话实说。冯润求他摒退左右，元宏便让人都出去，只留了侍卫白整。

冯润看看旁边的侍卫，欲言又止。元宏“乃以绵坚塞整耳，自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就是用棉花塞住白整的耳朵，然后小声呼唤他，确定他听不到后，冯皇后这才声泪俱下地开始述说。

两人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魏书》记载，“事隐，人莫知之”，这也成为了千古之谜。

只是元宏听完冯润陈述，将彭城王、北海王叫进来，两位王爷颇为犹豫，孝文帝说道：“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嫂，现在与路人没有什么区别，尽管进去，不用难为情。”二王刚刚坐下，孝文帝就指着冯润怒气冲冲地说：“这女人想把刀插到我的软肋上，现在你们好好拷问她，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谊，如果这贱人还有羞耻心，应该马上自己了断。”彭城王、北海王虽然是孝文帝的亲人，却觉得不便干涉这种事情，两人附和了一会儿，便托辞离开了。

元宏话说得狠，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废黜冯润，只是杀了高菩萨等人。之所以这样处理，元宏给出的理由是已经罢黜了冯清，看在故去冯太后的面子上，不能再废黜冯家的皇后了。

不过这样的理由显然非常牵强，一顶“绿帽子”如此结实地砸在自己头上，一般男人都无法忍受，九五之尊的元宏居然能够如此大度，唯一的可能就是元宏对冯润用情太深，对她还留有一丝念想。他的内心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那便是：“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冯润尽管失宠，但她对宦官和后宫的嫔妃仍然是趾高气昂。当孝文帝派宦官向她提问时，她声色俱厉地说：“我是皇后，应当面回答，你们是什么东西！”孝文帝听了宦官们汇报后，气得脸色铁青。他马上把冯皇后的母亲常氏叫入宫中，交给她一根拐杖，命令她痛打冯皇后。常氏在孝文帝的威迫下，直把冯皇后打得鲜血淋漓。

生气归生气，元宏还是继续让冯润坐着皇后的位置，以至于元宏再度南征的时候，“夫人嫔妾奉之如法”，后宫嫔妃们仍将她视为皇后，都觉得皇上还是爱着她，冯润的失宠只是暂时的。

处理完“绿帽子”事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元宏觉得自己身体有所恢复，为了弥补上次南征的遗憾，他决定再次御驾亲征。

这是他第三次出征，也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在南征进军途中，孝文帝元宏突然病情恶化，继续往南走已无可能，只好下令撤兵，但是病体无法支撑他返回洛阳，在行至谷塘原（今河南南阳淅川县）行宫时，孝文帝元宏驾崩，仅仅活了三十三岁。

元宏死前最后的遗愿便是赐死冯润，他下诏说：“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两个意思，一是冯皇后必须要死，二是不能让她蒙羞，要用皇后礼仪与自己合葬。

北海王元详和侍卫白整，拿着毒酒去后宫找到冯润，冯润此时还心存幻想，认为元宏会永远爱她，而绝不会伤害她，坚决不肯就范，声称他们假传圣旨，说“皇上绝不会这样做，是诸王想我死”。白整不由分说“执持强之”，强行把毒酒给她灌了下去，这位风流皇后这才一命呜呼，时年三十岁，谥号为幽皇后。

十　功过任评说

该给这位传奇皇帝下个结论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改革是贯穿元宏一生的主题词，而长期以来，很多人恰恰在“汉化改革”问题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

肯定派认为元宏通过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推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这也是大部分历史教材所持的观点。

元宏改革前，鲜卑和汉人的矛盾非常尖锐，当时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汉人驱逐在前，让汉人充当肉盾，消耗敌军，鲜卑族视汉人如草芥，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看。

歧视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汉人的反抗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更重要的是随着北魏王朝的封建化，农耕方式逐渐取代了游牧方式，鲜卑人当初可以在马上用武力统一北方，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靠掠夺和放牧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只有依靠和振兴农业才能生存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魏王朝进入农耕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但鲜卑族的落后保守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照此下去，不仅元宏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长时间维持现有政权稳固也不敢打保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拿来主义”，学习、接受并吸收更为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和选择。

元宏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清醒地认识到，抱残守缺，在愚昧落后中打转转，没有任何出路，与其等着将来付出巨大而惨重的代价，不如主动求变。因此，不难看出，元宏的改革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因为在改革之前，北魏已经统一北方，统治还算稳定，没有达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但元宏站得高望得远，毅然决然进行汉化改革，显示出千古一帝的卓越眼光。

当然，汉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只有想法不行，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在元宏之前，有想法的帝王并不少。十六国时代的帝王，如前赵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皝，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也都想将汉文化为己所用，但都没有勇气和胆识走出这一步。

从效果上来看，汉化改革使得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鲜卑各族文化的北方文化，而且达到了一个全

新的高度。洛阳由此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的中心，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极盛时期洛阳的壮观描述，使人非常地神往。

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之上。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陈庆之“回国”后说了一段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就是说北魏帝国治下的洛阳，竟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江左。要知道，此时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由此可以想象它在极盛时是多么的辉煌壮丽。从当时的盛况来看，本是胡人的元宏主导的改革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竟然将江南的汉人政权抛在后面。

汉化改革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历史走向同样重要，那便是鲜卑人和汉族相互通婚，逐步孕育了集温文尔雅和彪悍勇猛于一身的新汉族，杰出的代表是创建大唐的李氏家族。在云冈石窟博物馆，竖立着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由此看来，这场改革的影响远超过元宏的预期，算得上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

否定派则认为元宏只学到了汉人的腐朽因子，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的作用，反而让鲜卑丢掉了勇武质朴，导致了民族的柔弱和国家的衰亡。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认为，元宏的一切作为皆可归于“伪”，甚至他认为是“沐猴之冠，优伶之戏而已矣”。这样的评价看上去有些偏激，然而当时正值一个汉人政权被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所取代的时代，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柏杨先生认为元宏的改革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但可惜的是“元宏在中华文化最堕落的时候开始吸收，而且吸收的几乎全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

在柏杨先生看来，主要有两大糟粕，一是门第制度，元宏把已经破坏的门第制度重新恢复，他说：“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社会结构中，生

硬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门第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公职永远被他们所把持，普通人民，既非国姓，又非郡县出生的‘小人’，天生是被统治者，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

另外一个糟粕便是“礼教”，“鲜卑民族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为了巩固权力，提高威严，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暴，亲切就是野蛮。”在柏杨先生看来，元宏将儒家学派那一套繁文缛节“全部下肚”，搞得君臣关系日渐疏远，也让统治阶级的生活更趋腐烂。

否定派的另一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便是元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主要因为改革造成了统治阶层的分裂，南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主导朝政，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好处，而留在平城和边陲的贵族的地位、待遇却一落千丈，最不高兴的是过去地位很高，待遇很好，被北魏视为政权屏障的六镇将士。不久后便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王朝在这场烈焰中灰飞烟灭。北方大地在统一了近百年后，重新陷入了分裂和战乱。

孰对孰错呢，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元宏的改革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不加分辨地对精华、糟粕一并吸收，特别是将南朝已经逐渐没落的门阀制度全盘照搬，给北魏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再加上元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了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所以在其死后不久，北魏王朝便土崩瓦解。

但是如站到民族融合和文明传承的高度，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的实现一统，也很难出现让华夏子孙一直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成为一代杰出帝王。

如果把汉化改革的争议放在一边，就元宏的个人表现来看，他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帝王。他不辞辛劳，勤于政事，十几年如一日，不是操劳

于朝堂之中，就是奔波于疆场之上；他爱惜人才，任用贤能，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不分民族一一予以重用；他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他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元宏表示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即可。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会修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

只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完美帝王的个人生活，只能用悲剧来形容。两岁时，母亲因“子贵母死”的祖制而被赐死；九岁时，父亲又被冯太后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他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他赐死。父母、老婆、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被赐死，有的还是被他自己下诏赐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惜牺牲自己家族的一切，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虽然最终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历史的杰出帝王榜上。

北宋欧阳修如此评价元宏：“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意为元宏的作为与历史成就，足以比拟历代开国皇帝。

这也是元宏获得北魏高祖皇帝尊号的原因所在。而历代王朝，非开国之君而被冠以高祖的却是凤毛麟角。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帝王将相皆成尘土，但华夏文明却得以不断传承光大，千古一帝元宏也因此而永垂不朽！

胡太后：沉入水底的风流

她在史书上没有留下真实的名字，一路走来，几度险象环生，但大多有惊无险，只是“逃过初一没能逃过十五”，最终葬身鱼腹之中。她对官员放任，赏罚随意，法纪不彰，对自己更放任，性情轻佻，穷奢极欲。她胡闹了半辈子，最后登峰造极，干出了最疯狂的蠢事——毒杀亲生儿子元诩，这成为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将一生的风流沉入黄河之底。

一　要子不要命

永平二年（509年）一个夏夜，洛阳城里北魏皇宫被一片静谧所笼罩，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有个房间却依然亮着烛光，只见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跪倒在佛像前，低声发誓道：“但愿所生的是一个男孩并能成为太子，即使儿子生下来我被处死，也在所不惜。”

这位发誓的女子是北魏王朝宣武帝元恪的嫔妃胡氏。

按说为皇上生下龙子，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为何胡氏说得如此悲戚呢？这与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密切相关，就是说如果儿子被立为太子，他的母亲只有死路一条。这个由开国皇帝拓跋珪创建的制度得到了严格地执行，在此之前，所有太子的母亲悉数被杀或被赐死，无一例外。

生了太子，不仅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反而要送掉性命，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生呢？所以北魏后宫的嫔妃心里都想着生个公主，即使生了儿子，也日夜祈祷千万别被册立为太子。

这算是中国古代王朝后宫难得一见的“怪象”。

胡氏怀孕后，她在宫中一些要好的姐妹，纷纷劝她去把孩子打掉，

因为当时宣武帝还没有子嗣，虽然之前曾有些妃子生下皇子，但都不幸夭折，这里面不排除有些嫔妃为了保命而将自己的亲骨肉弄死了。

所以，如果胡氏生下的是个儿子，很有可能会被册立为太子，按照老规矩，胡氏也将被处死。

这些姐妹无疑是好心的，毕竟活着才是第一要义，但胡氏却表现得大义凛然，她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因为怕死而使皇帝无后呢？立志一定要给宣武帝元恪生个大胖小子，就算自己因此被杀，也在所不惜。

胡氏的政治觉悟实在高，为了社稷前途而甘心牺牲自己，颇有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意思，由此看出，这个女人不一般。

永平三年（510年）三月十四日，胡氏得偿所愿，她生下了皇子元诩，早就盼着儿子的宣武帝元恪深怕又出什么意外，赶紧把这个宝贝儿子藏起来，让经验丰富的乳母来抚养，他充分吸取以往血的教训，下令包括胡氏在内的所有后宫嫔妃都不能接触这个婴儿。

元恪的这份小心很容易理解，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但皇子却纷纷夭折，照此下去，自己很有可能断子绝孙。如果这样，他觉得真心对不住自己那位雄才大略的父亲孝文帝元宏。

孝文帝元宏为了让他坐稳皇位，确保北魏社稷传承万代，可谓煞费苦心，先是赐死了冯皇后，然后命六位大臣辅佐朝政，分别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广阳王元嘉及王肃、宋弁，元氏宗室占了四席，汉人大臣占了两席。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元宏最为信任的六弟彭城王元勰并不在名单上。

元勰，本来是元宏的第一选择，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元宏在南征途中得了重病，随军出征的元勰暂时代理了统帅，他把元宏照顾得无微不至，昼夜不离左右，亲自侍奉医药，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表现可谓优秀至极。

元宏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觉得这位六弟最值得信赖，便决定将太子元恪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于汝。"

但没想到的是元勰坚辞不受，他流着泪恳求说："布衣之士，且能为知己者死，何况臣是陛下的同胞手足呢。但是臣作为陛下至亲，长期参预机要，恩宠无比。如今又命臣总管大政，声名震主，必定要获罪。昔日周公那样圣贤，成王极为圣明，还难免产生怀疑，更何况臣呢？陛下虽然是爱护臣，只怕不是让臣善始善终的做法。"

说死说活，他就是不愿意接下这个差事。

"强扭的瓜不甜"，元宏对此也没有办法，同时元勰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更为高大，简直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于是，他亲笔写下诏书给太子元恪，说："你的叔父元勰，志节高尚，清美淡泊，如白云松竹一般。朕百年之后，可以准许其辞去职务，满足他的心愿。切不可重复猜忌姬旦之圣这样的错事，你是我孝顺的儿子，不要违背我的遗诏。"

元宏下了这道诏令后不久便驾崩了，元勰害怕军中有变，选择秘不发丧，到了"安全地带"后，他派人将太子元恪召来，并将孝文帝元宏驾崩的消息公之于众。

元恪随即登上皇位，是为宣武帝，成为北魏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元恪登基时马上要到十八岁了，按说完全可以亲自打理朝政，但实际上权力却被他的叔父咸阳王元禧所掌控。

元禧最大的特点是贪财好色，家里奴婢数以千计，妃妾几十人，但仍不满足，还四处搜寻美女。他贪污受贿，侵占田地和盐铁产业，让自己的故吏和奴仆替他经营。在成功排挤掉元澄成为首席辅政大臣后，他更是找不着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有次他派家奴去找羽林军头领于烈，要求挑一些形象气质好的军士做自己的仪仗队，但遭到了于烈的拒绝，搞得这位皇叔很没面子，一怒

之下要将于烈下放到基层，让他去当恒州（治所平城，今山西大同）刺史，面对元禧的打击报复，于烈托说有病，闭门不出，拒不接受新的任命。

于烈的儿子于忠恰好是宫中宿卫，经常和宣武帝元恪在一起，他便让自己的儿子向皇帝进言，劝说元恪要当机立断，早日亲政，以防意外。北海王元详一直垂涎首席辅政的位置，也暗中在元恪面前说元禧的坏话。

元恪对自己这个叔叔早感不满，如今时机已成熟，他决定要动手了！

他找来的同盟军是和元禧结下梁子的领军将军于烈，于家是将门之家，于烈的祖父是北魏开国元勋，先帝元宏在世时对于烈非常信任，让他全权负责京城洛阳的防务安全。

元恪在动手前夜召来于忠，对他说：“你父亲忠诚公允，坚贞刚正，是社稷之臣。要他明天早上入宫，我有事情要处置。”第二天清晨，于烈来到宫中，元恪对他下令说：“各位叔父轻侮怠慢，逐渐觉得不可信任，现在想要你用兵召他们前来，你能办到吗？”于烈回答说：“老臣身仕两朝，因为干练勇猛颇得皇帝赏识。今日此事，我当然不敢推辞。”

此时恰好赶上要进行祭祀大典，诸王都集中在皇家宗庙旁边的住所进行斋戒。于烈带着几十个武士来到王爷们的住所，宣布宣武帝元恪的诏书，召彭城王元勰、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三人进宫，并令三位王爷即刻起身，一起坐上牛车去见皇帝，旁边由武士们严密护卫，看上去不像是入宫，而像是入狱。

这次行动非常突然，同时动静很大，搞得朝野一片恐慌。元详的母亲吓得魂不附体，认为元详此次一定是有去无回，她一直哭着跟着牛车，直到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进入皇宫。有些王爷的亲信听说三王被逮捕，惊慌失措，逃离了洛阳。

元恪见到三位王爷后宣布了两件事情，一是从今天起，自己要亲自执掌朝政，二是晋升元禧为太保，元详则被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而对元勰则根据他的意愿，同意他辞去一切职务，办理退休手续。

这次人事调整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元详，他成为北魏王朝最有权威的大臣，看来他给元恪递送的“黑材料”发挥了应有作用。而元禧表面上获得提职，但实际上明升暗降，手中的实权全部被夺去。

失势的元禧当然一肚子意见，但他更担心元恪会变本加厉地对付他，恰恰在此时从宫中传来消息说，皇帝的左右都主张杀了他，元禧这下更感恐惧，于是便想起兵谋反，他趁元恪去北邙打猎，让儿子元通等去河内起兵，自己则留在洛阳接应。

事实证明，元禧只会敛财，根本就没有决断力，关键时刻，他又害怕起来，于是找来几个心腹商议，几人意见不一，搞得元禧无所适从，决定暂不起兵。他叮嘱几位心腹这是掉脑袋的事情，万万不可泄密。

但没想到，参与商议的杨集始从元禧府邸出来，扭头便赶往北邙向宣武帝元恪告发，元恪当即下令让于烈带人逮捕元禧。元禧听说事情败露，匆忙出逃，他本来想北渡黄河，但没想到遇到大雨而迷了路，很快便被于烈派出的追兵抓获。

元恪赶回洛阳后亲自审问这位叔父，后令其在家自杀。临死以前，元禧与妹妹们诀别，还念念不忘家中的两个爱妾，几位公主边哭边骂道：“你养如此多的女人干什么，正是为了她们才贪图钱财，畏罪造反，才有今天的下场，现在为何将死了还想着这些人。”元禧听后羞愧难言。

元禧死后，他王府里的宫女作歌以表示哀悼，歌中唱道：“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元禧用自己项上的人头成就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生动教材。

二　外戚浮沉史

元禧未遂的谋反事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宣武帝元恪不再信任自家人，他认为宗室诸王对皇权始终是个重大威胁，于是想着用外戚集团来制约宗室力量。

外戚势力的核心人物是高肇，他是元恪母亲高照容的兄长，但元恪在登上帝位前，并没有见过自己的这位娘舅。这是因为元恪的母亲，也就是孝文帝元宏的高贵人死得早，她有次从平城到洛阳的路上突然暴毙，死得颇为离奇，纷纷传说是元宏的皇后冯润下的毒手。

高贵人死时，元恪尚年幼，自此便和高家断了联系，当了皇帝后，他派人找到了母亲的娘家人，终于见到了舅舅高肇、高显等人。

高肇本来以为此生也就这样了，但没有想到，天上掉下了如此大的馅饼，而且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自己头上。他迅速走红，咸阳王元禧死后，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大多归于高氏所有。没过多久，高肇被封为尚书左仆射，兼任吏部、冀州大中正。

高肇的飞黄腾达，完全是宣武帝元恪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利用外戚来制衡诸王。但高肇属于一步登天，在朝中根基很浅，根本无法担当这个重任，于是在元恪的默许下，他开始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等到羽翼渐丰时，高肇开始了自己的夺权之旅，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元恪身边的红人光禄卿赵脩。

赵脩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能得宠是因为元恪还是太子时，他便是东宫侍臣，办事比较利落，深得元恪的信任。元恪即位后，他便成了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元恪下令给他修建府邸，标准和宗室诸王一样。

但是文盲就是文盲，根本不知道进退。在他眼里，除了皇帝外没有其他人，连各位王爷也敢公然欺负。元恪有时会带着王公大臣到他府上欢宴，赵脩自己海量，也希望别人喝高。所以他经常强行劝酒，我干了你也必须干，就连北海王元详、广阳王元嘉这些辅政王爷都不放过，这些王爷看在元恪的面子上，不得不应付一下，但没想到赵脩得寸进尺，非得把他们灌趴下出洋相才肯罢休，这惹得王爷们对他十分忌恨。

高肇对此看在眼里，觉得赵脩如此骄横，迟早会出事，只等待着落井下石的那一天。很快良机便出现了，起因是赵脩的父亲死了，他向元恪请求要将父亲送回老家赵郡（今河北高邑）安葬。

北魏王朝的马屁精真是不少，听闻赵脩父亲病逝，争先恐后前去吊唁，送来的祭奠之物和礼品多到家里放不下，许多都堆积在街上。墓道的碑铭、石兽、石柱都是征发百姓的牛车从洛阳运到赵郡的。而赵脩的移葬队伍也非常庞大，上百辆车子浩浩荡荡，一切费用开销都由朝廷买单。这个粗人一路上毫无悲戚之色，反而和随从嬉戏胡闹，甚至将路上抢掠的妇女剥得精光，行不轨之事。

就在赵脩肆无忌惮瞎胡闹时，高肇动手了，他联系御史中丞甄琛、廷尉卿王显等人，一起向宣武帝元恪告发赵脩骄奢淫逸、图谋不轨。甄琛、王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先是拼命巴结赵脩，现在看到赵脩将要失势，便反戈一击，将平日里收集的罪状，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元恪。

元恪并没有马上收拾赵脩，但心里已开始厌恶他，于是逐渐疏远他。但架不住高肇等人不停递送“黑材料”，忍无可忍的元恪最终下决心处罚赵脩，不过看在当年的情分上，并没有处他极刑，而是下诏鞭打一百下，流放到敦煌充军。

赵脩对此毫不知情，还在禁军头领于劲家里赌博，正玩到兴头上时，几个禁军士兵来到眼前，让他跟着走一趟。

要命就要命在这一百鞭上，估计是考虑到一个人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于是由五个力大无穷的壮汉轮流动手，他们显然是得到了授意，说是一百下，结果一连打了三百鞭才收手，亏得赵脩极为健壮，身体底子不错，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还是没有断气。

不过赵脩注定难逃此劫，现场的监刑官是尚书右丞元绍，他为人正直，平日里非常痛恨赵脩的所为。看到赵脩居然挺过了鞭刑，便下令让他立即出发去敦煌。出城之后，赵脩因身上伤势太重，无法在马上坐稳，差役便用绳子将他捆绑在马鞍上，然后鞭打马背，狂奔了八十里地，深受重伤的赵脩哪里受得了这番折腾，半路上因颠簸而气绝身亡。

高肇初战告捷！

他下一个目标是北海王元详，元禧失势后，元详成为北魏最有权势的大臣。高肇要进一步走到权力的核心位置，就必须扳倒他。

元详和元禧、赵脩等都是一路货色，史书称他“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又于东掖门外，大路之南，驱逼细人，规占第宅。”他假公济私、荒淫无耻、巧取豪夺，只要他看上的土地和宅子，就指使爪牙们进行强拆。

不过高肇知道，单拿经济问题说事，很难扳倒元详，皇帝不怕王公们贪污腐化，只担心他们惦记自己屁股下的皇座。

于是，高肇对症下药，他诬告元详和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密谋造反，把这几个人放到一起举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茹皓是元恪身边的宠臣，这个人很会察言观色，因此深得元恪信任，不过他平日里和元详走得很近。常季贤本来主管养马，因为元恪喜欢骑马，因此受宠。陈扫静是因为给元恪梳妆理发而得宠，刘胄则因元详竭力推荐而获得任用。

元恪听闻这个阴谋，惊愕不已，和元详密谋的这四个人都是他身边的侍从，有许多和自己单独接触的机会，如果他们起了歹意，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里面有和元详交情甚密的，还有元详竭力推荐的。他将御史中尉崔亮召来，让他写奏本弹劾元详，罪名只说经济问题，没有提密谋造反的事情，随即下令将茹皓四人抓捕，第二日便将四人全部处死。

元详开始觉得问题不大，他看了崔亮的弹劾上表，略微松了口气说：“如果只是这些内容，算不上什么事情，只是怕另有大罪横加于我！”元恪下令将元详先软禁起来，然后召几个宗室商议该怎么处理，商议的结果是将元详废为庶人并软禁起来。

宣武帝元恪并没有想杀掉元详，他下令专门修建一处用于软禁他的住所，打算将元详长期关押，但此时元详的几个家奴策划将主人劫出逃亡的事情败露了，元详对此深感绝望，哭了几声后暴毙而亡。

高肇算得上大获全胜，接连扳倒路上的绊脚石，自己终于进入了权力核心圈。他官居尚书令，娶宣武帝的姑母高平公主为妻，侄女高英也进宫做了贵人。

元详一死，元恪的叔叔只剩下高阳王元雍和彭城王元勰，叔叔辈的威胁基本消除。如今让元恪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特别是三弟京兆王元愉。

元恪共有兄弟七人，即位之初，他和几个弟弟的关系还不错，弟弟们经常出入皇宫，晚了就留宿宫里，相处得像一家人。但是权力的可怕之处很快显现出来，由于他不是嫡长子，一直担心皇位受到威胁，便对弟弟们猜忌起来。他听从高肇的建议，命令禁卫军负责保护诸王的王府，“防卫诸王，贻同囚禁”，说是保护，其实是将这些王爷变相软禁起来。同时，他专门为元愉、元怿、元怀等几个弟弟宣讲《孝经》，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提醒弟弟们要按照儒家经典的教诲，无条件服从自己的领导，不可对皇位有觊觎之心。

元恪和元愉的不和，最初是因为一桩婚姻。元恪将皇后的妹妹于氏嫁给了元愉，元愉对她并不喜欢，因为他早有心上人。元愉在担任徐州刺史时，遇到了一位杨姓歌女，无意间听到她的歌声，很是喜欢，于是将杨氏纳为妾，平日里对她极为宠爱。

后来，元愉回京任职，为了提升杨氏的地位，他拜托右中郎将李恃显将杨氏收为养女，杨氏因此改姓李，元愉将她从李家明媒正娶回来，后来生下了儿子元宝月。

于皇后得知这个消息，不禁大怒，为了给妹妹出气，她将李氏召入宫中，一顿乱打后强令她在宫内削发为尼，将其儿子元宝月送给其他嫔妃抚养。一年后，于皇后的父亲于劲说了好话，于皇后才让李氏回到元愉身边。

元愉喜欢舞文弄墨，时常邀请一些文人聚会，还请来各地的学士，设馆舍礼敬他们，这让元恪很看不惯，他找了个借口，说元愉和弟弟广平王元怀互相夸耀，竞相攀比奢华，贪婪放纵不守法，将元愉召入宫中，杖打五十，然后贬为冀州刺史。

元愉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宣武帝的弟弟中他最年长，但权势地位却不如其他弟弟，他最心爱的李氏屡遭侮辱，高肇又多次陷害他们兄弟，是可忍，孰不可忍。

彻底搂不住火的元愉来到冀州后，杀死了长史羊灵引和司马李遵，假称获得元怿的密报，说高肇要谋害宣武帝元恪。于是，他在信都的南郊筑坛祭天，即皇帝位，发出大赦令，改年号为建平，立李氏为皇后，正式起兵造反。

元恪听说元愉反了，下诏命尚书李平去平叛。元愉起事匆忙，根本不是朝廷正规军的对手，连战连败，最后被擒获。朝中大臣请求诛杀元愉，元恪不愿意担上杀弟的骂名，所以没有同意，而是命令将他送到洛阳，按照家法来处罚。

但没想到，元愉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却突然暴毙，对此有两种说法，《魏书》里说元愉对人说：“虽然皇上慈爱，不忍杀我，但我又有什么脸面再见皇上！”说完气绝而死。《资治通鉴》则称元愉是高肇派人杀死的。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说法更为靠谱。

元愉死时二十一岁，他的心爱之人李氏正值怀孕。元恪本来打算用剖腹酷刑处死她，中书令崔光觉得这样太过残忍，历史上只有夏桀、商纣等暴君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求等她生下孩子后再行斩首。元恪表示同意，李氏又多活了些时日，直到生下遗腹女儿元明月后才被处死，元愉的子女都被元恪赦免。

二十七年后，元愉的第三子元宝炬称帝，建立西魏王朝，追谥父亲元愉为文景皇帝，母亲李氏为文景皇后，当然，这是后话了。

元愉的反叛，同时导致了另外一个王爷被杀，便是彭城王元勰。作为孝文帝元宏最为信任的人，在元恪继位后，他表现得极为低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无奈自带光芒，深为高肇所忌惮，更让高肇怀恨在心的是，元勰强烈反对立高肇的妹妹高氏为皇后。

高肇终于等来了机会，在元愉叛乱中，他敏锐地抓住元勰的一个把柄，那便是长乐太守潘僧固是元勰推荐的人，他是元勰的舅舅，元勰推荐他到冀州所属的长乐郡去当太守，叛乱爆发后，潘僧固无法脱身，被卷了进去。

高肇授意左卫将军元珍前去揭发，说彭城王“北与愉通，南招蛮

贼”，不仅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的少数民族。元恪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让皇帝死心，高肇收买了元勰的部下魏偃、高祖珍，让他们出头做证人，这两人都是势利小人，为了得到提拔，一口咬定元勰和元愉有联系。他们都是元勰的身边之人，容不得元恪不信，于是，元恪决定对元勰痛下杀手。

元恪摆下了“鸿门宴”，下诏请元勰以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赴宴。

恰好元勰的王妃李氏正在待产，他因此推辞进宫，但架不住元恪接二连三地派出使者来催促，元勰由此心生不安，但皇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上路。此时连拉车的牛似乎也有预感，到了宫城的东掖门后，这头牛便死活不再往前走。元恪又派使者来责问为什么如此拖延。元勰没办法，只得让人解下牛来，用人挽车进宫。

这场酒宴一直持续到深夜，几个王爷都喝醉了，宣武帝元恪让他们分别在宫中休息。但不一会儿，左卫将军元珍带了武士，端着毒酒进了元勰的住处。

元勰起初不肯喝，他说：“至尊圣明，不会无故杀我，定是有人诬告。”要求和告发人一辩曲直。元珍答道：“至尊哪能跟你这叛贼相见！”命令武士用刀环猛烈击打他，元勰受不了疼痛和侮辱，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然后把毒酒全部喝下。

天明之后，元勰的尸体用被褥裹着载运回家，说他是因酒精中毒而死。李氏是个明白人，她知道自己夫君定是被高肇陷害的，号啕大哭道：“高肇无理杀人，上天有眼，你以后也不会有好死！”

元勰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悲剧，曾淡泊名利，主动退隐，可是躲过初一却没有躲过十五。他为人正直，而且有大功于北魏，朝臣们听到这样的噩耗很是沮丧和气愤，百姓则暗地骂道：“高肇枉杀贤王。”

骂归骂，最终结果是高肇不择手段，终于扳倒了所有对手，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官拜大将军、司徒。

高家的得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受益人——高肇的侄女高英，她在景

明四年（503年）某一天，被送进了皇宫，被宣武帝元恪封为夫人。这是高肇整体计划中重要的一环，为的是让家族永葆富贵。

当时宫中的皇后是于氏，她是于烈的侄女，在清除元禧的行动中，于烈立下了头功，随即他将侄女送入宫中，先被封为贵人，很快便晋升为皇后。

高氏的入宫，使得一场宫斗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于皇后和高夫人各有优势，于氏占据着皇后之位，作为后宫之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压制高氏，但她也有明显的劣势，那便是在被册立为皇后不久，于家掌门人于烈暴毙，这对于家来讲是个重大损失。而这却是高氏最大的优势，她的背后是红得发紫的高肇。

史书上说于皇后“静默宽容，性不忌妒”，但从她对元愉爱妾李氏的表现看，显然史书过于粉饰，可以断定，于氏绝对不是一个善种。而对于高氏的品行，史书其本传里两次说到，一次是“妒忌”，另一次是“悍忌”，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两妒相遇难免恶斗，两人之间的胜败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也影响着家族的前途。

史书没有记载这场宫斗剧的细节，只知道最后的结果，“生皇子元昌，三岁夭殁。其后暴崩”，就是说于皇后生下皇子元昌后第二年暴毙，又过一年，元昌也夭折了，年仅三岁。“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皇后皇子接连死去，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把矛头指向了高英。

不怪别人做出这样的猜测，因为于皇后死后，“高夫人”如愿变成了“高皇后”。“悍忌”的她监控着后宫的一切，尽可能地避免其他女人接近自己的老公皇帝，但百密难免一疏，胡氏成了漏网之鱼，而且成功地怀上了龙种。

宣武帝元恪对于唯一的皇子极为重视，为了褒奖胡氏生儿子的功劳，将其由承华世妇晋升为充华。这不由得引起了高皇后的警惕，她的宫斗剧又有了新的对手。

该怎么铲除胡氏呢？高皇后和自己的伯父高肇商议，决定利用“子贵母死”的祖制做文章。高肇上表请元恪早日册立太子，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按照旧例，元诩被立为太子之日，便是太子之母胡氏的死期。但出人意料的是，元诩三岁时被立为太子，但宣武帝元恪并没有赐死胡氏，这意味着他废除了开国皇帝拓跋珪亲手创制并顺利实施了一百多年的祖制。

元恪为什么这样做？这并非是对胡氏的怜悯，说到底是政治需要。此时经过不断打压，元恪最担心的宗室诸王势力已大打折扣，他不再需要高肇这样的打手，反而随着高家权势的快速膨胀，又成为新的隐忧。因此他开始逐渐疏远高肇，史载高肇“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高肇虽然身居高位，但“怏怏形乎辞色”，群臣都能看出来情势的变化，所以“众咸嗤笑之”。元恪认为，留着胡氏在，在后宫就会对高皇后起到制约作用，也能保护太子元诩，因为这个原因，胡充华最终逃过一劫。

很快高家就倒台了，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靠山宣武帝元恪死了。

元恪死得很突然，连辅政大臣都没来得及确定。知道宣武帝驾崩的只有禁军将领于忠、侯刚、太子詹事王显、大长秋卿刘腾、中长侍孙伏连等少数几个人。

于忠是于烈的儿子，因为于皇后的事情，和高家有着不同戴天之仇，他觉得这是除去高家的绝好机会，于是他和侯刚找到侍中、太子少傅崔光，三人商议连夜迎立太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也是北魏王朝的第九位皇帝。

高肇此时在忙什么呢？答案是“带兵出征”，就在三个月前，他被任命为主帅去伐蜀，此时正在去往蜀地的路上。

高皇后得知消息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杀掉元诩的生母胡氏，他找来大太监刘腾商量，但这次算是找错了人，刘腾看到于忠等已经抢得先机，第一时间把高皇后的阴谋告诉了于忠等人。崔光、于忠立即将胡氏安置在一个高皇后找不到的地方，并派重兵护卫。

下一个该收拾高肇了，崔光、于忠清楚高肇统兵在外，不能硬来，

他们让小皇帝元诩以自己的名义下诏告诉高肇，宣武帝已经驾崩，让他速回洛阳商议大事。

高肇平日里喜欢玩弄权术，但关键时刻却乱了方寸，听闻靠山倒掉，只知道哭鼻子，心里根本没有任何盘算，乖乖地带兵回到了洛阳。

而他的末日也就此来临，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早已在舍人省下埋伏了十几个壮汉，等高肇从宫里哭祭出来，这些壮士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将高肇活活掐死。高皇后随即被废，令其削发为尼，送往瑶光寺出家。

高家专权虽然就此画上句号，但北魏王朝却由盛转衰，在下坡路上快马加鞭，已经无法再回头。

三　胡氏初登台

胡充华创造了一个奇迹，她成为北魏王朝确立“子贵母死”制度后，第一个活着看到自己儿子登上帝位的女子。

她能走到今天真心不容易！

胡氏并非出身名门望族，而是生在荒凉的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能被选入宫中完全是机缘巧合。这是因为她的姑姑非常擅长讲佛经，而宣武帝元恪又是一个佛教徒，她经常给元恪讲解佛礼。在讲经之余，这位姑姑有意无意透露自己的侄女姿色品行俱佳，元恪听了不由心动，便将胡氏召入宫中，一看果然不虚，便封她为承华世妇。

胡太后接着用性命做了一把“惊天大赌”，在其他后妃谈子色变时，她却执意要为皇帝生个太子，“以命相搏”的结果是她不仅毫发未损，反而笑到了最后。

不过喜悦只是暂时的，孝明帝元诩登基后，胡氏并没有立即被尊奉为太后，这是因为朝中大权落到了于忠手中。

史书称，作为铲除高肇的大功臣，此时的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他既通过门下省操纵诏书的下达，同时又掌握着禁卫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这不可避免地与宗室诸王发生冲突。这些王爷好不容易熬过了高肇专权，本来以为权力将重新回到他们手中，没有想到高肇之后，又出来一个于忠。

如同于皇后和高皇后争斗一样，在一旁看热闹的胡氏，又一次成为于忠和宗室诸王争斗的受益者，作为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她被隆重推出。

作为于忠一派，将宗室诸王打压下去的同时，必须要选出一个能代表皇权的人物，而且还要好控制，胡氏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而宗室诸王，也希望皇室中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限制于忠的权力。

胡太后被推到前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平衡各方势力。她任用清河王元怿为太傅，领太保，让他成为名义上的头号朝臣。又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空，加侍中，以此安抚宗室诸王。同时任命于忠为尚书令，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尽量满足于忠的私欲。在缓解双方矛盾的同时，她不动声色地在门下省安插自己的人，又让宦官刘腾逐渐控制禁卫军。

从这一番操作看，这位胡太后确实不一般，她实际上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史书上说她“性聪悟，多才艺”，不仅是个文艺女青年，而且骑射出众，有多么厉害呢？“又自射针孔，中之”，就是说能够百步穿杨，一箭射中针孔。

胡太后的做法获得了双方的认可，延昌四年（515年）九月五日，胡太后开始临朝称制，她考虑到根基并不牢固，所以开始表现得颇为低调，百官奏事称她为殿下，她发布的命令称令不称诏，后来她觉得已经能够掌控局面，便变得高调起来，改令为诏，改殿下为陛下，自称改为“朕”，已经和当皇帝没有什么两样。

胡太后觉得时机渐已成熟，便对于忠动手了。她先是解除了于忠的所有职务，只保留了尚书令，接着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将其赶出了京城。这时候诸位王爷来劲了，他们一直被于忠打压，此时纷纷请求彻底清算于忠和其同党，但被胡太后坚决拒绝。

胡太后自有她的想法。想当初宣武帝元恪驾崩时，如果没有于忠挺

身而出，她想必早被高皇后所害，哪里还有今天的风光，对此胡太后很感恩。

但作为政治人物，感情永远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在胡太后看来，打压于忠只是为了缓解宗室诸王的不满，如果除掉于忠，朝中又是宗亲诸王的天下，自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傀儡，所以必须要留着于忠，以便保留与宗室诸王抗衡的力量。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帝王权术的最大奥秘在于平衡各方、有打有拉、分而治之，没有多少执政经验的胡太后竟然熟稔此道，不得不让人叹服她似乎天生就是吃政治这碗饭的。

就在胡太后忙着稳定国内局势时，南边的梁朝又找上门来。

梁武帝萧衍一直垂涎北魏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几次攻打都被守将李崇化解，无功而返。这时北魏的将领王足投降梁朝，他给萧衍献计说寿阳城高池深，不容易攻破，最好的方法是水攻，具体做法是堵塞淮河，让河水溢出堤岸，从而水灌寿阳。

正苦于无策的梁武帝对王足的建议相当重视，他派两名水利专家去实地勘验，其中一位是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行，理由是淮河河水含沙量太大，河床不稳定，构筑堤坝难以成功。萧衍不信邪，下令征发二十多万人筑坝，经过半年多紧张施工，浮山堰宣告竣工，但是萧衍兴奋劲儿还没过，大坝就溃堤了。

垮坝证明了祖暅等人结论的正确，科学就是科学，容不得半点侥幸，但这瓢凉水并没有浇醒梁武帝萧衍，他对外宣称工程失败是因为河中有蛟龙，而蛟龙畏铁，所以下令大炼钢铁，将大量铁器投入河中，实际是想用铁器堵住决口，但并没有奏效，有人建议用大树制成木笼，里面装满大石头，将木笼沉入水中，再用沙袋将缝隙堵住，这个方法果然有效，但是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沿淮百里再也见不到一棵大树，一块大石头，它们都被投入了水中。

筑坝工程物资消耗巨大，人力更甚，夏天疾病流行，工地上死尸相连，蚊蝇成群。接着又迎来罕见的寒冬，缺衣御寒的民工冻死十之七

八。

胡太后听说南梁修建浮山堰，意图水灌寿阳，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派吏部尚书李平作为主帅，去进攻浮山堰，阻止工程完工。无奈梁武帝对这个工程极为重视，派大军拼死防御，再加上关键时刻北魏将帅之间发生内讧，最终无功而返。

世纪工程浮山堰终于竣工了！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堤坝，没有之一，坝长三千七百多米，坝高将近五十米，蓄水量可达一百亿立方米，淹没面积可达数千平方公里。

梁武帝萧衍为了一个寿阳城，居然搞出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世界工程，其背后的执着劲头令人咋舌。

工程的功效很快显现，浮山堰的水位逐渐上升，淮水开始向两岸蔓延，寿阳城被淹，李崇见状让百姓转移到高地上，那时候淮河没有被污染，河水清澈见底，移居高处的百姓，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原来的房屋浸在水里。

不过修筑大坝对南梁也同样存在巨大危险，因为要想成功实现水灌寿阳必须大量蓄水，但水蓄多了，会给大坝带来安全隐患，存在垮坝的可能性。为此，南梁特意开挖了一条泄洪渠来分担大坝的压力，但对滔滔的淮水而言，这实在是杯水车薪。

胡太后听说浮山堰全面竣工，感到非常焦急，任命元澄为大将军，准备让他率领十万大军南下，破坏浮山堰。但李平却认为无需大动干戈，浮山堰将自行溃坝。

李平的预言很快成真，就在浮山堰竣工后不久，淮河水暴涨，这座世界工程突然垮塌。史载“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溃坝的后果相当可怕，一声巨响后，方圆三百里都能听到狂啸而下的水声，下游的村落、军营、城镇的十多万人，被滚滚而来的淮水一直卷到大海。

这项浩大工程修建时死了十几万人，建成后又将十余万人冲到海

里，算是名副其实的“人肉工程”，如此多的生命都为梁武帝的异想天开买了单。

不得不说，胡太后的运气着实不错。

浮山堰的溃坝，让南梁元气大伤，双方的边境又安静了下来。胡太后可以把精力放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上，经过深思熟虑，她公布了“内阁成员”，主要包括几类人，一是元氏宗亲，包括元雍、元怿、元澄等；二是胡家自己人，有她的父亲胡国珍、妹夫元叉等；三是汉族士大夫，主要是崔光、李崇等；四是宦官，包括刘腾、王温等人。

从人员组成上看，胡太后还是在找平衡，如果说当权初始为了稳定朝局，在各方之间抹稀泥是个不错的方法，但一直抹来抹去，边际效益自然会消失，带来的则是不可预估的隐患。

四　奇葩叔嫂恋

胡太后完成人事布局后，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牌了！

她以皇帝年幼为由，提出由自己代孝明帝主持祭礼，这个提议遭到礼官、博士们的反对，他们认为祭礼是国家大事，让女人主持祭祀以前没有先例。冯太后转而征询侍中崔光的意见。崔光是政坛常青树，赖以生存的诀窍是“见风使舵”，他表示东汉曾有太后邓绥进献祭品的前例，胡太后听后大喜，总算是找到了依据，由此顺利主持了祭礼。

这只是胡太后小试牛刀，既然走上了“北魏梦想秀”舞台的中央，她就要用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的夙愿。

胡太后第一个梦想是大兴佛教，可能是因为从小受到她那位精通佛礼姑姑的影响，胡太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特别是生下皇子元诩前，她曾在佛前祈求保佑，后来果然逃过了劫难，她心里盘算这一定是佛祖于冥冥中保佑了她，所以余生一定要好好报答佛祖。

怎么报答呢？她在皇宫旁修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永宁寺。令人颇感神奇的是，在开挖地基时，居然挖出了三十座金像，这更让胡太后觉得是佛祖在显灵，于是不断加大建造投入。

这座寺庙建有九层佛塔，浮屠高九十丈，塔尖又高十丈，里面有僧房千间，珠玉锦绣充斥其间。佛塔四面的角上挂着金铃铛，共有一百二十个，每个铃铛都有水瓶那么大，夜深人静时，十里之外都可以听到铃声。当时自称游历过一百多国的西域菩提达摩，见到永宁寺也被惊呆了，表示从没有见过如此壮丽的寺院。

胡太后似乎觉得这还不够，接着动工续建另外一项国家重点工程——龙门石窟。工程地点在洛阳的南边，此地有两座山对峙，中间流有伊水，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天然门阙，史称“伊阙”。宣武帝元恪时代，在两边的岩壁上曾经开凿过一些石像，胡太后则将这个工程正式核准立项，进行大规模开凿，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用了八十多万人力，耗时二十四年还没有最终完工。

今天在龙门石窟前流连忘返的游客应该真心感谢胡太后，但当时的百姓却叫苦不迭。建造这项庞大的工程，使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为了逃避赋役，不少人出家为僧，因为僧人不用交租纳税，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的赋税进一步减少，只能加大对那些没有出家农民的盘剥。

一些大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李崇劝谏胡太后，应该把财政收入多用在教育上，不应该在宗教上投入巨额资金。元澄则上表胡太后，引用“楚灵王兴建章华宫而使楚力衰，秦始皇修筑阿房宫而使秦财竭”的历史教训，劝说胡太后要减轻百姓负担，胡太后表示大家说的都对，但依然我行我素。

胡太后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兴佛，而是放任腐败。贪污腐败一直以来是北魏的顽疾，历代国君对这个问题都高度重视，拓跋嗣、拓跋焘、拓跋弘、冯太后都曾采取过非常严厉的措施，以图刹住这股邪气，在孝文帝元宏时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宣武帝元恪即位后，贪腐之风再次高涨，元禧、元详、茹皓等大贪官接连出现。

胡太后上台后，对贪腐非但没有采取强有力措施，反而更加放纵这种行为。有次她带着王公大臣去参观盛满绢布的仓库，看到堆积如山的绸缎布匹，开心之余表示每个人可以随意往家里搬，但只能搬一次，有多大力气就拿多少。

这帮王公贵族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往外搬，一时间丑态百出。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最为贪心，因背负太重而跌倒在地，一个受了腰伤，一个扭伤了脚，胡太后又气又笑，下令将两人搬出的全部没收，一时成为众人的笑柄。

只有一个人拿得最少，此人便是“老好人”崔光。胡太后有些奇怪，问他为何只取两匹，崔光答道：“臣两手只能拿两匹”，此言一出，搞得其他人颇感羞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胡太后的带动下，一股奢靡之风在北魏王朝迅速蔓延。

高阳王元雍是公认的“首富”，他的王府装修的标准，完全以皇宫为样板，府中有僮仆六千，歌姬五百，日日夜夜乐声不断。此人还是个“超级吃货”，一顿饭能吃掉几万钱。尚书令李崇身价和元雍差不多，但李崇为人吝啬，常对人讲：“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就是说高阳王一顿饭，够自己吃一千天的。

有个王爷对元雍这个“首富”表示不服，他便是河间王元琛，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头号人物。他有十多匹宝马，每个马槽都是用纯银打造的，在他府中举办的宴会上，所用的酒器为玛瑙碗和赤玉杯，这些器皿在皇宫里也很难见到。

元琛很爱露富，有次他邀请诸位王爷到家里参加宴会，宴会上金银器皿，琳琅满目。酒足饭饱后，他带着王爷们参观自己的仓库，里面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令人目不暇接，元琛看到众人羡慕嫉妒的眼神，颇感得意，他不由想起西晋时期的首富石崇，感叹道：“我不恨看不到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

导致西晋过早亡国的奢靡之风，又在北魏死灰复燃。

这次展览搞得另外一个王爷抑郁了，他是章武王元融，从元琛府上回去后便闷闷不乐，叹息了三天后，居然卧床不起。江阳王元继听说后前来探望，知道病根后非常不解，他对元融说：“你的财物不少于他，为什么还羡慕嫉妒恨到如此地步呢？”元融答道：“本来以为比我有钱的只

有高阳王，我能排到第二，想不到中间居然还有一个河间王。”

从这些王爷的嘴脸可以看出，北魏王朝真的无药可治了。

胡太后第二个梦想是找个可以寄托身心的“情人”，这个想法和前朝的冯太后如出一辙，这其实不难理解，虽然她们贵为太后，但皇帝老公死时，她们都还很年轻，漫漫长夜对她们来讲确实是一种煎熬，再加上手中大权在握，找几个相好也再正常不过。

胡太后选中的第一个“情人”是朝中大将杨大眼的儿子杨白花。有意思的是，杨大眼原本不叫这个名字，杨白花也不是原名。

至于杨大眼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名号，是因为打仗非常勇猛。他出身不高贵，最早是被尚书李冲发现的，当时孝文帝元宏准备南征，让李冲选拔人才，起初李冲并没有看上他，他毛遂自荐说自己有独门绝技，说罢将三丈长的绳子系在发髻上，拔腿狂奔，跑得比骏马还快，绳子被扯得直如箭矢。在场的人都看傻眼了，李冲也深表叹服，说：“自古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才干超群的人呢！”

杨大眼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两军对阵时“瞋眸奋发”，令对方不敢直视。南朝人非常怕他，都传说他“眼如车轮”，杨大眼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杨白花几乎遗传了杨大眼的所有优点，史载他“少有勇力，容貌雄伟”，胡太后看上了他，遂“逼通之”。但不知为何，后来他却选择了叛逃南梁，是因为满足不了胡太后过强的欲望，还是觉得长此下去会有杀身之祸，不得而知。

胡太后虽“赔了情人又折兵”，但心中没有太多怨恨。相反痴情的她对杨白花追思不已，还饱含深情地做了《杨白花歌》，让宫人“昼夜连臂蹋蹄歌之”，歌中唱道：“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没想到，胡太后因这个作品居然跨入文学家的行列，《杨白花歌》后来成功入选《乐府诗集》。唐代柳宗元大约是受了感动，也做了一首

《杨白花》诗：杨白花，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无颜色，摇荡春光千万里。茫茫晓日下长秋，哀歌未断城鸦起。现代的《中国文艺词典》将胡太后列为中国女词人，而《杨白花歌》也在中国文学史中作为北朝的代表作来介绍。

胡太后当然不会让自己的私生活出现空档期，她看上的帅哥是清河王元怿，这位王爷是孝文帝元宏的第四个儿子，宣武帝元恪的异母兄弟，换句话说，他是胡太后的小叔子。

史书上说元怿“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爱之”。是说元怿自幼机敏聪慧，容貌秀美，深受父亲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喜爱。他的叔叔元勰也很看好他，认为他“有风度神韵，外表魁梧，带有中和之色，德行充备。如果上天假借他年岁，可与周公、召公相媲美”。

元怿玉树临风，姿容甚美，而且博览群书，很有学识，是一个理想的“情人”人选，所以胡太后也顾不得什么伦理，逼着这位小叔子成了自己的“闺中密友”。

五　凤凰不如鸡

元怿虽然受宠，获得了重用，但他为人正直，并没有恃宠妄为，而是礼贤下士，处事也比较公正，所以群众基础不错，史载“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隽民”。在他辅政后，北魏出现了“理无滞而不申，贤无隐而不举”的较为平稳的良好局面。

但是有两个权贵却对他极不喜欢，一个是宦官刘腾，另一个是胡太后的妹夫元叉。

刘腾一辈子练就的最强功夫就是告密，当年他发现皇后冯润给孝文帝元宏带了“绿帽子”，立即向元宏进行告发。后来，他听闻宣武帝元恪驾崩，高皇后要加害胡氏，也第一时间将这个绝密消息传出，使得崔光、于忠迅速扶立元诩。胡太后上台后，很感激他当年的义举，给予他高官厚禄，连他的两个养子都被封为郡守、尚书郎。

元叉的小名很有意思，叫作“夜叉”，他凭借着与胡太后的裙带关系，几年间由七品官“坐火箭”般晋升到从二品的领军将军，后来又被任

命为侍中。不仅参与决策，还掌控着禁卫军，地位举足轻重，看得出胡太后对这位妹夫颇为信任。

这两人都与元怿结下了梁子，元叉仗着自己是太后的妹夫，为所欲为，贪赃枉法，被元怿上奏揭发，虽然在胡太后的保护下，最后没有什么事儿，但他自此对元怿恨得牙直痒。刘腾则是想让自己的弟弟升职，吏部顺水推舟进行了推荐，但元怿认为刘腾的弟弟才干不行，就把这事压了下来，这搞得刘腾很是不爽。

怀着对元怿的极大不满，元叉和刘腾结成了统一战线，一心想除掉元怿。但是，他们很清楚元怿和胡太后的关系，深知如果让胡太后废黜元怿，无异于痴人说梦，唯一的办法是绕过胡太后，利用只有十一岁的孝明帝元诩。

经过一番“头脑风暴”，两人想出了妥善之计，接着便开始动手了。

他们先是指派平日伺候小皇帝进食的太监告发，说清河王元怿收买他，让他在皇帝的饭菜中下毒，意图毒死皇帝，并许诺事成后给他荣华富贵。孝明帝尚年幼，听到这样的消息，一时间惊愕不止，竟然信以为真。

元叉和刘腾看到小皇帝被成功蒙骗，他们立即请孝明帝元诩升殿，刘腾则派人关上后宫与前殿的通道永巷门，将胡太后关在里面，不让她出来。接着让小皇帝下诏宣清河王元怿进宫，元怿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便被逮捕下狱。

一切办妥后，元叉召集百官开会商议，实际只是走一个形式，他们让群臣在联名奏章上签字，谁不签谁就是元怿的同党，除了一个叫作游肇的大臣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外，其余人都乖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元叉、刘腾将联名奏章拿给孝明帝看，元诩一看密密麻麻的签名，看来是众口一词，因此下令处死元怿。

胡太后该怎么处置呢？元叉、刘腾替太后起草诏书，称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身体每况愈下，处理朝政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归政孝明帝，自己则回后宫享福去了。

这一系列动作一环紧扣一环，显然是元叉和刘腾经过长时间精心策划的结果。

胡太后此时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在这场突发的事变中，不仅心爱的情人元怿惨遭杀害，自己也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政治和生活待遇一落千丈，宫女太监都被撤掉，所有的进出口都被封闭，只留一个送饭的口。更为糟糕的是，衣服不能换洗，一日三餐也没有保障，时常挨饿受冻。她只能每天以泪洗面，怪自己养虎为患，才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元叉和刘腾掌控了朝政，这两位的能力还不如胡太后，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狼狈为奸，两人分工明确，刘腾主内，元叉主外，他们每天最忙碌的事情不是处理朝政，而是到处卖官敛钱。

元叉本性贪婪，刚开始卖官鬻爵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暗示买官者上任前去给他父亲送感谢费。后来地方主官和朝廷新任官员为求保住乌纱帽，“无不受纳货贿”给他。在受贿上他搞起了“全家总动员”，老婆孩子齐上阵，将所有贿赂照单全收。

同时他“耽酒好色”，经常让手下进献美女，把美女藏在特制的送饭车里混进宫中，以满足自己的淫欲。一些势利小人知道他的喜好后，四处寻找美女，“以酒色事之”。宫廷值班卫士个个对送饭车的秘密心知肚明，但无人敢揭穿。元叉还嫌这样偷偷摸摸不够刺激，最终寡廉鲜耻到与堂姐妹们聚众淫乱的地步。

刘腾也好不到哪里，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凡公私之事请托者，只重财物不计其他。他到各地搜括财物时，“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每年利息数以万计。刘腾还广开室宇，营造豪宅，贪暴之状，无以形容。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靠贿赂上位的官员就任后变本加厉，“凭叉威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不仅要连本带利收回投资，还要借此大赚一笔，一时间整个北魏官场几乎全是贪官，史称“牧（刺史）、守（太守）、令（县令）、长（三长）率皆贪污之人”，加上自然灾害连连，“年年水旱，牛马殪踣，桑柘焦枯，饥馑相仍，菜色满道”，搞得怨声载道，民不

聊生。《魏书》称：“普天丧气，匝地愤伤。”

这时候一些朝臣又想起胡太后的好，朝中对元叉不满的人陆续发动了一些政变，但都以失败告终。

正光四年（523年）四月，刘腾病死，葬礼办得相当隆重，为这位阉人戴重孝算作“义子”的竟然有四十多人，朝中高官贵族送葬乘坐的马车塞满了道路，引发了交通大堵塞，一个太监能在死后得到如此殊荣，不用说是权力在作怪。

刘腾死去，对胡太后来讲是个利好，原因在于元叉每天只顾花天酒地，根本顾不上理会她，同时元叉又念与胡太后的亲戚关系，所以对她的看管越来越松弛，胡太后终于可以与她的儿子皇帝见面了。

她敏锐地嗅出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在一次与孝明帝元诩见面时，她故意说道：“一直隔绝我们母子不准往来，我待在这里有什么意思，我决意到嵩山出家。”说罢便要动手剪掉自己的长发。

这显然是胡太后当众唱的一出“苦情戏”，或许是主角演的过于逼真，使得观众们都入了戏，孝明帝元诩和群臣们流泪跪求太后收回成命，当朝皇太后说什么也不能去当尼姑啊。

胡太后见状，索性将戏演到底，闹得更加厉害。经过这样的折腾，胡太后和皇帝儿子元诩的关系重新亲近起来，他们渐渐把目标指向了共同的敌人——元叉。

这娘俩觉得力量还不够，又拉来一个同盟军——高阳王元雍。有次，胡太后和元诩一起去洛水游玩，元雍借机邀请两人驾临家中，三个人在内室秘密商议，定下了铲除元叉的计划。

首要的是解除元叉的兵权，本来以为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谁曾想却意外地顺利，因为元叉的脑容量实在有限。有次胡太后把元叉找来，试探地问他：“如果你忠于朝廷，没有谋反之心，为何不辞掉领军将军一职，以担任其他官职来辅政呢？”胡太后对此本来没有报太大希望，没想到元叉满口答应，主动辞去了担任七年的领军将军一职。

事实证明，元叉这位“花花公子”，只会花天酒地，对政治斗争的经验接近于零，过去有刘腾做帮手，还不能显出他的短板，如今刘腾一死，他的“弱智”就暴露无遗。他觉得即使交出兵权，自己仍然可以总管朝廷内外大事，根本没有意识到会被废黜。但除了元叉外，几乎所有人都已看出，如果他交出刀把子，就如刀俎上的鱼肉，将要任人宰割了。

但不知为何，胡太后此时却犹豫起来，虽然手下不少人劝她，应该赶紧废黜元叉的所有职务，但胡太后却迟迟不肯做出决定。

倒是孝明帝元诩先动手了，这并非是他比胡太后英明，而是因为一个女人。

此女是他最宠爱的潘妃，有人向元诩打小报告说，元叉企图陷害潘妃，而潘妃也恰好此时跑到元诩面前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和孝明帝说出了一个天大的阴谋，那便是元叉不仅要害自己，而且还要谋害陛下。

面对心爱美人的哭诉，孝明帝元诩不得不信，他当即采取措施，连夜下诏免去元叉的侍中一职。第二天一早，元叉进宫时被阻拦，元诩不愿再见到他。

胡太后看到自己的儿子元诩已经下手，她自己也必须要有所动作，于是她重新临朝听政，下诏免掉元叉的一切官职，贬为庶民。同时还没有忘记另一个已作古的仇人——刘腾，她下诏追削刘腾官爵，开棺戮尸，抄家灭门，算是解了心头之恨。

不过胡太后对元叉始终下不了杀手，毕竟元叉是她的亲妹夫，而且也不像刘腾那样可恶至极，所以想到此为止，这件事就算翻篇了。但是那些平日里受尽元叉欺负和参与废黜事变的王公大臣不干了。在他们看来，元叉活在世上一天，他们就多一天的危险，保不齐元叉又会咸鱼翻身，到时候他们这些人都会成为刀下之鬼，所以必须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元顺是彭城王元澄的儿子，他因为得罪元叉而被外放，元叉倒台后才回到京城。有次胡太后举办宴会，元顺看到元叉的媳妇也在宾客中，他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说道：“陛下奈何因一个妹妹的缘故，不追究元

叉之罪，以致天下人无法申冤诉情呢？”胡太后面对这样的诘问，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沉默不语。

没过几日，胡太后和近臣聊起往事，无意中提到刘腾、元叉当年曾经请自己赐予他们免死铁券，但是被她拒绝。没想到这几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中书舍人韩子熙义正辞严地说：“事关生杀，岂是铁券所能决定的！况且您过去既然没有给他们铁券，不明白今日为何不杀掉他！”胡太后听后怅然不已。

一再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把胡太后搞得很没面子，也让她意识到这位妹夫激起的民愤实在是大，不杀他不足以堵住这些人的嘴。此时，有人告发元叉与其弟密谋造反，但胡太后还是下不了决心，黄门侍郎李琰之劝谏说：“元叉之罪，远近皆知，岂能再拖，混淆视听！”群臣纷纷要求诛杀元叉，孝明帝元诩也站到大臣们这边，于是，孝昌元年（525年），胡太后下令赐死元叉兄弟，算是满足了群臣们的心愿。

六　六镇大暴动

胡太后重新成为朝政的实际掌控者，但今非昔比，当初轻松自在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北边接踵而来的坏消息让她焦头烂额，因为就在元叉、刘腾专权的这段时间，北方发生了大乱。

这场动乱首先从北方六镇开始。

所谓“六镇”，是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六个军镇。当初为了防范北方柔然的入侵，北魏王朝在柔然南下的必经之路设置军镇，规模较大也比较稳定的便是这六个镇子。

六镇在设立之初，地位相当重要，他们离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比较近，起到了拱卫首都的作用，因此，驻守军镇的将领大多是北魏的王公，就连普通军士也都是鲜卑贵族的子弟，地位高、待遇好、有前途，不可避免地有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但是这种良好的感觉，在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便荡然无存，六镇

距离洛阳遥远，一下子从拱卫京城的重镇，变成了老少边穷地区，由此六镇将士的待遇也断崖式下降，同样都是贵族之后，在洛阳的可以吃香喝辣、纸醉金迷，但留在六镇的却生活艰苦，所以有门路的都千方百计往洛阳跑，那些没有后台或关系不硬的则被迫留在这里，后来六镇居然成了罪犯的流放地。

这样的反差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更要命的是，六镇不仅有镇兵、镇将还有镇民，镇民也被称为“府户”，属于军府，世袭为兵，不准迁移，其中有汉人，也有高车人、匈奴人、鲜卑人等，成分非常复杂，由于北魏的统治每况愈下，这些镇民被欺压盘剥，民不聊生。

北方六镇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一丁点火星，便会迎来剧烈的爆炸。

正光四年（523年），这个火药桶终于被一个叫作“于景”的镇将点燃了。于景是于忠的弟弟，因为得罪元叉而被外放到怀荒镇做镇将，从繁华似锦的洛阳城到了兔子也不拉屎的边塞，于景感到极其郁闷。

他来的也不是时候，刚到不久，便赶上柔然侵扰和饥荒，镇中百姓活不下去，要求开仓放粮，于景压根儿就没想在这里扎根好好干，心情不爽的他，觉得百姓的要求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于是以没接到命令为由拒绝放粮。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百姓们忍无可忍，径直冲到于景家中，将于景夫妻绑架后，开仓取粮，后来将两人杀掉，索性起兵造反。

怀荒镇打响了动乱的第一枪，很快，造反的浪潮便席卷北方大地。

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迅速成为焦点人物，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拗口，其实，“破六韩”是姓，“拔陵”是名，他原本是匈奴人的后裔，出身低微，长期受戍主的欺凌，看到北方大乱，觉得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杀掉戍主，聚众造反，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号，叫作“真王”。

远在洛阳的元叉和刘腾，听说北方陷入战乱，紧急派临淮王元彧担

任平叛总指挥，率大军镇压破六韩拔陵。

破六韩拔陵起兵后，派自己手下大将卫可孤攻打武川镇和怀朔镇。在怀朔镇，卫可孤碰到了强大的敌手，便是鼎鼎有名的“贺拔度拔父子”。贺拔家一父三兄弟，父亲贺拔度拔，长子贺拔允，次子贺拔胜，三子贺拔岳。四人都能骑善射，武艺高超。六镇动乱后，怀朔镇镇将杨钧请他们来抵御起义军。

贺拔父子名不虚传，特别是贺拔胜和贺拔岳，卫可孤在城西二百步的地方指挥战斗，贺拔岳登上城墙，一箭正中卫可孤的手臂，让起义军大惊失色。

怀朔镇被围了一年，为了寻求北魏援军支持，贺拔胜带了十几个少年突出重围，跑到云中向北魏前线总指挥元彧求救，元彧满口答应。贺拔胜离开云中，又一次杀进怀朔镇报信。后杨钧让他去武川探听情况，贺拔胜再一次单骑闯营，连续三次进出卫可孤的大营，如入无人之境。可惜他到达武川时，武川已经失陷，等返回怀朔镇，城池也被攻克，贺拔胜父子兄弟都成了俘虏。

元彧根本就不是打仗的料，史书上说这位王爷容貌俊美，很喜欢读书，一副“玉面书生”的样子，让这样的人统率军队，结果可想而知。他没有及时救援怀朔、武川，导致两镇失陷，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士气大涨。双方在五原地区大战一场，结果元彧被破六韩拔陵打得丢盔卸甲，灰溜溜地逃回洛阳，虽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官爵。

情况越来越严重，破六韩拔陵气焰不断高涨，高平镇镇民赫连恩起兵造反，推举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柔玄镇镇民也揭竿而起，推举羌族人莫折大提为元帅，称秦王。

北方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孝明帝元诩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加以强力镇压，搞不好这把火很快就会烧到洛阳来。少年皇帝急令朝中众臣商议对策，吏部尚书元修义建议当务之急是派遣重臣统领大军镇守恒州、朔州，全力抵御叛军南进，保卫皇家陵园。

这基本上就是一句废话，每个人都知道该这样办，关键是该派谁去呢？

元诩想到一个人——李崇，之所以想到他，是因为他之前曾提出过改镇为州的建议。

这个建议并非是李崇的原创，而是他的属下魏兰根首先提出的，魏兰根说：“从前沿着边境设置六镇时，都是征调宗室贵族或其子弟去镇守，后来却让这些人成为府户，对待他们像奴仆一般。他们不仅无法做高官，而且还不能与高门通婚。原本地位平等的同族亲戚迁到洛阳后，却享受荣华富贵，他们必然对朝廷怨恨不满，因此应该把镇改为州，凡是府户的都改成平民，在入职和升迁方面还如以前那样，这样恩施并重，国家几乎就可以解除北方的忧患了。”这个建议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

李崇觉得魏兰根言之有理，便原封不动转而向孝明帝元诩上奏。应该讲，这个建议抓住了六镇的核心问题，非常具有建设性，如果能采纳并实施，北方应该不会生出大乱，但遗憾的是元诩以国家法律不能随意更改，拒绝了李崇的建议。

关键时刻，元诩又想起了这件事，并不是想采纳他的建议，而是倒打一耙，他表示正是李崇的上奏使得六镇的镇民有了非分之想，所以导致了大规模叛乱，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李崇应带兵出征，算是戴罪立功。

李崇满肚子的委屈，但在皇上面前也只能做自我批评，他说：“臣的过错实在很大，派遣我北讨，正是我将功补过的机会，臣不敢推辞。但臣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加上疾病缠身，不堪效命疆场，还请陛下另择贤才。”元诩不听，还是执意让他带兵北征。

李崇被任命为加持使节、开府仪三司、北讨大都督，带着抚军将军崔暹和广深王元深，硬着头皮上路了。

孝明帝元诩执意让李崇统兵出征，“改镇立州”只是一个说辞，其实更看重的是他的辉煌战史，当年他镇守寿阳城，让南梁一筹莫展，为了

攻克寿阳，梁武帝不惜耗费大量国力修建浮山堰，但最终也没有成功，虽然他年事已高，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元诩寄希望于他一举平定北方战乱。

只是元诩给他选派的这两个副手品行很差，甚至可以说劣迹斑斑。

元深，本名叫作元渊，为了避讳后来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唐朝以后的史书都称他为元深，真名反倒少有人知道。他生性贪婪好色，曾与城阳王元徽的妃子通奸，被元徽告发而被免去官职。

崔暹为人严酷，贪婪狡诈，他曾经做过瀛洲刺史，有天他去城北打猎，路上遇到一个妇女，他问："崔刺史如何？"这个女子不认识他，答道："瀛洲百姓有什么罪过，却让这个无赖来担任我们的刺史。"崔暹听后很是羞愧。

坏就坏在崔暹身上。李崇到了前线，看到破六韩拔陵气势很盛，决定避其锋芒，稳扎稳打，但没想到崔暹却不听指挥，主动出击，导致孤军深入，被破六韩拔陵大败，全军覆没，只有崔暹一个人跑了回来。破六韩拔陵乘势全面进攻，李崇抵挡不住，只好退往云中，两军形成相持之势。

崔暹不听指挥，临阵脱逃，造成全局被动，按照军法应该斩首，元诩下令让廷尉将他抓起来治罪，崔暹打仗不行，但在行贿方面却很擅长，他赶忙让家人用美女、田产贿赂元叉，最后成功免于处罚。

至高无上的军纪竟然被这样视为儿戏，这个王朝真心没救了。

此时元深上书朝廷，重申了李崇对六镇叛乱背后原因的分析，再次建议将镇改为州。元诩这次听进去了，他下诏将北方各镇全部改为州，各镇军民只要不是因犯罪流放的，全部改为平民。

不过为时已晚，早干嘛去了呢。

不久后，前线总指挥李崇被解职了，倒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而是元深向小皇帝元诩打了小报告，说李崇部下祖莹谎报军情，侵吞军款。

祖莹也是个传奇人物，从小酷爱读书，经常通宵达旦，以至于他父母害怕他毁了身体，不准他熬夜，但祖莹常常暗自在灰中藏下火种，喝退仆人，在父母睡觉之后，燃起火读书，还用衣服被子塞住窗户，唯恐火光泄露出去，被家人察觉。由于好学而很有名气，远近的亲戚都称他为“圣小儿”。

有次老师讲解《尚书》，祖莹被选为都讲，负责为老师服务，头天夜里他读书到深夜，快天亮了才睡着，被人叫醒后，匆匆之间将别人的《礼记》拿去听课。到了课堂才发现，但又不敢再回去，于是把《礼记》放在前面，背诵了《尚书》中的三篇，不错一个字，引起了全校轰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学霸，也无法逃脱大环境的污染，担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时，因受贿被除名。这次随李崇出征，又因截留军用物资被撤职查办，李崇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免职。

本来就不想上前线的李崇，终于可以回家养老了，提供“黑材料”的元深成了北征军的新统帅。

七　失联的“网红”

就在北方乱成一锅粥时，北魏王朝的掘墓人出现了，他便是尔朱荣。

尔朱荣出生在北秀容，在今天山西朔州一带，史书上说“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就说他们家族之所以叫“尔朱”，是因为祖上住在一个叫作“尔朱川”的地方，但“尔朱川”具体位置在哪里，不是很清楚，大概在今天山西朔州以北、雁门关以外的地区。

尔朱氏一直以来都是契胡酋长，“契胡”到底是个什么民族，到现在依然是个谜，因为史书上找不到关于这个种族的任何记载。但普遍认为其实就是羯人，与后赵的石勒、石虎同出一源，再往上捋，他们先祖乃是来自中亚的伊兰人，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人的先祖。

尔朱家族虽然不是鲜卑族，但一直以来都死心塌地地追随北魏王朝，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曾率几千武士跟着道武帝拓跋珪攻打后燕的

都城中山，此后尔朱氏几代都为北魏的将军，算得上是北魏的“忠实拥趸”。

北魏王朝对尔朱家很不错，拓跋珪将北秀容三百里的土地赏赐给尔朱羽健，作为世袭领地。后来拓跋珪看到南秀容的土地更为肥沃，想让尔朱家族移居到那里，但被尔朱羽健谢绝，他表示自己一家世代侍奉国君，北秀荣离京师较近，可以更好地报效北魏王朝，怎么能因土地的肥沃瘠薄而搬迁到远地。

到了尔朱荣父亲尔朱新兴时，他家的势力范围早已超越世袭领地，整个部落富得流油，牛、羊、马等不计其数，放养在山谷中，由于数量太多，无法以头数计算，计量单位直接变成了“山谷”。

尔朱新兴非常大方，北魏王朝每有战事，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牲畜给牲畜，从来不讲条件，俨然成为北魏的“后勤部长”。他每次入朝，总会给王公大臣们准备礼物，因此人缘极好，被北魏朝廷封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

尔朱新兴年老后请求将酋长之位传给儿子尔朱荣，对于这样的请求，北魏朝廷当然同意，尔朱荣就此成了新当家，光荣退休的尔朱新兴几年后寿终正寝，活了七十四岁。

尔朱荣，这个名字充溢着一种粗犷的味道，再加上他被称为“董卓再世”，所以一提起这个名字，许多人第一反应便是满脸横肉，有着长长络腮胡子的土匪形象。

但大家统统猜错！

史书上说尔朱荣“洁白，美容貌”，活脱脱一个容貌俊美、皮肤白皙的大帅哥，他在年轻时便继承了如此大的产业，称得上是真正的“高富帅”。

尔朱荣并不满足做个“富二代”，他的志向是在沙场上建立旷世奇功，这或许和他父亲的期许有关。史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当地有个水池叫祁连池，池水清澈见底。有一次，尔朱荣和父亲在池边玩耍，听见远处仿佛传来悦耳的箫鼓之声。父亲说：“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以后

一定会飞黄腾达。我老了，看来这话要应验在你的身上，好好努力。”

尔朱荣由此一天也不敢放松，他对自己严格，对手下更甚之。史书上说他非常喜欢打猎，本来这是一个娱乐项目，但尔朱荣却搞得像军事演习一样，“号令严肃，众莫敢犯”，哪怕有一只鹿逃出去，失职的人都会被处死。

六镇起义导致天下大乱，尔朱荣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建功立业的良机终于到来了。当时他已经三十一岁，常言说“三十而立”，确实也到了该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了。

尔朱荣一边上奏北魏朝廷，请求继承尔朱家的光荣传统，为皇帝分忧，率军平定叛乱。一边“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也就是他广散家财，招募勇士，很快便拉起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

就在尔朱荣摩拳擦掌，准备建功立业时，胡太后咸鱼翻身，重新夺回了朝政大权。

但形势着实不容乐观，北边战祸愈演愈烈，西边也毫不逊色，自称为“秦王”的莫折大提去世后，他的儿子莫折念生更进一步，自称天子，设置百官，改元天建。

北魏朝廷派吏部尚书元修义担任西道行台，相当于西北前线总指挥，率军讨伐莫折念生，这位元总指挥还没有光临前线，就说自己得了重病，真病还是假病，无从知道，反正朝廷只能临阵换将。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位新总指挥居然是个外国人，此人叫作“萧宝夤”，他本来是南齐末代皇帝萧宝卷的弟弟，因南齐灭亡，他渡过长江逃到了北魏，宣武帝元恪对这位高级“政治避难者”很重视，把自己的姐姐南阳公主许给了他。

萧宝夤知恩图报，在与南朝的作战中很卖力气，被孝明帝元诩委以重任，从南边调动到西北负责平定叛乱。萧宝夤手下有一员虎将，叫作崔延伯，此人骁勇异常，萧宝夤经常称赞他：“关、张不如也！”

崔延伯在马嵬大破莫折念生，取得了黑水大捷。但没过多久，由于

过于轻敌，他被胡琛的部将击败，崔延伯本人也中箭身亡，消息传到洛阳，北魏朝野大为惊恐。

此时，南边的梁朝也跑来添乱，意图浑水摸鱼，夺得淮南之地。

面对如此危局，徐娘半老的胡太后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要抓住青春的尾巴，素来爱美的她，更加重视自己的妆容，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整容手术，否则胡太后一定是个忠实的主顾。

胡太后经常精心打扮后出去游玩，这让东阿公元顺很看不惯，他曾经被元叉赶出朝廷，后被胡太后召回。元顺直言不讳地对胡太后说：“按照古礼，妇人在丈夫死后应自称为未亡人，头上不能装饰珠玉，衣服上不能绣有花纹颜色，陛下母临天下，年将不惑，整天如此过度打扮，怎么给后世树立典范？”这席话说得胡太后很下不来台，史书上说她“惭而不出”。

她回到宫里，立即将元顺召来，破口大骂道：“我不远千里把你召入朝廷，难道就是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吗？”元顺并不服软，他说：“陛下每天盛服炫容，不怕天下人笑论你，难道就以微臣这一句话感到羞耻吗？”

浓妆艳抹对胡太后而言只是“小儿科”，她更大的爱好在于“找情人”，特别是被软禁了五年的她，更加渴望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

胡太后精心挑选的“情人”是大臣郑俨，之所以选择他，一方面郑俨自身条件不错，是出了名的美男子。一方面他们还是“老相识”，郑俨当年是胡太后父亲胡国珍的下属，想必那时两人便已暗送秋波，胡太后重新掌权后，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郑俨。

胡太后封郑俨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为了能让他以合理名义留在宫中陪自己，胡太后煞费苦心，还给了郑俨一个叫作“尝食典御”的职务。

胡太后希望郑俨日夜都能陪伴在自己身边，每时每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但郑俨毕竟是有家室的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胡太后偶尔也会给“情人”放个假，让他回家看看，不过总是会派几个太监跟着郑俨，搞

得郑俨见到老婆后说不了几句话，便又要匆匆回到宫中。“情人”当到这个份上，也算前无古人。

郑俨因备受宠爱而获得重用，晋升为中书令、车骑将军。但他只有脸蛋和身材，没有治国能力，为了弥补自己的短板，他把好友徐纥推荐给了胡太后。

徐纥最大的特色是见风使舵，他在宣武帝时被封为中书舍人，但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巴结上了赵脩，赵脩被杀后他被贬到外地。徐纥并不死心，后来又依附清河王元怿，官复原职。元怿被杀后，他被贬为雁门太守，后称母亲年老而辞官回乡。但喜欢权术的他不可能退隐乡里，后来到洛阳又投靠了元叉，元叉倒台后，胡太后念他曾经是自己情人元怿的属下，爱屋及乌，仍让其担任中书舍人。

他在北魏政坛摸爬滚打许多年，察言观色的能力已炉火纯青，看到郑俨得宠，便使出自己的独门拍马绝技，很快便和郑俨搞得很熟，通过郑俨最终抱上了胡太后的大腿，被任命为中书舍人、黄门侍郎，总摄中书、门下之事，所有军国诏令，都由他负责。

郑俨和徐纥互为表里，权倾内外，被当时的人们并称为“郑徐”。

当然，两人最大的区别是，徐纥确实有几把刷子，而且非常敬业，真把朝廷的事情当作自家的事儿，史书上说他整天工作不知疲倦，有紧急文书，由他口述，下属执笔，很快就会有回复意见，堪称北魏朝廷的“特级劳动模范”。

胡太后的好命还在延续，尽管她整天风花雪月，但北方战局却出现了重大转机！

贺拔度拔及其三子抓住机会袭杀了卫可孤，重新夺得了怀朔镇。接着柔然在北魏使者的说服下，首领阿那瓌带领十万大军向西，进攻武川镇和沃野镇，大败破六韩拔陵之军。

历史总是充满诡异，想当初北魏煞费苦心设置六镇是为了防范柔然入侵，没想到，如今却要靠柔然出兵来平灭六镇之乱。

元深取代李崇担任前线统帅后，也改变了策略，将先前的武力平叛变为分化招降。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参军于谨，他出生于将门之家，熟读《孙子兵法》，对打仗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对元深说：“叛党人数太多，如果穷兵黩武，恐怕不是上策”，元深问他该如何呢？于谨建议派出说客，分化瓦解响应破六韩拔陵的其他势力，这样可以不战而平定叛军。

元深深以为然，但却也很犯难，因为北方部众很多，说的话都不一样，找出一个精通各族语言的使者着实不易。只是他忘记了，眼前的于谨就是个语言天才，他掌握了北方数个民族的语言。于谨毛遂自荐，愿意担负如此重要的使命。

于谨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单骑便说服西部高车乜列河率着三万余户归降。元深对他的工作成效不由手工点赞，决定亲率军队接应乜列河，但于谨却表示反对，认为乜列河归降，破六韩拔陵必然会派兵来追，应该将计就计，设下埋伏，定会大获全胜。

元深采纳此建议，在折敷岭（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设下伏击圈。如于谨所料，破六韩拔陵果然率军来截击乜列河部，此时魏军伏兵突然出现，打得破六韩拔陵措手不及，大败而逃。

接着柔然可汗阿那瓌又大破破六韩拔陵部，斩杀了大都督、平南王破六韩孔雀，这给破六韩拔陵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为了躲避柔然，破六韩拔陵决定率残部南渡黄河。

彻底剿灭破六韩拔陵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北魏朝廷命李叔仁堵死破六韩拔陵的退路，然后元深亲率大军赴援，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军被柔然军和北魏军南北夹击，连续战败，最终无路可走，遭到了致命打击。

此战后，破六韩拔陵，这个六镇起义的“网红”首领突然神秘地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下落不明，史书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他的失踪带来的后果是六镇的二十万军民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只能向北魏政府军投降。

轰轰烈烈的六镇起义就此告一段落。

八　河北大乱局

胡太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问题又来了，该如何安置二十多万的六镇军民呢？

柔然可汗阿那瓌帮着北魏消灭了破六韩拔陵后，将当初因防范柔然而设置的六镇悉数毁为废墟，就地安置显然已经不可能。

元深建议在恒州设置郡县来安置这些降户，因为这一带与六镇很近，风俗习惯差不多，六镇军民不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安置完毕后，再利用“转移支付”方式予以救济，局势应该可以稳定下来。

元深的建议并没有被胡太后采纳，在她看来，二十万人如同洪水猛兽，一定不能把他们聚在一起，否则很难控制，最好的方法是分散到各地，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后患，于是她下令将二十万降户安置在冀州、定州等地，就是今天河北冀县、定县、河间一带，

胡太后这个决定看似精明，实则糊涂，一来六镇军民不是普通的平民，有兵有民，不少还是过去鲜卑贵族之后，让他们到汉化区去做平民，很容易激化双方矛盾；二来河北地区百姓自己有时都吃不饱，一下子又涌来二十万张嘴，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呢。

元深看出问题的严重之所在，他对左右说：“这些人将成为祸乱天下的乞活军。”

还真让元深说中了，六镇军民按照北魏朝廷的要求，一路奔波艰苦辗转来到河北，却发现当地正在闹灾荒，没有东西能填饱肚子。于是群情激奋，一部分六镇军民走到上谷（今河北怀来）时，不肯再往南走，在杜洛周的领导下，起来造反了。

杜洛周是高车族人，原本是柔玄镇的流民。他聚众造反后，将国号定为“真王”，这与破六韩拔陵当初确定的国号一字不差，像是表明要继承破六韩拔陵的遗志。

北魏王朝对杜洛周的叛乱起初并不重视，手握重兵的北讨大都督元深按兵不动，而是让幽州刺史常景带领地方部队镇压，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六镇流民的作战能力，杜洛周率军连战连胜，冲破了军都关，进入了平原地带。与此同时，安置在定州一带的鲜于修礼也率流民叛乱。

这时候北魏朝廷才开始当回事，赶忙派大将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前来平叛，但当长孙稚率领大军行至邺城时，朝廷却诏令解除他的行台、大都督职，令河间王元琛担任大都督，郦道元担任行台。长孙稚对此非常不满，派遣其子长孙子裕向朝廷上奏说："前次我与元琛同在淮南，元琛因不听正确意见而导致失败，独因我而得以保全，于是我们之间便产生了嫌隙，如今我实在难以接受他的调遣，希望朝廷给予协调。"但朝廷没有准许。

结果可想而知，长孙稚行进到五鹿（今河北辛集）的时候，遭到了鲜于修礼的截击，元琛没有前去援救，长孙稚的军队一败涂地，窝里斗的两人一并被免职。

没办法，北魏朝廷只好让平灭破六韩拔陵的大功臣元深出马，带着章武王元融和裴衍来平乱。元深这次出征带上了儿子，城阳王元徽于是对胡太后说："元深带着爱子领军在外，看来他是心存不轨。"这不是元徽第一次背后说元深的坏话了，事实上，只要瞅着机会他就会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深，原因很简单，谁让元深与他的妃子私通呢。元徽对元深送给他的这顶"绿帽子"深感耻辱，发誓一辈子也不会放过元深。

元徽此时是胡太后身边的红人，因为他与太后的情人郑俨关系甚好。胡太后秘密给元融和裴衍下诏，让二人暗中防备元深。没想到元融和元深私交很好，他竟然把太后的密诏拿给了元深看。元深看后大为惊恐，吓出一身冷汗，为了不让元徽抓住把柄，从此后军中大小事务，他都向朝廷报告，得到明确答复后再执行。

胡太后不知元深看过密诏，对他这种反常做法颇感疑惑，便下诏问其中原因，元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大致意思是：元徽对他恨之入骨，经常陷害，无所不至。自从元徽掌权以来，北征的将士立功也不奖励，和别的部队完全是两种待遇，手下的将领也因此无法获得晋升。在元徽的淫威下，自己的下属无不胆战心惊，这样不可能打胜仗，只有把

元徽调离中央，解除后顾之忧，自己才可以放手与叛军作战。胡太后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

此时起义军内部发生了火并，先是老大鲜于修礼被手下元洪业杀掉，元洪业想带着队伍投降，但被部将葛荣杀掉。这位葛荣原本为怀朔镇镇将，后来反戈一击加入了造反大军，他杀掉元洪业后，自己成了“带头大哥”，继续统领着叛军作战。

按说这对北魏朝廷是个重大利好，可以趁着叛军内乱，一举剿灭之。但这位新老大葛荣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他亲自率轻骑突袭元融，在白牛逻（今河北蠡县）大获全胜，章武王元融在此战中丢了性命。

取得大捷后，葛荣自称天子，定国号为“齐”，年号为“广安”。

现在该北魏军队发生内乱了，挑事的还是元徽，他抓住元深兵败的机会，把屎盆子扣在了元深的高参于谨身上，胡太后下诏捉拿于谨。于谨对元深表示：“如今太后临朝，信任谗佞之徒，如果她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们将会大祸临头，故请求单身匹马回洛阳向太后解释。”于谨回京师后向胡太后讲了来龙去脉，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元深兵败后撤兵到定州，定州刺史杨津怀疑元深图谋不轨，派人去抓他，元深知道消息后，只得仓皇出逃，慌乱之中跑进了叛军地盘，被叛军骑兵生擒后送到葛荣处，因为他名声显赫，葛荣对他有所忌惮，便下令杀了元深。

北魏最能打的一位王爷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杀了。

这场内讧应该不像史书中讲得那般简单，有不少人认为胡太后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否则一个地方刺史怎么会有胆去杀一个王爷。在急需用人之际，即使元徽不停诋毁元深，胡太后也不应出此下策，其中真正的原因不得而知。

胡太后自从重新掌权后，脑子似乎被大水漫灌，办下的蠢事一件接着一件，这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她的一再犯错，使得形势更为严峻。

先是西边的萧宝夤反了，他本来是北魏朝廷派去平定莫折念生的主帅，然而泾水大败，损失了手下猛将崔延伯，形势一度危机。不过很快莫折念生为手下所杀，危机暂时解除，但萧宝夤看到各地叛军四起，觉得北魏大势已去，再加上手下撺掇他说："大王是齐明帝萧鸾的儿子，天下归心，今日举兵，符合天意。民谣说'鸾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关中乱。'乱就是理，大王应该管理关中，还有什么好疑虑的？"于是，萧宝夤起兵造反，自称为齐帝，这样东边出现一个齐国，西边也出现了一个齐国。

北魏朝廷任命长孙稚为行台前去讨伐萧宝夤，萧宝夤连战连败，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便仓皇逃出长安，投靠了另一个叛军首领万俟丑奴。

接着南梁将军陈庆之连破魏军十三处营垒，取得了涡阳之战的胜利，北魏损失惨重，尸体塞满涡水，江淮之地重新被梁军收复。

当然最大的危险还是河北的葛荣，元深死后，葛荣再无对手，先后攻克殷州、冀州等，接着又开始围攻冀州治所信都（今河北邢台），镇守城池的冀州刺史元孚激励将士，昼夜拒守，一时间搞得葛荣没有办法，但时间一长北魏军粮储耗尽，而且外无救援，于是葛荣攻陷信都，抓住元孚，把城中居民全部赶出去，冻死者十之六七。

当时元孚的哥哥元祐担任城防都督，被葛荣抓获。葛荣找手下一起议定元孚兄弟二人的生死去留。元孚兄弟争着去死，都督潘绍等几百人都叩头请求愿意以自己的死换取元孚的活。葛荣看到此景，心里被触动，于是将元孚兄弟和被押的五百人全都赦免。

元深被杀后，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成为新统帅，他被朝廷任命为北讨大都督和冀州刺史，与裴衍一起来剿灭叛军，但这只不过是多了两个"替死鬼"而已，阳平一战，北魏军大败，新上任的这两位都丢了脑袋。

转过年来，葛荣杀掉了率先揭竿而起的杜洛周，吞并了其部众，整个河北地区已经完全掌控在葛荣手中。

九　母毒也食子

葛荣的下一个目标无疑就是洛阳，胡太后基本上已经无牌可打，北魏的都城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就在此时，有人上书表示愿意为朝廷分忧解难，此人便是尔朱荣。

尔朱荣自从自己拉起队伍后，一直观察着时局的变化，他不断招兵买马，反正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银子，斛律金、贺拔岳、贺拔胜、高欢、侯景等重量级人物纷纷聚集在他麾下。他带着这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契胡军，不费吹灰之力平灭了一些小规模叛乱，尔朱荣因此获封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他将今天的山西、内蒙古一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实力与野心成正比，随着力量越来越强，尔朱荣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地方霸主，他决心冲出山西，想要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于是尔朱荣上表朝廷，请求出兵河北去剿灭葛荣的军队。

胡太后看出尔朱荣非等闲之辈，她很担心尔朱荣借此将手伸向河北腹地，如果那样，无异于引狼入室，尔朱荣说不好会成为另一个葛荣。于是她给尔朱荣下诏说：“莫折念生已经被斩首，萧宝夤也被活捉，万俟丑奴已经请求投降。这样，关、陇之地的盗贼已经基本平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一带也逐渐平定。再者，北海王元颢已经率兵两万出镇相州，因此你不必再出兵增援了。”直接回绝了尔朱荣。

这里面除了莫折念生已死属实外，其他都是胡太后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尔朱荣并不死心，他再次上书朝廷，说：“贼兵的势力虽然衰落，但官军却屡次失败，军心畏惧，所以恐怕官军实际上很难派上用场。如果不另想策略的话，则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以微臣愚见，蠕蠕国国王阿那瓌受我魏国厚恩，不应忘记报答，因此，应该让他发兵东至下口以攻击贼兵的背后，令北海王元颢的部队严加戒备以攻击贼兵的正面，我的部队虽然很少，也要尽全力令他们从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路占据险要地区，从侧面攻击贼兵。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周的部队，但威信还未树立，人心各不同，可以使他们分崩离析。”

胡太后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还听从徐纥的建议，暗中赐给尔朱荣手下免死铁券，用来离间尔朱荣和手下将领的关系。尔朱荣知道后，对这种“打暗枪”的行为非常愤怒。

只是令尔朱荣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抱希望的他，没过多久却接到了孝明帝元诩要求他带兵进入洛阳的诏令。背后的原因是，北魏朝廷发生了最高层的内讧——胡太后和她的亲生儿子孝明帝元诩干起来了。

这对母子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还是权力之争。

元诩此时马上就要步入十八岁，已经到了完全可以亲政的年龄，但他始终找不到做皇帝的感觉，虽然贵为天子，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说的话没人听，更没有人去执行，朝臣们的眼光都盯在他老妈身上，自己则在宫中无所事事，浑身闲的难受，而且还丝毫看不出母后有想放权的迹象。

胡太后则是另一番心思，她见到自己的儿子越来越大，深怕所做的那些有伤风化的事情让元诩知道，为此她采取了“愚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隔绝元诩获得信息的渠道。她不让元诩和其他人过于亲近，对于太子原来的亲信，胡太后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赶走，实在赶不走的索性就杀掉。

孝明帝元诩有个好朋友，叫作密多道人，两人经常在一起，胡太后由此生疑，派人暗杀了他，完事后又假惺惺地悬赏捉拿凶手。接着又在宫中杀死鸿胪少卿谷会、绍达，这些都是孝明帝所亲近的人。明眼人心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和皇帝走得近没有好果子，非贬即死。孝明帝元诩不像个皇帝，倒像是个瘟神，不少朝臣见了他绕着走。

“母子之间，嫌隙屡起”，元诩越来越感觉和自己母后的矛盾已很难调和。

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元诩琢磨来琢磨去，满朝都是胡太后的人，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要想扳倒太后势力，必须要借助外力。他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人——尔朱荣。

元诩选择尔朱荣是有道理的，一是他兵多将广，实力很强，而且距

离洛阳并不远。二是尔朱荣并非太后的亲信，相反因出兵河北的事情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更重要的是尔朱荣是他的老丈人，尔朱荣的大女儿嫁给了元诩，并被封为了贵妃。

于是，他派自己的心腹下密诏给尔朱荣，让他带兵到洛阳，想以此来胁迫胡太后。

这对尔朱荣来讲，简直是求之不得，如同刚有睡意，便有人给递了一个枕头，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立即下令以高欢为先锋，带兵向洛阳开进。

但队伍走到上党（今山西上党）时，孝明帝元诩又送来一道密诏，内容不是要求加快速度，而是要求停止进军。

尔朱荣感到很纳闷，搞不清楚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不知道在洛阳城发生了一件惊天的血案——孝明帝元诩死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元诩死于自己亲生母亲之手。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胡太后看上去比饿虎还狠毒，虽然前朝冯太后有很大的嫌疑毒杀了献文帝拓跋弘，但两人名为“母子”，实际上只有养育之情，并无血缘关系，而元诩是胡太后真真切切从身上掉下的肉。

想当初，胡太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执意生下了这个儿子，如今儿子长大成人却亲手毒死了他，历史显得如此诡异和残忍。

胡太后下此毒手，郑俨、徐纥等人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担心一旦哪天孝明帝掌权，他们必有杀身之祸，所以积极鼓动胡太后提前动手，胡太后对此言听计从，说来这也符合胡太后“对情人如春天般温暖，对儿子如冬天般残酷”的一贯作风。

孝明帝元诩驾崩后第二天，胡太后下诏立元诩宠妃潘充华新生的“皇子”为新皇帝。这里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潘妃生下的根本不是皇子，而是一个女儿，胡太后一直对外声称生的是个皇子。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几日，胡太后又下诏说：“潘充华实际上生的是个女儿，临兆王

元晖的后代元钊是孝文帝的嫡系后代，应立为皇帝。”

胡太后形同儿戏般的做法，不仅抽了自己的耳光，而且也挑战了天下人的智商。要说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恐怕就是区分男女性别了，但在选立皇帝这样头等大事上，居然搞出如此大的乌龙，实在是让人感到无语。

尔朱荣有些发蒙了，短短几日，收到的信息让他一时难以消化，先是孝明帝驾崩，接着立了一个婴儿皇帝，然后又说这个皇帝实际是个女子，最后确定了一个儿童皇帝。

他找来义兄弟，也就是自己的心腹元天穆商议说：“胡太后册立不会说话的小孩为皇帝，天下不可能太平，所以我想率军去洛阳奔丧，剪除奸佞，改立年长之君，你看如何？”元天穆举双手赞成。

于是尔朱荣上书朝廷说：“皇帝死得过于蹊跷，天下人对此议论纷纷，都说天子是被毒死的，否则皇帝生病，怎么会不召医生看视，也不让贵戚大臣服侍左右，太后又立皇女为继承人，毁坏国家纲纪，这与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现在国内各地盗匪猖獗，邻国之敌暗中窥伺，怎么能让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来治理天下，希望朝廷允许我回京城，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将郑俨、徐纥绳之以法，然后重新选择一位宗亲来继承皇位。”

这哪里是一个臣子的上书，简直就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

尔朱荣的上书使得洛阳城被一种恐怖气氛所笼罩，不少人开始思量后路问题。就在这时，胡太后又出昏招，他派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去晋阳，试图说服尔朱荣不要闹事，但尔朱世隆怎么可能按照她的意愿去办，他见到堂兄后，把洛阳的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带着尔朱荣的指示回到了京师，开始暗中联络洛阳的反对派，他成了尔朱荣和洛阳内线之间的一座桥梁。

既然尔朱荣选择彻底摊牌，也就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除了进军洛阳逼宫，没有其他路可走，尔朱荣于是开始思量如果废掉儿皇帝元钊后，该拥立谁为新皇帝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件大事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他找来元天穆来商议，最终决定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因为元子攸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彭城王元勰，而元子攸在朝野的口碑也不错。

确定人选后，尔朱荣派自己的侄子尔朱天元等人秘密到洛阳，通过尔朱世隆找到元子攸，把尔朱荣的想法和计划告诉于他。元子攸和孝明帝元诩关系不错，因此受到牵连被胡太后打压，眼见政治生命行将结束，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好事能够轮到自己，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元子攸点头同意，尔朱荣却犹豫起来，到底自己的这个抉择是对还是错呢？拿不定主意的尔朱荣决定向老天爷寻求答案，他命人为皇室里有资格成为皇帝的皇子皇孙们铸造铜像，以此看看谁最适合当皇帝。

这是北魏一个很奇怪的占卜方式，每当面临重大抉择时，都喜欢用铸金人或铸铜人来探寻老天的意思，前朝的冯太后就是因为成功铸造金人才从皇后之争中胜出，而这次老天站到了元子攸一边，只有他的铜像铸成了。

尔朱荣就此下定了决心，他下令全军为孝明帝穿上白色孝服，从晋阳发兵直指洛阳，尔朱世隆听说堂兄起兵，找个机会从洛阳逃出，在上党与尔朱荣会合。

就在大军刚刚抵达黄河以北时，元子攸和哥哥元劭、弟弟元子正也跑了出来，渡过黄河见到尔朱荣。没过几日，元子攸在军营中宣布即位，是为孝庄帝，也是北魏王朝的第十位皇帝。他封尔朱荣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并封他为太原王，把所有能给的重要头衔悉数给了这位“大恩人”。

十　河阴大屠杀

“名正言顺”的尔朱荣快马加鞭，径直向洛阳杀来。

胡太后此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面对来势汹汹的尔朱荣，她找来王公大臣们商议该如何是好，群臣们对胡太后的荒唐行为早已忍无可忍，所以都保持沉默，不愿意再建言献策。只有徐纥出来说了几句宽心的

话，他说：“尔朱荣小胡，才能平庸，如今不自量力，胆敢发兵京师，不过是螳臂挡车，禁卫军完全可以制服他。只需守住河桥，观察他下一步动作。尔朱荣远道而来，兵困马乏，我们则以逸待劳，一定能够取胜。”

吹牛不上税，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此时胡太后也只能听他的了。

她下令让另一个“情人”李神轨出任大都督，统一指挥洛阳保卫战，同时令郑先护、郑季明守卫洛阳东北门户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防卫黄河重要渡口小平津。

胡太后派遣这几位进行抵抗，又是昏招一个，不过这也是她最后的昏招了。郑先护是元子攸的发小，两人平日里交往很密切，郑季明则早与尔朱荣暗中联络。但胡太后和徐纥对此一无所知，居然把生死攸关的河桥交给他们防卫。

结果可想而知，郑先护、郑季明听说元子攸即位的消息，立即献桥投降，尔朱荣不放一枪便顺利渡过了黄河天险。李神轨听到尔朱荣渡过黄河，头也不回地逃回洛阳城里，而费穆看到大势已去选择率部投降。

洛阳城里乱成一团。郑俨已经顾不得自己的“情人太后”，逃离了洛阳，跑回了自己的荥阳老家。而吹牛皮的徐纥假传圣旨打开宫门，从宫中找了十几匹御马，向东一路跑到了兖州。

胡太后没有跑，她听闻洛阳失陷，便将孝明帝元诩的后宫嫔妃们召集在一起，命令她们即刻削发为尼，她自己也剪去长发，准备投入空门避难。

她天天花天酒地，早把佛家戒规抛在脑后，如今危急关头却又想到了佛祖的保佑。在胡太后看来，当年正是佛祖的保佑，她才没有因“子贵母死”的祖制而被赐死，现在她又希望佛祖能睁开眼睛，保佑她渡过这场劫难。

遗憾的是，这次佛祖没有保佑她。

尔朱荣很快派兵抓获了胡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元钊。面对自己的苦主，胡太后百般求情，她早已没有了平日里的威风，老泪纵横地为自己

的所作所为辩解，尔朱荣没有那份耐心，拂袖而起，命人将胡太后和元钊装入猪笼沉入黄河。

由于出生年份不详，到胡太后死人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活了多少岁。

除掉胡太后和小皇帝，只是尔朱荣“大屠杀”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血案出主意的是临阵倒戈的费穆，或许是想给新主子献个“投名状”，他向尔朱荣建议说：“您的兵马不足万人，杀到洛阳也没有受到抵抗，洛阳的大臣对您还不服气，之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迎立新君，顺应民心，但如果这样退回山西，不对这些洛阳的大臣进行诛杀整治，或许您的大军还没有翻过太行山，洛阳这边就没有人听您的话了。”

尔朱荣觉得言之有理，顿时杀心四起。

尔朱荣想将百官全部诛杀，不留活口。他就此征询心腹慕容绍宗的意见，慕容绍宗听后大为惊愕，赶忙劝阻尔朱荣说：“太后荒淫无道，奸佞小人专权，将天下搞得混乱不堪，所以您才起兵匡扶朝政，现在却不分忠臣奸臣一律杀戮，恐怕会使天下人大为失望，还请三思。”

尔朱荣主意已定，根本听不进去慕容绍宗的劝谏，他决心“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人”。

永安元年（528年）四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为了保证这场屠杀顺利进行，尔朱荣请出了孝庄帝元子攸，让元子攸到河阴的陶渚（今河南孟津县东），然后以祭天的名义让百官到此，尔朱荣准备在此进行大屠杀。

当然，尔朱荣对杀戮名单事先进行了严格审核，经常怼胡太后的元顺就不在名单中，他派心腹给元顺传话，让他待在官衙里不要来。元叉的父亲元继过去对尔朱荣不错，他也让元继不要前往河阴。除此之外，曾经为他说过好话的一些官员当日也都被安排在洛阳值班。

百官到齐后，尔朱荣命骑兵将他们团团围住，他站到高处大声斥责群臣说：“天下丧乱，皇帝暴崩，都是你们不尽力辅佐造成的，而且你们

贪得无厌，个个该杀！”

这些王公大臣此时才知这里是自己的黄泉之地，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尔朱荣一声令下，黄河岸边顿时成了屠宰场，当朝首富高阳王元雍等千余人被杀了个精光。

这位高阳王足够悲催，正应了那句话：“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死了钱还在。”

不过，这次屠杀还有一百多个漏网之鱼，因为这些官员迟到了，他们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急匆匆往“黄泉路”上赶，尔朱荣派骑兵包围了他们，然后大声说道：“谁愿意写一篇元氏禅让尔朱氏的诏书便可免死。”侍御史赵元则反应极快，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愿意起草，尔朱荣颇为高兴，让士兵大喊：“元氏既灭，尔朱氏兴！”

尔朱荣篡逆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诛灭百官还不过瘾，尔朱荣把矛头指向了孝庄帝元子攸的身边人，他令几十个士兵冲进皇帝的行宫，以保护天子为名，将孝庄帝元子攸强行抱入帐中，然后杀掉了他的两个兄弟——元劭和元子正。

这场屠杀因为发生在河阴，历史上被称为“河阴之变”，这次杀戮到底死了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据《北史》《魏书》说有一千三百多人，这大概是保守估计，《资治通鉴》记载有两千多人，无论是一千多人还是两千多人，尔朱荣一不留心创造了历史上一次性屠杀大臣之最，而且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胡太后表面上是这场屠杀的受害人，但实际上她是“河阴之变”的始作俑者，这个在史书没有留下自己真实名字的太后，一路走来，历经胡承华、胡充华、胡皇后、胡太后，几度险象环生，但终有惊无险，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终的归宿竟然是在鱼腹之中。

胡太后落得如此下场，其中的败因，可以用“放任自流”来概括。她对官员放任不管，赏罚随意，法纪不彰，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地方官吏，贪污受贿，肆意妄为，最终搞得“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她自己则更放纵不羁，性情轻佻，穷奢极欲，根本没有一个太后的

样子，连她的养子僧敬都看不下去，哭着劝她：“陛下母仪海内，岂宜轻脱如此！”

后人常常拿北魏两位叱咤风云的太后相比较，仔细想来，冯太后和胡太后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很聪慧，而且临朝称制，长时间把持朝政。她们又都是多情种子，年纪轻轻成为寡妇，后都拥有几个“情人”。甚至她们都杀掉了自己的儿子，只是冯太后毒杀的献文帝拓跋弘是从小养大的，而胡太后毒杀的孝明帝元诩则是自己的亲骨肉。

相似的经历，但发挥的历史作用却截然相反，冯太后锐意改革，使得国家蒸蒸日上，带着北魏王朝走向繁荣。而胡太后却将一手好牌打烂，吏治腐败，内乱四起，最后将自己和北魏送上了不归路。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有人说是两人挑“情人”的眼光差距太大，冯太后的“情人”们不仅脸蛋漂亮，而且都是治国能臣。而胡太后所宠幸的郑俨、李神轨等都是奸佞之徒，没有发挥一点好作用，反而加速了社稷的败亡。

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玩笑，两人真正的差别在于冯太后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胡太后不过是一个“风流太后”而已。

冯太后执政期间，恩威并施，该动硬就动硬，该宽仁则宽仁，尺度拿捏得很好。对内宠亲信，但要求很严，公与私分得很清楚。反观胡太后，政治上乏善可陈，只会找平衡和稀泥，“朝政疏缓，威恩不利”，她对情人亲信放纵之极，使得这些人“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

另外，两人的“自律”也不在一个级别，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奢华，充分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而胡太后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生活奢靡，大造佛寺，最后搞得国库空虚，捉襟见肘。

胡太后胡闹了半辈子，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登峰造极”，终于干出了最疯狂的蠢事——毒杀亲生儿子元诩，这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柏杨先生对此解释道：“为了放纵欲望，便对亲生儿子下手，不仅邪恶得离谱，也愚蠢得离谱，武曌同样谋害亲生儿子，但她还有别的亲生儿

子，而胡太后却只此一子，她不知道爱护这个唯一的权力魔杖，反而予以摧毁！”

一生寄托于佛祖保佑的胡太后，最后似乎连佛祖都厌弃她了，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她的命运，好像没有比“咎由自取”更为合适的了。

高欢：一代枭雄的教父级表演

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到一代枭雄，一生过得不平凡、不简单、不容易，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遗憾的是，在后半生遇到了苦主宇文泰，五次大战惊心动魄，他每次都身先士卒，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令人诡异的是，他的子孙后代似乎受到了某种诅咒，后来北齐王朝的高家皇帝一个胜似一个地残暴变态，他生前与宇文泰打了平手，但笑到最后的却是宇文家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想必会又一次泪洒黄泉。

一　帅能当饭吃？

永安元年（528年）四月，洛阳城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就在几天前，在离洛阳城不远的河阴，两千多颗王公大臣的脑袋落地。

这场屠杀的总导演是尔朱荣，前不久，在他拥立下登上皇位的孝庄帝元子攸彻底被吓傻了，他亲眼目睹百官们被砍瓜切菜般杀掉了，不仅如此，他被尔朱荣派来的契胡武士强行抱入帐内，接着便听到帐外传来几声惨叫，他两个兄弟元劭和元子正也被活活砍死。面对这一切，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些憋屈。

就在不久前，元子攸还把尔朱荣当作是匡扶社稷的大功臣，现在只能说明自己看走了眼，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此刻他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尔朱荣既然可以扶立他，当然也能废黜他，甚至可以让他的脑袋搬家。

受到巨大刺激的孝庄帝，觉得与其坐等被废，不如自己主动让位，他派人给尔朱荣传话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见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而辅之。”

元子攸的话听上去非常客气，甚至有些低三下四，但其中的意志却很坚决，那便是“皇帝这个差事打死也不干了”，尔朱荣如果愿意干，就自己干，如果不愿干，则可以另请高明。

尔朱荣还真动了这个念头。

思想斗争相当激烈的他，召集一班亲信来开会讨论这个重大议题。他把自己的意思刚刚说完，话音还未落，便有人站出来表示坚决拥护，而且一席话说得感人至深。尔朱荣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手下的大将，名字叫作高欢。

既然有人站出来表态支持，其他亲信也纷纷应和。但此时却又有一个人大声说道：“不行！坚决不行！”说此话的人是大将贺拔岳，他对尔朱荣说：“将军之所以起兵，是为了清除奸逆，如果刚刚进了洛阳城，大功未立，就如此着急当皇帝，恐怕只会招来祸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

尔朱荣觉得说得好像也有道理，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用老办法——铸金像，这是草原上的传统占卜方式，尔朱荣对此深信不疑。他亲自为自己铸造金像，结果连铸了四次，都没有成功。

尔朱荣还不死心，又找来了当时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功曹参军刘灵助，这个“刘半仙”给他浇了一大瓢凉水，表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支持他当皇帝，只有元子攸才有天命，这下把尔朱荣搞得彻骨寒、透心凉。

尔朱荣精神开始变得恍惚，沉默了许久，直到他冷静下来，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想当皇帝的想法多么荒唐和危险。这是因为他这次仅仅带了一万多兵马，但却在河阴大开杀戒，洛阳城里仇恨他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如果不称帝，尚可以以清除奸佞说事，但如果真的篡位当了皇帝，想必会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到时能否安全离开洛阳都成问题。

想到这里，尔朱荣不由感到后怕，他对左右说：“我犯下如此大错，实在对不起皇帝，应当自杀向朝廷赔罪。”

贺拔岳看到自己占了上风，建议为了挽回局面，杀掉第一个劝进的高欢以向天下谢罪。眼看高欢就要成为替罪羊，所幸尔朱荣不少手下站出来为他说好话：“高欢虽然说话不注意，但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请求暂时赦免他，以观后效。”尔朱荣本来也不想杀他，看到众人为他求情，便顺水推舟赦免了他。

高欢就此逃过这一劫，但从此与贺拔岳算是结下了梁子。

不过，这场险情对于高欢来讲，只能算是“毛毛雨”，作为一代枭雄，他一生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去了。

太和二十年（496年），高欢出生于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按照《北齐书》记载，高欢的祖上曾经很风光，六世祖高隐曾做过晋国的太守，祖父高谧也当过北魏的高官，后来因为犯法被流放到怀朔镇。

高欢因为是北齐的奠基人，不好说这些记载都属伪造，但至少有很明显的贴金的成分。

事实上，高欢是个典型的“穷二代”，他的父亲叫作高树生。史载他这位老爹很不成器，“性通率，不事家业”，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浪荡哥，经常在外面鬼混而不着家，高欢的母亲在生他时因难产而死，所以高欢基本上算是一个“孤儿”。高欢能够长大成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姐姐高娄斤和姐夫尉景。

高欢生活在六镇地区，是鲜卑人的聚居区，周边都是鲜卑人，虽然他是汉人，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已经被完全鲜卑化，生活习惯和脾气性情都和鲜卑人一样，因此他还有一个鲜卑名字，叫作“贺六浑”。

一般而言，对于出身贫寒的高欢，从出生那刻起，一生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没有家族背景，也没有雄厚财力，很难有出头之日，想必会和其他破落子弟一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但高欢却因为自己的一个特长而改变了命运，这个特长就是——帅。

帅到什么程度呢？史书称他：“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深沉有大度。”简单地说，就是要身高有身高，要相貌有相

貌，要气质有气质。

帅能否当饭吃，关键是能否被人看上，高欢就被一个富家女子看上了。这个女子叫作娄昭君，她是鲜卑贵族娄内干的女儿。

娄家有多富呢？据记载，家里仆人上千，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不计其数，无法按个或群来说，只能以山谷作为计量单位，贫穷有时会限制对富人的想象。

娄家小姐如何相中高欢的呢？这里面有个充满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据说有次娄昭君带着侍女外出，途经城墙时，被一个在城头站岗长相帅酷的小兵所吸引，这个士兵就是高欢。娄昭君颇有个性，没有丝毫矜持，不由叹道：“此真吾夫也。”她一眼就看中了高欢。

一见钟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娄昭君不好意思亲自出面，便让自己的侍女传递爱慕之情。高欢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穷得叮当响的他，被生活所逼才入伍从军，没想到会有女子看上自己，而且还是一个大家闺秀。

高欢心里当然一万个愿意，但现实却很残酷，按照当地风俗，上门提亲需要大量聘礼，家徒四壁的高欢不可能拿得出来。正当高欢焦头烂额之际，娄昭君偷偷拿出家里的一些钱财给了高欢，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娄昭君用这样的行动表明，自己非高欢不嫁。既然如此，父母心里再有意见，也没有什么办法，由此高欢成功入赘娄家。

就是说高欢用娄家的钱娶了娄家的女儿，人们只能感叹爱情的伟大。

入赘娄家对高欢而言，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第一个标志是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匹马，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高欢到底有多穷，鲜卑人以马为生，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马，而高欢先前竟然连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工具都没有。

在娄家的资助下，他迈出了仕途的第一步，成了怀朔镇镇兵的一个队主，大概相当于营级干部，管理一百多号人。虽然头衔不高，但给了他一个平台，使他有机会结交各种人士。怀朔镇将段长觉得高欢气度不凡，对他很欣赏，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有匡济时世的才能，这辈子不会白活，我这个岁数看不到你发达了，希望你日后能照顾我的儿孙。"

这席话太重要了！

高欢本来以为一生也就这样了，没想到遇到了娄昭君。不过在别人看来，他充其量只是个"吃软饭"的，但段长的这番鼓励和鞭策，像一针兴奋剂，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应该发奋努力，做出一番大作为。

高欢显贵之后也没有忘记段长，追赠段长为司空，提拔他的儿子段宁并加以重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段长的话对高欢的重要性，毕竟那句话在高欢幽暗的生命中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

段长对高欢的欣赏不止停留在口头上，也落实在行动中。段长给高欢换了一份工作，让他做了函使，就是传递官府函件的官差。这个角色的转换对高欢很重要，因为如果只做一个队主，想必他一生很难离开怀朔镇，但函使不一样，可以经常往来于洛阳和六镇之间，这使得他的眼界大开，为高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高欢在此岗位一干就是六年，不过对于他而言，这份工作留给他的记忆并非完全美好。作为六镇的函使，他每次到洛阳，都要与负责接收函件的令史麻祥联系，有一次麻祥给了高欢一点肉吃，高欢素来不习惯站着吃饭，所以想都没想准备坐下来吃，谁知这一下惹火了麻祥，觉得他不懂规矩，令人将高欢拉下去打了四十鞭。

令史虽是不入流的官吏，但高欢在他眼里更卑微。所以高欢不仅肉没吃上，还被打了四十鞭，这让他心里充满着愤懑。

不过有得必有失，高欢在洛阳目睹的一件事，让他看到了将来出人头地的可能。

永安二年（529年），洛阳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的暴力事

件，这起事件源于北魏征西将军、平陆侯张彝的儿子张仲瑀的一封上奏，内容是建议设置武官专门晋升通道，不要和文官混在一起，并且武官不得改为文官。

这显然是对武官有所歧视，武官多为鲜卑人，他们得知消息后极为生气，觉得对汉人知识分子已经一再退让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一些羽林军将士扬言要杀掉张家父子，张彝以为他们虚张声势，并没有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些人来真的，他们先到尚书省闹事，然后闯入张家，张彝的另外一个儿子张始均被群殴后扔到火里烧死，张彝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不治而亡，只有张仲瑀受伤后侥幸逃脱，洛阳城数百名无辜百姓也在暴乱中被杀。

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暴乱事件，这些武士事前便张贴通告，说是要闹事，气焰很是嚣张，但北魏朝廷却未采取任何措施。闯下如此祸端，按说事后应严惩凶手，以维护法纪的尊严，但当权的胡太后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只杀了八个主犯，其余的一律赦免，而且宣布准许武官依资质入仕，不加限制。

这是典型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北魏朝廷在处理这起事件时表现得软弱不堪，似乎预示着整个王朝的衰败已不可避免。

在京城所看到的一切，对高欢触动很大，他回到家后散财结客，利用岳父的银子，广结侠客义士。亲友们对此都觉得奇怪，高欢解释说：“我在洛阳的时候，亲眼看到羽林军焚毁了大臣张彝的家，朝廷害怕大的变故而不敢追究，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钱财这种身外之物还能守得住吗？”

高欢结交的豪杰主要包括司马子如，贾显智、孙腾、侯景、刘贵、蔡俊等，各色人等，各有所长。他们之所以把高欢当作老大，一是因为高欢舍得花钱，毕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更重要的是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说的是刘贵得到了一只珍贵的白鹰，众人带着它一起去打猎，白鹰发现一只赤兔，将其追赶到了一处沼泽旁的茅屋边，这时从门里突然跳

出一只恶狗，将白鹰和赤兔都咬死了。高欢大怒，将恶狗射死。屋里出来两个年轻人要求高欢赔狗，此时两人的盲人母亲走出来斥责儿子们说：“你们怎么敢冒犯贵人。”

老妇人取酒烹羊招待他们，说自己会摸骨相人，把所有人都摸过后，说他们都有贵相，然后指着高欢说：“你们将来富贵与否全靠这位。”

高欢一行人饭后回去，路上越想越觉得神奇，走了数里又折了回来，却发现那间茅屋不见了，他们觉得应该是遇到了神仙，从此以后对高欢非常敬重。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不太清楚，编撰的成分更大，不过却真实地记录在史书之中。

如同高欢的预判，北魏王朝很快便乱了，先是六镇暴动，紧接着河北起义。高欢觉得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便带着姐夫尉景、连襟段荣、侯景等人投到河北起义头领杜洛周的麾下。待了一段时间，高欢觉得杜洛周这个人没什么作为，于是便想取而代之，但不幸计划失败，只得被迫出逃。

杜洛周派出不少骑兵追赶，搞得高欢很狼狈，他带着娄昭君和一对年幼儿女狂奔，慌乱之中儿子高澄几次从牛车上掉地，娄昭君每次都下车把他抱上来。眼看追兵已近，高澄又掉了下去，高欢为了保命，竟然想拉弓射杀自己的儿子，这点比当年的刘邦表现得更绝情，幸亏段荣将高澄及时救起抱在自己怀中，才让他幸免于难。

高欢下一个落脚地是葛荣处，但很快也觉得葛荣是个心胸狭隘之人，跟着他干没什么前途，便决定去投奔尔朱荣。

高欢做出这样的抉择，一方面看到尔朱荣势力扩张得很快，在乱世中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另一方面自己的铁哥们刘贵早已投奔了尔朱荣，想必已经为他铺好了路。

高欢的判断没错，刘贵在尔朱荣面前多次推荐高欢，为了能打动尔朱荣，他把自己这个把兄弟夸得像朵花一样。

不过尔朱荣第一次见到高欢时，心里只有两个字——失望。在刘贵口中，高欢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但是在他眼前的高欢，完全就像一个“叫花子”，面黄肌瘦，胡子拉碴，衣衫褴褛，满脸憔悴，丝毫没有青年才俊的影子。

希望越大失望自然也越大，尔朱荣对高欢的印象分接近于零，所以没有立即重用他。

不过尔朱荣知道人不可貌相，所以决定给高欢一次机会。他带着高欢来到马厩，让高欢驯服一匹过去没人能驯服的烈马，而且还有难度要求，那便是给这匹烈马修剪鬃毛。按照通常做法，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先给马头套上笼子，这叫“羁”，还要把马蹄子捆绑起来，这叫“绊”，否则人很容易被马踢伤，现在说的“羁绊”便由此而来。

史书上没有具体说高欢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总之，他既没有用“羁”，也没有用“绊”，却把这匹烈马驯得服服帖帖，不仅把马脖子上的鬃毛修剪整齐，顺带手还修剪了马蹄子上边的杂毛，然后不经意发出了一句感慨：“对待恶人，也应该像对付这匹恶马一样。”

高欢的表现让尔朱荣刮目相看，彻底扭转了先前的印象。

尔朱荣留下他与之深谈，他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下事如何？”想让高欢分析一下国际形势，高欢这个人情商很高，他知道尔朱荣不满足只做个豪强，而是有更大的雄心，所以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尔朱荣：“您养了如此多的马，做何用途呢？”

尔朱荣请高欢赐教，高欢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说：“如今四海烽火，天下苍生渴望英雄，皇帝羸弱，太后荒淫，奸佞当道，天下人皆不服，以明公威武，乘此良机发兵讨伐郑俨、徐纥等人，以清君侧，霸业可成。”

这次谈话对尔朱荣和高欢都很重要，尔朱荣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高欢则得到了尔朱荣的高度信任，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中能找到许多影子，刘邦与韩信、刘备与诸葛亮、苻坚与王猛……

高欢由此被尔朱荣任命为都督，开始经常参与重大决策，成了尔朱

荣的得力助手。

二　一战定河北

高欢深知尔朱荣的心思，所以当尔朱荣提出“禅让帝位”的问题后，他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赞成，但没想到因为贺拔岳的反对以及占卜的不利，尔朱荣打消了篡位的念头，他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赏赐，最终还挨了处分。

死了心的尔朱荣态度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反转，他竟然等不到天明，四更时分便让人去接被软禁的孝庄帝元子攸，他自己则亲自在路上等候圣驾，远远望见元子攸的坐骑，尔朱荣立即下马跪倒在地，一再磕头请求元子攸处死他。

颇有心计的元子攸虽然满腔愤恨，但此时断然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他对尔朱荣表示已经宽恕了他，这件事情可以翻篇了。

接着尔朱荣护卫孝庄帝进入了洛阳皇宫，元子攸改元建义，下诏大赦天下，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皇帝生涯。

不过，元子攸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光杆皇帝”，这是因为在他和尔朱荣进入洛阳前，城里谣言四起，说尔朱荣要纵兵抢掠，于是无论富人穷人都纷纷跑路，整个洛阳近乎空城。朝中大臣大部分被杀，没杀的也不敢来上班，禁卫军也都不上岗值守，整个朝廷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尔朱荣觉得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当务之急是要重新聚拢人气，他上书孝庄帝说：“臣世代蒙恩，封藩重位，多年征战，奉忠王室，志存效死！只因太后淫乱，先帝暴崩，遂率义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心未安；大兵交接之际，号令不一。致使诸王公大臣罹难者甚众，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抵偿万一！请陛下追赠亡者，以稍尽臣责。请追赠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死于河阴之人，王赠三司，三品官赠令、仆，五品官赠刺史，六品以下及没有官职的赠予郡镇；死者若无后代则听凭过继，并授予爵位。另请派遣使者于京城各坊间巡行慰问，以安抚人心。”

尔朱荣实在是够有趣，当初杀这些人是他，如今提出为这些人平反的还是他，典型的“想当失足女青年，又想立贞节牌坊”，但是为了尽快

安抚人心，似乎只能采用这样的方法。

这个举措效果还不错，逃亡的百姓陆续回来了，官员也开始来上班，混乱朝政好不容易恢复正常运转，但此时尔朱荣又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迁都。包括孝庄帝在内的众人对此都不敢说话，只有都官尚书元谌表示反对。尔朱荣大怒道：“迁都关你什么事情，你如此固执已见！难道不知道河阴之事吗？”

尔朱荣又拿河阴血案说事，但并没有吓住元谌，他针锋相对地说：“天下事当与天下人论之，奈何用河阴之事吓唬我元谌。我是国家宗室，位居尚书官位。生既无益，死又何损。即使今天肝脑涂地，也无所惧！”尔朱荣大怒，欲拔剑砍他，堂弟尔朱世隆一旁苦劝，尔朱荣才按下怒气。在场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只有元谌自己神色自若。

几天后，尔朱荣与孝庄帝登高四望，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看到眼前景色，尔朱荣不由叹息道：“为臣我先前愚昧，皇居如此之盛，我还要迁都，现在想想元尚书的劝谏，真是有道理。”迁都之事也就此作罢。

尔朱荣的态度转变并没有打动孝庄帝，虽然表面上双方和和气气，但他内心依然充满仇恨。这年五月，朝廷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尔朱荣亲自到光明殿入谢孝庄帝，对河阴之事再度表示忏悔，并再次发誓自己没有二心。孝庄帝元子攸匆忙离开御座，亲手把他扶起，对他说：“朕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一片忠心。”

尔朱荣很高兴，请求留下和孝庄帝把酒言欢，精神上一放松再加上喝得足够多，最后竟“断片”了，他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四周一片黑暗和死寂，仔细端详，才发现自己躺在中常侍办公室里。

尔朱荣后来听说，就在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后，孝庄帝元子攸下令要将尔朱荣砍了，左右苦苦相劝，说洛阳城内外有尔朱荣一万多人马，再加上叛乱未定，如果洛阳发生内乱，恐怕北魏王朝气数就尽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到与尔朱荣彻底摊牌的时候。孝庄帝只得忍下恶气，派人用床担着尔朱荣，送到中常侍的房间里歇息。

尔朱荣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以后再不敢在皇宫里留宿。

孝庄帝既然杀不了尔朱荣，就只能给他吃定心丸，让他不要生事。尔朱荣的女儿曾经是前任皇帝元诩的妃子，元诩死后她便成了寡妇一个，尔朱荣爱女心切，想让女儿“二进宫”，成为孝庄帝元子攸的皇后，元子攸犹豫不决，觉得这样有违伦理，但黄门侍郎祖莹劝他说：“有些事虽然有违经典，可是合乎大义，陛下就不要再犹豫了。”

元子攸觉得有理，于是点头答应，将先帝的女人娶进家门，并册立为皇后，尔朱荣对此非常满意。

尔朱荣为女儿办完规模盛大的册封大典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离开洛阳，返回自己的老巢晋阳（今山西太原），不知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在河阴杀的人太多，在洛阳待着总觉得不踏实，还是为着下一步讨伐葛荣做准备，总之去意坚决。不过在走之前，尔朱荣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让元子攸将自己最信任的元天穆任命为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让他留守洛阳，继续把持朝政，自己则在晋阳进行遥控。

尔朱荣的离开，让孝庄帝元子攸多少松了口气。

不过，元子攸并没有轻松几天，前线战报接踵而来，葛荣统率的叛军声势越来越大，号称百万，连战连捷，开始围攻北方的大城市邺城（今河北临漳），其小股部队已经到了汲郡（今河南卫辉），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与此同时，受葛荣驱赶的河北十余万流民在前幽州平北府主薄邢杲率领下在青州的北海（今山东潍坊）叛乱，邢杲自称为汉王。

内患未解，外忧又来，搞得元子攸茶饭不思，他对百官发誓说：“朕当亲御六戎，扫静燕代。”于是，任命尔朱荣为左军统帅、元天穆为前军统帅，杨椿为右军统帅，穆绍为后军统帅，征讨葛荣。

尔朱荣对元子攸的部署积极响应，他让自己的侄子尔朱天光留守晋阳，自己率七千精锐骑兵出征。葛荣大军号称百万，虽然可能有一些水分，但至少也应该有几十万人，尔朱荣仅仅带着七千人出征，看上去太不把对手当回事儿了。不过对于这个数字有不同的说法，《魏书·尔朱荣

传》里记载的是七千人，而同一本史书的《孝庄纪》里又说是七万人，从后来的战况来看，七万这个数字更靠谱些。

葛荣的感觉相当良好，双方实力悬殊，顿时觉得胜券在握，他狂妄地对部下说：“尔朱荣太自不量力了，你们都准备好长绳子，到时候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绑了。”随后，他命令暂时停止围攻邺城，将大军列阵于邺城以北，摆成一个簸箕的形状，东西蔓延达数十里，准备将尔朱荣包了饺子。

尔朱荣到达前线后，并没有贸然出击，而先采用“诈兵之计”，他把队伍分成数队，让他们故意在山谷之间扬起沙尘，同时击鼓呐喊，让葛荣一下子搞不清楚来了多少敌人，甚至怀疑自己先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尔朱荣的下一道命令让部下惊愕不已，他让每个骑兵带一根短棒，挂在马侧，开战以后不准用刀剑斩杀，只许用棒击。众人对此面面相觑，有人觉得是自废武功，战场上敌人拿刀，自己拿棒，简直就是白白送死。

尔朱荣只好站出来统一思想，他表示由于敌众我寡，所以此战不能用传统战法，而需要因地制宜加以创新，取胜的要诀是擒贼先擒王，不要求杀伤敌人，而是从各个方向以最快速度插入敌阵，直捣中军，擒获葛荣。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是乌合之众，看到自己主帅完蛋，一定会一击即溃。

同时他实施反间计，派人偷偷去说服葛荣军中的将领归降，成功策反了葛荣手下的七名将领。

尔朱荣多管齐下，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最后决战。

他先将主力隐藏于山谷，分成数个敢死队，然后突然杀出，像风一样冲入敌阵，尔朱荣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前面的骑兵乱棒飞舞，很快打出一条通道，后面的骑兵从通道疾驰而去，直奔葛荣的中军，随即前后夹击对中军展开猛烈攻击，葛荣所部根本没见过这样的战法，被打得措手不及，葛荣很快便成了俘虏。

一如尔朱荣所设想，葛荣被抓，手下便无心恋战，纷纷打起白旗，

放下武器，听候处置。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降兵该如何处置呢？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俘虏远比尔朱荣的兵多，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兵变，他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于是下令将降兵就地遣散，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路远的还给发一些盘缠。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一天之内，几十万降兵便四散而尽，一个巨大的风险就这样消散于无形。

尔朱荣还留了一个心眼，他在降军中选了一些有才干的将校，将他们编入自己的队伍中，使得他的实力又有了新的提升。

尔朱荣的胜利是空前的，当他生擒葛荣时，其他几路大军，除了元天穆进至朝歌（今河南鹤壁）以南，穆绍、杨椿兵马还没有动身。

一战解决葛荣叛乱，这完全出乎孝庄帝元子攸的意料，听闻前线捷报传来，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多年来朝廷最大的外患终于被消灭了，忧的是本来就不可一世的尔朱荣实力更加强大了。

不管心里是如何五味杂陈，对于头号功臣尔朱荣必须加以重重封赏，元子攸下诏，晋升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葛荣被押送到洛阳砍头。半个月后，元子攸再次下诏，赞颂尔朱荣："道义如镜照耀海内，德性之光放射域外；神机能昭明过去，妙思可预知未来；大义可追先辈勋臣，忠心可当昔日烈士！"又称他："即使伊尹、霍光的辅翼之功，齐桓、晋文的赞襄之业，亦难以比拟其崇高功勋。"

元子攸的笔杆子们把能想到的奉承之词全部奉上，将尔朱荣捧上了天。

元子攸再次赐给尔朱荣食邑七万户，前后一共有十万户之多，并且晋升其为太师，尔朱荣获得了精神、物质和官位上的三大丰收。

尔朱荣带着满满的收获，又回到了晋阳，他准备暂时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好好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

三　白袍陈庆之

尔朱荣的舒服日子没过几天，又要重新穿上戎装，开始投入另一场战斗。

这次对付的不是北方的叛军，而是南梁来的敌人，只是有些奇怪的是，这支南梁军队的头领是北魏的北海王元颢。

这是什么情况呢？元颢是孝庄帝元子攸的堂兄弟，他的父亲元详和元子攸的父亲元勰都是孝文帝元宏的亲弟弟，他父亲被高肇陷害致死后，元颢继承了爵位，受封北海王。

在河阴之变前，元颢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受命抵御葛荣。还没有上任到位，就传来了尔朱荣屠杀群臣的消息，此时葛荣势头正盛，相州迟早不保。元颢觉得内外交困，处境艰难，继续待在北魏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决定叛国投敌，带着儿子元冠受和左右亲信投奔了南梁。

元颢见到梁武帝萧衍后，“涕泣陈情”，请求梁武帝借兵，帮助自己杀回北方。萧衍为他的陈述所感动，封他为“魏王”。

在此之前，梁魏打了许多年仗，互有胜负，谁都无法消灭对方，连年的战争给梁朝带来巨大负担，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于是梁武帝见到元颢后，心里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以魏制魏”，帮元颢夺取北魏皇位，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那北魏很可能成为南梁的藩属国。

到底有多大把握，梁武帝心里没底，这看上去像一场赌博，不过即使不成功，也会让北魏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

关键是赌注不能下得太大。

因此梁武帝只派了七千兵马护送元颢北上，面对着北魏大军，这点兵好像连塞牙缝都不够，但正是这支看上去极不起眼的队伍，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因为他们的统帅是白袍将军陈庆之。

这是陈庆之第二次接受护送任务，四年前，梁武帝派他带着两千人护送豫王萧综去接收徐州，北魏朝廷闻讯后，立即派两万骑兵进攻徐州，换做他人，估计要一撤了之，但陈庆之却主动出击，给北魏军迎头

痛击，连破魏军两座营垒。但正当形势一片大好时，发生了重大意外，被他护送的豫王萧综趁着夜色逃进了北魏大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无厘头”的事件呢？这是因为萧综一直怀疑自己是被梁武帝所杀的东昏侯萧宝卷的儿子，与梁武帝有杀父之仇，于是乘机申请“政治避难”，并将南梁军队底细和部署和盘托出，这对南梁军队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即便如此，陈庆之带着众将士且战且退，将大部分将士安全带回南梁。

两年后，陈庆之在涡阳之战中，又是以少胜多，连捣北魏十三座营垒，杀得北魏军队横尸遍野，涡河河道被魏军尸体堵塞，史称“涡水咽流”。

大捷后，梁武帝亲自书写诏书称赞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就是说陈庆之既非将门之后，亦非士族传人，却在战场上深谋远虑，屡建奇功，陈家从寒门变成了豪门，陈庆之的名声也将传于史册，真是大丈夫本色啊。

因此，梁武帝将护送元颢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陈庆之。

北魏朝廷起初对这小股敌人并没有太在意，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平定邢杲的叛乱上，元子攸任命元天穆为大将军，抽调尔朱荣的部队，集结大军讨伐邢杲。

陈庆之抓住了北魏军队主力东进的战机，率军先攻克荥城，然后进逼梁国（今河南商丘），镇守梁国的北魏将领叫作丘大千，曾经是陈庆之的手下败将。

丘大千被打怕了，虽然他有七万之众，十倍于梁军，但却不敢主动进攻，修筑了九座营垒进行防御，陈庆之抓住丘大千的畏惧心理和分兵防守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一天之内连破三处营垒，丘大千没办法只好献城投降。

元颢随即迫不及待地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宣布登基称帝，自称大魏皇帝，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魏”国。

这下北魏朝廷不得不重视了，丘大千的顶头上司，也是南线总指挥济阴王元晖进驻考城（今河南兰考），横亘在陈庆之通往洛阳的道路上。他采取的战术是据城不出，因为考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元晖想着拖些时日，缺兵少粮的梁军定会不战而退。

但他太小看陈庆之了，这位白袍将军命令部队泅渡护城河，在城下构筑堡垒，顺利攻克了考城，缴获了七千八百辆满载军粮的大车，而梁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

陈庆之下一个目标直指战略重镇荥阳！

元子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荥阳一旦失守，洛阳便门户大开。他令东南道大行台杨昱带着七万人固守荥阳，又令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镇守旁边的虎牢关，元子攸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坚守到元天穆带领的援兵到来。

杨昱深知责任重大，不能有失。他充分利用荥阳城的地理优势，全力抵抗，顽强地阻挡住了陈庆之前进的势头。

形势变得非常危急，陈庆之的七千人被挡在荥阳城下，已经平定邢杲叛乱的元天穆率领大量北魏援兵正昼夜兼程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荥阳附近，北魏的守军和元天穆的援兵加起来有将近三十万人。

先前的七千人对付七万人，以陈庆之的谋略和将士们的同仇敌忾，尚可一战。但对付三十万敌军，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容易会被前后夹击，搞不好全军覆灭，于是恐怖的气氛迅速在军中蔓延开来。

关键时刻，最需要的是一碗心灵鸡汤。

陈庆之深知此道，他十分镇定地卸下马鞍，一边喂马，一边平静地对将士们说：“我们一路拼来，攻城略地，杀人不少，所以元天穆等人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敌人有三十万之众，只有抱定决死一战的信念，方才能活下来。敌人的援军都是骑兵，如果在平原作战，我们必死无疑，只有趁他们未到前攻下荥阳，这是唯一的生路，如果再犹豫只会迎来灭顶之灾。”

陈庆之果然是“励志先生”，一席话说得众将士群情激奋，强烈的求生欲望瞬间转化为巨大的能量。陈庆之趁热打铁，下令擂响战鼓，向荥阳城发动总攻，北魏守军听闻援军将至，神经大为放松，没想到梁军如此不要命，在一波紧似一波的攻击下，荥阳城最终被攻克，杨昱也成了俘虏。

梁军前脚刚进荥阳城，元天穆派遣尔朱兆带领的五千骑兵就到了城下。摆在陈庆之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守，二是攻。在常人看来，第一条路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荥阳城易守难攻，况且刚刚打完一场恶战，队伍还没有来得及休整。

只是陈庆之不是常人！

他选择了全面出击，因为断定北魏援军昼夜兼程，一定人困马乏，另外他们不会想到梁军会主动出击。出奇方能致胜，陈庆之派出三千骑兵，趁北魏援军立足未稳，突然掩杀过来，魏军还没有来得及列阵便被冲散，兵败如山倒，尔朱兆见到此状况，调转马头，仓皇逃走。

此时，洛阳唯一的天险只剩下虎牢关，论打仗，镇守此关的尔朱世隆比他堂兄尔朱荣差得太远，听说荥阳失陷，援兵也被击败，惊恐之下紧忙拍屁股走人，将虎牢关拱手送给了陈庆之。

洛阳已经无险可守，从虎牢关出发只需一天便可抵达洛阳城下。在孝庄帝元子攸看来，唯一的出路是逃跑，但是该往哪个方向跑呢？有人劝他逃往长安，也有人劝他往北跑，中书舍人高道穆则力主元子攸应留在洛阳抗敌，他说：“元颢部队人数不多，之所以能乘虚而入，是因为我们将帅无能，陛下如果率领禁卫军背城一战，肯定能击败元颢之军。”

高道穆说得很有鼓动性，但元子攸有些被吓破胆了，他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同意留守洛阳。高道穆转而建议元子攸往西去，北渡黄河，然后征召尔朱荣、元天穆勤王，这样最为稳妥。元子攸觉得此计甚好，连夜收拾向西而去。

元颢在陈庆之的护卫下顺利进入洛阳，改元建武，正式登基。

元颢本来以为可以喘口气，但没想到魏军大肆反击，元天穆主力攻

占大梁，费穆则率军逼近虎牢关，另一支魏军攻克梁国，切断了陈庆之与南梁的联系，洛阳成了一座孤城。

陈庆之只好率军往回打，战局非常胶着，所幸元天穆突然撤军，费穆失去强援后率部投降陈庆之，梁军乘胜收复大梁和梁国，使得形势转危为安。

陈庆之只带七千人，一路上所向披靡，横行数千里，连下三十二城，攻无不克，大小四十七战，战无不胜，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战争神话，因为这七千人都身披白袍，被称为白袍军，洛阳附近迅速流行起一首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现在又该尔朱荣出场了。

尔朱荣听说洛阳丢了，孝庄帝也跑了，便将晋阳城交给尔朱天光，他则马不停蹄赶往行宫觐见元子攸，然后以孝庄帝的名义发布勤王令，仅仅十几天时间，就召集了大量人马，反攻洛阳所需的粮草装备也悉数到位。

尔朱荣首战告捷，攻占河内城（今河南沁阳），陈庆之的手下败将元天穆也总算重新找到组织，赶来投奔，两个义兄弟合兵一处。

就在尔朱荣步步紧逼时，洛阳城里却出现了状况。

元颢入住金銮宝殿后，感到志得意满，"酒色之徒"的本性很快暴露出来，他日夜纵酒取乐，不理政事。

更要命的是他对头号功臣陈庆之产生了猜忌。

陈庆之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攻陷洛阳，但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总体态势还是敌强我弱，当务之急是请求梁武帝派精兵增援，只有这样才能在北方站稳脚跟。

元颢起初觉得很有道理，但安丰王元延明对他说："陈庆之只有几千人马，已经难以控制，如果梁朝再派兵来，魏国恐将国之不国了。"

元颢觉得元延明说得更有道理，如果梁朝大军到了，在朝廷上说了

算的恐怕就不是自己了。他担心陈庆之瞒着自己向梁武帝密报，抢先给梁武帝写了一封信，表示现在河南河北已尽在自己掌控之中，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如今只需做一些安抚工作即可，如果再派兵来，恐怕只会动摇民心。

梁武帝本来已经派出援兵，走到双方边境时，元颢的信恰好到了，梁武帝下令援兵停止前进，原路返回。

陈庆之只能孤军奋战了。

他召集手下商议该如何办，有人说不如杀掉元颢占据洛阳，自立为主，陈庆之坚决拒绝。但他对元颢对自己的猜忌深感不安，于是提出离开洛阳，去做徐州刺史。元颢当然不同意，他说："主上让我们守洛阳，你突然离开这里去彭城，会让人觉得你是为了贪图富贵，不仅有损你的名声，而我也会受到连累。"元颢搬出了如此大的帽子，陈庆之也不好再坚持。

元颢不让陈庆之去彭城，而令他去守北中城，就是让他守卫黄河北岸，保护河桥，元颢率军驻守南岸，安丰王元延明则带领人马沿黄河巡逻。

南朝和北朝最能打的两位——陈庆之和尔朱荣，就在黄河边相遇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较量，一边是几十万人，一边还是七千人，但是结果还是一样，几十万人还是奈何不了七千人，尔朱荣率军猛攻三日，但都被击退，留下了无数的尸首。

尔朱荣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内心的挫折感油然而生，面前的这个对手果然名不虚传，搞得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转而想绕过陈庆之，直接抢渡黄河，但是又找不到足够的船，看来只能从桥上过，而守卫河桥的陈庆之像一个凶神恶煞，不让自己越雷池一步。

此时，尔朱荣心里想起两个字——退兵。

正在他打退堂鼓时，黄门侍郎杨侃和中书舍人高道穆站出来极力劝

阻，他们认为退兵是最差的选项，实力明显占优却因暂时挫折而退兵，定会让天下人失望，也将产生示范效应，使人心会倒向元颢。他们建议征调沿河百姓的木材，制作大量木筏后直接渡河。

尔朱荣觉得有理，只是短时间内到哪里找那么多木材呢？犹豫不决的尔朱荣把决定权抛给了老天，他找来了神算子刘灵助，问他该进还是该退，这位半仙只说了十个字——“不出十日，河南必平”，这给尔朱荣吃了颗定心丸，让他彻底打消了退兵的念头。

尔朱荣于是下令让侄子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赶造木筏，然后趁夜色从硖石渡过黄河。黄河对岸的守将是元颢的儿子元冠受，他压根儿没想到敌人会插翅飞过黄河，在睡梦中被惊醒后仓促应战，很快便成为阶下囚。另一个守将安丰王元延明听说尔朱荣大军渡过黄河，吓得魂飞胆破，连夜带着妻儿老小向南逃亡，投奔了南梁。

陈庆之的抵抗此时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能做的只剩下安全撤退以保全实力。但尔朱荣显然不会放过这块已经到嘴的肥肉，他率领一支轻骑军紧紧咬着陈庆之和白袍军，一直追到嵩山一带，不幸的是，当时正值雨季，白袍军在渡嵩高河时，突遇山洪暴发，白袍军被洪水卷走，几乎全军覆灭。

老天总算有眼，陈庆之幸免于难，他剃光须发，假扮成和尚，一路向南，最终回到了南梁。创造了战争奇迹的陈庆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皇位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的元颢，匆匆向南逃窜，想着再跑回南梁。当逃到临颍（今河南临颍）时被一个叫作江丰的县卒杀掉，他的人头随即被送到了洛阳。

四　尔朱荣之死

尔朱荣又一次成为关键先生。孝庄帝只能表现得比上次更加大方，他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食邑再增加十万户，累计达到了二十万户。“天柱大将军”这个称号算得上首创，为的是表彰尔朱荣的盖世功勋。

尔朱荣表现得足够敬业，收拾了元颢后，他又开始忙着平灭境内的叛乱，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剿灭了韩楼、万俟丑奴、萧宝夤、王庆云、万俟道洛等诸多叛军，换句话说，自河北起义以来，各路揭竿而起的大小叛乱都被他平定了。

建立如此伟业的尔朱荣此时仅仅三十七岁。

身居洛阳皇宫的孝庄帝元子攸看着从前线频频传来的捷报，眉头却紧锁，原因很简单，尔朱荣越来越强大。他甚至在想，尔朱荣收拾完所有的敌人，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自己。

元子攸日夜焦虑，自然多少也会表露到脸上。有次在朝堂上，临淮王元彧看到孝庄帝怅然若失，便说道：“臣恐怕寇贼平定以后，圣上的忧虑才真正开始啊！”

这句话多少有些挑事的意思，这位王爷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河阴之变后他逃到了南梁，孝庄帝即位后，他又跑回了洛阳。元颢进入洛阳时，他率领百官出降，眼看元颢要败，他又再次反叛归顺朝廷。但不知为何，孝庄帝元子攸对反复无常的元彧并不太在意，依旧很信任他。

元彧说到了孝庄帝的心坎上，他不由连着叹气，但很快感觉不对，这毕竟是在朝堂之上，下面的文武百官不少是尔朱荣的人，亏得他脑子转得快，赶忙说：“爱卿所言甚是啊，安抚战乱之后的百姓更不容易。”

如元子攸所料，自此以后的日子过得相当憋屈，憋屈到什么程度呢？作为九五之尊的天子，竟然连一个县令都无权任免。

有次尔朱荣想派一个人到河曲县去当县令，吏部尚书李神俊按照孝庄帝的意思，拒绝了这项任命。这搞得尔朱荣很不高兴，他不仅让此人强行上任，还让李神俊卷铺盖走人。

县官尚且如此，其他官员的任免元子攸更说了不算，尔朱荣安排了几个亲信去做刺史，他不同意。尔朱荣派元天穆去提醒他还是同意为好，元子攸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元天穆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天柱大将军既有大功，又是大丞相，就算替换天下所有的官，陛下也难以违背，为何任用几个人当刺史，居然不准呢？”面对元天穆近乎赤裸裸的威

胁，元子攸实在忍无可忍，他说：“尔朱荣若不想为人臣，把我也一并替代，若他还有臣子之节，就没有撤换天下百官的道理。”

尔朱荣听后勃然大怒道：“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意思是说，元子攸也不想想自己是谁拥立的，现在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对于元子攸来讲，更为无法忍受的是，自己在朝堂上说了不算，回到后宫说了也不算。

尔朱荣女儿尔朱英娥作为当朝皇后，从小娇生惯养，满满的“大小姐”脾气，对自己的皇帝老公态度相当不好。元子攸对她满肚子的意见，但却不敢当面说，只好找来尔朱世隆当说客，让他劝劝自己的侄女，应该尊重皇帝老公。

尔朱皇后非但不听劝，反而大怒道：“天子是由我们家拥立，现在居然敢对我说三道四，早知如此父亲就该自己来做，如果那样，怎么会有这等事！”

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元子攸活成这副样子也算够了。

就在元子攸极度郁闷的时候，尔朱荣又出来火上浇油，他上表给孝庄帝表示参军许周说要让皇帝给自己加九锡，被他骂了一顿。

九锡往往是权臣通往皇位的最后一道工序，王莽、曹操、司马昭、刘裕……这些九锡的获得者，不是自己篡位，就是后代篡了位。因此，九赐几乎就相当于“篡逆”。

尔朱荣的上表显然说的是反语，这点所有人都懂得，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孝庄帝元子攸的高度警惕。他没有顺从尔朱荣的意思，而是顺水推舟表示尔朱荣主动拒绝九锡，忠心可嘉，对他大大表扬了一番。

尔朱荣没想到自己的谦虚被元子攸利用，心里极不满意。没过多长时间，他要求进京朝觐，理由是他的皇后女儿将要生产，想来京师探望女儿和即将诞生的外孙。

尔朱荣的理由似乎合情合理，但他与元子攸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所

以北魏君臣觉得尔朱荣来者不善，他肯定不会仅仅是因亲情而来洛阳，此行一定隐藏着什么阴谋。不仅朝臣们不信，洛阳城里的百姓也不信，不少人因为担心有血光之灾而逃离了洛阳。

忐忑不安的孝庄帝元子攸找了几个最信任的心腹来商量对策，包括城阳王元徽、侍中元彧、杨侃和武卫将军奚毅等，他们的一致意见是不能坐以待毙，要趁尔朱荣入朝时找机会除掉他。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元子攸等人行事极为谨慎，但还是被尔朱荣留在京城的耳目尔朱世隆嗅到了味道，他写了一封匿名信贴在自己家门上，然后让人撕下来送到晋阳，信中写道："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为计预杀天柱。"尔朱世隆想提醒尔朱荣，京城有个巨大的阴谋等着他，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尔朱荣对此什么态度呢？他将来信撕得粉碎，破口大骂道："世隆无胆，谁敢生心。"他这样剧烈的反应，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元子攸已经是笼中之鸟，根本没有实力与自己叫板，即使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二是尔朱世隆因胆小出了名，当年正是这个"胆小鬼"擅自放弃虎牢关，直接导致自己的亲兄弟尔朱世承被陈庆之生擒并杀掉。

"惧怕"，这两个字早已消失在尔朱荣的记忆中，这次洛阳是非去不可。

尔朱荣带了五千骑兵从晋阳出发来到洛阳。听说尔朱荣果真要来洛阳，一时谣言又四起，有的说尔朱荣要造反，有的则说天子要杀尔朱荣。

孝庄帝元子攸觉得下手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尔朱荣的心腹元天穆尚在并州，即使计划成功实施，元天穆一定会发兵叛乱，不一定能抵挡得住，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必须把元天穆也骗入洛阳，要杀杀一双。于是，元子攸下诏说有要事商量，让元天穆火速回京。

尔朱荣见到元子攸，上来就问道："有人说陛下要杀我，可有此事？"元子攸想必早有思想准备，很从容地说："外人也说大王要加害我，这种话岂能相信？"听元子攸这样一说，尔朱荣便放心了。他每次出

入皇宫只带数十名随从，而且他的卫士到了宫门，会按照规定主动解剑，不带武器进入。

这反倒让元子攸骑虎难下，他本以为尔朱荣这次带兵来会图谋不轨，没料到他客客气气、规规矩矩，元子攸觉得自己是否有些担心过头了，于是打起了退堂鼓，打算放弃行动。

元徽不干了，他劝元子攸说："尔朱荣即使没有篡位之心，但他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无法容忍，再说谁敢保证他不会谋反？"

就在元子攸犹豫不决的时候，尔朱荣手下的一些言论传到了他耳中。行台郎中李显和说："天柱来了，哪能没有九锡之礼？岂能让大王自己索要呢？这都是天子不知趣！"都督郭罗察更为嚣张："今年可以写禅让文了，何止九锡！"参军褚光说："人们说并州城上有紫气，估计要应验到天柱身上！"

本来在动手与否中摇摆的元子攸，听到这些话，天平倒向了动手一侧。就在此时，武卫将军奚毅派人送来绝密情报，说是尔朱荣要趁围猎时胁迫皇帝迁都，再不动手就晚了。

元子攸终于下定决心，憋屈许久的他说出掷地有声的豪迈之语："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不必死！吾宁为高贵乡公（曹髦）死，不为常道乡公（曹奂）生！"就是说，自己宁愿像曹髦那样悲壮而死，也不愿像曹奂那样苟且余生。

元子攸虽然决心已下，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一定要制订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众人都说尔朱荣是"董卓在世"，元子攸准备"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召来了中书舍人温子升，再三询问当年王允是如何除掉董卓的，以及为何成功后王允却惨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行动只针对尔朱荣和元天穆两人，其余属于尔朱荣党羽的一律赦免，最大程度减少打击面。

此时元天穆正好回到洛阳，元子攸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众人骑射为乐，尔朱荣对侍卫们的射术不满意，说道："近来侍卫们怠于练习，陛下应率他们出城围猎，提高技艺的同时，陛下也可以散散心。"说者无

心，听者有意，元子攸突然想起奚毅的密报，觉得尔朱荣计划要动手了。

元子攸找来核心成员，商定了最终的刺杀方案：先将尔朱荣和元天穆骗入宫中，伏兵一拥而上，乱刃将两人砍死。为了保证元子攸的安全，行动开始时，元子攸立即从别门出去，同时为防止尔朱荣狗急跳墙，元子攸身上要藏好一把利刃用来自卫。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戏开场。

没过几日，尔朱荣和元天穆来见天子，孝庄帝元子攸故意留他们用膳，准备在吃饭时动手，但酒过三巡，尔朱荣突然想起有事要处理，便急忙起身离开，此时杨侃带人刚刚从大殿东门进入，但尔朱荣和元天穆已经从中庭出来了。

第一次刺杀行动宣告失败。

元子攸突然感到一种死亡的气息，参与密谋的人不少，而尔朱荣的眼线更多，如果消息一旦走漏，自己只剩下死路一条。

当务之急是抓紧实施第二次刺杀，不过尔朱荣因身体不适，连续几日都不上朝，也无法来宫里。情势已经相当危急，尔朱世隆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向尔朱荣报告，提醒他提高警惕，但尔朱荣一直觉得元子攸没有那个胆量，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关键时刻，城阳王元徽献计，表示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谎称尔朱皇后已经生了儿子，尔朱荣一定会来宫中探望。但此建议遭到元子攸的质疑，他说："皇后怀孕只有九个月，这样说尔朱荣会相信吗？"元徽表示女人不足月生孩子并不少见，尔朱荣应该不会怀疑。

尔朱荣果然上当，听闻喜讯，想都没想，便和元天穆、大儿子尔朱菩提赶忙来宫中探望。

是生是死就这一锤子买卖了，元子攸感到异常紧张，他一边喝酒压惊，一边让温子升提前起草大赦诏书。

按照孝庄帝要求，温子升写好后拿着圣旨往外走，没想到迎头碰到了尔朱荣，尔朱荣问他手里拿的什么文书，如果此时温子升表露出恐惧慌张或其他异样的表情，恐怕历史就要重写了，但温子升表现得比元子攸还镇定，神色自若地说自己拿的是敕书。尔朱荣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也没有追问是给谁的圣旨，径直向宫中走去，就这样与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擦肩而过。

尔朱荣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他和元天穆刚刚坐下，便见一些武士从东门杀入，尔朱荣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毕竟是一代枭雄，并没有乱了方寸，一跃而起，扑向元子攸，意图用皇帝做盾牌，且战且退，安全脱身。

元子攸暗藏的利刃是时候发挥作用了！

就在尔朱荣奋力向孝庄帝扑过去的时候，元子攸拔出利刃刺向他的胸部，尔朱荣应声倒地，武士们一拥而上，乱砍一通，叱咤风云的尔朱荣就这样结束了他三十八年的传奇人生。

元天穆、尔朱菩提同时被砍成肉泥。

尔朱荣应该不会瞑目，他擒葛荣、诛元颢，平定大小叛乱，没有死在战场上，最后居然被他瞧不上的元子攸，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杀死。

建明元年（530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清晨，洛阳城里一个惊天消息传开——尔朱荣死了。

群臣和百姓欢呼雀跃，都觉得尔朱荣死的罪有应得，这也怪不得他们，尔朱荣在河阴之变杀了那么多人，这一切也算是因果报应，还是那句老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五　贺六浑自立

元子攸的高兴劲儿只持续了短短几天，他本来以为“树倒猢狲散”，尔朱荣一死，他的亲信党羽会一哄而散，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元子攸单

纯的美好梦想，尔朱家反扑的猛烈程度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最早起来反抗的是被尔朱荣称为“胆小鬼”的尔朱世隆，事变发生后，他带领几千人马逃离洛阳，本来计划跑回尔朱家的大本营晋阳，但司马子如劝他说：“一味逃跑，是向朝廷示弱，跑不到晋阳，人心就散了。不如进攻洛阳，就是打不下，也让世人看看我们的忠心和勇气。”

尔朱世隆等人于是调转马头回到洛阳城下，几千人穿着白色孝服，哭声震天，索要尔朱荣的尸首。元子攸派兵出城进攻，双方在城下激战，尔朱世隆落败后向北撤退。

元子攸刚喘了口气，更大的危机又来了。

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此时担任汾州刺史，听说自己的叔叔被杀，第一时间赶到晋阳，接管了尔朱荣的部队，很快从洛阳败退的尔朱世隆也赶来和他会合。

再说孝庄帝元子攸，尔朱荣死后，他任命元徽兼任大司马、录尚书事，负责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元徽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北魏第二号人物。

元徽此人生性嫉妒，不愿别人超过自己，群臣中如有向元子攸献计献策的，元徽总是劝元子攸不要采纳。元徽还是个小气鬼，对官兵的赏赐都很微薄，本来元子攸给将士们的赏赐较多，元徽竟然从中克扣，甚至已经赏给了人家的他还会追夺回来。元徽的所作所为已经失掉人心，无异于自取灭亡。

尔朱兆和尔朱世隆商议后觉得想要复仇成功，必须要“利用元氏反元氏”，于是推举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为皇帝，制造了“两个魏国”。元晔在北魏皇族里属于远支，基本上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但尔朱兆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只能赶鸭子上架，“元”家又多了一个傀儡皇帝。

解决了名分问题，尔朱兆便率大军向洛阳杀来，他出发前想起一个人，此人便是尔朱荣的得力干将，时任晋州刺史的高欢。深得尔朱荣信任的高欢，此时在远离京师的晋州做刺史，正是尔朱荣的精心安排。

有次尔朱荣问左右：“哪天我死了，谁能够做军中统帅呢？”众人都说是尔朱兆，尔朱荣不这样看，他说：“尔朱兆虽然很勇敢，但能统领的人马最多三千人左右，再多了他就会乱阵脚，能成为统帅的，只有贺六浑（高欢）。”话虽这样说，但总不能让一个外人统率尔朱家的军队，于是便任命高欢为晋州刺史，让他远离政治中心。

面对尔朱兆的邀请，高欢找了一个借口婉言拒绝了。他不想与尔朱兆为伍，因为他太了解尔朱兆了，这个人是成不了大事的，跟他混在一起自己恐怕也会跟着倒霉。这个时候高欢已经开始琢磨要自立门户。在高欢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尔朱荣一人有资格做自己的老板，现在尔朱荣已经死了，是时候单干了。

尔朱兆邀请高欢出兵，更多只是客气一下，以他的实力，即使没有高欢帮忙，也不会影响到复仇计划的实施，更何况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同时起兵，兵锋直指洛阳。

面对来势汹汹的尔朱氏，孝庄帝元子攸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黄河天险上，他调动所有的机动力量来守卫河桥，阻止尔朱兆过河。

但好运气只有一次，上天这次没有站到元子攸一边，当尔朱兆大军来到黄河边时，往日里水流湍急的河水竟然浅得不过鱼腹，他率大军轻松渡过黄河，此时又突然刮起了沙尘暴，从天而降的沙尘成为最好的掩护，大军一路杀到洛阳城下都没有被发现。

洛阳此时几乎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孝庄帝只剩下逃跑的份儿，但关键时刻居然连一匹马都找不到，靠着两条腿拼命跑到了云龙门外，终于发现了大救星——城阳王元徽，这位积极撺掇元子攸杀掉尔朱荣的王爷，正忙着和手下携着钱财准备跑路，元子攸大呼求救，但元徽此时只顾着自己逃命，根本顾不上搭理他。

元子攸最后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他很快就被尔朱兆的手下擒获，被关在了永宁寺的钟楼之上，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元子攸冻得瑟瑟发抖，他向尔朱兆央求一块头巾用来御寒，但被无情拒绝了。

皇帝活到这个份儿上，简直生不如死。

尔朱兆大开杀戒，参与谋害尔朱荣的临淮王元彧、尚书右仆射高道穆等悉数被杀，只有侍中杨侃提前跑回老家，暂时躲过一劫。

尔朱兆还扑杀了尔朱皇后为孝庄帝所生的儿子，这个孩子当时还没有断奶，却被活活摔死。按辈分说这个孩子是尔朱荣的亲外孙，遭遇到如此惨烈的下场，可谓灭绝人伦。

正当尔朱兆在洛阳实行白色恐怖时，并州老家传来了坏消息，一个叫作“纥豆陵步蕃”的少数民族部落头领率部众进攻晋阳。

尔朱兆害怕老巢被端，不敢在洛阳久留，他让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留守洛阳，自己率军回师，元子攸被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晋阳。到了晋阳不久，尔朱兆亲手将元子攸绞死于三级佛寺内，这位几乎没享受过一天安稳日子的皇帝，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元子攸死前写下了《临终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凄凄惨惨，悲悲戚戚，要怪也只能怪自己为什么生在帝王家呢？

尔朱兆在洛阳城耀武扬威，但却被纥豆陵步蕃打得大败，只好退回晋阳。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上次爽约的高欢。高欢所在的晋州，距离晋阳并不远，于是尔朱兆派人向高欢求援。

救还是不救？高欢面临着抉择，不少幕僚都劝他不要出兵，应该坐山观虎斗，没必要损兵折将去趟这个浑水。

高欢不这样看，他有更大的盘算，救还是应该去救，但不能太着急。于是以汾河上没有桥无法过河为托辞，率军走走停停，边走边观察形势，而尔朱兆屡战屡败，被迫放弃了晋阳，已经退到了乐平郡（今山西省昔阳），再退就要退出山西逃往河北了。高欢觉得时机到了，他下令部队全速前进，很快与尔朱兆合兵一处，大败纥豆陵步蕃部众，并将其头领斩杀。

尔朱兆对高欢只有“三感”——感激、感动、感恩。他亲自来到高欢营中，与高欢结为兄弟，两人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高欢的盘算是虽然尔朱荣死了，但尔朱家族势力依然强大，而且对自己有所猜忌，他的实力尚不能与尔朱家叫板，暂时投靠应是最佳选择，以后再见机行事，想达到这样的目的，首要的是取得尔朱兆的信任，而通过这次雪中送炭，第一步目标顺利完成。

要想自立门户，首先要有人，高欢眼中看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便是十几万的六镇流民。这些人大多是葛荣的部下，尔朱荣平灭葛荣后，让他们自由选择出路，其大部分选择来到山西。

这些流民深受契胡的欺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前后发动了二十六次叛乱，虽然一半人被杀，但依然前赴后继，不停抗争，这让尔朱兆很头疼。

他问高欢该如何处置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高欢对数量庞大的六镇流民早已垂涎欲滴，他表示对这些人不能杀，而应派心腹之人去当统帅，这个统帅必须“守土有责”，如果有谁造反就追究统帅的责任，这叫“有权必有责”，这样尔朱兆就可高枕无忧了。

头脑单纯的尔朱兆觉得此意甚好，只是派谁去呢？“贺氏三兄弟”中的老大贺拔允推荐了高欢，这无疑是高欢求之不得的，但他又怕尔朱兆生疑，没待贺拔允话音落下，高欢便一跃而起，冲到贺拔允面前，猝不及防给他来了一拳，竟把贺拔允的门牙打掉一颗。

高欢完成一系列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后，破口大骂道：“天下大事都由大王做主，贺拔允胆敢胡说，该杀！”

高欢主演的这场戏无疑很成功，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果然忠诚有加。他当场宣布将六镇流民交由高欢统领，只是贺拔允成了倒霉蛋，推荐高欢却被他打得满地找牙。当然，也不排除贺拔允是高欢找来的“群众演员”，两人在尔朱兆面前合演了一出双簧戏。

尔朱兆是在有些醉意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的，高欢深怕他清醒后反悔，于是他请尔朱兆下了道手令，口说无凭，有书为证，然后马不

停蹄地跑到流民的大本营宣布："我受命统管六镇降兵，所有人一律到汾河东岸集中听令。"

这些流民早就想脱离尔朱氏，相互奔走相告，很快便在汾河东岸集合完毕，人数多达十几万人。

这一步对高欢来讲太重要了，是他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招。

高欢下一步的计划，便是脱离尔朱兆，自立山头。他找出的由头是"就食山东"。高欢表示山西一带遭遇天灾，吃饭都成了问题，田里的老鼠都被吃光了，人人面黄肌瘦，实在无法支持下去，希望能移师山东，先解决肚子问题，等实现温饱后再回来。

尔朱兆依旧单纯，没有多想便在高欢的请示上批了两个字：同意。但长史慕容绍宗表示强烈反对，他说："现在天下很乱，高欢雄才盖世，如果让他手握重兵在外，犹如把天雨供给了蛟龙，一旦他有异心，将很难控制。"尔朱兆不以为然，他更看重兄弟情义，反驳道："我们起誓结为兄弟，有何可虑？"慕容绍宗看到尔朱兆如此不开窍，冷冷来了一句："亲兄弟反目成仇的事情比比皆是，何况义兄弟！"

尔朱兆听后很不高兴，再加上他左右大多都已被高欢收买，纷纷站出来批评慕容绍宗所言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尔朱兆一怒之下，下令将慕容绍宗关进监狱反省，并催促高欢早日出发，还生怕高欢不走呢。

这尔朱兆是真心的糊涂啊！

高欢巴不得早走，他得令后没有耽搁片刻，率领十几万人立即开拔。没走多远，遇到了尔朱荣的遗孀北乡公主，高欢看到北乡公主那里有三百多匹良马，颇为眼馋，这正是他急需的。他先是提出想借，但遭到拒绝，高欢便霸王硬上弓，进行强制置换，用自己的三百匹劣马"换"了公主的三百匹良马。这种"置换"无异于"明抢"。

尔朱兆听完北乡公主的哭诉，第一反应是把慕容绍宗放出来，问他该怎么办，慕容绍宗说了一个字——"追"。尔朱兆带着骑兵，沿着高欢的行进路线一路狂奔，终于在襄垣追上，不过，此时他们之间隔了一条

漳水，河水暴涨，冲坏了渡桥，尔朱兆只能隔河开骂，斥责高欢忘情负义。

高欢又开始演戏了，他并没有对骂，而是十分谦恭地跪倒在地，对曾经的主子进行解释，他说："借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担心到了山东，打起仗来马不够用，如果大王要处罚我，我没什么可说的，今天我高欢投河而死都在所不辞，但恐怕这些刚刚安稳的流民要起来作乱。"

尔朱兆听到他这样说，不仅气消了，还觉得有些自惭，听妇人之言险些坏了兄弟情义，实在不像一个当大哥的样子，他表示自己并无加害之意，为了表示诚意，他单人匹马渡过河，上岸后将佩剑交给高欢，表示错怪了高欢，可以由高欢任意处置。

高欢则嚎啕大哭，边哭边说道："自天柱大将军去世了，除了大王，我贺六浑还有谁可以依靠！只希望大王长命百岁，把事业越做越大，现在大王这样做，我贺六浑如何受得了。"不得不说，高欢是个好演员，而且特别擅长哭戏，眼泪说来就来，而且要多少有多少。

尔朱兆骨子里那股单纯劲儿又上来了，看着哭成泪人一般的高欢，心里涌动着无限感动，他把刀扔到地上，又斩了一匹白马，两人重温了结义誓词，然后便痛快畅饮，将过去的一切不愉快彻底翻篇儿。

尔朱兆喝高了便留宿高欢营中，高欢的姐夫尉景觉得机会难得，劝他趁机除掉尔朱兆，高欢虽然也喝了不少，但头脑却异常清醒，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尔朱家势力强大，如果联起手来对付自己，恐怕凶多吉少，况且尔朱兆此人有勇无谋，让他回去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尔朱兆第二天回到对岸，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邀请高欢渡河过去与之痛饮，高欢的手下孙腾等人劝他不要去，以免发生意外。高欢便找了借口予以谢绝，这让尔朱兆颇感不快，昨天好得像亲兄弟一样，今天却显得如此"高冷"，觉得高欢态度变化也太快了。于是他在对岸破口大骂一番，然后悻悻返回晋阳。

高欢和尔朱家自此彻底分裂，他开始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

六　高欢平冀州

高欢成了真正的自由身，一如慕容绍宗所言，蛟龙从此归入大海，必将掀起一番惊涛骇浪。

高欢的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过麦地时，高欢自己下马拉住缰绳，生怕损害百姓庄稼，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支军队的美名迅速传遍了河北大地，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

更为重要的是，高欢也受到了地方重要势力高乾的拥戴。

高乾的命运颇为传奇，他几易其主，先是在元叉手下任职。后见天下大乱，率流民起来造反，曾接受过葛荣的领导。葛荣被击败后，又受到孝庄帝元子攸的信任，孝庄帝本来想重用他，但遭到尔朱荣的反对，于是被迫辞官返乡。

尔朱荣死后，元子攸任命高乾为河北大使，他的弟弟高敖曹为直将军，让他们回去召集乡勇作为朝廷的外援。元子攸亲自送高氏兄弟至河桥，举起酒杯，指着黄河之水说："你们兄弟二人是冀州豪杰，士卒们都愿意为你们拼死效力，倘若京城有什么变故，你们可以为我在黄河边上扬尘助威。"高乾流着眼泪接受了诏命，高敖曹则拔剑起舞，发誓以死报效元子攸。

尔朱兆杀掉孝庄帝元子攸后，高乾兄弟起兵反抗尔朱氏，他们本来想推举高乾的父亲高翼当头，但高翼推辞道："集聚乡里百姓，我不如封隆之。"于是大家推举封隆之代行州政，并为孝庄帝元子攸举哀，将士们都身穿孝服，升坛誓师。高乾他们向各州郡发出檄文，共同讨伐尔朱氏。

高欢来到河北后，不少人认为他是尔朱氏的人，感到很是不安。高乾安抚众人说："我听说高欢雄才大略，盖世无双，他岂肯久居人下。况且尔朱兆残暴无道，上弑君主，下虐百姓，这正是英雄立功的好机会。今日高欢到信都来肯定有更深远的谋划，我应当轻骑前往迎接，暗中观察他的意图，诸位不必担心害怕。"

高欢初来乍到，当然希望得到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于是两人聊得

很投机，越聊越热乎，聊天中才知道两人都出自渤海高氏，说不定还有些亲戚关系，都说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他们估计一百年前就是一家了。不知不觉已到夜深，高乾索性晚上留宿在高欢那里。

清晨，高乾前脚刚走，赵郡李元忠的“名片”就到了。

李元忠出身于当地大家族赵郡李氏，这个家族非常有钱，后来搞起了“以钱生钱”的买卖，利用放贷而赚取大额利润。李元忠继承家业后，将过去所签的契约全部烧毁，免除了所有借钱人的债务，因此乡亲们都非常敬重他。后来盗贼四起，清河县有五百人要西去戍边，但是道路不通，李元忠派仆人作为向导，对他们说：“如果遇上贼寇的话，只说是李元忠的人。”当遇上贼寇时，这些人按照吩咐的话一说，一路上劫匪纷纷躲避，“李元忠”三个字成了最好的通行证。

河北动乱后，李元忠奋起抵抗葛荣叛军，但最终兵败被俘。葛荣之乱被平定后，北魏朝廷任命他为南赵郡太守，此人是个“酒徒”，在任上除了喝酒外，没留下什么像样的政绩。尔朱兆杀掉孝庄帝后，李元忠辞官回家，积极谋划反抗尔朱氏。

他听说高欢来了，便坐着敞篷车，载着浊酒素筝来见高欢。但高欢一听说他是个酒鬼，没有立即见他。李元忠索要回名片，准备走了。高欢问怎么回事，手下说李元忠在大帐外口出狂言：“本以为高欢能招揽英雄豪杰，现在英雄就在门口，他却不像周公那样放下饭碗，停止洗头来迎接，他的将来可想而知。”

高欢一听此人不一般，马上把他请入大帐，接见了他。只见李元忠喝了几口酒，然后抚筝高歌，慷慨激昂。唱罢，他问高欢：“天下形势已经昭然若揭，您还会为尔朱氏效力吗？”高欢答道：“我高欢的荣华富贵都是尔朱家所赐，怎能不为尔朱家尽节！”李元忠摇头说：“非英雄也！高家兄弟来过吗？”高欢撒谎说：“他是我的堂叔祖辈，怎肯来见我。”李元忠说：“他们性情虽粗犷，但却都明晓事理。”言外之意，是眼前的高欢不明事理，两人话不投机，高欢说“赵郡醉矣”，让人将他抬出去。

李元忠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此时，高欢手下孙腾进言说：“此君天遣来，不可违也。”就是说李元忠是上天派来的，既然这样，高欢只好耐着

性子和他继续交流。

李元忠说到当前时局突然哭了起来，以泪洗面，搞得高欢很感动，不由掉下泪来。李元忠献计说：“殷州太小，缺乏粮草兵器，不能成大事。如果去冀州，高乾兄弟必定拥护明公，殷州可以放心交给我，冀州、殷州臣服，沧、瀛、幽、定四州必然望风而降，相州的刘涎或许会抵抗，但他远不是明公的对手。”

李元忠的一席话，使他茅塞顿开，实际上是为他平定河北画出了路线图，高欢暗中庆幸没有把他撵走，确实如孙腾所言，此人就是上天派来帮助自己的，他紧紧握着李元忠的手，连声道谢。

根据李元忠的路线图，高欢率先来到了冀州，到达信都后，高乾、封隆之开门迎接，高欢发现高乾的三弟猛将高敖曹不在，一问才知他外出打仗去了。高敖曹对哥哥将信都拱手献给高欢严重不满，他派人给高乾送了一件女人穿的裙子，意为他太过柔弱。

如何才能收服高敖曹呢？高欢没有派高乾，也没有派其他使者，而是派出了只有十岁的儿子高澄出马，高澄见了高敖曹，左一个爷爷右一个爷爷叫着，表明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这样，高敖曹接受了这个事实，乖乖地回到了信都。

就在高欢努力在河北扎根时，尔朱家正在忙着“换皇帝”。

当初尔朱兆、尔朱世隆起兵时拥立的是长广王元晔，属于皇室远支，拥立他一是因为当时比较着急，一时没有其他合适人选。二是他是尔朱兆的女婿。

尔朱兆离开洛阳回到晋阳后，尔朱世隆成了洛阳城的新主人，他极看不惯尔朱兆那股盛气凌人的样子，处处以尔朱荣的接班人自居。进入洛阳城后，尔朱兆曾经怒斥他：“叔父在朝中多年，广布耳目，如何不知不闻，令尔朱天柱受祸。”他把尔朱荣被杀的屎盆子扣在了尔朱世隆的头上，尔朱兆说话时手按宝剑，怒目圆睁，声色俱厉，一副要动手砍人的样子。尔朱世隆一看这架势，只好对自己的侄子说了一堆好话并下拜谢罪，这才算完事。尔朱兆虽然这次风光了一把，但从此尔朱世隆对尔朱

兆深为怨恨。于是他想着树立权威，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与尔朱兆分庭抗礼。

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高招——换皇帝。

尔朱世隆觉得换了皇帝，自己便有拥戴之功，新皇帝会感激涕零，一定对自己言听计从，况且元晔只是个远支，当初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比他有资格当皇帝的多了去了，废立皇帝从道义上也能说得过去。

哪个人选更合适呢？尔朱世隆选择了元恭，他是孝文帝元宏的侄子，也是孝庄帝元子攸的堂弟，身体里流的血液远比元晔高贵。只是有一个问题，那便是此人多年来像个哑巴，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

元恭其实是个假哑巴，因为他颇有声望，元叉专权时受到猜忌，为了自保，他便不再讲话，隐居在龙花寺，不与任何人交往。河阴之变、元颢进洛阳、尔朱荣被杀、尔朱兆杀孝庄帝，这些发生在洛阳的大事似乎和他毫无瓜葛，在其他王公人头落地的时候，他却在“世外桃源”安然无恙。

尔朱世隆想总不能让一个哑巴当皇帝吧，于是派长兄尔朱彦伯去探个究竟，是真哑还是假哑，当尔朱彦伯说明来意，让他出山当皇帝时，沉默了八年的元恭迫不及待说出四个字——“天何言哉！”

因为这四个字，换皇帝的事情尘埃落定，也因为这四个字，元恭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中兴元年（531年）二月，广陵王元恭替代只做了四个月皇帝的元晔登上帝位，改元普泰，是为节闵帝。尔朱世隆得偿所愿，被封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尔朱兆听说洛阳换了皇帝，极为恼火，如此大的事情，居然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于是想发兵洛阳，尔朱世隆急派尔朱彦伯作为特使去晋阳，向尔朱兆进行解释沟通，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使得尔朱兆最终平息怒火，接受了换帝的现实。

尔朱家的纷争暂时告一段落后，尔朱世隆想到了在河北开疆拓土的

高欢，他让节闵帝下诏给高欢，封他为渤海王，前提条件是回洛阳，实际上是想解除高欢的兵权，高欢当然不会同意，尔朱世隆鞭长莫及，没有办法，只能安抚高欢，封他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实际上承认了冀州是高欢的势力范围。

此时，除冀州外，北魏王朝被尔朱家全盘控制，尔朱世隆和尔朱度律在洛阳控制朝政，尔朱兆占据晋阳和秀容老家，尔朱天光担任雍州刺史，占据关陇一带，尔朱仲远出镇大梁，占据徐州、兖州。

尔朱家最大的特色便是残暴，这似乎是家族的遗传因子，这几位比起尔朱荣并不逊色，特别是尔朱仲远，他有着强烈的“仇富”心态，看到谁家富裕，他便污蔑人家谋反，然后将奴仆和家产据为己有。下面将领的妻妾如有姿色美丽的，都逃不过他的魔掌。

其他的几位尔朱兄弟也好不到哪里，史书上说：“然是庸才，志识无远，所争唯权势，所好唯财色，譬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怀怨愤。”总之是烂透了。

在河北站稳脚跟的高欢，下一个目标就是尔朱氏，但是尔朱家虽然不得人心，但实力却很强大，要想与之抗衡，首要的是使自己的队伍充满斗志。

高欢于是又要表演一场大戏。

他先派人伪造尔朱兆的军令，说让六镇降兵全部回山西去攻打稽胡，就是山胡人。这些六镇降兵一直饱受契胡的欺负，好不容易跟着高欢脱离苦海，如今听说要回去给契胡当炮灰，打死也不愿意。

高欢说军情紧急，容不得拖延，于是从军中选出万余士兵让他们先行出发，这时候，“群众演员”登场了，手下将领孙腾和尉景站出来为士兵请命，两人说得很动情，痛哭流涕请求宽限五日后再出发。

不得不服，无论高欢还是他手下这些大将都是一流的“哭戏”高手。

五天很快就过去了，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高欢下令再推迟五天。十天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士兵们恐慌的情绪却快速聚集，终于迎来了爆

发的时刻。

这正是高欢所期待的！

终于到了出征的时刻，高欢为先遣军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他又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眼泪。高欢饱含热泪，看上去充满无奈和不舍，即将出征的兵士们，看到自己的主帅如此动情，也情不自禁地哭成一片。

台上哭，台下也哭，这样的场面实在悲情得可以。

高欢看到气氛已经渲染到位，便开始发表激情演说，他大声说道："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失去故乡的流浪者，想不到上面要征发你们去打仗。现在西去打仗，肯定得死，延误了军期也得死，这如何是好呢？"

高欢实际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没有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情绪空前激动的士兵们喊出了两个字——造反。

高欢假装被惊了一下说："反是可以反，但要推举一人为主，谁能担此重任呢？"这显然又是明知故问，众将士一致表示愿意拥他为主。

按说这场大戏应该结束了，但高欢还是想把丑话说到前面，他说："你们看到葛荣了吗？尽管有百万之众，但没有军纪法度，最终只能是失败。如今大家拥我为主，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不得欺负汉人，不得违背军令，该死该活，都听我的，如果大家能做到的话，我就当这个头！"

热血沸腾的众将士同时呐喊："生死由大王做主！"

高欢实在厉害，用一个子虚乌有的军令，居然搞出如此大场面的一出戏，而且精彩纷呈，高潮不断，如果有评奖的话，他应该可以包揽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个奖项。

高欢令人杀牛宰羊，请众将士饱餐一顿后，于中兴元年（531年）六月，在信都宣布正式起兵。不过这时他尚未敢公开声言反叛尔朱氏，这也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不过是暂时遮掩一下，不久高欢暗中指使李元忠组织人马攻打殷州，又命令高乾率军假装前往救援。高乾入城会见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假装与尔朱羽生一起商议军事。尔朱羽生没有生疑，跟高乾一起出城，高乾趁机斩杀了尔朱羽生，带着尔朱羽生的人头前来拜见高欢。高欢摸着胸口说："现在只好决计造反了！"于是高欢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他上表朝廷历数尔朱氏的种种罪状，与尔朱家族正式决裂。后来，高欢击败尔朱氏后，经常在宴会中和李元忠谈到这件事，并指着李元忠开玩笑说："是这个人逼着我起兵的。"

为了名正言顺，高欢听从孙腾的建议，按照惯例又隆重推出一位"元"姓皇帝，这次充当傀儡的是渤海太守元朗，他和元晔一样，属于皇室远支，但因距离高欢最近，所以被推上了皇位。

七　覆灭尔朱氏

高欢面对的敌人不止尔朱兆，而是整个尔朱家族。

按照实力来说，尔朱氏实力远超高欢，但这个家族有个最大的毛病，便是"不团结"，曾在尔朱荣帐下效力过的高欢，想必和尔朱家这几位都熟，也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高欢知道自己取胜的关键就在这里。

高欢树起反旗，对于尔朱家产生了一些震动。首先跳出来的是尔朱兆，自己的结义兄弟造反，让他颇没面子，于是率领大军直扑高欢所在的冀州。在尔朱世隆的协调下，尔朱家的其他成员也前来参战，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带着车骑将军贺拔胜、骠骑将军斛斯椿率军北上，意图两路夹击，一举消灭高欢。

高欢一人难敌四拳，知道取胜的关键不在于打仗，而在于"反间"。他先是派人到前线散播消息，说尔朱兆打算与高欢联合，除掉尔朱仲远。接着又派人潜入尔朱兆营中，散布说尔朱世隆给尔朱仲远下了密令，要利用这个机会除掉尔朱兆。

尔朱家这几位对此什么态度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没有开战，相互之间却有了戒心，尔朱仲远不敢到尔朱兆的军营，让斛斯椿和贺拔胜请尔朱兆过来，尔朱兆率领轻骑兵到了尔朱仲远的大营，两人

同坐帐下，不知为何尔朱兆怀疑尔朱仲远要暗袭他，于是出帐骑马飞奔而去。尔朱仲远派斛斯椿和贺拔胜追上解释，尔朱兆却将两人扣押，这让尔朱仲远觉得谣言是真的，尔朱兆果然要对自己下手，于是急忙率军撤走。

于是本来计划是尔朱家对高欢的“群殴”，如今变成了尔朱兆与高欢的单挑。

高欢当然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但起初还是有所顾虑，因为他知道契胡士兵的战斗力相当强悍。他找来段韶征询意见，段韶是娄昭君姐夫段荣的儿子，虽是高欢的晚辈，但他少年时便善骑会射，武艺出众，高欢对他很是器重。

高欢问他：“敌众我寡，我们该如何应对？”段韶说：“尔朱氏上弑天子，中间屠杀公卿百官，对下又凌虐百姓，将军以顺讨逆就如同以开水浇雪，尔朱氏有什么可怕的。”高欢对他说：“虽然如此，但我们以弱小的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如果得不到上天的保佑，恐怕很难成功。”段韶此时抛出了“正义论”说：“我听说弱小的一方能够打败强大的一方是因为弱小的一方是正义的，而强大的一方是不正义的。我还听说上天对任何人并无特别的偏爱，只辅佐保佑有德之人。现在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之心，有智之人不为其出谋划策，勇武之人不为其拼死战斗，他们已失去民心，天意又怎会不顺从于将军你呢！”高欢就此下定决心，全线出击，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敌军五千余人。

初战告捷后，接着乘胜拿下了邺城，这是北方仅次于洛阳的大城市。邺城被攻克，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青州等官员都献城投降，此时洛阳已经在高欢的攻击范围之内。

尔朱家的几位此时才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尔朱世隆放下身段，派使者带着重礼去讨好尔朱兆，希望他不计前嫌，同仇敌忾。他还让节闵帝娶了尔朱兆女儿并立为皇后，尔朱兆对此很满意，答应与尔朱世隆合作。

在咄咄逼人的高欢面前，尔朱家又一次勉强团结在一起，尔朱天光从长安，尔朱兆从晋阳，尔朱度律从洛阳，尔朱仲远从东郡，兵分四

路，号称有二十多万，在邺城附近集结，准备给高欢致命一击。

一场事关高欢和尔朱家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帷幕！

相对于尔朱家的人多势众，高欢显得有些可怜，他手中只有三万人，战马不满两千匹，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高欢觉得如果完全死守，恐怕没有出路，只有率精锐主动出击，才可能有一线胜机。

高欢选择的战场叫作“韩陵”，实际上是一座小山，它位于邺城西南方向，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因为这一场大战而被载入了史册。

按照常规战法，高欢几乎没有胜机，他决定向项羽学习，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与破釜沉舟不同的是，他下令将牛、驴等牲畜系在一起堵塞自家军队的退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众将士们，往前冲尚有胜机，往后退则死路一条。

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高欢统领中军，高敖曹率左军，右军则由他自己的堂弟高岳率领，三支队伍利用韩陵山的地势，摆成一个圆阵。

令人想不到的是，两军的大战首先是从对骂开始的。

尔朱兆率先开骂，他斥责高欢不仁不义，背叛自己。高欢也不示弱，他把孝庄帝搬出来说事：“本来我是想和你一样共同辅助孝庄皇帝，现在天子何在？”意思是说你把皇帝都杀了，还有脸来说我。尔朱兆表示是孝庄帝先枉杀了太原王尔朱荣，为了报仇才做出弑君的事情。

尔朱兆的口才远不及高欢，再说即使说到天上，弑君也是罪不可赦，高欢提高分贝说：“从前我们一同在尔朱荣帐下，你劝他造反的事情我都清楚，你敢说尔朱荣没有反意吗？再说，君杀臣，本是天经地义，何报之有呢？今天我要与你恩断义绝。”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就没得说了，剩下的只能是开打。

尔朱兆率大军直扑高欢的中军，高欢渐渐有些抵挡不住，只能边战边退。危难之际，右军高岳率五百骑兵赶来，稳住了中军阵脚。高欢手下将领斛律敦收拾败退兵士后重新向尔朱兆扑去，与此同时，左军的高

敖曹率一千多骑兵横向冲入敌阵。

尔朱兆的军队顿时被切割成几个部分，相互不能照应，只能各自为战，逐渐落入下风。关键时刻，阵中大将贺拔胜突然临阵倒戈，投降高欢，对尔朱兆反戈一击。尔朱兆回天无术，只能大败而归。

曾经威震六镇的贺拔胜为何在紧要时刻倒戈呢？这是因为斛斯椿。此人是个“人精”，最擅长见风使舵，当年他看到尔朱荣掌权，便竭力往上靠，成了尔朱荣身边的红人。尔朱荣被诛灭后，他害怕祸端殃及自身，跑到了南梁避难。听说尔朱家占据了洛阳，又重新跑回洛阳，凭借出色的拍马功夫，很快又赢得尔朱世隆的信任。

斛斯椿看到尔朱氏内部不断倾轧，觉得气数将尽，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贺拔胜和他私交甚好，出征前两人进行密议，斛斯椿告诉贺拔胜此次出征，命运攸关，一定要见机行事。如果尔朱家取胜，便继续跟随。如果尔朱家败了，要趁机回师洛阳，将尔朱家一网打尽，把他们的人头，作为“投名状”献给高欢，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

贺拔胜看到形势对尔朱兆不利，想起了斛斯椿的嘱咐，索性便在阵前倒戈。

斛斯椿在败退途中对贾显度、贾显智兄弟说：“如果不先诛杀尔朱一门，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与贾显智等夜里在桑树下立下盟约，立即率军昼夜兼程赶回洛阳。

洛阳城里的尔朱世隆和尔朱彦伯兄弟，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便被斛斯椿所杀，两人首级被悬挂于城门前的树上。斛斯椿的所作所为连自己的父亲都看不下去了，他对斛斯椿说：“你当年与尔朱氏相约为兄弟，如今怎么忍心把他们的首级悬于城门之上，这不是有负天地吗？”在斛斯椿的眼中哪里有过兄弟情义，有的只是眼前的利益，不过既然父亲发话了，他让人收了尔朱兄弟的首级。

韩陵之战后，尔朱家四处逃散，尔朱兆向北逃回了晋阳，尔朱仲远逃回了东郡。尔朱天光和尔朱度律则想逃回洛阳，但这两位并不知道洛阳城发生了事变，到了城下，等待他们的是一阵猛烈的箭雨，他们只好

向西逃窜，人越走越少，逃到黄河边上时，被斛斯椿派出的军士擒获。

斛斯椿送给高欢的大礼可谓丰厚，两颗人头加两个大活人。与此同时，关中的贺拔岳攻击驻守长安的尔朱显寿，尔朱显寿弃城逃跑后被擒获杀掉，高欢封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让他暂时管理关中和西北地区。

大获全胜的高欢，如今可以收获胜利果实了。但有件事情让他有些烦恼，便是自己拥立的元朗属于皇室远支，在过去还能拿出来撑撑门面，如今要入主洛阳，让他成为北魏皇帝，恐怕有些拿不出手。

但立谁好呢？高欢一时也没有主意，在他看来，让节闵帝元恭继续干下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他对这位天子并不了解，所以走到洛阳城郊时，派手下魏兰根进城先去考察一番。

魏兰根考察的结果，认为元恭“神采高明”，恐怕日后难以节制，高欢于是又陷入犹豫中，另一位属下崔陵说节闵帝元恭是尔朱氏所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继续干下去，如果还让他坐在龙椅上，我们起兵又是为了什么。高欢觉得言之有理，新王朝一定要有新气象，下令将元恭幽禁在崇训佛寺。

元朗不行，元恭也不行，到底谁行呢？高欢先是想选择汝南王元悦，他是北魏孝文帝的儿子，但又听说元悦暴戾无常，转而决定立平阳王元脩。

元脩是孝文帝元宏之孙，论血缘比元朗纯正得多，可是此时不知元脩躲在哪里，高欢让斛斯椿负责查寻他的下落。斛斯椿打听了半天，才知道元脩躲在了与他关系不错的散骑侍郎王思政那里。

元脩看到王思政带着高欢的人马来找自己，吓得面如土色，以为末日将到，他问王思政：“你不是把我出卖了吧？”王思政予以否认，直到见到高欢后，才知道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立他为帝。

剧情反转足够剧烈，亏得元脩心脏还不错，否则有猝死的可能。

中兴二年（532年）四月二十五日，元脩正式登上帝位，是为孝武帝，他加封高欢为大丞相、太师，高欢乘势将自己的女儿许给元脩，并

被册立为皇后。

高欢在洛阳没待多长时间，便率部返回邺城。在洛阳有限的时间里，高欢成了“寡妇收割机”，他先是将尔朱荣的大女儿纳为小妾，大尔朱氏是个传奇女子，最早是孝明帝元诩的嫔妃，后来又成为孝庄帝元子攸的皇后，如今又成了高欢的女人。接着高欢又染指了大尔朱氏的侄女小尔朱氏，这位小尔朱氏曾是元晔的皇后。除了两位尔朱皇后，广平王妃郑大车、任城王妃冯氏、城阳王妃李氏这些王爷们的遗孀也都被他占有，一时间高欢拥有两个皇后，三个王妃，这还不算完，他还找回了初恋情人好友韩轨的妹妹韩氏，本来年轻时就想娶她，但那时高欢还是个穷小子，韩氏的母亲完全看不上他，为此高欢很受伤，如今韩氏的丈夫去世，高欢便将他纳为了夫人，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除此之外，还有王氏、穆氏……高欢的精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如今，高欢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当年的结拜兄弟——尔朱兆。

高欢返回邺城后，稍作休整，便亲率大军攻打尔朱兆的老巢晋阳。尔朱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他被自己的这个义兄弟彻底打怕了，听到“高欢”这两字，无心交战立马开溜，一口气跑到了尔朱家的发祥地秀容。

高欢哪里会放过他，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作风，几路大军紧紧合围，搞得尔朱兆走投无路，只好杀了自己的坐骑，吊在树上自缢而死，曾经威风八面的尔朱兆落了个如此凄惨的下场。

没有尔朱兆就没有高欢的今天，高欢正是一次次利用了尔朱兆的“单纯”，使得自己不断做强做大。因此，高欢为自己这位曾经的义兄弟举行了颇为隆重的葬礼，算是一种事后的补偿。

自此，在北魏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尔朱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八　离间反离间

就在高欢忙着追杀尔朱兆时，洛阳城里新上任的孝武帝元脩正忙着杀“前任”。

史书记载，这位新天子与众不同，“遍体鳞纹，颇好武事”。他出生时浑身上下有鱼鳞纹，从小便喜欢舞枪弄棒，注定不是一个善茬，不愿意做个傀儡皇帝。

元脩四月份上台，只过了一个月，便迫不及待地杀掉了前任节闵帝元恭，这位废帝在被幽禁的崇训寺中曾写诗一首：“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元脩听说后觉得他始终是个隐忧，派遣心腹逼令元恭服毒自尽，之后下诏大办丧事，用隆重的葬礼埋葬了元恭。不久后又杀了另外两个“前任”元朗和元晔，曾经当过皇帝的三位王爷，悉数被干掉。

“正选”不放过，“替补”也绝不饶恕，他的叔叔汝南王元悦，曾经被高欢列进了天子替补名单，元脩也下诏杀了他，理由是“位属逼迫”，意思是将来对自己的皇位有威胁。

不甘心做摆设的元脩，下一个目标指向了自己的岳父——高欢。

元脩有这个胆子，除了年轻气盛，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外，还有几个铁杆支持者给他打气，主要包括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毗，中军大将军王思政和侍中斛斯椿。

斛斯椿是个骑墙派，本来觉得自己在清除尔朱氏过程中立下了头功，理应获得巨额回报，但高欢并没有完全满足他，让他颇感失落，便主动加入了孝武帝元脩的小圈子，为清除高欢出谋划策。

元脩对斛斯椿很信任，他让斛斯椿招募勇士，充实自己禁卫军的力量，从而一下子增加了数百名武官，而且都是从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两人还经常以打猎为名，进行密谋，他们共同认为单靠禁卫军远远不够，要想成事必须依赖外援。

他们选中的外援是贺拔岳、贺拔胜兄弟。

贺拔岳此时占据关中，他和高欢素有过节，当年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失败后，正是贺拔岳力主要杀掉高欢的，从那时起两人关系就很不好。高欢进入洛阳后，曾经让孝武帝元脩下诏，征召贺拔岳入朝，调任冀州刺史，实际上是想借此调虎离山，贺拔岳没有上钩，找了个借口予以拒

绝，这让两人的关系更趋紧张。而贺拔胜盘踞在荆州，他和斛斯椿是铁哥们，关键时刻也能帮得上忙。

除了贺拔兄弟，孝武帝元脩还想起一个人，此人是高欢的死党——高乾。

高乾在信都起兵的时候正赶上父亲去世，由于当时军情紧急高乾没有来得及为父亲服丧。等元脩即位后，高乾便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以便为父亲守孝。元脩于是下诏免去高乾的侍中职务，但依旧让他担任司空。高乾虽然要求解除职务，但没想到元脩会立即批准，因此在家里常常怏怏不乐。

元脩希望高乾能够为自己所用，有次酒宴后，他将高乾单独留下，忽然提出要与高乾结为兄弟，共立誓约。这搞得高乾毫无思想准备，只能当场表示："以身许国，不敢有二心。"

高乾回去后越琢磨越不对味，又听说元脩增加了不少禁卫军，而且还和贺拔岳联系频繁，觉得他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阴谋，他派人向高欢反映情况。高欢把他召到晋阳面谈，高乾劝说高欢早日篡位称帝，但高欢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故意装出很惊恐的样子，对高乾的提议予以坚决拒绝。

高乾回到洛阳，心里感到很沉重，一边是当朝天子，一边是权臣加死党，他清楚自己夹在中间，如果拿捏不好关系，可能会死得很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悄悄给高欢传信，希望能够外调到徐州当刺史，对于老朋友请托的事，高欢非常上心，很快任命便下来了。

这让孝武帝元脩有些坐不住了，他听说高乾向高欢告密，非常生气，决定先发制人，于是给高欢写了一封信，内容言简意赅："高乾与朕私有盟约，今乃反复两端。"

高欢看到此信，又惊又气，高乾来晋阳和自己说了不少，但独独没提和元脩结盟的事情，高欢顿时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他非常信任这个老友，但没想到高乾脚踩两只船。同时他怀疑这是元脩的离间之计，索性将计就计，将高乾给自己的信原封不动地送给了元脩。

元脩立即把高乾召来，质问于他。人赃俱在，高乾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叹息道："陛下自己有企图，反而说我反复无常，把罪责推在我的身上，哪里有活命的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功大身危，自古如此，死就死了，我无愧于孝庄皇帝。"

高乾临死之前神色不变，武卫将军元整佩服高乾是条汉子，对他说："你有书信要交给家里人吗？"高乾回答说："我们兄弟分开后各在不同的地方，今天的事情料想到没有好的结果，我的儿子很小，什么都不懂，大概也会倾巢破卵，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元脩赐死了高乾，他死时仅仅三十七岁，成了元脩和高欢相斗的政治牺牲品。

孝武帝元脩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想乘机清除高家势力，他密令徐州刺史潘绍业杀掉高乾的弟弟猛将高敖曹，没料到高敖曹提前得到风声，他在中途设下埋伏，生擒了潘绍业，然后带着属下到晋阳投奔了高欢。

又该高欢的哭戏登场了！

他见到高敖曹抱头痛哭，感觉比死了亲人还伤心，边哭边大声说道："天子枉杀高司空！"高敖曹哪里知道眼前的这个"泪人"，竟是哥哥被害的幕后凶手。只觉得高欢实在够意思，自己的哥哥能结识到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

高欢借元脩之手除掉高乾，又让高敖曹对自己肝脑涂地，更为关键的是在他与元脩的争斗中，河北大族从此都站到他这边，这种闪展腾挪的权谋被他玩得炉火纯青。

在高欢看来，孝武帝元脩羽翼未丰尚不足虑，倒是有军权有地盘的贺拔岳使人头疼，虽然两人素来不和，但名义上都是北魏的臣子，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高欢在晋阳设立大丞相府时，贺拔岳派属下冯景去道贺，高欢听说贺拔岳的使者来了，非常开心，好酒好菜招待，还让冯景替代贺拔岳与自己歃血为盟，约定结为兄弟。

冯景没有为高规格接待所打动，回去后，他对贺拔岳说："高欢这个

人奸诈有余，真诚不足，不可信任。”

没过多久，贺拔岳另外一个属下宇文泰，主动要求出使晋阳，去看看高欢这个人到底如何。高欢见到宇文泰，觉得他仪表不同寻常，不由说道：“此儿视瞻非常”，他想让宇文泰留下来为自己所用，但宇文泰坚决要求回去复命。

高欢无奈只好放行，但宇文泰走后，他又感觉到不对劲儿，马上派人去追。宇文泰早已预想到高欢可能来这一手，一路上快马加鞭，高欢派出的人一直追到潼关也没有追上。

高欢此时还不知，这个“视瞻非常”的年轻人，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劲敌，一生的苦主和冤家。

九　孝武帝西逃

宇文泰何许人也？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

宇文泰，字黑獭，出生于六镇中的武川镇。他的父亲叫作宇文肱，共生有四个儿子，宇文泰是老幺。

六镇起义后，宇文一家先是参加了鲜于修礼的叛军，但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父亲以及大哥、二哥均战死，剩下的宇文泰和三哥宇文洛生留在葛荣军中，后来葛荣被灭，他们成了尔朱荣的俘虏。由于宇文洛生在流民中有一定影响力，尔朱荣下令将其杀掉。本来还想接着杀掉宇文泰，但在生死关头，宇文泰慷慨陈词，凭借出色的口才，居然感动了杀人如麻的尔朱荣，他最终逃过一劫。

宇文泰父子五人从此只剩他一个独苗，以后是生是死，是平庸还是伟大，完全要靠他自己努力了。

所幸他遇到了贵人贺拔岳，贺拔岳也是武川人，和他的父亲宇文肱是故交，看到他孤苦一人，便将宇文泰收到自己麾下。宇文泰没让他失望，很快便显露出出众的才干，在平定叛乱中表现亮眼，很快便得到贺拔岳的绝对信任，重要的决策都会征询他的意见。

孝武帝元脩即位后，封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相当于西北军区总司令，这意味着贺拔岳掌握了关西地区的军政大权，而宇文泰则成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加散骑常侍，正式成为贺拔岳的第一副手。

宇文泰从晋阳回到长安后，结合这次所见所闻，给贺拔岳分析了形势："高欢这个人绝不甘心为人臣，他之所以没有篡夺皇位，在于忌惮你们兄弟二人，现在西北地区费也头部有善于射箭的骑兵一万余人，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有三千精锐，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刺史曹泥、河西流民头领纥豆陵伊利等人也有不少部众，这些人各怀心思，不知道归附哪边，如今大人领军前往陇地，扼其要害，显示兵威，就可以降服他们以壮大我们的实力，然后再还军长安，抗拒高欢，辅佐魏室，这不就是当年齐桓公、晋文公安抚周室，威震天下的翻版吗？"

贺拔岳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宏大的构想，在他看来，这丝毫不亚于当年的"隆中对"，宇文泰就是孔明再世，诸葛重生。

他对宇文泰的建议全盘吸收，同时派宇文泰秘密前往洛阳去见孝武帝元脩，当面汇报了他们的计划。已经决心和高欢撕破脸皮的元脩听后大喜，加封宇文泰为武卫将军，贺拔岳为都督雍州、华州等二十州诸军事，大都督。为了表示对贺拔岳的绝对信任，元脩还割破自己心口前的皮肉，取出鲜血，派遣使者赐送给贺拔岳。

贺拔岳按照宇文泰确定的"大棒政策"，挥师西进，效果很不错，斛拔弥俄突等纷纷归顺，只有灵州刺史曹泥不买账。

灵州的战略位置很重要，而在灵州和长安之间是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这也是当年赫连勃勃建夏国都城统万城的地方，如果能控制夏州，曹泥便不敢轻举妄动，同时还可以防范高欢的进攻，所以镇守夏州的人选必须忠诚可靠有能力，贺拔岳最终选择了宇文泰。

高欢眼见贺拔岳实力不断增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一直琢磨着如何才能消除这个威胁，正在犯难之际，手下翟嵩表示愿意去离间贺拔岳和西北另一个巨头侯莫陈悦的关系，让他们自相残杀。

翟嵩并非吹牛，虽然侯莫陈悦和贺拔岳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

他还是凭借出色的口才，把侯莫陈悦给说服了，答应找个机会除掉贺拔岳。

贺拔岳决心拔掉曹泥这个眼中钉，他派赵贵去夏州，让宇文泰与其一起出兵，但没想到，宇文泰拒绝了，理由是："曹泥屯聚孤城，路途遥远，不足为患，而侯莫陈悦为人贪婪，不讲信义，才是心腹之患，应该先除掉侯莫陈悦。"

宇文泰的态度让贺拔岳很生气，他觉得宇文泰不愿出兵也就罢了，还公然挑拨他和侯莫陈悦的战友情谊，不由开始怀疑宇文泰，觉得他居心叵测。

宇文泰不来，贺拔岳转而请侯莫陈悦出兵，这正是侯莫陈悦求之不得的，他欣然接受邀请，使得贺拔岳颇为感动，两军在河曲（今宁夏青铜峡市）会师后，侯莫陈悦开始实施谋划已久的阴谋。

他请贺拔岳来营中商议，中间谎称肚子疼离开了现场，他的女婿元洪景趁贺拔岳不备，一刀将其脑袋砍下。

如果侯莫陈悦此时能够对贺拔岳的部下恩威并用的话，那么应该可以把他们全部收到自己帐下。但是侯莫陈悦此人胸无大志，注定干不了什么大事，他心里犹豫不决，而且害怕贺拔岳部队里会有人找自己拼命，所以不敢收服招纳贺拔岳的部下。

于是贺拔岳的武川军在赵贵和另一个大将寇洛带领下回到了平凉大营。"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寇洛成为新主帅的第一人选，因为他最为年长，但寇洛有自知之明，他清楚没有金刚钻就千万别揽瓷器活，否则不光自己要倒霉，还会连累大家一起完蛋，所以他坚决不当这个头。赵贵提议推举宇文泰为新主，但另一员大将李虎不同意，这位李虎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他中意的人选是贺拔岳的哥哥，占据荆州的贺拔胜。他瞒着赵贵已经偷偷派人赶往荆州去请贺拔胜，赵贵得知后，赶紧派人去夏州请宇文泰。

还有一个人惦记着贺拔岳的武川军，那便是高欢，他听闻贺拔岳遇刺身亡后，派手下大将侯景带人前往平凉，也想浑水摸鱼。

宇文泰见过赵贵派的使者后，立即召集手下亲信开会商议，大家对是否前往平凉意见并不统一，主要担心侯莫陈悦实力强大，害怕有去无回。宇文泰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侯莫陈悦杀掉元帅，就应该乘势占领平凉，但他却退到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西北），可以断定此人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不抓紧去，恐怕人心就会散了。"

于是他立即带着兵马赶赴平凉，很巧的是他在路上碰到了侯景，他对侯景说："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这话说得很霸气，侯景带的人马比宇文泰少得多，听到此言大惊失色，打消了西去的念头，遂率军返回。

再说李虎，跑到了荆州劝说贺拔胜前往关中，接管他弟弟的军队。但贺拔胜对此兴趣不大，只派手下将军独孤信前去，当独孤信到达平凉时，黄花菜早已凉了，宇文泰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势。

元脩同样想着贺拔岳的队伍，他听到贺拔岳的死讯后也派遣元毗去"慰问"贺拔岳的军队，想把他们都召回洛阳，同时宣召侯莫陈悦一起进京。但同样来晚了，元毗到了平凉后，贺拔岳的部队已经拥戴宇文泰做了首领，侯莫陈悦也已经归附了高欢，因此没人愿意接受元脩的宣召，元毗白跑了一趟。

宇文泰接管了贺拔岳部指挥权后，向众将陈说利害，巡视各营寨，稳定了军心。然后，他干了两件事情，一是积极备战，准备讨伐侯莫陈悦。二是向孝武帝元脩表示效忠，孝武帝下诏封宇文泰为大都督，统领贺拔岳所部人马，算是正式认可了宇文泰作为贺拔岳接班人的地位。

宇文泰得到正式任命后，立即出兵侯莫陈悦，连战连捷。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刻侯莫陈悦手下猛将李弼投降了宇文泰，这位李弼是后来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的祖父，他曾劝侯莫陈悦道："贺拔公无罪而你杀害了他，又没有安抚收纳他的部属，现在他们奉宇文泰为主将，领兵前来声言要为他们的主公报仇，看他们的势头是无法抵挡的。你应该放下武器向他们谢罪，不然的话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侯莫陈悦不听，拒绝放下武器，他只好自己交枪了。这下搞得侯莫陈悦四处逃窜，最后无路可走，和尔朱兆一样自挂东南枝，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从此，宇文泰成为关中地区的“一哥”。

孝武帝元脩此时也在摩拳擦掌。天平元年（534年）五月，元脩下诏说准备讨伐南梁，征调周边的兵马，在洛阳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仪式，看到列阵整齐、旌旗蔽日的军队，元脩心里的底气更足了，他觉得是时候和高欢摊牌了。

不过高欢实力摆在那里，还是不能硬着来，为了出奇制胜，元脩想了个好主意，他给高欢下了道密诏，说自己征召部队，不是讨伐南梁，而是要攻打宇文泰和贺拔胜。

元脩太高估自己的智商了。

高欢何等聪明，他心里知道元脩大张旗鼓征召军队，唯一的目标就是自己。但元脩既然在诏书里这样说，他决定将计就计，回信说“贺拔胜和宇文泰确实将实施叛逆，臣现在已经暗中带领三万兵马从河东渡河，又派遣库狄干统领四万兵马从来违津（内蒙古包头至山西河曲间）渡河，娄昭统领五万兵马讨伐荆州，尉景统领七万步兵、五万骑兵讨伐江东地区。他们都已率领自己的部属准备恭敬地聆听皇上的吩咐。”

元脩一看高欢这架势是要派兵包围自己，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招数多么愚蠢。紧接着高欢又来一封奏章，说：“陛下受到一群奸诈小人的挑拨离间，这才一时对我产生了怀疑。臣忠心不二，要是胆敢辜负陛下，就让上天将灾难降临到臣的身上，让臣断子绝孙。陛下如果相信臣的赤胆忠心，免动干戈，臣只希望陛下能考虑把奸臣从身边赶出去。”这是逼着元脩杀自己人，他当然不会干。

既然如此，只能彻底撕破脸皮了，元脩让朝中第一笔杆子温子升以自己的名义给高欢写了一封信。这位温大笔杆子正是当年替孝庄帝起草诛杀尔朱荣的大赦令的那位。这次他惶恐不安，不愿下笔，元脩拔出佩剑，厉声斥责，温子升被逼无奈只好从命。

但头牌就是头牌，温子升将这封信写得精彩到位，其中写道：“高王如谨守忠诚，不怀贰心，安然居于北方，此处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取之心。高王如听信邪说，背弃信义，举旗南下，这里纵无匹马单轮，犹

欲奋举空拳而以死相争。”就是说，如果高欢维持现状，即使自己有百万之众，也会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高欢发兵南下，自己即使连一匹马、一辆车都没有，赤手空拳也要拼个你死我活。

元脩的信慷慨激昂，过足了嘴瘾，但却也将自己架在了刀上，从此他和高欢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嘴上很硬气，但孝武帝元脩心里却没有一点底。还没开打，便寻思要先找个后路。王思政建议如果战而不胜，就应向西投奔宇文泰。大臣裴侠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宇文泰为三军信服，位处关中形胜之地，已经大权在握，怎能轻易让权于人？投靠宇文泰，无异于避汤而入火。”

后来的事实证明，裴侠是个明白人。

元脩想来想去，也没有太好的选择，认为可以把宇文泰作为第一替补。他下诏加封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并且答应将自己的妹妹冯翊长公主许给他，极尽笼络之意。

只是留给元脩的时间不多了，高欢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大军奔洛阳而来。

元脩不敢怠慢，一方面向宇文泰和贺拔胜求援，让他们率军来勤王。另一方面自己亲率十多万人驻守河桥，守住黄河渡口，意图利用天险阻挡高欢的前进步伐。

斛斯椿请求元脩同意自己率军北渡黄河，趁高欢立足未稳发动突然袭击，元脩开始觉得此计不错，但黄门侍郎杨宽进言说：“紧急关头把兵权给别人，是件极为危险的事情，万一斛斯椿偷袭成功，灭掉高欢后恐怕他又要成为另一个高欢啊。”危难之际，杨宽居然提出这样奇葩的建议。更为奇葩的是元脩居然听进去了，于是拒绝了斛斯椿的请求，搞得斛斯椿很是郁闷，不由叹息道：“现在皇上相信他身边的人的离间之言，不采用我的计谋，这是天意呀！”此时斛斯椿终于尝到了被离间的滋味，想当初他离间起元脩和高欢的关系比这还起劲。

不想主动出击，就只能被动防御，孝武帝元脩布下一字长蛇阵，将兵力分散到黄河沿岸，长达数百里，这样一来，高欢只需集中兵力，一

点突破，全线便会溃败。

宇文泰早已料到了结局，他听说元脩的部署后，对身边左右说："高欢数日之内狂奔八九百里，是兵家大忌，应该以逸待劳乘势攻击，现在元脩却将兵力散布于河岸，黄河有万里之远，防守起来十分困难，一旦一处被突破，则大事去矣。"

果然如宇文泰所料，奉命镇守滑台长寿津渡口的贾显智，一看形势不对，不愿再做炮灰，率军放下武器投降，高欢大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渡过黄河。

此时元脩只有逃跑一条路可选。

他带着南阳王元宝炬、斛斯椿等宗亲近臣，按照原计划踏上了西去的逃亡之路。这些王公贵族平日里作威作福，根本受不了奔波之苦，一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包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等，他们都跑回洛阳投奔了高欢。反倒是武卫将军独孤信从洛阳跑来追随，给了心情沮丧的元脩难得的安慰，不由叹息道："将军抛弃老母妻子而来，'世乱识忠臣'，这句话岂是一句空话！"

高欢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追击令"，美其名曰"请孝武帝回来"，不过，跑的终究还是比追的快，元脩等人忍饥挨饿，日夜兼程终于顺利进入了宇文泰的地盘。

宇文泰派赵贵、梁御率领两千名士兵前去恭迎元脩。元脩沿着黄河向西而行，他对梁御说："这条河的水向东流，而朕却往西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返洛阳，亲自到皇陵宗庙祭祀，那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呀！"说着元脩和他身旁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现在该高欢犯难了，虽然进了京城，但皇帝却跑了，而且还跑到了宇文泰那里，今后宇文泰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将会在道义上处于下风。

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方法只有一个——另立皇帝。

但是如果直接拥立新君，好像有点太过于简单粗暴，毕竟元脩并没

有死，高欢决定“先请后立”，就是先请孝武帝元脩回来。当然他知道元脩打死也不会回来，他也压根儿没想让元脩回来，这只是装装样子，但这个样子必须装，而且还要装得像。

他亲自带人到了恒农（今河南灵宝市），奏请孝武帝回洛阳，同时不停给元脩上表，态度极为恳切，真心希望皇帝能回来。高欢表示只要孝武帝愿意回来，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一如高欢所料，他上表四十多道，却没有得到长安方面一句回复。

仁至义尽，这场“请归”大戏到这里可以打住了。

高欢按照既定的计划，准备选立新的皇帝。他最早看中的是跑回洛阳投诚的清河王元亶，但这位王爷却有些不靠谱，或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上任便摆出一副要当皇帝的样子，每次出入像皇帝那样先要进行“交通管制”，这让高欢颇为生厌。同时元亶的年龄偏大，高欢担心如果再拥立长君，可能会像元脩一样不知感恩图报。于是，永熙三年（534年）十月，立元亶只有十一岁的儿子元善见为帝，史称孝静帝，东魏正式建立。元亶没当上皇帝，却成了皇帝的老爸。

十　香陨元明月

高欢换掉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情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迁都。

他认为洛阳城距离宇文泰太近，南边又紧挨南梁，很不安全，要求迁都到邺城。这道命令下得很急，令四十万户居民三日内动身，史书对这次大规模迁都过程没有详细的记录，想必又是一幅凄惨的流民图。

太和十七年（493年），元宏把都城从北边的平城迁到洛阳，四十年后，洛阳城完成了它作为北魏国都的使命。

高欢并没有去新都邺城，而是回到了老巢晋阳。他让自己的四个亲信——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侍中孙腾、高岳，留在邺城掌控朝政，史称“四贵”。

就在高欢忙着迁都的时候，好不容易跑到宇文泰那里的孝武帝元脩却如坐针毡，本来以为今后可以过上好日子，但谁曾想到，刚出狼窝又

入虎口，宇文泰将他看得紧紧的，朝中大小事情都由宇文泰说了算，在元脩看来，长安的生活还不如洛阳自在。

事实证明，元脩小看了宇文泰，他是一个比高欢更狠的角色。不过话说回来，宇文泰对元脩严加防范，其实也容易理解。元脩的到来对宇文泰来讲是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借皇帝声威扩大自己的势力，用不好则自己可能身首异处。

在宇文泰看来，元脩注定不想成为一个傀儡，如果甘心被摆布的话，他也不会和高欢闹翻，跑到自己的地盘上，更何况元脩身边还有王思政、独孤信、杨忠等能征善战的猛将。而自己几个月前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灵州刺史，虽然现在掌控了朝局，但根基还不牢固，如果元脩和自己发生冲突，笑到最后的不一定是自己，所以要想方设法限制住元脩一伙。

元脩的不满情绪，宇文泰早已感受到，他想着找个机会给“落跑皇帝”一点颜色看看，好让他找准自己的定位。于是将打击对象指向了平原公主元明月。这位元明月名义上是公主，实际上是孝武帝元脩最宠爱的妃子。

这是什么情况呢？元脩的皇后是高欢的女儿，但显然这是一桩政治婚姻，他并不喜欢这位高皇后，反而和自己三个堂姐妹天天混在一起，分别是平原公主元明月、清河王元亶的妹妹安德公主，还有一个叫作铁蒺藜的公主，其中元明月最为得宠。

元明月是京兆王元愉的遗腹女儿，当年元愉起兵造反失败后被杀，元明月的母亲杨氏生下她后被处死。元明月一出生便孤苦伶仃，后来父母得到平反，生活才好转起来。她嫁的第一个丈夫早亡，成为单身的她被高欢的部下封隆之和孙腾同时看上，元明月本来心仪封隆之，但孙腾由爱生恨，设计赶走了封隆之。

新即位的孝武帝元脩也看上了自己的堂姐，后来两人好上了，然而这种不伦之恋难免让人指指点点，有次元脩在宫中举行宴会，让宫女们咏诗，有人故意咏南朝鲍照的诗：朱门九重门九闺，愿逐明月入君怀。将这段隐讳的禁忌之恋揭露出来，暗藏讥讽之意。

元脩逃离洛阳城，跑得很匆忙，只带了元明月。宇文泰十分反感他们这种有违伦理的行为，下令处死元明月，以使皇帝不再背上乱伦的罪名，诸王都没有反对意见，一生苦命的元明月就此香消玉殒。

元明月的死让元脩悲愤异常，大权旁落也就罢了，如今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于是，他不时在宫中弯弓搭箭，或者用刀砍击桌案，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宇文泰知道后，觉得留着元脩始终是个祸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派人用一杯毒酒将他送上了西天。元脩死的时候，仅仅二十五岁，此时，距离他从洛阳逃到长安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位北魏末代皇帝一上台便大开杀戒，诛杀了几位前任皇帝，然后一味逞强，自我膨胀，盲目自负，只可惜志大才疏，到最后不仅使得北魏分裂，自己也被毒杀，而且十年以后才被下葬，元脩如此悲惨的结局，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意思，如果来生他还能成为皇帝，想必会换一种活法。

元脩死了，宇文泰面临着立谁为帝的问题，群臣们看清了形势，建议立广平王元赞，这位王爷当时只有十岁左右，在大家看来，权臣+儿皇帝是标配，应该最符合宇文泰的心思，但出人意料的是，宇文泰却听取了濮阳王元顺的建议，选择了已经二十九岁的南阳王元宝炬，他的父亲是当年的京兆王元愉，换句话说，他是被杀的元明月的亲哥哥。

大统元年（535年）正月初一，元宝炬登上皇位，拉开了西魏王朝的帷幕。

两个皇帝，两位枭雄，一场争夺北方老大的对决看上去已经不可避免。

不过，令人有些意外的是，两边起初相安无事。在这段时间内，宇文泰有个重大收获，他发现了一个杰出的人才——苏绰。

苏绰是武功人（今陕西武功县），据史书记载“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他最初的官职是行台郎中，应该是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宇文泰能发现苏绰，背后有个有意思的故事，宇文泰经常找尚书仆射周

惠达议事，这位周仆射遇到疑难复杂的问题，总是找借口溜出去，请教苏绰后再回来复命。一次两次还可以，经常这样搞，宇文泰便心生怀疑，有次他实在忍不住问：“谁与卿为此议者？”周惠达如实回答说都是苏绰的主意，宇文泰便提拔苏绰为著作佐郎。

有次宇文泰和大臣们前往昆明池观捕鱼，途经西汉的仓池遗址，就是当年王莽被杀的地方，宇文泰问左右，但没有人知道这个遗迹的来历，左右都说苏绰博学，应该问他。宇文泰将苏绰召来，他果然不负众望，说得一清二楚。宇文泰很高兴，又引申问历朝历代兴亡之事，苏绰更是对答如流。

宇文泰觉得听得不过瘾，索性连捕鱼都不赏了，带着苏绰回到宫中，听他讲治国理政之术，开始时宇文泰躺在床上听，后来越听越兴奋，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不觉中两人竟然谈了一夜。

苏绰到底说了什么，搞得宇文泰居然一夜未眠，史书中没有记载。但苏绰用他的学识和才华彻底征服了宇文泰，他第二天对周惠达说：“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随后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内政方面大小事情都由苏绰处置。

宇文泰任用贤能，聚焦内政，使得国力蒸蒸日上。不过与东魏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不怪宇文泰不努力，因为西魏先天就不足。

从地缘上来讲，西魏地盘下，除了关中外大多是欠发达地区，到处是贫困县，东魏则占据了富庶的中原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从人口、耕地、马匹、盐铁等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东魏更是全面性压倒西魏，单就人口来讲，东魏有二百七十万户，而西魏只有六十万户，双方相差四倍之多，这意味着一旦开战，东魏的动员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都远胜于西魏。从军队数量和质量上看，宇文泰接收的贺拔岳部队只是六镇起义军的偏师，人数也只有三万人，和高欢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所以宇文泰能做的只有防御，一到冬天，西魏军士便开始忙乱起来，他们跑到黄河上凿破冰面，生怕东魏军队趁黄河上冻渡河进攻，他们愣是把黄河搞成一条“不冻河”。

高欢对此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手里抓着一副好牌，但什么时候出牌，需要等待最佳时机，很快他所期待的机会便出现了。

十一　兵骄者必败

大统二年（536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旱，算得上是百年一遇的饥荒，西魏军民食不果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高欢觉得时机成熟，出兵攻击西魏。他令手下猛将高敖曹攻击上洛（今陕西商州），让另一员虎将窦泰攻击潼关。

由此，拉开了东西魏旷日持久的五次大战中的首战的序幕。

转过年正月，高欢亲自出马，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架起了三座浮桥，做出准备渡河的样子。

东魏军队要么不来，一来就是三路，这仗该怎么打呢？宇文泰召集众将领来商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个准主意。宇文泰认为高欢在蒲坂造桥，故意把声势搞得很大，实际上是为了吸引注意力，牵扯西魏军主力，真正的主攻方向是窦泰这一路，所以应集中兵力先收拾窦泰。

宇文泰把自己的想法和众将说后，顿时炸了锅，大家认为宇文泰的分析听上去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关键是这个险冒得过大，高欢就在眼前，如果主力舍近求远去打窦泰，万一高欢乘机渡河进攻，后果会是什么，不说都懂的。所以，众将除了沉默，便是摇头。

宇文泰为了打消众人顾虑，深入分析道："以前敌军两次攻打潼关，我们都采取守势，这次窦泰率大军而来，还以为我们会死守，定会有轻敌之心，我军举主力主动出击，一定会成功，而高欢现在还在架桥，估计还需一些时间，只要五天工夫，就可以解决窦泰，所以不必过于忧虑。"

众将心里的石头并没有因宇文泰的解释而落地，只有他的侄子宇文深觉得自己叔父的战术高超。平日里宇文泰很看重宇文深，称赞他为"君即吾家陈平也"。

宇文深进一步完善了作战方案，他对宇文泰说："窦泰是高欢手下的

猛将，我军若攻击蒲坂，窦泰必然来救，我军两面受敌，形势很危险。不如挑选精锐部队偷偷从潼关旁边的小关出击，窦泰一定会来攻，而高欢持重，不会马上援救。我们全力攻打窦泰，必可将其擒获。窦泰被擒，高欢士气大跌，我们回师再攻高欢，应该可以大获全胜。”

兵贵神速，说干就干！

一切都按宇文泰、宇文深这对叔侄的预想进行，西魏主力向东突进到小关，窦泰猝不及防，阵势还没有布好，宇文泰大军便杀过来，结果全军覆灭，窦泰自杀成仁。

噩耗传来，高欢几近晕倒。一夜之间，一员猛将和几万精锐灰飞烟灭，这仗没法打下去了。于是，他下令拆毁还没有完全建好的浮桥，向晋阳撤退。

宇文泰不肯轻易放过高欢，他率军乘胜追击，高欢令猛将薛孤延断后，这位猛将属于“拼命三郎”类型，他一天之间居然连续砍坏了十五把战刀，这才保得东魏主力全身而退。

南边的高敖曹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攻陷了上洛，然后直指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就在节节取胜的时候，高敖曹接到了高欢的命令，让他赶紧撤退，免得孤军深入被西魏军队合围，高敖曹只得率军而返。

东魏西魏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小关之战，以东魏的失败告终。

高欢一把好牌打成这样，很生气也很不甘心，但回到晋阳后当务之急不是复仇，而是抓紧解决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由来已久的鲜卑人和汉人的紧张关系。

紧张到什么程度？有次鲜卑族大臣刘贵和汉将高敖曹一起议事，下面人报告说在治理黄河的工地上发生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死了很多汉族民工。刘贵听后说：“只值一个钱的汉人，死就死吧。”高敖曹听了大怒，二话不说，拔出刀要砍刘贵，刘贵见势不妙，匆忙逃走。高敖曹并不罢休，回到军营集结队伍，准备攻打刘贵的营寨，侯景等人劝说了半天，才没有发兵。

高欢心里清楚长此下去，不仅无法报小关惨败之仇，内部恐怕会先乱起来。当下他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找平衡。

他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耕作，女人织衣，才让你们温饱无忧，为什么要欺凌他们呢？”扭过脸来，他又对汉人们说：“鲜卑人是你们雇佣的军人，虽然用了你们的粮食和布帛，但他们在战场不惜生命杀敌，力保你们平安，为什么恨他们呢？”

总之一句话，谁都离不开谁，一定要团结一致向前看。

有一次，行台郎中汉人杜弼请求高欢清除内贼，高欢问他所谓的“内贼”是指什么人？杜弼说是一些贪赃枉法的鲜卑贵族。高欢没有与他争辩，而是让军士们全副武装，列成两队，有的搭上了箭，有的故作砍人状，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高欢带着杜弼到阵中转了一圈，杜弼是个白面书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浑身哆嗦，冷汗直流。

高欢见到杜弼的怂样，对他说：“只是搭箭不射，举刀不砍，你就被吓得失魂落魄，诸位鲜卑将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九死一生，虽然有些贪污行为，但与他们的军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杜弼听完，跪地顿首，不停谢罪，再也不说鲜卑贵族的坏话了。

高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左右逢源，总算没有让鲜卑人和汉人撕破脸皮。安定了后院，他又把矛头指向了宇文泰。

天平四年（537年）九月，高欢再次出兵，要报上次小关战败之仇。

这次算得上兴师动众，而且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分兵几路，而是由高欢统一率领二十万大军从晋阳出发，准备从蒲津渡（今山西永济）渡过黄河，直取长安。

此时宇文泰并不在长安，而是在恒农，他为啥离开关中跑到这里呢，还是上次那个原因——“饿”。关中的灾荒并没有因小关之战的胜利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被逼无奈的宇文泰只好外出找食，从长安出发攻克东魏的粮仓恒农。

在恒农放开肚皮吃了五十多天饱饭后，听说高欢再次出兵，宇文泰急匆匆地回到关中，部署迎敌之策。宇文泰前脚刚走，高敖曹便带兵赶到了恒农城。

在渡河之前，高欢找来众将商讨作战计划，谋士薛琡劝高欢不用渡河，他说："西魏连年饥荒，所以这次冒死来到恒农，想要获取仓库中的粮食。现在高敖曹已经包围了恒农，粮食无法再运出去，所以我们只要在各条道路上布置兵力，不出半年，西魏军民大部分会饿死，这样一来我们还愁元宝炬、宇文泰不投降吗？希望大王不要下令渡黄河。"但高欢没有听进去。

大将侯景进言说："我军这次攻击，一下来了二十多万人，万一战事不顺，极易造成混乱，不如把大军一分为二，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追击，以扩大战果。前军若败，后军可以接应，作为预备队顶上，这样才可万无一失。"高欢还是没有听进去。

宇文泰同时也在召开军事会议，形势对西魏极为不利，双方的兵力相差悬殊，宇文泰满打满算只有一万多人，和高欢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众将的意见是不能以卵击石，高欢此次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不如避其锋芒，暂时退却，找机会再行出击。

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他表示如果丢了长安，势必引起极大恐慌，既然要打，早打比晚打强，趁高欢立足未稳，全力出击才有胜算。

他下令在渭河建造浮桥，全军将士带三天干粮北渡，将辎重都留在渭河南岸，又来了一次破釜沉舟。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天平四年）十月初一，宇文泰率军来到了沙苑，东西魏第二场大战——"沙苑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沙苑是洛水与渭水间一大片沙草地，《水经注》称："洛水东经沙阜北，其阜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由于处于洛水和渭水之间，河道经常变化，因此这里沙地多，沼泽多，芦苇也多。

宇文泰驻军的地方离东魏军队只有六十里，不少将领对此有些担心，但有一位非但没有惶恐的情绪，反而向宇文泰道贺，这个人又是宇

文深。

宇文泰很奇怪，问他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宇文深说：“高欢安抚河北，很得人心。但现在他率军渡过黄河，远离后方，不是他手下的将士们所愿意的。只是高欢耻于失掉窦泰，刚愎自用，意图报上次战败之仇，这就是所说的愤怒之兵，一战即可擒获，为什么不值得庆贺呢？”

不太清楚宇文深的自信从何而来，但在关键时刻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为了摸清敌情，宇文泰派将领达奚武去侦察敌营，他带着三个骑兵，化装成东魏兵士，偷听到营中口令，伪装成查夜的军官，大摇大摆到各个营中查看，将高欢大营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高欢率军奔沙苑而来，宇文泰和众将商议迎敌之策，大将李弼建议当前敌众我寡，不能在平地打消耗战，而应在十里之外渭曲设伏，这是一片沼泽地，长满了芦苇。宇文泰觉得此计甚好，他带着主力在芦苇地设伏，令李弼率军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侧，以鼓为号，听到鼓声一起杀出。

宇文泰刚刚埋伏完毕，高欢便率军到了渭曲，他几乎没怎么看到西魏士兵，怀疑宇文泰将主力埋伏于芦苇荡中，手下斛律羌举建议说：“西魏军此番定要与我们决战，不可轻敌。渭曲芦苇丛生，地面泥泞，有力也使不出，不如留支队伍在这里相持，派兵直取长安，宇文黑獭失去了老巢，斗志全无，便可手到擒来。”

这个建议很高明，宇文泰倾巢出动，如果高欢派一部分兵力西进长安，实际上是断了宇文泰的后路。面对东魏大军，宇文泰很难抽兵去救长安。如果长安失陷，西魏军心定会大乱，战局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过上次小关之战，高欢吃了分兵的苦头，一听要分兵连连摇头。面对芦苇荡，他想到的是火攻，高欢对左右将领说：“芦苇长得很茂盛，放火怎么样？”这种战法因地制宜也不错，但此时站出两人表示反对，一个是平日里足智多谋的侯景，他的理由是：“应当生擒宇文泰，给关中百姓展示一下，如果把他烧死了，定会面目全非，没有人会相信他真正死

了。”另一位是大老粗彭乐，他说：“我们一百人抓他们一个人，根本不用担心，赶紧发令进攻吧。”

高欢被手下的这种乐观气氛所感染，他放弃了火攻的想法，决定正面突击。

这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团，如果说彭乐有勇无谋，说出这样的话在情理之中，但侯景却是有名的智将，他讲出这样的浅薄之语，不由不使人怀疑。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侯景根本不甘心只做高欢的手下，有想独立门户的野心，但如果宇文泰死了，高欢便会一家独大，自己也可能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必须要留着宇文泰，不能赶尽杀绝。当然这都属于猜测，但如果这种嫌疑成立，说明侯景的心机远在高欢之上。

东魏军看到西魏兵少，争先恐后杀向芦苇荡，唯恐功劳被别人抢去。但战场地形条件非常复杂，芦苇丛生，道路狭窄，泥泞不堪，人数众多的东魏兵士根本无法保持队形，还没等与西魏军接上火，自己先乱成了一团。

属于宇文泰的机会来了，他亲自擂响战鼓，西魏军队从埋伏的芦苇荡中一跃而出，杀声震天，勇不可当。

表现最为出众的是李弼的弟弟李檦，他的身材极为矮小，史书上说他不足五尺，他骑在马上就像“无人驾驶”一样，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影，只见他左突右冲，只有他能放倒敌人，而东魏军始终无法击中他，他杀伤力巨大，以至东魏军看到这个“隐形人”时，都大声呼叫：“避此小儿。”

宇文泰看到李檦如此神勇表现，不由叹服道：“胆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躯！”

战场局面越来越不利于东魏，那个刚才还口出狂言的猛将彭乐，被西魏军刺中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他用手将肠子塞进腹部后继续拼杀，虽然勇气可嘉，但却已经无法挽回全军的颓势。

高欢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就在几个时辰前，他还信心满

满，如今却沮丧到极点，他败退回营后急令收兵再战，但却无人应声，手下报告他说："众营皆空，兵士四散，无人应答。"

高欢愣住了，开始思考人生。大将斛律金见状急了，对他说形势已无法挽回，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务之急是赶紧跑路，否则就来不及了。高欢还是无动于衷，斛律金无奈用鞭子狠抽高欢的坐骑，才使得高欢离开战场。

到了黄河边，高欢等人傻了眼，风大浪急，船只根本无法靠岸。追兵将至，命悬一线。亏得手下不知从何处找来几只骆驼，高欢骑着骆驼到河中间才得以上船逃生。

高欢极为狼狈地回到邺城后，侯景对高欢说："宇文泰新近取得了胜利，难免会骄傲，现在肯定不会进行防备。我愿意率领两万精锐的骑兵去捉拿他。"高欢想挽回脸面，但又不放心侯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将侯景的话讲给妻子娄昭君听。娄昭君说："假如结果真的能够像侯景所说的那样，那他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还不是会成为第二个宇文泰。得到了宇文泰而失去侯景，能有什么好处呢？"一语惊醒梦中人，高欢认为自己夫人的话很有道理，就没有让侯景出兵。

此次沙苑大战东魏完败，其实在战场上的直接损失并不大，大约只有几千人，但架不住西魏军乘胜掩杀，一直追到黄河边，前后俘虏了七万多东魏兵，缴获铠甲武器十八万件。不久后，宇文泰派兵乘胜东进，收复了洛阳，攻占了河南大片土地。

这一战是高欢一年内吃到的第二场败仗，也是改变东西魏局势对比的关键一战。此战后，双方的军事实力不再呈一边倒的局面，东魏不能再随意进入关中，这也是高欢最后一次踏上关中大地。

这场大战在一定意义上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为当时芦苇荡里有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先祖宇文泰、杨忠、李虎。试想如果高欢纵火，这三人命丧火海，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唯一庆幸的是，历史从来没有假如。

十二　铁血双雄会

双方没有消停多久，转过年来，又接上了火。

元象元年（538年）七月，一败再败的高欢决心洗刷前耻，他任命大将侯景为南道大行台，意图重新夺回洛阳及河南地区。这次侯景很卖力，顺利攻占洛阳，把西魏大将独孤信所部包围在洛阳西北的金墉城。

侯景攻占洛阳后，下令一把火将这座繁华的都市烧成一片灰烬，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上遭遇焚毁最严重的古都，没有之一。

高欢听闻侯景进展顺利，也率军从晋阳南下，准备与侯景会合，消灭金墉城里的独孤信后向西魏发动全面反攻，重新夺回上次丢失的地盘。独孤信向长安求救，西魏朝廷觉得高欢来者不善，皇帝元宝炬令太子留守长安，他和宇文泰亲率大军救援，并令李弼、达奚武作为先锋先行出发。

侯景手下大将莫多娄贷文立功心切，不顾劝阻率军去截击西魏的先头部队，结果中了埋伏，被李弼斩于马下。侯景见势不妙，撤围金墉城，在洛阳以北摆下阵型，北据河桥，南依邙山，准备迎击宇文泰和西魏大军。

连战连捷的宇文泰，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他险些见了阎王爷。

双方混战中，宇文泰的坐骑被流矢击中，将他重重摔在地上，此时左右部下皆已溃散，东魏兵士围拢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宇文泰看到阎王爷向他招手的时候，都督李穆及时赶到，他跳下马来，急中生智用马鞭狠狠抽打地上的宇文泰，边抽边大声骂道：“你这个狗奴才，你们主帅跑到哪里去了，怎么你自己留在这里？”

东魏士兵看到李穆抽打宇文泰，再看看地上的宇文泰灰头土脸、衣着朴素，真以为他只是一个小兵，顿时没有了兴趣，转而找抓大官去了。等东魏军一走，李穆立即把宇文泰扶上马，两人一起逃了出去。

从这点上看，侯景的战前准备工作不够细致，至少应该印发一张宇文泰的悬赏图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宇文泰的简朴，他平日里的穿着打扮和普通军士一样，并因此逃过一劫。不得不说，低调真心攒人品。

宇文泰回到大营后，立即组织军队进行反攻，东魏军队渐渐不支，侯景见状指挥部队向北撤退。但有一位将军不愿撤退，他便是高欢手下的第一猛将高敖曹。

高欢对他极为看重，平日里高欢发布号令，都说鲜卑语，但只要高敖曹在场，他便改说汉语。有次高敖曹到高欢的丞相府，不经通报便要闯入，守门人不让他进，高敖曹当场开弓把他射死。高欢知道后，也不怪罪高敖曹。由此看出高敖曹在高欢心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高敖曹心里早憋着一股劲，想与宇文泰过过招。前两次大战，他一直都是偏师，虽然有些斩获，但由于高欢率领的主力不争气，搞得自己只能悻悻而归，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与宇文泰面对面较量的机会，他当然不愿意放过。

他为了显示威风，命左右高举写有自己官名将名的旌旗和豪华的伞盖，深怕别人不知道他就是高敖曹。

宇文泰看到高敖曹如此嚣张，下令调动最精锐的部队围攻他。高敖曹不愧是东魏头号猛将，左突右杀，毫不畏惧，不过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在西魏军队围攻下，渐感不支，此时手下都已被杀，只有他一人杀出重围，单枪匹马逃往黄河南岸的河阳城。

谁曾想到，这里成了高敖曹的鬼门关。

河阳城的守将叫作高永乐，他是高欢的堂侄，素来与高敖曹不和，所以拒绝打开城门，搞得高敖曹只能用刀猛砍城门，但显然是在做无用功。西魏的追兵很快就到了，高敖曹觉得无路可走，干脆昂首向前对追兵说：“来！与尔开国公！”意思说快来吧，用我的人头来换取开国公的爵位。

一个追兵上去一刀砍下了他的人头，一代名将之花就此凋零在河南大地。

高敖曹的死，让高欢震动极大，他下令追赠高敖曹为太师、大司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但对直接造成高敖曹被杀的元凶高永乐，或许是看在叔侄份上，高欢只下令打了他二百军棍，如此轻的处罚，想必

会令九泉之下的高敖曹死不瞑目吧。

高欢有多痛苦，宇文泰就有多高兴，他下令赏给杀掉高敖曹的士兵绢一万匹，这个数量着实惊人，兴奋劲儿过去后，宇文泰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出如此多的绢，但金口已开，又不好反悔，只能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每年发放一部分，直到四十多年后北周灭亡，赏绢还没有给完。

高敖曹死了，但战斗还在继续。双方在河桥展开混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胜负几度易手，远道而来的西魏军渐渐处于了下风。乱军之中，独孤信、赵贵等不知宇文泰在哪里，顿时有些慌乱，再加上东魏攻击猛烈，他们居然丢下残部走了，其他将领见状，也和他们一起逃走了。

宇文泰见势不妙，与同来的西魏皇帝元宝炬烧掉营寨，收拾残兵向西撤退。不知宇文泰退兵的西魏将士仍然在拼死作战，中间涌现出两位“特级战斗英雄”——王思政和蔡佑。

王思政并不是行伍出身，但在此战中却表现得相当英勇，他深入敌阵，手持长矛奋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昏死过去。东魏军士到处找寻当官的尸体，想着割掉首级去领赏。而躺在地上的王思政总是喜欢穿破旧的铠甲，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当官的，因此人头被留下来。等东魏军队收兵回营，他的手下从死人堆里找到王思政，他这才死里逃生。

和宇文泰一样，低调成了王思政的救命利器。

蔡佑是宇文泰的干儿子，他带着十几个勇士下马步战，左右都劝他骑马逃出，蔡佑大怒道：“宇文泰丞相爱我如子，今天我岂能活着回去？”说罢又杀入敌阵。东魏军看他异常勇猛，派出一个全身被厚甲笼罩的兵士，看上去很魔幻，有些刀枪不入的意思。让这位铁甲人作为先导，后面跟着其他东魏士兵，向蔡佑步步紧逼而来，距离三十步时，左右都劝他开弓放箭，否则就晚了，蔡佑却异常镇定地说：“现在我们的性命完全取决于这一箭，怎么能虚发呢？”到距离十步远时，蔡佑一箭射中铁甲兵士的喉咙，这位重甲步兵当场毙命，东魏兵士见蔡佑如此神勇，瞬间四散而逃。

这便是东魏西魏之间的第三场大战——河桥之战。

从结果上看，西魏最终败退，似乎东魏取得了胜利，但高欢却笑不起来，此战他折损了手下最能打的大将高敖曹，这个巨大损失不是夺取一些地盘所能弥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战双方算是打了一个平手。

不到两年时间，东西魏打了三场大仗，输赢暂且不论，双方都消耗巨大，均感到精疲力尽，一时半会儿无力再战。

于是，整个北方赢来了难得的一段和平岁月。宇文泰和高欢在这段时间都没闲着，仗暂时不打了，他们把精力转移到内政上来。

宇文泰继续重用苏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大统十三年（547年），苏绰推出“六条诏令”，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六条”分别是：“先治心”，说的是治民者先治身，为官的要做到“心如清水，形如白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干事干净，以上率下。“敦教化”，就是强化文化教育，移风易俗，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俭朴、慈爱、和睦、敬让”的价值观。“尽地利”，就是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大力发展经济。“擢贤良”，就是提拔使用干部时要不限出身，唯才是举，同时加大考核力度，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还要精简机构，罢黜冗官。“恤狱讼”，就是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明断狱案，不能滥施刑罚，做到“随事加刑，轻重皆当”。“均赋役”，就是调剂贫富，平等税赋，体恤民情，增强百姓的获得感。

诏令虽然只有六条，但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诸多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宇文泰非常重视“六条诏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宣贯高潮。他下令，如果百官不能学深弄懂这六条的，不得在朝为官。“六条诏令”从此成为西魏王朝的指导思想，以后所有的治国理政举措都围绕这六条来制定。

宇文泰对苏绰的信任无以复加，他外出巡视时，会把签好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事需要处理，苏绰可以不用请示，根据情况自行决断。宇文泰回来后，也只是打开看看，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

苏绰众多的改革举措中，有一件对今天依然有影响，那便是“朱出墨入”。这是苏绰对公文格式的创新改变，他规定朝廷向基层发出的文书用红色笔写，地方上报朝廷的文书用黑色笔写，这样的文书要求一直沿用下来，虽然“墨入”现在已经看不到，但“红出”却一直保留下来，以后逐步演化为“红头文件”，由此说来，苏绰是今天“下行文”的鼻祖。

苏绰为了不负宇文泰的信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常常说：“治国之道要像慈父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要像严师训导学生一样训导百姓。”他经常与公卿们商议政务，从白天谈到夜晚，国事无论大小，都了如指掌。最终积劳成疾，在四十九岁时去世。

宇文泰闻讯后，恸哭不止，“哀动左右”，他亲自在灵车后以酒浇地，说道：“苏尚书平生行事，他的妻子、孩子、兄弟们有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懂得我的心，我了解你的心。正准备共同平定天下，不幸竟舍我而去，有什么办法！”说到此处，宇文泰放声痛哭，酒杯也从手里掉下去。

高欢同样聚焦内政，不过与宇文泰重用苏绰不同，他把治理朝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高澄。

高澄自小便聪慧过人，能言善辩，史书上说他“神情俊爽，便若成人”，属于“早熟少年”。他十岁便独自出马替父亲招降高敖曹，十一岁以高欢特使的身份两次去洛阳朝觐孝武帝元脩。

一个“小学生”便能担当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少人心生怀疑，但史书上却是白纸黑字如此记录着。

休战期间，高欢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吏治”，他选择此处下刀，是因为再不整顿东魏王朝的根基就要动摇了，这在前几场大战中已经看出端倪，西魏军队一到百姓纷纷归附，即使离晋阳不远的地方也如此，丧失民心和权贵官员的贪腐直接相关。

但是肃贪谈何容易，贪腐之风由来已久，关键是那些大贪官都是朝中的权贵，许多还是高欢的心腹，譬如他的姐夫尉景。高欢一出生母亲便死，父亲游手好闲，从小是被姐姐、姐夫拉扯大的，对此高欢非常感

恩。但尉景“贪敛无厌，淫虐不已”，高欢曾经告诫他说：“不要再贪了。”尉景很不服气地说：“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就是说我只是从百姓身上弄些钱，你却弄到皇帝头上了，搞得高欢无话可说。

这些权贵贪腐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高欢打天下，为的就是将来能享受荣华富贵，贪一点腐一点根本不算什么，完全是应得的回报。

高欢虽然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自己不好出面整肃，如果把这些心腹都得罪了，今后谁还会帮助自己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让儿子高澄出面，高澄年纪轻轻，和这些权贵没有太多瓜葛。

高澄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根据他的推荐，高欢提拔了铁面无私的崔暹、宋游道，这两人是高欢、高澄肃贪最为得力的干将。

为了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要在百官面前树立起他们的权威。在一次宴席上高澄故意让崔暹迟到，群臣都到齐后，崔暹晃晃悠悠才来，而且还有两个人在后面提着他的衣裾走进大厅，这个排场够大。高澄和崔暹互相作揖后，崔暹毫不谦让地坐了下来。酒才饮两杯崔暹便起身告辞离去，高澄留他吃饭，崔暹回答说：“皇上刚刚下令要我到御史台查核重要文书，在下先行告辞。”于是崔暹头也不回地离去了，高澄非常恭敬地下台阶相送。在座的王公大臣们看傻了眼，心里开始提醒自己：崔暹这个人绝对惹不起。

树立宋游道的权威，则由高欢亲自出马。有次高欢从晋阳来邺城朝觐皇上，见到宋游道时说：“你就是宋游道？经常听到你的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尊容。”过了些日子高欢宴请朝中大臣，他举着酒杯向宋游道敬酒，说：“喝了高欢这杯酒的人是大丈夫，你这个人就该喝这杯酒。”高欢返回晋阳时百官都来送行，高欢拉着宋游道的手说：“我清楚有人憎恨你，你只管用心做事，不要有丝毫的畏惧，我会让你的官位与他们一样的。”

有了高欢父子撑腰，崔暹、宋游道迅速掀起一股反腐浪潮，一时间咸阳王元坦、太尉孙腾、司空侯景、尚书令司马子如等大权贵都成为他

们弹劾的对象，搞得朝野震动。

在这场打虎行动中，高欢唱白脸，高澄则扮红脸，父子俩配合得相当默契。

就是那位尉景也没能幸免，他因藏匿逃犯落马，他让人传话给高澄说："你富贵了就想杀了我吗？"高澄不为所动，倒是高欢跑到孝静帝元善见那里为他再三求情，最终被赦免。

高欢亲自上门探望姐夫，但尉景根本不吃这套，对着他大喊道："想杀我，快来杀啊！"高欢的姐姐常山君对他说："你姐夫也到快死的年龄了，何苦把他逼成这个样子！"又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你小时候，我为了打水手掌都磨成这个样子。"高欢对此无言以对，只好在姐姐、姐夫面前弯腰屈膝表示道歉。

高欢父子显然对崔暹等人的工作成效很满意。有次高欢当着百官的面握着崔暹的手慰劳他说："以前朝廷里虽然有监察官员，但却没人敢举报弹劾。崔大人尽心尽力报效国家，不畏强暴，才使天下四方平安无事。为国家利益而冲锋陷阵的大有人在，但做官做得如此正派的人我今天才见到。你今天的荣华富贵都是自己取得的，我们父子俩没有什么能相报的。"说罢又赏赐他一匹良马，崔暹连忙叩谢，不料马匹受惊，高欢亲自拦住它，拉过马头后再把辔头亲手交给崔暹。高欢竟然亲自给崔暹牵马，在东魏的朝臣眼中，这算得上是天大的礼遇。

整肃贪腐只是整顿吏治的一个方面，在选拔人才上高澄坚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废除了长期以来选官论资排辈的制度，提拔了一批有才学、有名望的人为朝廷效力。

十三　玉璧悲歌起

不觉四年过去，两国都休整得差不多了，内政治理得都不错，于是不由把目光又瞄向了对方，第四次大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这次大战的导火索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他占据虎牢关后投降了西魏。

高仲密是猛将高敖曹的二哥，高家兄弟无论是高乾还是高敖曹，对高欢都忠心耿耿，为何高仲密会选择反叛呢？

这和一个好色之徒有关，此人正是将东魏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的高澄。

高澄治国有一套，贪色也有一套，是个名副其实的风流公子。他在这方面做出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在十五岁时与父亲高欢的宠妾郑大车通奸，给他老爸带了一顶有色帽子。

高欢当时在外打仗，回朝后一位婢女向他告发此事，还有两位婢女在旁作证。高欢顿时暴跳如雷，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办下如此丑事，他打了高澄一百棍，然后将他关起来。

“由子及母”，高欢下令将自己的结发妻子——高澄的生母娄昭君也关了起来。当时大尔朱氏正得宠，生下了彭城王高浟，高欢想改立大尔朱氏为王妃，并废掉高澄的世子之位。

高澄不愿意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头脑聪慧的他托人找到了高欢非常信任的司马子如，恳求他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帮自己摆脱困境。

司马子如假装不知道内情，像往常一样前来拜会高欢，酒足饭饱之后司马子如问为什么没看到夫人呢。高欢是一肚子苦水，就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司马子如。司马子如听后，先是拿自己现身说法：“这种事很正常，我的不肖儿子司马消难也与我的小妾私通，像这种家丑只能遮掩，岂能张扬。”司马子如果然是高人，他先自亮家丑，让高欢找到了心里平衡，觉得原来不光是自己儿子干出这种不肖事情，其他人的儿子也有这么干的。

接着司马子如动之以情地说道：“王妃是大王的结发妻子，在大王最困难的时候，广散家财来资助你。大王在怀朔时被镇将杖打，体无完肤，还是王妃日夜喂水喂饭，才使大王得以康复。后来为了逃避葛荣，你们一起逃亡并州，最困难的时候，又是王妃烧马粪做饭，自己制作马靴，这样的恩义怎么可以忘记呢？”

司马子如显然用的是忆苦思甜法，将过去一幕幕令人感动的场景又

拉回到高欢眼前。司马子如最后说道："大王现在的生活多么幸福，夫妇相助相爱，女儿嫁给皇帝，儿子继承你的事业，为什么要轻易改变呢。何况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婢女的话是否可信尚不可知呢。"

高欢被彻底说动，他让司马子如全权负责调查此事。司马子如先找到高澄责问他说："男子汉大丈夫，为何要畏惧父亲的权威，说假话诬陷自己呢？"高澄顿时明白，矢口否认自己做过此事。接着司马子如威逼两个婢女推翻自己的证词，又胁迫那个告状的婢女自杀，然后向高欢汇报说，一切都是子虚乌有，高澄蒙受了"不白之冤"。

高欢听后非常高兴，下令释放娄昭君和高澄，并立即予以召见，当他看见结发妻子娄昭君一步一磕头，儿子高澄也是边走边跪时，心里颇为感动，一家人相拥而泣，和好如初。

成功解决了高欢家庭危机的司马子如，得到了丰厚的赏赐。高欢在家宴上赏赐他一百三十斤黄金，并说"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也"。而那位"父子通吃"的郑大车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和影响，高欢对她依旧宠爱，后来她为高欢生下了第十四子高润。

成功逃过处罚的高澄，没有丝毫收敛，色胆变得更大。有次他看到了高仲密的妻子李昌仪貌美如花，而且才艺出众，这让他颇为心动，他意图非礼李昌仪，但遭到了拼死反抗，虽然最终没有得逞，却扯烂了李氏的衣带。

这位李美人是高仲密的第二任妻子，他的前妻是高澄身边红人崔暹的妹妹，因为感情不和，高仲密休了前妻，崔暹对此非常不满。高澄当然站在崔暹这边，他给崔家妹妹找了门第更高的人家改嫁，并亲自出席婚礼，给足了崔暹面子。

李昌仪脱身后向自己的夫君哭诉，高仲密原本就与崔暹不和，现在高澄又调戏自己的老婆，他气不打一处来，把个人情绪都带到工作上，从此怠慢公务，无心理事，作为御史中尉，不仅不纠察百官，还多有宽纵。高欢看到他这个样子，当着群臣的面责备了他一顿，免去了他御史中尉的职务，外放到两魏边境的北豫州去担任刺史。

高仲密虽然当了刺史，但高欢并不给他军权，由将军奚寿兴统领军队，高仲密仅限管一管民政，这让他更感不满，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决定不再委曲求全，设计抓捕了奚寿兴，然后统领守军叛降西魏。

如果说仅仅是一个刺史向敌方投诚，犯不着双方大动干戈，但关键是高仲密献出的虎牢关，战略地位太过重要，此地南连嵩岳，北临黄河，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丢掉虎牢关，东魏将失去对河南的控制权。

所以高仲密投降献城，立即成为东西魏的头号爆炸性新闻。

虎牢关就像一块肥肉，高欢和宇文泰谁都不肯放过，两人几乎同时发兵，双方最终在邙山遭遇。这次主动进攻的是宇文泰，他本来想采用偷袭战术，下令将士饱餐一顿后，丢弃所有辎重，像风一般疾驰杀向东魏军队。但西魏兵的一举一动都在高欢的监控中。

宇文泰率军杀向邙山时，发现东魏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看上去好像在此等候多时了，于是“偷袭快攻”只能变成“阵地战”，双方很快便陷入混战，高欢令手下猛将彭乐带着千余名精锐，进行迂回包抄。

彭乐就是当年在沙苑之战中把流出的肠子塞进腹部的那位，他带着人马冲入敌阵，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向高欢报告说彭乐临阵投降了，高欢听后大怒，正在破口大骂时，彭乐回来了，还带着俘获的临兆王元柬等五个王爷和督将参谋等总共四十八人。

高欢信心大振，下达了总攻命令，东魏兵早有准备，倾巢而出，西魏军队一时间无法抵挡，纷纷溃败，光被斩首的就有三万余人。

高欢命令彭乐追击宇文泰，宇文泰此时极为狼狈，左右手下都不见了，他只能单枪匹马向西逃窜，惊魂未定的他很快便听到身后有人大喊：“宇文黑獭，看你往哪里逃？”

宇文泰回头一看是彭乐，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彭乐的对手，如果继续逃跑，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宇文泰调转马头停下来对彭乐说：“你就是彭乐吧，你如此追我，真是好傻好天真。”一句话把彭乐说得摸不着头脑，宇文泰接着说：“你动脑子想想，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有你

吗？‘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总听说过吧，不如拿着我丢下的金银财宝回营去吧。”

彭乐虽然书读的不多，但还是听别人说过“狡兔死，走狗烹”这六个字，觉得宇文泰说得有道理，便放他一马，自己带着一袋子金银财宝回营向高欢复命。

高欢本以为这次宇文泰在劫难逃，没想到彭乐回来说：“宇文泰侥幸逃跑，但已经被我吓破了胆。”高欢问清楚来龙去脉，一怒之下抓起彭乐的头往地上撞，手中的刀举了几次，做出要砍他脑袋的样子，但只是做做样子，他还是舍不得杀掉手下的第一猛将。

彭乐被撞得满头是血，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请求高欢再给五千兵马，一定会把宇文泰给抓回来。高欢被他搞得哭笑不得，骂道：“你都把人给放了，还怎么追得回来。”这场闹剧最后以赏赐三千匹绢收场，但前提条件是彭乐要将赏赐背回去，无从知道三千匹绢的具体重量是多少，应该像一座小山，想必彭乐背负如此沉重之物非常痛苦，算是又奖又罚了。

宇文泰侥幸逃生，出了一身冷汗的他跑回大营收拾兵马，准备第二天发动进攻。

这次倒霉的该是高欢了，宇文泰集中兵力猛攻高欢所在的中军，高欢没想到他会如此迅速卷土重来，东魏军随即被击溃，和河桥之战的宇文泰一样，高欢的坐骑也被流矢击中，手下将领赫连阳顺将自己的马让与高欢，他这才带着几个随从脱离重围。

但危险并没有解除，西魏兵紧追不舍，关键时刻都督尉兴庆挺身而出，他对高欢说：“大王赶快撤退，我腰中有百箭，可以射杀百人，保护大王安全撤走。”高欢为此感动落泪说道：“如果我们都能生还，封你为怀州刺史，如果你不幸战死，让你儿子做刺史。”尉兴庆倒也实在，他说：“我儿子太小，希望让我哥哥做刺史。”

尉兴庆用性命兑现了承诺，他一个人血战到底，箭射完后被西魏军所杀，但为高欢跑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高欢刚喘了口气，危机又再次袭来。一个东魏降兵将高欢所在的位置泄露，宇文泰令贺拔胜带兵追击，很快便发现了准备逃走的高欢，贺拔胜执长矛赶上来，好几次长矛尖都差点刺到高欢。

高欢吓得心脏都快从胸腔里掉出来了，他似乎已经嗅到了死亡的味道。危难之际，身边的将领段韶射中了贺拔胜的坐骑，等随从给贺拔胜找来备用马时，高欢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贺拔胜只能感叹道：“今天竟然没带弓箭，这是天意不让我杀高欢！”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高欢好不容易逃回大营，他向宇文泰学习，立即整理军队进行反扑。赵贵率领的左军无力抵抗率先溃退，于是形成了连锁效应，西魏军队纷纷后撤，宇文泰也无法控制，只好下令全军撤退。东魏军乘胜追击，幸亏独孤信收留一些残兵，从后面突袭东魏军，这才让他们放慢了追击速度。

高欢一直追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带，有的将领建议应一鼓作气继续进攻，攻克关中，灭掉西魏。宇文泰此时已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高欢继续进军，很有可能实现这一夙愿。

但关键时刻，高欢没有勇气再战了，大部分将领也都不愿意继续追击。于是他派大将刘丰生带了几千人往前追击，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高欢则率领主力东归休整。

正是这段时间上演了历史上真实的“空城计”。

说真实，是相对于《三国演义》中诸葛先生的“空城计”而言，《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可谓妇孺皆知，但很可能是罗贯中杜撰出来的，为的是凸显诸葛孔明高大上的形象，而邙山之战后的“空城计”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导演此剧的高人是王思政，他奉命坚守恒农粮仓，西魏兵败撤退后，东魏军追赶而至，恒农城缺兵少将，硬守一定没戏，王思政令人打开城门，自己则宽衣解带躺在城楼上。东魏军杀到城下，看到眼前景象都傻了眼，听说守城的是颇有谋略的王思政，觉得其中一定有诈，匆匆撤兵而去。

东西魏的第四场对决——邙山之战，就此落下帷幕。

与前三场大战相比，这场对决更为惨烈也更具戏剧性，短短两天，胜负几次易手，两方统帅高欢和宇文泰都曾命悬一线，在鬼门关前溜达了一圈，所幸两人福大命大，最终有惊无险。

笑到最后的是高欢，宇文泰和西魏军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不过高欢赢得着实不易，损失也颇大，面对最后唾手可得的胜利，众将都不愿意再战，可见确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引发邙山大战的高仲密，听闻西魏兵败，赶忙弃城逃往西魏，但由于跑得过于匆忙，他的妻子儿女都被东魏军擒获，高欢看在渤海高家屡立功勋的份上，只杀了高仲密一家长幼，没有株连其他，不过高仲密的妻子李昌仪并不在诛杀名单里。

保下她头颅的正是当初非礼她的高澄，这位“花心公子哥”听说李昌仪被抓，精心打扮一番去监牢探视，见到令他心动的美人，高澄问道：“今日何如？”并问她现在有什么打算。李昌仪已经没得选择，要么顺从，要么被杀，想了想还是脑袋重要，于是她选择了前者，做了高澄的小妾。

让人想不到的是，李昌仪后来在东魏朝廷掀起了一阵狂风巨浪，当然这是后话了。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和悲催，由李昌仪被非礼引发的这场战争，到头来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始作俑者高澄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却用数十万人的性命，最终抱得美人归。

双方休整三年后，武定三年（545年），东西魏第五次大战如期上演。

这次主动出击的是高欢，他当时已经年过五旬，或许是觉得上天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不想把宇文泰这个大祸患留给子孙后代。这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围攻西魏位于汾河下游的重要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县），他将攻击地点选在这里，是因为玉壁战略位置很重要，觉得宇文泰会引兵来救，到时寻机与之决战，有些想“围点打援”的意思。

但高欢这次要失望了，宇文泰压根儿就没想来救，一则他似乎看清楚了高欢的战略意图，绝不能让他得逞。二则他相信玉璧可以守得住，因为这个据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守将韦孝宽是他颇为信任的王思政极力推荐的人选。

韦孝宽没有让宇文泰失望。

双方的实力对比不忍直视，韦孝宽手下只有八千人，而东魏大军有十万余人，高欢开始充分利用人数优势，展开人海战术，对玉璧城进行了猛烈攻击，但是收效甚微。

面对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高欢觉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要巧干不能硬干，他首先想到一个字——“水”，这是因为玉璧城里的用水全部取自城北的汾河，如果断绝水源，想必守军会不战而降。高欢于是下令筑坝堵塞汾河故道，然后另挖掘干渠，从而改变汾河河道。人多力量大，高欢一声令下，十万人齐动手，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干了一天一夜便宣告竣工。

只是韦孝宽一道命令，让十几万人的辛苦变成了瞎折腾，他令军士在城里掘井，很快地下水便喷涌而出，成功解决了吃水问题。

高欢并不气馁，改河道不成，那就筑山坡。他令人在城南用土堆造山，意图居高临下向城里放箭。但这难不倒韦孝宽，城中与土山相邻的地方有两座木楼，他命令士兵捆绑圆木加高木楼，土山高一尺，木楼高一丈，一直保持着对土山的高度优势，然后居高投石掷火，使得东魏军伤亡不断。

“高空作业”不行，高欢决定转入地下，他对此很有信心，派人恐吓韦孝宽说：“你能缚楼到天，我会穿地而过。”韦孝宽命兵士在城内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挖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壕沟，派重兵日夜驻守，东魏士兵好不容易爬过地道后，便会享受“垂直落体”，掉入沟壑内，变成刀下之鬼。同时，韦孝宽还令人将点燃的柴草塞进地道，用皮囊打气，皮囊相当于现在的鼓风机，威力很大，地道里埋伏的东魏兵不是被烧死就是被熏死。

高欢毕竟是高欢，三招失灵后依然没有黔驴技穷，他开始使用冲车攻城，与前面的招数相比，这个更具技术含量，冲车的前端很重也很尖锐，大量兵士推着它撞击城门或城墙，破坏力相当巨大，如果长时间撞击，城墙迟早会倒塌。

韦孝宽也玩起了“高科技”，他下令将大布缝制成帐幔，这些巨大布幔随着冲车移动，冲车遇到布幔，力量会被缓冲，威力也大为降低。

“以柔克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高欢不甘心失败，他令人把易燃品绑在长杆上，点燃后掷向城墙，意图烧掉令人生厌的布幔，韦孝宽则令兵士用长杆绑上铁钩，用锋利的刀刃将敌人长杆上的火把割掉，不仅有效保护了布幔，落下的火球还将攻城兵士烧死不少。

高欢使出了杀手锏，他下令同时开挖二十一条地道，这次不是输送兵力，而是先用木柱支撑地道顶部，等挖到城墙脚下时，再往柱子上泼油用火点燃，地道内的这些柱子崩塌，上面城墙的地基将下陷，最终会彻底垮塌。

这一招着实让韦孝宽犯了难，他想了一个办法，用树制作了大木栅，哪里有危情哪里就用木栅补上，挡住了东魏军的进攻道路。

“金木水火土”的攻城方法都已经用尽，高欢真心无招了！

两边的士气此消彼长，东魏军死伤不少，士气低落，而西魏军却越战越勇，最后连东魏军堆起来的土山也被守军占领。

硬的不行来软的，高欢派参军祖珽去劝降，祖珽说：“未闻救兵，何不投降？”韦孝宽义正辞严道：“我城池固如金汤，兵精粮足，以逸待劳，根本不需要什么援兵，倒是担心你们有去无回。我韦孝宽是关西男儿，绝不做投降将军。”祖珽看到韦孝宽意志坚决，转而对城里的将士喊话：“韦城主受了人家俸禄，如此卖命坚守也可以理解，你们何苦与他一起进入滚汤烈火呢？”还将悬赏文书射入城内，表示城中能斩韦孝宽的人，拜太尉，封开国公，赏帛万匹。

高欢开的条件实在优厚，可见他心中多么渴望除掉韦孝宽。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城里没有人搭理他，倒是韦孝宽在悬赏文书背后写道“能斩高欢者，一依此赏”，然后射还东魏军。

高欢使出了最后一招，也是最传统的招数。他下令将韦孝宽的侄子押到城下，威胁韦孝宽，如不投降就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侄儿，韦孝宽慷慨陈词，绝不投降，这让高欢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韦孝宽软硬不吃，虽被东魏大军围攻了五十余日，但玉璧城依然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十万兵士已经死伤七万，高欢除了撤兵好像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对高欢而言，这场仗打得太狼狈、太憋屈、太窝囊。前四次大战，虽也有落败之时，但没有一次像玉璧之战一样丢人，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心里伤害指数已经爆表。

高欢受此打击，一病不起。恰好一天夜里有颗流星坠于东魏军营中，这使得高欢和东魏将士更为惊恐。这仗没法再打下去了，高欢下令将死难的七万余人埋葬于一座大墓内，然后撤围退兵。

回师途中，高欢卧床养病，有些日子没有公开露面，军中开始流传一则小道消息，纷纷传言韦孝宽用强弩射死了高欢。

如果再不露面军心就要散了，高欢没办法，拖着病体在露天大营召集诸将宴饮，他令斛律金唱《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亲自唱和，不禁泪如雨下。

高欢以前的泪水大多是逢场作戏，但此时确是百分之百的真情流露，为了玉璧城下的惨败，为了自己即将枯萎的生命，也为了他跌宕起伏却又壮志未酬的一生。

回到晋阳后，高欢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也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正月初一，恰好发生了日蚀，高欢叹道：“日蚀是为了我吗？死亦何恨！”六天后，他撒手人寰，活了五十二岁。

从一个无名小卒到一代枭雄，高欢的一生不平凡、不简单、不容易，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只是遗憾的是在他后半生遇到了一生的苦主宇文泰，五次大战惊心动魄，高欢每次都是身先士卒，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高欢的死讯传到宇文泰耳中时，宇文泰在朝堂上欢呼雀跃，接连询问了三遍："高欢真的死了吗？"得到三次肯定回答后，宇文泰手舞足蹈，接连拍手叫好，甚至情绪失控到抱着前来传信的士兵又亲又吻，在朝臣面前表现得很失态。

稍微冷静下来后，宇文泰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任谁都拦不住，他感叹自己的命运多舛。既生宇文泰，为何又生了高欢来处处制衡自己，被高欢活活压制了二十几年，如今终于得到解脱。

这一对棋逢对手的生死冤家，斗了二十多年，最终打成一个平手。这份争斗并没有因为高欢的离世而偃旗息鼓，而是在他们后代身上延续着，高欢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因此笑到最后的是宇文家。

如果高欢地下有知，想必他会又一次泪洒黄泉吧。

高洋：
明君到魔鬼的无缝对接

他曾经那么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意气风发，到后来却又那么的罄竹难书、荒唐暴虐。历史上由好转坏的皇帝不少，但像他这样改变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如此面目全非的，实属罕见。他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曾经隐忍到极致，后来混账到极致，一个疯子能干的事情，他都干过，一个疯子想干却不能干的事情，他也干了。他用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重新诠释了“禽兽不如”的真正含义。

一　东柏堂之变

武定七年（549年）八月的一个夏夜，邺城城北东侧的柏堂内，人影攒动，坐在床上的那位时而急迫发问，时而皱眉深思，床下的几位你一言我一语，从他们的神情来看，商议的绝非等闲之事。

东柏堂是当时东魏第一权臣高澄的办公衙署，同时也是他用来“金屋藏娇”的地方。

这个“娇人”叫作元玉仪，她原本是北魏高阳王元雍世子元泰的一个小妾所生的庶女，当年河阴之变中，元泰和他老爸元雍都被尔朱荣所杀，元玉仪四处流离，曾经在孙腾府上做过歌妓。朝廷为河阴之变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后，元玉仪找到承袭高阳王爵位的元斌，想要认祖归宗，但元斌却不肯认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元玉仪只好又一次流落街头，所幸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高澄，这位高家大公子从晋阳来邺城朝觐天子，无意中遇到了元玉仪，顿时被她的美貌风姿所吸引，于是将她带回东柏堂包养起来，并奏请当时的孝静帝封元玉仪为琅琊公主。

风流好色的高澄，一生拥有许多女人，但对元玉仪的感情超过了其他人。

中书侍郎崔季舒是高澄的密友，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帮着高澄到处寻访美人。高澄得到元玉仪后，对崔季舒说："你经常替我选美女，可选了那么多，都没有我自己得到的这般与众不同。"

崔暹是帮助高澄肃贪的干将，此人铁面无私，高澄担心他因此事进谏，故意不给他好脸色看，没想到崔暹来见高澄时，故意将袖子里的名刺（名刺是古代人拜访时互通姓名的名片）掉在地上，高澄十分奇怪，身为宠臣的崔暹来自己这里根本无需这个东西，崔暹却道："我尚未拜访公主呢！"高澄喜出望外，拉着他的手去见元玉仪。

既然是高澄的府邸，坐在床上的那位无疑是高欢的长子，权势熏天的大将军高澄，下面的三人分别是散骑常侍陈元康、黄门侍郎崔季舒和吏部尚书杨愔。

他们身居高位，都是高澄的心腹，特别是陈元康，深得高欢高澄父子两代的高度信任。陈元康是高欢的"贴身大秘"，他能获得这样的位置要感谢两个人——司马子如和高季式，因为这两位把高欢原来的"首席秘书"孙搴给喝死了。孙搴很有才，高欢对他非常重视，以至于他写檄文时，高欢亲自为他吹火取暖。但孙搴交友不慎，与司马子如和高季式聚会时因喝得太多而酒精中毒身亡了。

高欢亲自到孙搴的灵堂哀悼，大呼"折我右臂"，要求司马子如和高季式给他赔秘书，司马子如推荐的是《魏书》的作者魏收，而高季式推荐了陈元康。魏收有个毛病，便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这是给领导当秘书的大忌。而陈元康不仅嘴巴很严，而且记忆力惊人。高欢有一次外出，临行前把陈元康带在身边，自己在马上下达了九十多条指令，陈元康都记得一清二楚，于是很快就成为高欢最信任的人。

邙山之战中，面对溃败的西魏军，陈元康力劝高欢乘胜追击，一举消灭宇文泰，但高欢没有听从，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他病重时对接班人高澄说："邙山之战，我没有采纳元康的建言，才给你留下现在的祸患，我为此深感悔恨，死也难以瞑目。"

作为领导的贴身秘书，陈元康经常和高欢家人打交道，他还充当了高澄“保护伞”的角色。高欢对朝臣将领很少发火，但却是一个“狼爸”，他经常揍高澄，有次揍完后气呼呼地告诉陈元康，没想到陈元康劝他：“大王教训世子，自有礼法规定，您应该依照仪刑办事，而不必动手动脚。”言辞恳切，甚至流了眼泪。从此以后，高澄挨打的次数急剧减少。高欢实在忍不住，偶尔揍一下后会叮嘱左右：“千万不要让陈元康知道。”

因此高澄和陈元康的关系很好，高欢死后，陈元康继续受到重用。

高澄和他的心腹们商讨的确实不是一般事宜，而是要逼迫当朝天子孝静帝元善见禅让，从而改朝换代，让高澄坐上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

由于此事极为机密，所以高澄让无关人员统统退下，只留下两个属官王纮和纥奚舍乐门外执勤。

四人讨论得热火朝天，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惊天血案即将发生，而他们都将成为受害者，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制造血案的并非什么政治仇敌，而是一个厨子。

这个厨子叫作兰京，史书上说他原本是南梁大将兰钦之子，在与东魏交战时兵败被俘，然后被分配到高澄府上当了厨子，从将军之子沦为灶前伙夫，这样的命运转折简直是断崖般的。

兰京当然不适应如此剧烈的角色转化，他的父亲兰钦想用钱将儿子赎回去，但被高澄拒绝。兰京也多次哀求高澄放自己一马，自己若能够回到故土，将对高澄感恩戴德一辈子。没想到高澄非但拒绝，还骂道：“如再啰唆，我就杀掉你！”兰京心里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就在四人密谋时，兰京进屋送饮食，等他退下时，高澄对其他三位说：“我昨天梦见这个奴隶用刀砍我，应该马上将他除掉。”

高澄不曾想到，自己随口这样一说会惹来杀身之祸，尚未走远的兰京听到了这句话，他心里仇恨的种子顿时开花结果。

兰京将利刃藏于盘底，接着又进来送食，高澄大怒斥责道：“我没有

下令，你怎么进来了，赶紧滚出去！”兰京大喊一声：“我来杀你！”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持利刃向高澄扑了过来。

高澄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从床上跳下，但时运不济，关键时刻他居然崴了脚，不能行走，只好钻到大床下躲了起来。

另外三位见势不妙，各显神通，杨愔反应最快，拔腿就跑，成为第一个成功逃脱的。崔季舒想必经常来东柏堂，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转身跑到厕所里隐蔽起来。只有陈元康挺身而出，站出来与兰京搏斗，但手无寸铁的他根本不是兰京的对手，胸膛和腹部被刺中，肠子都流了出来，无法支撑，重伤倒地。

门外站岗的王纮和纥奚舍乐听闻屋里乱成一团，赶忙进来救援，不料兰京的五个同伙也闻讯赶来，将两个属官砍成一死一伤。

高澄的末日就此来到。

兰京等人将大床移开，对着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高澄一通乱砍，鲜血飞溅，刚才还在做着“皇帝梦”的高澄，就这样“皇位未登身先死”，被乱刀砍得血肉模糊，不成人样。

很快，高澄的二弟太原公高洋便赶到了凶杀现场，事发时他在城东头的“双堂”，听闻消息后，显得格外镇定，好像事先知道似的，然后带兵迅速赶到东柏堂，将未来得及逃走的兰京等六人抓住后，第一时间砍成肉泥，然后对外宣布：“奴才造反，大将军受伤，没有大碍。”

这就是东魏历史上著名的“东柏堂之变”。

过程看上去比较清楚，属于个人泄愤杀人。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觉得疑点重重，主要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杀人犯兰京，一个是最早赶到现场的高洋。

先说兰京，从事变整个过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激情杀人”，由于听到高澄的狠话，兰京临时起意。可最大疑点是在动手后，居然有五个同伙第一时间跑来帮忙，显然像是提前约好的，而且从他们对付王纮和纥奚舍乐的身手看，不是一般的伙夫，整个事件看上去像是策划已久

的。

再说高洋，这个高澄的同母胞弟，平时表现得极为低调，低调到众人基本忽视了他的存在，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甚至举止木讷，但这次行动却极为迅速果断，好像提前有预判一样，而且抓住了兰京和他的同伙，未经询问直接将其处死，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活口，导致整个事件变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案”。而且事后迅速封锁高澄被杀的消息，直到四、五个月后才对外公布。

整个事件谜团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早在刺杀事件发生之前，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灯灭。”“高竿”预示“高”姓，“水底燃灯”则预示着“澄”字。童谣的寓意很明确，就是高澄要死，不要小看童谣，在古代政治中童谣不会凭空流行，往往是被一些政治家利用，作为改朝换代舆论宣传的工具。

其次，事件发生前几天，崔季舒曾无缘无故在皇宫北门外诵读起南朝诗人鲍照的一首诗，其中有“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两句，读到这里时，崔季舒悲不自胜，泪流不止，旁边的人见了都感到奇怪不已。

最后，事件发生时，高澄的七弟高涣正在西边学习，听到东柏堂有动静，大惊失色地说了一句：“大兄必遭难矣！”好像已经知道事变的最终结局。

这起凶杀案疑点重重，实在难以捋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但从后来结果看，高洋是此次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再联系上事变前后他的反常表现，以及他和高澄的微妙关系，所以不少人把他当作最大的嫌疑犯。

因此有人试图还原这场事变的真相：当高澄坐镇晋阳的时候，表面上极为低调的高洋暗地里结交联络邺城的一众文武朝臣，这其中包括素来受高澄信任的吏部尚书、侍中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等。当高洋得知了兰京与高澄的矛盾后，立即暗中与兰京联系，双方经过密商后达成了某项秘密协议。对于这个协议，杨愔知道，崔季舒也知道。所以当兰京持刀冲入东柏堂时，事先知情的杨愔与崔季舒跑掉了，只留下另外三人与刺客搏斗，结果两死一伤。而此时高洋却早已聚集兵士，在得到事发的消息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随即下令封锁东柏堂，并第一时间将兰

京等人处死。

真是这样吗？说不清楚，每个人都可以天马行空想象一番。

二　倒霉蛋高澄

真凶是谁不好说，最倒霉的是死在床底下的高澄，他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皇位，却没想到被一个厨子活生生地拉了下来。

在此之前，他太顺利了！

高澄作为高欢的长子，早就被确立为接班人，从小就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培养。高澄也不负众望，表现出远超年龄的成熟和才智，虽然年龄不大，但他经常被老爸叫去谈论国家大事，每次高澄都对答如流，分析得相当到位，丝丝入扣，令高欢颇感欣慰和信任。

高欢给他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便是整肃贪腐，难度系数至少在9.5以上。

肃贪的目的是打压“四贵”。所谓“四贵”，是指高欢非常信任的四个心腹，分别是他的堂弟高岳、侍中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左仆射司马子如，因为高欢经常待在晋阳，让他们四个在邺城控制朝政，邺城人便把“四贵”这个称号送给了这四位。

“四贵”中除了高隆之稍好外，其他三位都是大贪官。史书上说高岳“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陈鼎击钟诸王皆不及也”。司马子如则“性既豪爽，兼恃旧恩，簿领之务，与夺任情，公然受纳，无所顾惮”。而孙腾“志气骄盈，与夺自己。纳贿不知纪极，官赠非财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四人中“腾为甚焉”，他成为这个腐败团伙的带头大哥。四人贪污受贿，恣意横行，搞得邺城乌烟瘴气，百姓对他们充满怨恨，高欢觉得应该给他们敲敲警钟，但自己又不方便出面，便让高澄完成这个任务。

武定二年（544年），高欢任命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高澄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一上台便对这些叔叔辈的权贵动手了。孙腾见他时，礼貌不太周到，高澄便命人将孙腾从坐床上拉下来，

拖到门下揍了一顿。

高澄还让自己手下弹劾司马子如，说起来司马子如还是他的大恩人，高澄十五岁时与父亲宠妾郑大车通奸，高欢本来想严厉处罚他，正是靠着司马子如的全力帮忙，才最终渡过危机。但高澄此时却翻脸不认人，他下令将司马子如关进监牢，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司马子如，哪里受得了这等惊吓，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走投无路的司马子如只好给高欢写信说：“我从夏州拄了根棍子投奔相王（高欢），相王送我一辆不带篷幔的车，车上套着一头母牛和一头牛犊。牛犊在道路上死去，只剩下长着弯曲双角的母牛。其他东西，都是自他人那里掠取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拼了老命和高欢打天下，但除了一个敞篷车和两头牛外一无所获，只能想办法巧取豪夺。

高欢收到信后，写了条子给高澄为他求情：“司马令，我之故旧，汝宜宽之。”高澄这才把司马子如放出来。

高欢对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自然心知肚明，很多都是他授意的，父子俩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打压，一个负责安抚，同样还是司马子如，几个月后高欢见到他，看他面容憔悴，让他趴在自己膝盖上，亲自给他逮头上的虱子，并叹息道：“我亏欠你太多，走时多带些酒米和羊吧。”于是赐给他酒一百瓶，羊五百只，粳米五百石。

高欢经常对这些权贵老朋友说：“儿子浸长，公宜避之。”就是说，我这个儿子长大了，已经有些管不住了，各位还是要避让他为好。

高澄就这样在朝中树立了威望，另一个“高欢”呼之欲出。

武定五年（547年），高欢走到了生命尽头，临死前他对高澄说：“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这个问话很有意思，按说老爸病重将死，儿子理应悲伤，但“知子莫如父”，高欢心里清楚高澄的悲戚之色，并不完全是因自己，而是另有心事。

高欢猜到了原因，他问道：“是因侯景吧？”高澄点头承认，心里为即将踏上黄泉路的老爸暗暗点赞，不由叹服姜还是老的辣。

侯景是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足智多谋，立了不少功勋，深得高欢信任，被封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拥兵十万，成为河南地区最大的势力，肩负着对抗西魏和南梁的双重任务。

然而侯景的眼里只有高欢，对高澄等人根本看不上，他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一旦不在了，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高澄在打压"四贵"时，也牵扯到了侯景，这更加深了两人的矛盾。

高欢既然知道隐患所在，自然对此早有准备。在他看来，唯一能与侯景对抗的是慕容绍宗，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没有重用慕容绍宗，为的就是留一个后手，他让高澄在自己死后，立即起用慕容绍宗，这样慕容绍宗定会肝脑涂地，对侯景形成有效的牵制。

高欢为了这一天，居然整整雪藏了慕容绍宗十年。

正月初一，高欢病逝，高澄选择秘不发丧，他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范心头大患——侯景。

实际上，在自己老爸病重之际，高澄就准备动手了，他以高欢的名义给侯景写了一封信，说是有要事需要商量，召侯景来晋阳一趟。在高澄看来，只要侯景离开了自己的地盘，便像没牙的毒蛇一般，任由自己处置。

但是他太小看侯景了。

侯景为了防范有人伪造书信，早与高欢有私下约定，两人的书信都要做特殊的标记，遗憾的是高欢没有将此事告诉高澄，这让高澄的"如意算盘"变成了"一招臭棋"。侯景接到信后，一看没有暗号，心里便猜的八九不离十，他有两个判断，一是高欢或许已经不省人事甚至死了，二是高澄要对自己下手。

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不能坐等灾祸来临，必须下先手棋，打主动仗，于是侯景起兵造反。

内忧外患同时袭来，这段时间对高澄来讲着实难熬，侯景不出意料的反水，而如果孝静帝元善见知道高欢死了，不知还会掀起什么样的波

澜。高澄一边派大将韩轨率大军征讨侯景，一边努力去稳住元善见。

孝静帝元善见早就听到一些风声，但又不敢确定高欢是否真的死了，此时恰好高澄来到邺城，元善见设宴款待他，想从高澄那里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没想到高澄在宴会上不仅若无其事，而且又唱又跳，神采飞扬，搞得元善见觉得先前得到的消息应该纯属谣言。

高澄稳住孝静帝元善见后，加快了人事布局，将朝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南边也传来好消息，慕容绍宗不负众望，大败侯景。这位叛将先想着投靠西魏，无奈宇文泰对他并不信任，侯景又转投南梁，恰好梁武帝希望借侯景的力量进行北伐，接受了他的归附，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

在侯景之乱暂时缓解且基本控制朝局后，高澄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公开宣布了自己老爸的死讯，这距离高欢去世已经有半年之多，孝静帝为高欢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继而把高欢的一大堆头衔悉数给了高澄。

但高澄似乎并不满意，他父亲高欢在世时，虽然也是权倾朝野，但对孝静帝恭敬有加，而高澄却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位皇帝，一次他写信给崔季舒提及孝静帝时说："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意思是"那个傻子现在怎么样了？他呆傻的程度比以前好一点了没有？"轻蔑之情溢于言表。

高澄任命崔季舒为黄门侍郎，作为耳目监控着孝静帝的一举一动。崔季舒绝对尽责，对孝静帝"保护"得无微不至，以至于孝静帝元善见称他为"奶妈"。

孝静帝从此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有一次打猎时，他骑马跑得快了些，崔季舒差人传话提醒他："天子不要跑这么快，大将军会怪罪的。"听完此言，孝静帝只好乖乖地勒马慢了下来。

这仅仅是个开始，一日高澄与孝静帝饮酒，或许是高澄喝得有些多，抑或是孝静帝喝得不够爽快，高澄居然将酒杯直接捅到孝静帝鼻子下，大声说道："臣高澄劝陛下饮尽此酒。"

这哪里是劝酒，分明是逼酒，言外之意，这杯酒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没什么商量余地。

孝静帝忍无可忍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

高澄看到孝静帝居然还敢反抗，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道：“朕！朕！狗脚朕！”就是说他是长着狗脚的皇帝。这还不算，他还令崔季舒打了孝静帝三拳，然后拂袖而去。

对于孝静帝而言，这三拳打在身上，却痛在心里，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感瞬间淹没了他。更为憋屈的是这样的情绪无处发泄，还要装出宽仁大方的样子。被揍的第二天，崔季舒进宫去见孝静帝元善见，他不敢痛骂崔季舒，只能表示没有什么，一切都是误会，并且赏赐给崔季舒一百匹绢。

崔季舒不敢私自领受赏赐，把这事向高澄做了汇报，高澄对他说可以接受其中一段。自己连赏点东西也要经过高澄同意才行，元善见只好将一百匹绢捆在一起交给崔季舒，对他说：“这也是一段！”

元善见的痛苦指数爆表，因为他不是无能之人，恰恰相反，他文武双全，不仅文章写得好，武艺也高强，史书记载这位皇帝能够臂挟石狮子翻越宫墙，俨然是一位“轻功高手”，但生不逢时，空有一身本领的他，只能任由高澄如此地欺凌。

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去。但元善见手中无兵无权，也只能暂时隐忍，心里的苦闷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来发泄，他经常吟诵谢灵运的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咏者有心，听者更有意，侍读老臣荀济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他联络元谨、刘思逸等人密谋暗杀高澄，准备事成之后，归政孝静帝。

但谈何容易？高澄大权在握，而且耳目遍布宫廷，为了实现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选择了“地道战术”，借口要在宫里的后花园建一座土山做景观，暗地里日夜挖掘通往城外的秘密地道，计划让孝静帝通过地道逃出京城，然后号令征集天下兵马，与高澄决一死战。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地道挖到千秋门时，守门军士听到地下有动静，便报告了高澄，他令人调查，很快便搞清楚了来龙去脉。高澄随即派兵抓捕了荀济等人，他自己则带兵气势汹汹地进宫质问孝静帝："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为什么要谋反呢？这一定是你身边的嫔妃出的主意。"说罢，便示意左右捕杀胡夫人等妃子。

孝静帝觉得已经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刻，也不再有什么顾虑，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臣子反叛君王，没听说过皇帝要谋反。你自己要谋反，又何必指责我呢？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何况是嫔妃，如果你想要弑君谋反的话，随便你什么时候动手。"

这席话说得足够大义凛然，气势上完全压住了高澄，高澄觉得自己说得确实不妥，连忙下跪磕头，哭着说自己有罪，并摆酒和孝静帝痛饮，以表谢罪之意。但高澄的好态度只持续了三天。他很快翻脸，把孝静帝幽禁在含章堂，下令将荀济、元谨等人全部用沸水煮死。

高澄原本不想杀荀济，他对荀济一直很赏识，当年正是他推荐荀济进宫去做皇帝的讲师的，对此高欢并不同意，他对高澄说："我喜爱荀济，想保全他，所以才不任用他。荀济一旦进入皇宫，必定会失败。"然而，高澄坚决请求，搞得高欢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荀济被捕后，杨愔去看他，对荀济说："你已是衰暮之年了，何必再如此呢？"荀济答道："叱叱，气耳，何关迟暮！"就是说"去去，此一腔豪气，与年龄有什么关系！"杨愔劝不动，高澄亲自上阵，他问荀济："荀公你为什么要谋反？"荀济来了一句："'奉诏诛将军高澄，何为反？"高澄觉得已经仁至义尽，既然荀济一心向死，也只好成全他。

处理了"皇帝谋反未遂事件"，高澄把矛头指向了被西魏占据的河南七州。

高澄派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带着十万大军进攻颍川（今河南禹州市），镇守颍川的是西魏名将王思政，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王思政手下只有八千人，但名将毕竟是名将，特别是王思政，尤其擅长以寡敌众，东魏军队围攻了将近一年，颍川城依然岿然不动。

慕容绍宗不是等闲之辈，他听从刘丰生的建议，利用颍川城旁边的洧水，在上游筑坝后将水改道，从而引水灌城，这一招果然灵验，颍川城很快便成为孤岛，东魏军队乘势进攻，城破指日可待。

但就在此时，东魏军队却发生了重大变故——慕容绍宗死了！

慕容绍宗死得极为怪异，经过是这样的：慕容绍宗、刘丰生乘船巡视堰坝，窥探城中动静。不料，突然狂风大作，风力极为强劲，竟然将坐船的缆绳吹断，失控的坐船顺着风势，直接跑到了颍川城下，城上的西魏兵用长钩钩住坐船，同时乱箭齐发，无奈之下，慕容绍宗只好跳水逃生，但不幸溺水而亡，终年四十九岁。刘丰生向土山游去，也被城上的士兵射死。

这位被高欢雪藏了十年的一代名将，从重新起用到壮烈牺牲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过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大败南梁，赶走侯景，建立了丰功伟绩，算是圆满完成了高欢交给他的阶段性任务。

据说慕容绍宗对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早有预感，他经常在战舰中沐浴，还经常练习跳水，因为他预感自己将有“水厄”，就是有溺死之灾，希望用这样的方式破除厄运，提升求生能力，但手下人说：“人的命天注定，如果真遭厄运，又如何能破呢？”慕容绍宗笑道：“我也不能免俗啊。”于是停止了练习。

如果继续练习下去，慕容绍宗或许会成为泳坛高手，说不定能够成功脱身，只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慕容绍宗死之前，经常做一个梦，梦到自己的蒜发全部掉光。所谓“蒜发”，是指壮年人长的白头发，他认为这是凶兆，对左右说：“我二十岁以后，头上便生有蒜发。蒜者，算也，难道这预示着我的命将尽了吗？”

关于这些传说是否真实，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兵机武略”的慕容绍宗在一场龙卷风中命丧于颍川城下。

主帅高岳匪夷所思地失去了慕容绍宗、刘丰生两员大将，心情极度沮丧，变得萎靡不振。明明颍川城已经危如累卵，也提不起精神来进攻

颍川城。

此时陈元康建议高澄亲自挂帅出征，他说："大王您自从辅佐皇上执政以来，还没有建立什么突出的功勋。虽然曾经打败过侯景，但是他本来就不是外贼，打败他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颍川快要陷落，希望大王能亲自去建立这一功业。"高澄也想好好表现一番，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亲自率领十万人马奔赴颍川城外。

他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下令："能生擒王大将军的，重重封赏；如果王大将军受到损伤，他身边的人一个都活不了。"由此看出，高澄很欣赏王思政，也难怪，这位王大将军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有胆有识，能战能谋，而且忠诚可靠。

王思政此时已经走投无路，在苦苦支撑一年多后，城墙被水长期浸泡后出现多处崩塌，城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他只能和剩下的兵士转移到土山上。

不成功则成仁，王思政觉得已经回天无术，决定以自杀来表达忠心。他向西跪拜，仰头大哭道："如今兵力已尽，无力可施，只有一死。"说罢便抽出佩刀准备自刎，左右赶忙上前夺下佩刀，手下都督骆训劝他说："高澄下令说如果大将军有伤，左右皆死，您真愿意让兵士们因您而死吗？"

王思政为了保全身边的将士只好做了俘虏，投降纯属于无奈，因此在高澄面前，他表现得很有骨气，高澄得到心仪的人才，心里乐开了花，给了王思政很高的待遇。

高澄平定颍川后，乘胜收复了不少地盘，重新攻占了河南全境，又借着侯景在南梁作乱，攻占了梁朝江淮以北二十三州，将东魏的疆域从淮河扩展到了长江。

他交出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野心总是与成就成正比。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澄又增添了几个重量级头衔，他被封为相国、齐王，并获得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待遇。

这意味着，高澄已经享受到了作为人臣的最高待遇，同时意味着，他已经触到了职场的“天花板”。

捅破天花板，只有一条路，那便是“篡位称帝”，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高澄积极谋划，即将实现自己夙愿的时候，却发生了“东柏堂事变”，他的“皇帝梦”最后终结于一片血泊之中。

三　北齐代东魏

高澄准备了一桌盛宴，没想到，大快朵颐的却是自己的弟弟高洋。

高洋在高家子弟中绝对属于一个异类。先说长相，他的老爸高欢以“帅”著称，当年还是穷小子时，靠着一副俊长相使得高洋的老妈——富家女娄昭君神魂颠倒，从而获得走向成功的“第一桶金”。他的哥哥高澄也是个大帅哥，肤如白玉，脸庞清俊，其他兄弟也都是神情俊爽，风度翩翩。

只有高洋长得有些对不起观众，《北史》说他：“黑色，大颊兑下，鳞身重踝”，就是说肤色很黑，大脸盘，高颧骨，尖下巴，身上有鳞甲状的东西，搞不好是牛皮癣，脚踝还有些走形。当然，史书上这样记载是为了突出高洋有“异相”，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得出高洋长得的确有些“不堪入目”。

高澄和高洋，按说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呢？或许是基因变异，或许是娄昭君怀高洋时吃错了药，或许……

不过，上帝还算公平，给了高洋一副“长残”容貌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好脑瓜子。

有一次，高欢为了测试几个儿子的智力，交给他们每人一团乱七八糟的麻绳，要求他们尽快理清。每个人为了得到父亲的欢心，都全力以赴埋头进行整理，但是却越理越乱，只见高洋拔出刀来把麻绳斩断，说道“乱者须斩”，然后很快理出一缕缕短麻，高欢从此对这个丑儿子刮目相看，这也是“快刀斩乱麻”的由来。

还有一次，高欢令手下大将彭乐假扮敌人去袭击几个儿子，来考察

他们的胆识，其他人都吓得面如土色，只有高洋很镇定，摩拳擦掌要与彭乐死磕。彭乐看到他不依不饶，只好脱下甲胄，告诉高洋这只是一个游戏，无须当真，但高洋却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亲手抓住彭乐献给他的老爸，高欢对此看在眼里，感叹道：“此儿意识过吾。”居然说高洋比自己强，这个评价相当之高。

但是高洋的聪慧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整日目光呆滞，与人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半天蹦不出一个字，让人感觉像一个“智障”。他还经常走极端，有时一天不说话，面对着天空发呆，有时却又在家里无厘头地跑跑跳跳，他的夫人李祖娥实在受不了，问他这是要做什么，高洋回答说只是玩玩而已。

高洋又丑又傻又呆，经常被兄弟们嘲笑，大哥高澄曾对外人说：“像高洋这样的人也能享受到荣华富贵，这在相书上怎么解释得通呀？”连他的母亲娄昭君对他都心生厌恶，觉得上辈子定是造了什么孽，才生出一个这样的儿子。

不过，所有的一切都在“东柏堂之变”后结束了。

高洋第一个赶到现场，指挥若定，从容不迫，这和众人记忆中的高洋，完全是两个人，这时候，人们似乎才醒悟过来，原来高洋过去的种种不堪都是装出来的。

没错，高洋过去的韬光养晦，为的正是今天！

高洋绝顶聪明，他知道高澄早已成为法定接班人，自己一点机会都没有，如果不装疯卖傻，依自己的聪慧，一定会引来高澄的戒心，搞不好人头落地，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兄弟情谊，所以不仅要装，而且要装得很像，要能够骗过所有人。

高澄曾经怀疑过二弟在故意装傻，他的心腹崔暹则认为高洋是真傻，因为有一次朝会上崔暹曾经用手板敲打高洋的背，高洋非但不生气，还执意用自己的牛角手板换崔暹的竹手板，拿到手后反复摆弄，玩得津津有味。崔暹这样一说，高澄打消了心头的疑虑。

装疯卖傻十年的高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迅速平定事变，同时

严格保密，没有让事态扩大，为此他把重伤而死的陈元康收殓在自己的府第里，对外宣称派他到外地去办理公务，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授予已入黄泉的陈元康中书令的职务。

高澄的死，除了高洋受益颇丰外，还有一个人也心里暗喜，即当朝皇帝孝静帝元善见，他受够了高澄的飞扬跋扈，本来想自己动手，但却东窗事发功亏一篑，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厨子成全了自己的心愿。

不过，孝静帝没高兴几天，因为他发现高洋是一个更狠的角色。

高洋控制邺城局势后，便要急着赶回晋阳，因为那里是高家的老巢，重兵都部署在那里，控制了晋阳就控制了军队。临行前，高洋入宫觐见孝静帝，这是事变发生后，两人的首次碰面。

没想到，高洋把朝觐搞得像打仗一样，他带着八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皇宫，孝静帝下阶迎接时，呼啦啦站出来两百多个武士围上前，手握刀柄，如临大敌。

高洋想给这位天子一个下马威，更为过分的是，他自己不说话而让随从传话，说自己要回一趟晋阳，然后虚拜两下，不等孝静帝回话，便转身离去。

望着高洋远去的身影，元善见彻底呆住了，原本的好心情瞬间消失，重新掉入冰河之中，而且似乎感觉更为刺骨，不由自言道：“此人似乎更不相容，吾不知死在何日。”

高洋回到晋阳后，召集文臣武将开会。他在会上的表现令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前辈们大感意外，过去反应迟钝，现在敏捷灵活，过去吞吞吐吐，现在口齿伶俐，过去举止木讷，现在神采飞扬，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打了一个问号，这还是当年的高家二公子吗？

高洋用他出众的表现，彻底洗刷了众人的记忆，使得大家对他心悦诚服。他为了进一步争取鲜卑贵族的支持，下令废止高澄当政时制定的一些触犯贵族的政令，同时将因肃贪而树敌过多的崔季舒、崔暹发配到边疆，这一举动让鲜卑贵族们颇感开心。

高洋很快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元善见晋升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不久又晋升高洋为齐王。到此为止高澄的一切待遇，高洋都享受到了，但是这还不够，他要实现自己哥哥“未完成的皇帝梦”。

在不少人看来高洋的想法足够疯狂，他刚刚上位，根基还不牢固，也没有干出什么出色的政绩，此时禅让称帝，远不是水到渠成，而是霸王硬上弓，所以大部分朝臣持反对态度，支持他的仅有黄门侍郎高德政、散骑常侍徐之才、北平太守宋景业等少数几人。

然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他的生母娄昭君，高洋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母亲，本来想获得她的支持，没想到被娄昭君劈头盖脸说了一顿：“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这话说得有些刺耳，就是说你父亲如龙，哥哥似虎，尚不敢称帝，终身为人臣，你何德何能，敢行禅让之事？

对于娄昭君这席话一直有不同的解读。虽然史书上说她“慈爱诸子，不异己出，躬自纺绩，人赐一袍一袴”，赞扬她对儿女，无论是否是自己生的都一视同仁，但也有不少证据表明娄昭君死活看不上高洋，觉得高洋和父兄相差太远，有这样的想法简直是痴心妄想。

还有人认为娄昭君这样的态度，恰恰是为了高洋着想，因为当时西魏虎视眈眈，且以正统自居，侯景反叛后独霸一方，蠢蠢欲动。北方的柔然也是贼心不死，想着乘乱大捞一把，如果高洋篡位称帝，恐怕会受到三路夹击，前景相当不妙。

娄昭君素来以有见识闻名，她自主选择“潜力股”高欢，助力夫君一步步走向成功；她早就看出侯景有野心，提醒高欢要多加提防；为了搞好外交关系，她全力支持自己老公娶柔然公主，并腾出正室甘为次席，这些都不是一个寻常女人能做出来的。因此她是在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后，对高洋称帝采取了反对态度。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结果是她给了高洋否定答案，并且一点面子也没给。

高洋将母亲的话告诉徐之才，没想到这位心腹做了另一番解读，他

说：“正因为你的才能比不上父亲兄长，所以才应该早日登上皇位啊。”言外之意是说正因为没有威望，如果不登基的话，恐怕人心思动，可能将来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

围绕着是否禅代，朝中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拥立派和反对派。

刚开始时，反对派占据了上风。娄昭君认为高洋个性懦弱直爽，他自己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完全是受了唯恐天下不乱的高德政的教唆。另外一个重臣斛律金也认为禅代之事万万使不得，并认为是宋景业从中蛊惑，请求杀掉他。

高洋一筹莫展，找来手下众臣商议，没有人敢出来吱声，只有长史杜弼站出来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关西宇文泰，历来是我们的强敌，如果大王接受禅让做了皇帝，那宇文泰出兵便师出有名，如果他兴师动众来讨伐，该如何是好呢？”徐之才不满这样的言论，出来反驳道：“现在和大王争天下的人，也都想做大王所做的事情。就好比人们在集市上追逐兔子，一个人抓住后，众人也就不想了。如果宇文泰听说大王称帝，他巴不得顺势自立，怎么会发兵讨伐呢？”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但到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高洋看着众臣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心里虽然有一万个不舍，但只好暂时按捺住心中的欲望，将这件事搁置起来。但支持派并没有放弃努力，徐之才、宋景业等看到高洋为此闷闷不乐，建议他不如占卜一下，看看上天的意思，如果老天也觉得不行，就可以彻底死心了。

高洋觉得有理，祭出了当时最为灵验的占卜套路——塑金像，结果一次成功。

这好像是一针强心剂，让本来有些心灰意冷的高洋，重新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他决心顺从天意，率军离开晋阳直奔邺城，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禅代称帝。

此时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高洋了，杨愔、高德政等人组成了筹备组，紧锣密鼓地开展禅让的前期准备工作，起草让位诏书、修筑祭天高

坛，准备登基法器……

孝静帝元善见如他的名字一样，确实有预见性，他觉得高洋比高澄更难对付，如今得到了充分验证。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商讨余地，只有让位才能保住项上人头，元善见在早已准备好的让位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后说："古人有顾念遗簪敝履的遗风，我想效法，和六宫的妃嫔们告别一下，可以吗？"高隆之说："今天天下还是陛下的，何况六宫呢？"元善见步行进宫与妃嫔及其下属告别，整个皇宫都失声痛哭，然后他离开皇宫，结束了傀儡皇帝的生涯。

武定八年（550年）五月初十，高洋在邺城南郊正式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天保，国号齐，史称北齐。他追尊父亲高欢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为高祖；追赠大哥高澄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

如杜弼所料，宇文泰果然来了。

他听闻高洋称帝的消息，亲率大军东进，宇文泰借此想看看这位只有二十五岁的新皇帝是否像他老爸一样骁勇善战。

高洋并不畏惧，率领大军前去迎敌，宇文泰看到北齐军队军容严整，不由感叹道："高欢并没有死啊！"当时正赶上连日大雨，西魏军队的牲畜大量死亡，宇文泰下令班师回朝返回关中，这是他最后一次东征，这位与高欢斗了大半辈子的一代枭雄，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主动进攻北齐，两国的边境也渐渐安静下来。

再说说那位交出皇位的孝静帝元善见，高洋即位之初，对这位废帝还算不错，封他为中山王，食邑一万户，并允许他在自己的封地，可以悬挂天子旌旗，用天子年号，文书可以不称臣。这段时间元善见应该过得颇为轻松惬意，他整日和妻子（高洋的妹妹太原公主）饮酒赋诗。但这好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高洋最终没有放过他，天保二年（551年）十二月初十，高洋毒杀了废帝元善见，他的三个儿子同时遇害。

元善见的皇后是高欢的女儿，被高洋杀掉的三个儿子均为皇后所生。也就是说高洋杀掉了三个亲外甥，但在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面前，这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四　新朝新气象

“新皇帝上任三把火”，隐忍多年最终逆袭成功的高洋，心中充满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在文治武功上频频出招，而且招招见效，颇有建树。

高洋治国理政的重点是整顿吏治，他先是改革官制，削去州、郡建制，这样全国官吏一下子减少了几万人，吃皇粮的人少了，百姓的负担自然大为减轻。在做减法的同时，高洋也做了加法，他任用一大批精明强干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既有旧有勋贵的后人，也有出身寒门的人才，既有鲜卑人，也有不少汉人，而恰恰是这些杰出的人才，支撑着北齐政权没有因高洋后期的暴虐无常而陷于崩溃。

“治国先治吏”，高洋很快找到了整顿吏治的好方法，他身边侍从赵道德为了私事派人投书求助于黎阳太守房超，房超不看求情信，直接用木杖打死了使者。高洋知道此事后对房超很是赞许，觉得这个经验可以推广，下令各地地方官都设一根木杖，用来打敢于走关系溜后门的使者。这个举措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都官郎中宋轨上奏说：“如果受命充当信使的人被棒杀，那些犯法的本人又该当何罪呢？”高洋觉得有理，这才废止了这种做法。

高洋吏治上采取的“高压”态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北齐书》上说：“（高洋）素以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一度混乱的官场有了根本性改观，出现了“刑政为新，吏皆奉法”的崭新气象。

高洋还重新恢复了“班禄制”，北魏冯太后当政时推行的这项制度，旨在解决官员盘剥百姓以获得收入的问题。但这项制度后来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到北魏末期几近荒废，又回到了侵夺百姓的老路上，百姓们为此叫苦不迭。高洋见此状况，采取有力措施，重新严格执行“工资”发放制度。

高洋做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启动《北齐律》的编制工作。

高欢掌权时，高洋的大哥高澄组织编制了《麟趾格》，这是一部刑

事单行法规。高洋上台后，觉得这部律法“未精”，于是下令让人在此基础上修编律法，史称《北齐律》。法律中确定了重罪十条，比如谋反、叛逃、不孝等等，规定这十条罪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赦免，这也就是“十恶不赦”的由来。

这部律法在体例、结构、内容等方面都有创新，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更为关键的是，它为隋唐两代的律法奠定了基础，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北齐律》，隋唐的法制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当然，作为好武之人，高洋个人最大的建树还是在“武功”上。

高洋面临的最大外患，毋庸置疑是西魏宇文泰，说来也怪，一代枭雄默默退兵后不仅不敢进犯北齐，反倒害怕北齐军队趁黄河冬天结冰时突袭，于是西魏又使出了老一套，派人将黄河上的冰凿碎。尽管想象中的突袭一次也没有发生，但高洋在世时，西魏都不敢大意，每到冬天便开始大规模的“凿冰”运动。

既然西魏主动认怂，高洋也见好就收，他把矛头指向了北方那些强悍善战的少数民族。

天保三年（552年）隆冬，高洋趁北方天寒地冻、不易作战之机，亲率军队进攻库莫奚，在代郡之战中将这个经常袭扰北齐边境的胡族彻底打垮，仅牲畜就俘获了十万余头。

又过一年，高洋再次出击，这次的目标是契丹，史书记载，他“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意思是说，高洋在数九寒天光着膀子，披散头发，昼夜不停急行军，饿了吃一口冷肉，渴了喝一口泉水，从这个记载来看，高洋耐寒能力超强，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手下的将士看到皇帝如此敬业很是感动，士气空前高昂，大败契丹，一直打到渤海边才鸣金收兵，俘虏士卒十万之众，牲畜十万余头。

契丹，这个日后震撼华夏的少数民族，刚冒头便被高洋打残，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气，只好躲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蛰伏，直到两百年后才

又重新崛起。

回师途中，高洋特意来到了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当年北征乌桓的曹操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观沧海》，高洋面对着滚滚波涛，心潮澎湃，想必他会在心中默默吟诵这首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当年，曹操在海边“歌以咏志”时已经五十三岁，而高洋此时却只有二十七岁，他有理由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

契丹之后该轮到突厥倒霉了，这个民族击败昔日草原霸主柔然后，成了新的一霸。突厥人以狼头为标志，传说他们是狼人的后代，自然凶悍无比。高洋不愿坐视突厥称霸，他亲率大军与突厥人在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大战一场，这个草原新贵在高洋面前，照样低下了高昂的头颅，送上降书顺表，高洋才算罢休。

被突厥人赶下霸主宝座的柔然残部，不知死活地来抄掠北齐边境，高洋以少胜多，一战打得柔然伏尸二十里，从此，这个称雄北方数百年的少数民族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

其他的诸如山胡等胡族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特别是石楼山胡，即使在北魏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没有将其彻底征服，但高洋却做到了。

搞定了北方胡族，高洋又把目光转向了南边，他趁南梁内乱，以十万大军作为“使者”，硬生生地塞给南梁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傀儡皇帝，虽然后来这个皇帝被陈霸先赶下了皇位，但高洋却取得了南梁在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

高洋“征伐四克，威震戎夏”，短短几年，他北击库莫奚，东北逐契丹，西北破突厥，西平山胡，南取淮南，势力一直延伸到长江边，人口达三百万户，两千万口，土地之广、人口之多、军队之强、粮储之盛，成为当时三个割据政权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五　杀人杀上瘾

一切在天保六年（555年）后发生了惊天的逆转。

高洋像换了一个人，意气风发、励精图治瞬间远离这位帝王，残暴、荒淫、变态、魔鬼、禽兽等标签开始一个个贴在他的身上。

历史上由好转坏的皇帝不少，但像高洋这样改变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如此面目全非、如此令人发指的，实属罕见。

据史书记载，高洋最早开始显露出暴虐的一面是在征战山胡时，大破山胡后，他下令将这个民族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首，女子及十三岁以下男子赏赐给军士们。据《北史》记载：“是役也，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行威虐。”意思是，在战斗中，北齐军队的一个都督因手下的什长（五人为一伍长，十人为什长）路晖礼没能赶过来救助而受伤。战后，该都督向皇帝控告路晖礼，高洋闻听后勃然大怒，不仅将路晖礼剖腹挖心，还下令让九个士兵分食其肉，连内脏等秽物都吃了，高洋也由此开始酷虐逞威。

从此之后，高洋性情大变。他首先成了一个“前卫行为艺术家”，史书记载，喝多后他有时披头散发，穿上胡服，披红戴绿，拿着刀在街上暴走；有时涂脂抹粉，穿着妇女服装，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有时变身成为“摇滚歌手”，击鼓跳舞，放声高歌，从清晨一直折腾到晚上。

高洋有时骑着不加鞍子和缰绳的驴、马、骆驼等牲畜视察民间，后来索性骑人而行，他让崔季舒、刘桃枝等手下背着他到处游窜，边走边击鼓。他高兴到哪里便到哪里，“勋戚之家，朝夕临幸”，经常搞得王公大臣们一点准备都没有，走累了便随便往地下一躺，逮哪儿睡哪儿，完全没有九五之尊的样子。

高洋还是有名的“裸露狂”，他在盛夏时节脱光衣服在太阳下暴晒，本来就不白的肤色晒得更黑。如果说夏天脱光晒太阳，是为了追求古铜色的健康肤色还能说得过去，那数九寒天里在室外脱光，就使人感到匪夷所思了。高洋超级不怕冷，“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寒冬里他裸着身子狂奔，手下都觉得不好意思，但他却完全不当回事。

更为叫绝的是，喝多后的高洋变成了一个“轻功高手”。

高洋大规模扩建了曹操在邺城修建的三台，并将名字由铜爵、金兽、冰井改名为金凤、圣应、崇光，扩建了三台上的宫殿，高达二十七丈，换算过来大概有八十九米，台与台之间相隔二百余尺，工匠干活时都要绑着保护绳，害怕出现高空坠亡的事故。但高洋却在几十米高的宫殿脊梁间来回穿梭，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高兴起来甚至在上面即兴舞蹈，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自己玩得很嗨，却把宫殿下面的属下吓个半死。

如果说高洋仅仅是“行为艺术家”问题还不大，毕竟是自娱自乐，不会祸及他人，但可怕的是，这仅仅是他变态人生的前奏。

高洋的荒唐行为很快为天下所知，有天他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高洋问她：“你觉得当今皇帝好不好？”当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这位女子根本就不知面前的正是当朝皇帝，她随口说：“癫癫痴痴，何成天子。”高洋听后大怒，当众行凶，在街头用刀杀了她。

杀戒既然开了，便再也刹不住车。

最先倒霉的是那些曾经欺负过或者反对过他的人。他的三弟高浚便成了“出头鸟”，当年高洋“装疯卖傻”以求自保，这位三弟经常嘲笑他，有时故意斥责左右说：“你们这些奴才，怎么不帮我二哥擦一下鼻涕”，高洋对此耿耿于怀。

高洋上台后，身为青州刺史的高浚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本来高洋对他就心怀不满，他还上杆子往上撞，他对手下说：“二哥嗜酒坏德，大臣们无人敢劝，我想去劝一劝，你们觉得他会听我的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高洋不但不听，反而更加讨厌这个三弟。

有次高洋喝多后又玩起了裸体游戏，正在现场的高浚把丞相杨愔拉到屏风后，责备他身为重臣却不劝谏。高洋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大臣与藩王相结交，杨愔感到很害怕，为了自保就把此事奏报给高洋。高洋怒道：“小人由来难忍。”高浚听到此话，吓得赶紧跑回青州，但他并没有消停，转而又向高洋上奏劝谏，这下把皇帝哥哥彻底激怒了，高洋决定

新仇旧恨一起报，他下令将高浚抓起来，投入邺城地牢。

高浚到了地牢被关进铁笼时，发现自己并不孤独，因为他的另一个兄弟上党王高涣已经在里面了。

高涣是高欢的第七子，他倒霉就倒霉在“七”上，“亡高者黑衣”是当时流行的一句神秘的话，所以宇文泰和高欢作战时，穿的军服都是黑色的。高家对此很忌讳，高欢每次出行都不愿见和尚，因为和尚身穿黑色的衣服。高洋更加迷信，他有次向近臣询问：“什么东西最黑？”大家说“漆”。

高洋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七弟，就派都督破六韩伯升前往邺城召高涣来觐见。高涣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杀死破六韩伯升后逃跑，渡过黄河后被当地人捉住，解送到高洋那，高洋把他装在铁笼里关入地牢。

高洋找的这个理由实在有些牵强，很难服众，联想起高涣在“东柏堂之变”时的奇怪表现，他受难的原因应该不只因为排行老七，大概与当年的那个惊天事变有关系。

高洋的两位兄弟自此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吃饭和大小便都在一起，饮食起居宛如牲畜一般。就这样关了一年，高洋不知为何，突然又想起了这两位弟弟，于是他带着九弟高湛来到地牢，高洋在铁笼边放声高歌，并令两位弟弟合唱，二人的歌声凄凉呜咽，高洋被打动，再看到两位弟弟的惨象，高洋突然心生怜悯，打算放了他们。

但旁边的高湛素来与高浚不和，他在旁边说道：“猛虎安可出穴！”高洋一听又改了主意，令宫廷杀手刘桃枝用长矛刺向铁笼中的高浚和高涣，但几次也没有刺中，恼羞成怒的高洋令人向铁笼投掷火把，竟将两个弟弟活活烧死了。后来他们两人被挖出来时皮肤头发都脱落光了，尸体的颜色和木炭一样，真所谓“手足相残何其忍，无情最是帝王家”。

高隆之是高欢时代的重臣，是“四贵”之一，在高洋禅代称帝的问题上，他属于反对派。高洋对他一直心存不满，有次高隆之和前东魏宗室元旭喝酒，席间对元旭说：“与大王交朋友，无论生死，我都不会变

心。”元旭后来被处死，有人将此话密报给了高洋，这把他心底的不满彻底点燃了。他让卫士打了六十一岁的高隆之一百多拳，随后高隆之死在路上。就这样还觉得不解恨，后来又将高隆之二十多个儿子抓来，齐刷刷地砍掉脑袋，尸体统统扔到漳水里喂鱼。还将高隆之的坟墓挖开，斩断尸骨，也扔到漳水里。

杜弼也是当年的反对派之一，有次高洋问他治理好国家应当用什么样的人？杜弼直言不讳说“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意思是说鲜卑人不过是些驾车骑马的流浪汉，如果要说治理国家还是应当用中原的汉人，高洋听后心里不快，但当时没有发作，一次酒醉后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下令将杜弼砍头，酒醒后又感到后悔，赶忙派人去赦免，但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呢。

大司农穆子容言语上对他有所冒犯，高洋让人将这位老臣的衣服扒光，让他趴在中庭中，“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意思是高洋亲自动手用箭射他，或许是因为喝高了，连射几次都偏离了目标，一怒之下让人拿一根拴马的木桩插穆子容的下身，最后贯穿肠子而死。

高洋越杀眼越红，已经顾不得是反对派还是支持派。

高德政是高洋曾经的心腹，也是拥护他篡位称帝的大功臣之一，但高德政后来对高洋的所作所为有些看不下去，劝谏他不要酗酒杀人。话说多了，高洋就烦了，对高德政发了一顿脾气，这下把高德政吓着了，他为了自保，装病住进了佛寺中。

有天高洋突然想起了这位老友，他问身边的杨愔：“我十分担心德政，不知他病情如何？”杨愔和高德政不和，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如果拜他为冀州刺史，他的病立即会好。”高洋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高德政为冀州刺史。高德政听到自己可以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病也不装了，瞬间变得生龙活虎，这让高洋很生气，他把高德政召来，对他说：“听说你病了，我来为你扎针。”说罢便拿着小刀向高德政刺去，一会儿便将其扎成血人。

高洋还觉得不过瘾，让刘桃枝砍掉高德政的脚指头，高德政毕竟是高洋曾经的铁哥们，和刘桃枝私交也很好，所以他一时不敢下手，高洋

大骂道："你不砍他，我就杀你。"刘桃枝没办法，铆足了胆子砍下了高德政的三个脚指头。

高德政本来以为没事了，虽然少了三个脚指头，但至少保住了脑袋，但也该他倒霉，他的夫人害怕高洋派人来抄家，连夜转移家产。高洋酒醒后，后悔症又犯了，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很对不住曾经的老友，他亲自到高府，想去探望一下。

没想到，正赶上高家一车车的将财宝往外运，高洋看到如此多的财宝，顿时又火了，他责问："这些宝贝皇宫都没有，你家是从哪里弄来的？"高德政的夫人只好承认是原来东魏元氏宗亲送的，这下捅了马蜂窝，高洋最担心的便是原来东魏的皇族与大臣们交往，于是下令将高德政夫妇处死，紧接着杀了他们的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高洋想起了高德政的功劳，又有了一丝悔意，追封高德政为太保，由于儿子被他杀光了，只好由高德政的孙子继承爵位。

下一个倒霉群体要轮到元氏皇族了，他们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不过其中的原因，除了高洋的残暴不仁外，还要怪一位元氏皇族成员。

此人叫作元韶，他是孝庄帝元子攸的大侄子，时任彭城王，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便是高洋的大姐夫。高欢的长女曾经是孝武帝元脩的皇后，元脩西逃后，改嫁了元韶。

元韶能被高欢看上，当然有几把刷子。他从小便爱读书，颇有见识。他对高洋言听计从，两人关系不错，据说高洋曾经把他的胡子全部刮掉，让他穿上女人的衣服，和左右戏谑地说："我要让彭城王当我的嫔妃。"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侮辱，但元韶却不在意。

高洋把孝静帝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杀死后，天空出现了日食，他也很担心，知道元韶博学多才，便把元韶找来问他："汉光武帝是如何做到中兴的？"这个问题可以有一百个答案，但书呆子元韶却说了一个最不该说的，他回答："那是因为王莽心慈手软，没有把老刘家的人全部杀光。"

高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诛杀东魏皇室元世哲等二十五家，没过多久，又把剩余十九家关进监狱。三个月后，高洋大开杀戒，

将所有关在监狱的元氏宗室全部在东市斩首，过程残忍至极。前后共杀了元家七百二十一人。

而多嘴的元韶，也被关入地牢，没有任何食物来源，饿得无法忍受，只能吞食自己的衣服，最后也被饿死。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惹出如此大的祸端，想必打死他也不会再讲这样的话。

当时有一个县令叫元景安，也是宗室一员，被抓进了监牢。他对堂兄元景皓说："我们不如改姓高吧，也许能逃过劫难。"元景皓断然拒绝说："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就是说采用改姓的方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大丈夫宁愿作为玉器被打碎，也不能作为瓦片而保全下来。这就是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由来。元景安随后向高洋告密，元景皓最后被处死。

高洋杀人上瘾，为此宫中专门定制了一大批专业杀人工具。工具有了，但"货源"却成了问题，主要原因是高洋杀人频率过快，如果照这样的速度杀下去，恐怕很快朝中大臣都要被杀光。宰相杨愔想了个办法，他从邺城监狱里拉出一批死刑犯人，置于高洋身边，供他想杀人时随时取用，称为"供御囚"，对这些囚犯而言，算是拿命赌博，如果运气好，三个月后没有被杀掉，就可以出狱回家。

这实在有些难为杨愔，身为当朝宰相，一方面要好生伺候高洋，把自己的性命先保住。另一方面还要想方设法稳住朝局，不能因高洋的胡闹而使社稷崩塌。

杨愔成了整个朝廷的"定海神针"，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很值得一说。

杨愔出身弘农杨氏，是标准的豪门大族，所以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六岁学史，十一岁便学习《诗》《易》，尤好《左氏春秋》。他成年后，"能清言，美音制，风神俊悟，容止可观。人士见之，莫不敬异"，时人都认为他将来前程远大。

建明元年（530年），杨愔的哥哥杨侃协助孝庄帝元子攸杀了权臣尔朱荣，结果引得尔朱兆起兵攻进洛阳，不但杀了皇帝元子攸，灭了杨家的族，还下令逮捕杨家在外地的所有的人，正在邯郸的杨愔被抓捕，

杨愔对负责押送自己到京师的小官巩荣贵说："我杨家世代忠良，忠于魏室，因国破家亡，才落到如此田地。今我为囚徒，无颜见先帝和祖宗，请给我一条麻绳，让我留个全尸，我终生不忘你的恩德。"巩荣贵被杨愔所言打动，于是和他一同逃走了。杨愔投奔了高欢，他自陈家难，言词哀切，以致痛哭流涕。高欢为之动容，当即任命他为行台郎中。

高欢很赏识他，很多征讨檄文都是杨愔写的，但很快又发生了变故，杨愔因堂兄杨幼卿被孝武帝元脩杀死，悲惧成疾，便到雁门温泉疗养。同僚郭秀一直嫉妒杨愔的才能，便致信恐吓他，称高欢要将其交给皇帝治罪，并假意劝他赶快逃走。杨愔信以为真，将衣服扔在河边，伪装成投水而死的假象，而后趁机逃走。他改换名姓，自称刘士安，躲到嵩山。不久，杨愔又偷偷跑到光州，做了教书先生。

高欢后来知道了杨愔的下落，让人把他找回来继续做官，还把自己的庶女嫁他做老婆。高欢死后，杨愔成了高澄的得力干将，他也是"东柏堂之变"时与高澄商议废立皇帝的三个心腹大臣中的一个，当然也是跑得最快的那位。

高洋建立北齐后，对杨愔更加重用，不但任命他为宰相，还把自己的姐姐，原来东魏孝静帝的皇后，现在的太原长公主嫁给他。这样，杨愔成了高洋的姐夫。

杨愔受到高欢、高澄、高洋的信任和重用，身上自然有许多闪光之处，一是为人忠孝，杨愔遭逢家难，平素以丧礼自居，只吃盐米，不食酒肉，以致形销骨立。高欢对此很同情，常常加以劝慰。韩陵之战时，杨愔随高欢与尔朱氏交战，每战都身先士卒，人们都叹道："杨愔只是一个儒生，如今竟成了武士。仁者必勇，果然不假啊。"平定尔朱氏后，杨愔辞职回乡，安葬亲族。丧柩出发时正值寒冬，他赤着脚走在厚厚的积雪上，号啕痛哭，见者无不动容。他曾出使南梁，在杨氏家族的佛寺看到父亲杨津的画像，悲从中来，痛哭不止，呕血数升，以致病卧不起，最终被抬回邺城。二是清正廉洁，杨愔掌权后，门前断绝私交。他轻财重义，将所得全部散给亲族，家中只有数千卷书籍。当时，平原王高隆之与他比邻而居，府中常有富商来往。杨愔对人道："好在我的门前没有这种东西。"三是能力突出，杨愔博闻强记，才干出众。曾有一个叫鲁漫

汉的候选官员，觉得自己出身低微，认为杨愔肯定不会记得自己。杨愔却说："前些日子你在元子思坊，骑一头秃尾母驴，看见我也不下来，还拿一把扇子遮着脸，我怎能不认识你。"鲁漫汉大为惊叹。杨愔又调侃道："自古道，名如其人，你叫漫汉果然没错。"

伴君如伴虎，尤其是给高洋这样的变态皇帝打工，风险不是一般的高，杨愔只能忍辱负重。为了讨好高洋，身为宰相的他，还兼任一项工作，那便是为高洋递送"厕筹"。所谓"厕筹"，还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搅屎棍"，是指大便后用来擦拭的木条或竹条，相当于现在的手纸。

尽管杨愔如此小心翼翼，但还是有几次险遭不测。

有一次，高洋喝高了，想用小刀豁开他的肚子，因为杨愔的肚子比较大，高洋为此经常戏谑他。他想对杨愔开肠破肚，大概是想看看大肚子里到底藏了些什么，幸亏崔季舒在旁边打趣说："小公子和老公子搞恶作剧呢！"边开玩笑边顺势拿走了高洋手中的刀。

还有一次，高洋把杨愔塞在棺材里，装在灵车上，本来是想玩送葬游戏，但高洋却假戏真做，几次要用钉子将棺材钉死，所幸最后停住了，想必躺在棺材里的杨愔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喝了酒的高洋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杨愔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想办法保护别人。

有次开府参军裴谓之上疏劝谏高洋，高洋很生气地对杨愔说："这个蠢货怎么敢这样做！"摸透高洋心理的杨愔说："他想让陛下杀了他，好在后世留个好名声。"高洋大笑道："这个小人，我就是不杀他，看他怎么出名。"

亏得朝中有杨愔这样的人，使高洋胡作非为造成的损失大大降低，虽然高洋的变态搞得大臣们人人自危，但有杨愔和其他朝臣兢兢业业处理政务，对百姓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历史上称之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六　变态性狂魔

酒色不分家，残暴和荒淫通常相伴，而高洋的性变态远远超出众人想象。

其中的起因，很可能与当年他的大哥高澄欺辱他的老婆李祖娥有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要展开疯狂的报复。

高洋把高澄的遗孀冯翊公主元仲华找来，对长嫂说："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说罢将愤怒全部发泄到大嫂身上，这还不解气，他还找了一群身强力壮的胡人来凌辱大嫂，他则在旁边观看，并以此为乐。

嫂子不放过，庶母也无法幸免。

高洋对老爸高欢最宠爱的女人大尔朱氏动手非礼，大尔朱氏为高欢生的儿子只比高洋小三岁，所以死活不肯，无法得逞的高洋恼羞成怒地说："当年我父亲在世时，你没少欺负过我母亲，今天我要为她报仇。"随即抽出佩刀将大尔朱氏砍死。这位北魏孝明帝的嫔妃，孝庄帝的皇后，高欢的小老婆，就这样命丧黄泉了。

对庶母、大嫂尚且如此，其他女子更不在话下。

高洋的侄女乐安公主嫁给了尚书右仆射崔暹的儿子。一次公主回宫，高洋问及公主的生活，公主回答说："一家人都极尊重我，只有婆婆不怎么喜欢我。"恰好当时崔暹因病去世，高洋直接跑到崔暹家中，进屋问崔暹的妻子："你想夫君吗？"崔暹的妻子李氏回答："结发情深，当然想念。"高洋说："既然想念，我就成全你，让你到阴间去见他。"然后一刀将李氏的脑袋砍下，掷于墙外。

他还将魔掌伸向了老婆李祖娥的姐姐李祖猗，高洋想把妻姐纳入后宫，但李祖猗已经结婚，老公是原北魏宗亲元昂。但对高洋来讲，这完全不是事儿，他将元昂召来，让其跪在地上，然后用乱箭射死，流在地上的血多达一石。送葬之日，高洋亲自到元昂家哭吊，他并非想真心忏悔，而是来出演一出骇人听闻的闹剧，当着元昂一家子，公然非礼了李祖猗。

高洋的胡作非为，使得生母娄昭君都看不下去了，有次她忍无可忍举起手杖朝高洋打去，大骂道："你父亲如此英雄，怎能生出你这样混账

的儿子！”高洋当时酒还没醒，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你这老太婆还敢骂我，我把你嫁给胡人做老婆。”娄昭君听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

高洋酒醒后，觉得自己做得实在有些过，他想弥补过失，逗母亲开心，于是偷偷钻到娄昭君的胡床下面，用身体把床给顶了起来，本来是想和自己老妈开个玩笑，但没料到正在床上坐着的娄太后猝不及防，一下子摔了出去，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疼得直叫唤。

老妈痛苦的叫声，使高洋暂时清醒了，他“大怀惭愧，遂令多聚柴火，将入其中”，就是说高洋令人将柴火点燃，准备以自焚来谢罪。娄太后急忙拉住，好生相劝才打消了高洋自焚的念头。

但高洋还是不愿放过自己，他脱了上衣跪在地上，让平秦王高归彦杖打自己，并命令道：“杖不出血，当即斩汝。”娄太后看不下去，抱着高洋说已经原谅他了，无须再打了。高洋依然不肯，太后好说歹说，才“方舍背杖，笞脚五十”，由背杖改为在腿上打了五十下了事。

高洋决心吃一堑长一智，“悲不自胜，因此戒酒”。

酗酒成性的高洋真的可以痛改前非吗？显然是天方夜谭，史书上称“一旬，还复如初”，也就是说，只戒了十天便开始复喝，而且变本加厉，比以前喝得还要厉害。

对自己生母如此，对岳母就更加不客气。

有次高洋喝多了闯入岳母家中，看到岳母养尊处优的样子，心里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来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对着血流如注的岳母说：“我打过母后，还没打过你，这不公平，必须要打你一顿。”于是命令手下用马鞭抽了岳母一百下才算完事。

高洋变态登峰造极的事件当属用“人骨做琵琶”，这已经不能用常人的想法来理解这个变态狂人了。

高洋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禽兽不如。

高洋前半生英明无比，突然间变成一个大魔头，让人百思不得其

解。

单纯来看，他的疯狂和酒密切相关，他的残暴往往是酒后所为，或者说各种变态做法是在完全丧失意识或者部分丧失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酒后清醒时，高洋有时还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甚至自责。

但是仅仅是因为酒吗？这样的结论显然太过简单，历史上酗酒成性的皇帝不少，但很少有像高洋这样的。说到底，酒至多只是一个催化剂，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是一个病人，更确切地说，他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高洋为什么会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似乎没有统一的答案，倒是可以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探出个端倪，那便是“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在潜意识影响成年后的自己”。

高洋从小由于长相丑陋，母不亲舅不爱，童年的记忆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心里充满着极度的自卑感。稍微大些后，由于害怕受到迫害，只能天天装疯卖傻，被兄弟们侮辱欺凌却不敢动怒，将所有委屈积压在心头，极度的压抑更加重了他人格上的缺陷。

当他走到权力中心后，憋着一股气想要有所作为，为的就是洗刷前耻，让别人知道自己并不呆傻，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做到了这点。但是，他将北方的胡族全部收拾妥当后，高洋骄傲自满，不思进取，觉得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同时觉得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吞并西魏和梁国，人生也就这样了，于是积攒着众多人格缺陷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酗酒、淫乱、杀人成为他麻醉和取悦自己的工具，今朝有酒今朝醉，怎么刺激怎么来。

只可惜当时没有治疗精神病的医生，如果有，想必也早已成了高洋的刀下之鬼。

当然，高洋的精神病不是全天候的，而是间歇性的。

有次高洋与身边的人一起喝酒，大喊大叫道：“今儿真高兴！”都督王纮泼凉水说：“高兴过头了，就要吃大苦头。”这位王纮就是当年在东

柏堂两位执勤的侍卫之一，另一位纥奚舍乐被兰京刺死，他则受了重伤。高洋不解，王纮说："彻夜饮酒，却看不到国家灭亡、自己死掉的情形，那就是大苦头。"高洋很生气，斥责王纮说："你与纥奚舍乐一起侍奉我哥，他死了，你为什么没死？"于是下令让人将王纮绑起来，摁住他的头，高洋自己手持大刀准备往下砍，王纮说："杨愔、崔季舒当时溜得比谁都快，现在竟然当上了尚书仆射、尚书，我冒死抵抗，反而被诛杀，从古至今还没有见过这等怪事！"听了王纮的话，高洋变得清醒起来，他把刀扔到了地上，说"不能杀王纮啊"，于是便把他放了。

还有一次，典御史李集对高洋进行劝谏，言语中竟将高洋比作夏桀商纣一样的暴君。高洋大怒，让人将李集的头浸入水中许久，眼看要淹死时才捞上来，这时问他："现在还像不像桀纣？"李集是个硬骨头，他回答说："现在连桀纣都不如了。"高洋又让人将他的头沉入水中，连续反复几次，但李集却毫不屈服。换做平日，估计高洋早已将李集碎尸万段了，但那日他的精神突然又变得正常了，他下令将李集释放，并对他赞许有加，对着群臣说："今天总算知道天下竟然有关龙逄、比干这样的人。"

可惜的是，高洋的清醒只是灵光一现，没过多久，李集又想进谏，高洋没等他说出口，便命人将他推出去腰斩了。

唯一没有受到高洋折磨的是皇后李祖娥，史载"帝好捶挞嫔御，乃至有杀戮者"，高洋动辄对嫔妃痛殴，甚至杀戮。但"唯后独蒙礼敬"，只有对自己这位结发妻子表现得极为敬重，无论是喝高了还是犯病，都没有对皇后有不敬之处，这也成为高洋变态人生中难得的一抹亮色。

酗酒过度的高洋，身子骨很快便不行了，他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第一人选是皇后李祖娥所生的长子高殷，高洋很注重对高殷的培养，请来名师教导，高殷博学多才，举止斯文，尽管如此，高洋总觉得他与自己心目中的接班人有不小的差距，在他看来，高殷太文弱了，很难压得住阵脚。

为了培养儿子的胆识，高洋下令让高殷亲手砍杀死囚，高殷平日里根本不摸刀枪，让他去砍死囚的人头，简直比登天还难。但面对父亲严厉的目光，高殷没有办法只能照办，哆哆嗦嗦砍了几次，都没有将囚犯

的头砍掉，看着高殷的怂样，高洋倍感失望，拿起马鞭抽了他几下，没想到高殷居然被吓成了一个结巴，这下可好，别说砍头不利索，说话也变得不利索了。

高洋觉得，在兄弟和儿子中最适合当皇帝的是六弟常山王高演。他多次在宴会上喝多时说：“太子性格懦弱，江山社稷事关重大，我怕他承当不了，看样子最后还是应当传位给常山王高演。”太子少傅魏收对杨愔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以轻易动摇。皇上老说要传位给常山王，以致让臣下惑乱疑虑，怀有二心。这种传位给谁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老这样说恐怕会徒然使国家发生动乱。”杨愔把魏收的话转告给高洋，高洋这才停止说这种话。

高演和高洋是同胞兄弟，他们的生母都是太后娄昭君，但娄太后对两人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自小对高洋不太待见，对高演却极为宠爱。

高演曾经担任尚书令、司空、大司马等重要职务，他善于决断，又擅长文辞义理，将政事处理得非常得当，深得高洋的器重，他对高演说：“有你处理国事，我为什么不尽情寻乐呢？”

高演看到高洋沉湎酒色，经常做出变态之举，于是便劝说高洋要懂得收敛，这下把高洋惹火了，他决心给这个六弟脸色看看。

高演平日里为人严厉，对犯错的手下毫不留情，经常施以鞭打等处罚。高洋为了治六弟的罪，便召来那些曾经被高演处罚过的人，用刀子逼他们说出高演的问题。但没想到这些人虽然受过处罚，但面对“刑讯逼供”却始终不肯说高演的坏话，究其原因，因为高演为人正直，平日做出的处罚有理有据，大家都心悦诚服。

高洋从这件事上看出六弟不仅个人素质高，群众基础也很好，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换了他人，高洋恐怕早已一刀了事，但高演是母亲娄昭君最喜欢的儿子，他对母亲多有敬畏，实在无法下手。

高洋杀不了高演，便隔三差五找茬，先是抓了高演的心腹王晞，接着找了个由头用刀背将高演狂打一气，高演因此受伤，他实在忍无可忍开始绝食反抗，这惊动了娄太后，她天天以泪洗面，看到母亲伤心欲绝

的样子，高洋只好让步，他释放了王晞，并对高演说了软话，高演这才开始进食。

高演确实执拗得可以，身体刚恢复便又劝谏，高洋又怒了，喝高的他命令武士将高演反绑起来，拔出佩刀对高演骂道：“你小子懂什么！谁教你这样说的？”高演答道：“天下人皆闭口不言，除了我谁还敢进谏！”高洋让人打了高演几十棍，所幸他很快昏醉过去，高演才成功脱身。

高演不怕死，此后还想劝谏，王晞阻止他说：“如今朝廷之上只依靠你一个人，所以一定要爱惜自己的性命，发疯的人不认为自己在发疯，刀箭也不管亲疏远近，一旦大祸临头，你的全家怎么办？太后怎么办？”高演觉得有道理，以后也和群臣一样“沉默是金”了。

看到太子高殷羸弱的样子，病入膏肓的高洋最担心的便是高演，临死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便是将高演召来，对他说：“如果你将来要夺皇位的话，可以夺，但请不要杀掉我的儿子。”高演表示自己绝无二心。话虽这样说，但高洋的担心最终还是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天保十年（559年）十月，年仅三十四岁的高洋去世，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整整十年。

据说喜欢测字的高洋，早已算到了自己的命运，当年他登上帝位，讨论新年号时，有人提议叫作“天保”，意为让老天爷保佑江山社稷永固，在众人齐声叫好时，高洋却说“天保”这两个字拆开是“一大人只十”，表明做皇帝只有十年的时间，不过高洋觉得有十年的天子生涯就不错了，最后还是将“天保”确定为了年号。

高洋似乎不仅知道自己能做几年皇帝，连何年何月何日死也晓得。据说有一年，他带着皇后李祖娥上泰山，他问老道士：“你看我能坐几年的天子之位？”老道说：“三十。”高洋对李皇后说：“老道说我有十年的时间。”皇后对此不解，高洋解释说：“这三十是指十年十月十日，三个十加起来就是三十。”高洋果然是在天保十年十月初十（559年11月25日）这一天驾崩的。

这样的传说也就听听而已，越神乎其神，杜撰的成分也越大。

高洋发丧时，文武百官中只有杨愔一人痛哭流涕，其他人只是干嚎而没有流泪，估计每个人心里都暗自窃喜，觉得这个混账天子早该挂了。

柏杨先生把高洋称为“政治狂犬病”患者，他认为高洋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力的受害者。“高洋的种种暴行，使人发指，但我们如果念及他不过只得了政治狂犬病，假如老哥高澄不死，高洋仍是一个他娘亲口中称许的憨直青年，只是被狂犬病毒侵入神经中枢后，才完全失去自控，岂不为他悲哀！”

历史上“政治狂犬病”患者有何止高洋一人，一如鲁迅先生所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只是与其他一些魔鬼君王不同的是，高洋曾经那么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意气风发，到后来却又那么的荒唐暴虐、禽兽不如。

如此大的反差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高洋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曾经隐忍到极致，后来混账到极致，一个疯子能干的事情，他都干过，一个疯子想干却不能干的事情，他也干了。

在这位暴虐天子死去一千九百多年后，高洋的陵墓被发现了。

在河北磁县湾漳村，只要一到晚上，猪圈就会隐约传来异响，这让村民整晚都不敢睡觉，担心有人来偷猪。但每当拿着电筒查看时，却又很安静，猪也很正常，不像有人来盗的痕迹。后来仔细查看，发现猪圈里居然有一个洞，洞被稻草遮住了。村民立刻报了警，调查后发现这是个古墓。

专家发现这个古墓保存了很多壁画。画中有很多“龙纹”以及“虎像”，还有诸多的神兽，于是断定这绝不是一座普通的墓，应该是一座皇

帝的陵墓。随着进一步的考察，出土了大量墓主的陪葬品。经鉴定，基本可以确定墓主就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

灭绝人伦的高洋，千年之后竟然栖身于猪圈之下，算得上是冥冥中的一种报应吧。

宇文邕：
败给时间的千古一帝

他雄才大略，隐忍十二年，从权臣宇文护那里夺回大权，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得北周蒸蒸日上。他一生戎马倥偬，身先士卒，能与将士同甘共苦，使得将士甘愿拼死效力。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很可能成为结束南北朝乱世的千古一帝，只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没有败给对手，只是败给了时间。

一　晚年宇文泰

建德元年（572年）三月十四日，长安城，在北周的皇宫含仁殿，当朝皇太后正在接见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回来的头号权臣宇文护。

就在刚才，宇文护在临安殿见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请他帮一个忙，那便是劝说太后少饮酒。宇文邕表示太后虽然年事已高，但依旧酷爱喝酒，有时喝多了还经常发脾气，自己劝了许多次，但太后不听，希望兄长能好好劝劝她老人家。说罢，宇文邕从怀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酒诰》，请宇文护一会儿读给太后听。这种小事，对宇文护来讲只是举手之劳，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两人见到太后后，宇文护便开始读《酒诰》，或许是眼睛已经开始老花，宇文护全神贯注地辨识每个字，显得相当认真，宇文邕则拿着玉板，安静地站在他身后。

宫里的气氛显得相当和谐，太后认真地听着，宇文邕恭敬地站着，殿里除了几个太监和宫女外别无他人，安静得只能听到宇文护的诵读声。

然而谁能想到，一场改变历史的血案即将发生。

就在宇文护读得连自己也感到有些迷糊时，宇文邕突然拿起玉板，

用尽全力从背后猛击宇文护的头部，宇文护毫无防备，一声惨叫后应声倒地。宇文邕急呼宦官何泉，让他拿佩刀彻底结果了宇文护，但这个从未杀过人的小太监，由于胆怯和紧张而浑身哆嗦，连砍了几下都没有砍中要害。

正在宇文护拼命挣扎时，卫国公宇文直从内室冲进来，手起刀落，干净利索，不可一世的宇文护立即身首异处。

发生在含仁殿的这次暗杀行动，宇文邕等了整整十二年。

这场皇族内部火并的两个主角本是堂兄弟，被杀的宇文护是北周奠基人宇文泰的大侄子，而杀人的宇文邕则是宇文泰的第四子，为什么兄弟之间会发生如此惨烈的血案呢？

解开这个谜团的答案，要从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说起。

宇文泰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高欢时代和后高欢时代，分界为武定五年（547年）高欢的去世。在第一个阶段，宇文泰一步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取得了西魏的实际控制权，在精心打理内政的同时，将主要精力用在与高欢的缠斗上。老对手死后，宇文泰并没有闲着，他在后半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废立皇帝、改革官制、攻城略地。

宇文泰毒杀从洛阳跑来的孝武帝元脩，改立元宝炬后，西魏的朝政大权便被他牢牢掌控。作为十足的摆设，元宝炬几乎没有反抗过，因为他知道反抗除了将自己和元氏扫进历史垃圾堆外，没有任何意义。他一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当傀儡，而是无法保护自己的皇后乙弗氏。

乙弗氏十六岁时，和元宝炬结婚。十年后元宝炬即位她就被册封为皇后。乙弗皇后生活节俭，平时穿旧衣，吃蔬菜，为人仁恕没嫉妒心，元宝炬很喜欢，也很敬重她。乙弗皇后为元宝炬生下十二个孩子，但大多早夭，只剩太子元钦及武都王元戊活着。

只是世间事难以完美。当时西魏四面受敌，为了寻求柔然的支持，宇文泰劝元宝炬娶阿那瓌可汗的大女儿，元宝炬不愿意但无济于事。宇文泰早已派出使者前去求亲，使者带回来的话是想结亲也行，但必须是

当皇后，否则免谈。

元宝炬没办法只能废乙弗氏，逊居别宫，然后立柔然公主郁久闾氏为皇后。新皇后年轻，根本容不下任何人。虽然乙弗氏已出家为尼，但对于她来讲，只要乙弗氏还住在京城，那就是威胁。元宝炬无奈之下，只好让武都王元戊去当秦州刺史，顺便把母亲乙弗氏一起带走。但他心中还是对乙弗氏念念不忘，密令乙弗氏养发，以备将来还能重聚。

元宝炬对新皇后极为冷淡，大统六年（540年），柔然老丈人大举犯边，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乙弗氏的缘故，元宝炬无奈地说："哪有为了一个女子而征发百万人的事情呢？虽然如此，可是让人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面目见将帅？"忍痛赐令乙弗氏自尽。乙弗氏哭着说："愿皇上活千万岁，天下得以平安，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说完乙弗氏进入室内，"引被自覆而崩"。

元宝炬从此后更加无欲无求，有次他登逍遥宫，远望嵯峨山对左右说："望到这山，不禁让人有脱屣归隐的意思。如果我满五十岁了，我就将皇位交给太子，自己在山中采摘饵药，不再像现在这样一日万机了。"但不幸的是，他只活了四十五岁，幸运的是，他是正常死亡，结局远比元子攸、元晔、元恭、元朗、元善见等亲戚好得多。

元宝炬死后，太子元钦继位。恰好在这时发生了尚书元烈密谋叛乱事件，一些元氏宗亲不甘心大权被宇文泰掌握，密谋将其干掉，但事情败露，宇文泰处死了元烈等人。

新皇帝元钦对元烈深表同情，他不愿意再做宇文泰手中的提线木偶，决心来个鱼死网破。他先是找来了皇族临淮王元育、广平王元赞等人商议，但这几位觉得这样做无异于主动找死，哭着劝元钦切勿一意孤行。元钦执意要坚持到底，他又找来了三位禁军将领李基、李晖和于翼，这三位和他一样都是宇文泰的女婿，算是连襟，元钦用君臣大义来感召他们，想创造一个"四个女婿联手除岳父"的神话，但神话毕竟是神话，这三位怎么会为一个傀儡皇帝去除掉权势熏天的岳父呢，结果三人前脚出宫扭头便向老丈人告了密。

宇文泰立即动手，废掉了元钦，改立他的四弟元廓为帝，是为西魏

恭帝。两个月后，宇文泰派人给废帝元钦送来一杯毒酒，结束了他三十岁的生命。

元钦在历史的星空中就像一颗匆匆而过的流星，但是他创造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记录，唯一一个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而陪伴他终生的女人恰恰是废杀他的宇文泰的女儿。

元钦还是太子时，宇文泰便将长女嫁给了他，这无疑是一桩政治婚姻，宇文泰原本想让女儿成为安插在储君身边的“眼线”，但殊不知自己的女儿并非和他一条心，她十分同情元钦，过门后便死心塌地地向着自己的老公。元钦对她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敌视、防备逐渐变成亲近和爱怜，两人之间情深意浓。

元钦登基后，便将宇文氏册立为皇后，史书记载，“帝深重之，专宠后宫，不置嫔御”。元钦无论做太子还是后来当了皇帝，都没有再纳其他女子为姬妾，他将所有的爱意都给了宇文氏一个人。元钦被毒害后，宇文皇后悲不自胜，随后也服毒而死，实现了两人“生而同衾，死亦同穴”的夙愿。

改革是宇文泰当政的一个鲜明特征，他先是重用苏绰推行“六条诏令”，进行了全方位革新。在后高欢时代，他又任命卢辩按照周礼对官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设置了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丞相，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这六位无一例外都是西魏核心权力圈“八大柱国”的成员。

所谓“八大柱国”，是指八个人，不是八个国。大统十四年（548年），宇文泰被西魏皇帝元宝炬任命为柱国大将军。为了笼络各方势力，几年后，宇文泰奏请西魏皇帝一口气封了七个柱国大将军，分别是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和元欣，其中广陵王元欣是皇族，加封他主要是照顾皇族的面子，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其他几位是真正的实力派。八柱国中，宇文泰独占鳌头，地位比较超然，而元欣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是六柱国，正合周礼治六军之意。六柱国各督两个大将军，所以有了十二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二十四军，这就是宇文泰首创的“府兵制”。

“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相互联姻，相互依托，最终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政治势力——关陇集团。它就像一块星云，孕育了以后的北周、隋、唐。

这些柱国的儿孙们相当出众，杨忠的儿子是隋文帝杨坚，李虎的孙子是唐高祖李渊，李弼的曾孙李密也是隋唐时代的风云人物。女儿们也当仁不让，特别是独孤信，他七个女儿中老大、老四和老七分别嫁给了宇文泰的大儿子宇文毓，李虎的儿子李昞和，杨忠的儿子杨坚，她们后来分别成为北周明敬皇后、大唐元贞皇后（被李渊追封）和隋朝的文献皇后，独孤信一人的女儿居然成为三个王朝的皇后，这个记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高欢死后，宇文泰虽暂停了对北齐的进攻，但是趁着侯景叛乱和南梁内乱，夺取了汉东、益州、襄阳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特别是西魏废帝三年（554年），他令于谨、宇文护等进攻江陵，攻陷后将城中的梁元帝处死，就此原来梁朝的雍州诸郡都收归西魏所有，西魏的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一下子成为割据三国中最具备统一实力的一方。

宇文泰靠着雄心壮志和不懈努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代枭雄。但自然规律无法违背，在不断获得成功的同时，他也渐渐老去，宇文泰觉得必须将接班人事宜提上议事日程了。

宇文泰一共有十三个儿子，真正能够进入候选名单的只有两位——庶长子宇文毓和嫡长子宇文觉。从宇文泰本意来讲，他打算立宇文觉为世子，但是他一时又很难下决心，这是因为鲜卑人的规矩和汉人不一样，兄终弟及，没有弟弟就轮大儿子，没有什么庶长子、嫡长子之分，更重要的是宇文毓的岳父不是一般人，是西魏王朝第二号人物大司马独孤信。

宇文泰和独孤信虽是儿女亲家，但彼此的关系却很微妙。两人同是武川老乡，也一同征战多年，但并不是心灵相契的朋友，相反充满猜疑和忌惮。

独孤信当年从洛阳单骑追随孝武帝元脩入关，表达对元氏皇族的绝对忠诚，但没想到元脩很快便被宇文泰毒杀，独孤信一时陷入了非常尴

尬的境地。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独孤信凭借自己的才干很快走出困境，在西魏朝廷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当然这并非是宇文泰想看到的，他把独孤信外放为陇右大都督、秦州刺史，让他远离权力中心。但没想到，独孤信在秦州干得很起劲，政绩突出，深得民心，威望空前高涨，这又让宇文泰深感不安，后来索性又把他调回京城。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两人的关系，那便是“面和心不和”。

中间还有人出来火上浇油，当年侯景背叛东魏时，东魏的大臣魏收曾写过一篇檄文，文中说独孤信据陇右不从宇文氏，这更加引起了宇文泰的疑心，而且独孤信的女儿个个争气，通过与各大门阀的联姻，独孤信与朝中权贵的关系亲上加亲，这使得宇文泰感到更加不爽。

不看僧面看佛面，宇文泰担心如果不立宇文毓而立宇文觉，独孤信有可能出来搅局，想来想去，觉得反正迟早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不如索性先把话说到明处。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四月，宇文泰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接班人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立嫡子宇文觉为世子，但唯恐大司马不安，该如何是好？”众人看看宇文泰，再看看独孤信，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宇文泰的另一个儿女亲家，也是他的铁杆拥趸尚书李远站出来说：“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嫡不立长，宇文觉为世子，理所应当，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独孤信敢说三道四，请允许我杀了他。”

宇文泰见李远拔出刀来，急忙劝阻道：“你这是干什么呢？不至于，不至于！”这场戏演到这里，独孤信无法再保持沉默，他站出来表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退朝后李远走出宫廷外拜谢独孤信说：“刚才面临国家大事不得不这样，希望你能谅解。”独孤信也感谢李远说：“今天幸亏有你才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

两人说的是否是真心话，不得而知，总之一场接班人之争就此落下帷幕。

但是仅确定接班人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宇文觉只有十五岁，在宇文泰看来，如果想让他站稳脚跟，必须要选择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加以辅

佐。

宇文泰选中的人是自己的侄子——宇文护。

宇文护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的儿子。当年宇文泰的老爸宇文肱带着他们兄弟四个参加六镇起义，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宇文泰一个人，而且三位兄长的儿子也大多被杀，能够依靠的只有长兄的两个儿子宇文导和宇文护。

宇文泰本来更倚重宇文导，这个侄子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但天不遂人愿，宇文导英年早逝。不过，宇文护表现也很出色，宇文泰对他同样很欣赏，曾说道："此儿志度类我。"就是说宇文护气度不凡，很像自己。

西魏恭帝三年九月，北巡途中的宇文泰突然得了重病，走到泾州（今甘肃泾川）时，病情越发严重，他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便派人快马急召宇文护。见到宇文护后，他说："我如今已危在旦夕，恐怕不久于人世。我的儿子都还年幼，但是外敌内忧尚未平定，此后江山社稷都托付给你，希望你勉力从事，完成我的夙愿。"

一个月后，一代枭雄宇文泰病逝于云阳宫，结束了五十年的传奇人生。

宇文泰的老对手高欢比他多活了两岁，但比他早死九年，两人的相继离世，标志着南北朝一个叫作"双雄会"的时代结束了。

二　权臣杀三帝

宇文泰死后，宇文护顿时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虽然他获得了宇文泰的授权，而且自己年过不惑，但与李弼、于谨、赵贵、独孤信等柱国相比，还是显得太嫩，他担心无法镇住这些与宇文泰平起平坐的老臣们。

该怎么办呢？宇文护找到了其中的于谨，让他帮着出出主意。宇文护觉得此人深得宇文泰信任，想必不会有二心。他果然没有看错人，于谨表示宇文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他一定帮宇文护说话，完成宇文泰的

临终遗愿。

第二天朝会上，于谨果然站出来说：“从前国家倾覆，人人心怀问鼎之念。如果没有宇文丞相，就不会有今日之局面。如今丞相刚刚去世，嗣子年幼，中山公（宇文护）是他亲侄子，并受有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领导。”看到群臣没有出来反对的，于谨转而对宇文护说：“大王如果能主政，我等都有了依靠。”说罢带头行跪拜之礼，其他人看到资历最老的于谨下跪，不管愿不愿意也都只能跟着跪拜。就这样在于谨的大力支持下，宇文护掌控了军政大权。

不过他心里还是不踏实，这次虽然顺利过关，但毕竟宇文觉年龄尚小，自己资历不深，还是要想办法快速树立起绝对权威。

宇文护想到了一招——禅代篡位。

在他看来，趁着宇文泰余威尚在，废黜西魏宗室，拥立宇文觉为皇帝，这样才能巩固宇文家族的长远利益，而自己作为拥立新皇的头号功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凌驾于诸柱国之上。

在宇文护积极策划下，西魏恭帝三年的最后一天，西魏恭帝元廓下诏将皇位禅让给宇文觉，这样拓跋珪开创的大魏王朝，在历经一百七十一年后彻底落幕了。

第二天，也就是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新年，宇文觉登基即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但与以往禅让不同，宇文觉不称皇帝，改称天王，宇文护被封为晋国公，如愿以偿地成为朝中第一人。

废帝元廓被降为宋国公，不过他的赋闲生活只持续了两个月，宇文护派人将他杀掉了，由此拉开了他诛杀皇帝的序幕。

宇文护处心积虑，一步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但离他的最终设想还有些距离，在他看来，想要实现大权独揽必须要解决这几位老柱国，这样才能让自己睡得着觉。

但是以一己之力扳倒在世的五个柱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宇文护决定采用“挑动柱国斗柱国”的策略，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

八个柱国中，宇文泰、元欣、李虎已死，剩下的五位性格各异，并非铁板一块。李弼和于谨属于老谋深算型，赵贵和独孤信属于群众公认型，侯莫陈崇属于沉默寡言型，同时也是一个骑墙派。

在宇文护看来，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赵贵和独孤信，他们有实权而且威望高，关键对自己有不满情绪，赵贵“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独孤信作为拓跋氏的死忠，对宇文护主导的禅代篡权并不赞成。

对付这两位，宇文护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给这些元老们加官进爵，赵贵虽然晋升为大冢宰，但取消了“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当于剥夺了军权。独孤信晋升为太保，但原来“大司马”的实职却被宇文护夺去。第二步是孤立排挤赵贵和独孤信，宇文泰“朝中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把赵贵和独孤信晾到了一边。最后一步是晋升了与自己同辈的几位为新柱国大将军，削弱赵贵、独孤信等原柱国的影响力，同时为了拉拢侯莫陈崇，这个晋升名单中有他的哥哥侯莫陈顺。

眼见一天天被边缘化，赵贵和独孤信更加不满，特别是赵贵，觉得宇文护欺人太甚，于是他开始密谋发动政变来除掉宇文护。独孤信虽然也感不满，但并不赞成赵贵采用这样的极端方式，在即将动手之际，他劝住了赵贵。

宇文护正愁找不到合适由头收拾这两位，接到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的密报，他立即下令逮捕赵贵并将其诛杀，由于独孤信威望很高，宇文护不敢轻易杀他，以参与谋反为名罢免了他的全部官职。不过留着独孤信，宇文护始终觉得不踏实，十几天后，他派人到独孤信家中逼迫其自杀了事。

对于这起谋反事件，疑点颇多，天王宇文觉为此曾下过一道诏书，叙述了整个过程，但却对细节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这很可能是宇文护一手策划的阴谋，赵贵和独孤信死得有些“莫须有”。

宇文护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环顾左右，好像已经没有可以挑战自己的对手了，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便是坐在龙椅上的宇文觉。

宇文觉此时已经十六岁，马上便要成年。虽然贵为天王，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大权旁落的他对宇文护很有意见，身边的几位亲信李植、孙恒、乙弗凤等人看出了宇文觉的心思，他们表示自从宇文护诛杀赵贵后，威望和权势越来越大，朝中文臣武将都巴结于他，这个人早晚会不守臣节篡位，所以应该早点干掉他。

宇文觉心里本来就不满，再加上这些亲信的劝说，便决定要与宇文护撕破脸皮。

宇文觉招来一些武士在后花园练习擒拿之术，准备时机成熟时动手。李植还怕人手不够，找来一个帮手——宫伯张光洛，但没想到坏就坏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宇文护的眼线。

宇文护很快便知晓了整个计划，他大感吃惊，没想到宇文觉居然有如此想法，但宇文护毕竟是“老狐狸”，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他让张光洛继续潜伏，不要打草惊蛇。同时外调李植为梁州刺史，孙恒为潼州刺史，不动声色地瓦解宇文觉集团。

宇文觉失去了左膀右臂，但他并不甘心，为了继续实施原定计划，他多次请求宇文护将两人调回京城。

宇文觉的举动让宇文护感到既失望又痛心，他声泪俱下地和宇文觉说：“天下最亲近的关系莫不过骨肉兄弟，如果兄弟间还不能相信，又能相信谁呢？太祖（宇文泰）因为陛下年纪轻，才将朝政托付给我，我竭尽全力，丝毫不敢怠慢。如果说因此冒犯了天威，也是为了对得起太祖的嘱托。只恐陛下杀掉臣以后，那些奸佞小人就会得势，不仅对陛下不利，还可能危及社稷，希望陛下不要相信奸臣的谗言，疏远骨肉。”宇文护这些话说得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宇文觉听后颇为感动，心里想着取消原来的计划。

这下该乙弗凤等人着急了，他们担心此事拖下去，夜长梦多，一旦泄密，宇文护定会收拾他们。于是，他们加大力度劝说宇文觉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犹犹豫豫的宇文觉经不住劝，决定重拾计划，除掉宇文护。他们准

备以宴请名义请宇文护进宫然后诛杀之，但所有计划通过张光洛第一时间报给了宇文护。他终于失去了对宇文觉的耐心，让手下尉迟纲去逮捕乙弗凤等人，然后解散宫中宿卫部队，派另一个亲信贺兰祥逼迫宇文觉退位，并把他赶出皇宫幽禁起来。

随后宇文护召集群臣开会，他说：“我受先王托孤之命，拥立了略阳公（宇文觉称帝前的封号），但是他即位以来，荒淫无度，信任奸佞小人，疏远骨肉兄弟，阴谋杀害朝廷重臣。如果我死了，有什么脸面见先王，所以我宁愿对不起略阳公，也不能对不起江山社稷。宁都公宇文毓年龄大，德行好，我今日要废黜昏主，拥立明君，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大家还能有什么意见呢，一致鼓掌通过。

宇文护立即下令处死乙弗凤、孙恒等人，由于李植的父亲李远，是宇文泰的铁杆亲信，功勋卓著，素有威望，宇文护便将李植交由他父亲处置。

李远质问儿子是否参与了阴谋，李植打死也不承认，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李远还真以为李植是被冤枉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决定，带着李植去见宇文护，想着来证明清白。宇文护听说李远带着李植而来，觉得李远不相信自己。他勃然大怒将宇文觉找来，让他们当庭对质，李植无言以对，只能承认。宇文护下令处死李植，并逼迫李远自杀。

孝闵帝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二十四岁的宇文毓登上天王之位，史称北周明帝。不久后，宇文护杀死了北周的第一位天王宇文觉，这是半年来杀死的第二位皇帝。

但这还没有结束，下一个被干掉的正是这位新皇帝。

史书上说宇文毓“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听上去好像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实则不然，他很有主见，并不心甘情愿当傀儡。

不过他的反抗方式和宇文觉不同，不来硬的来软的，宇文毓的法宝是“勤政”，他不近酒色，眼里只有工作，没白天没黑夜，完全是一个工

作狂人，凡事事必躬亲，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群臣的高度认可，威望也越来越高。

就在宇文毓千方百计想拿回权力的时候，宇文护却出人意料地送了个大礼，他或许是想试探一下皇帝的态度，武成元年（559年）正月，宇文护上表提出要“归政于帝”，这正合宇文毓的心意，因此，他没有丝毫推让，二话没说，照单全收了。

亲政后不久，宇文毓听从手下大臣的建议，认为称王不足以威天下，故重新改称皇帝，追尊父亲宇文泰为文皇帝，大赦天下，年号武成。

宇文毓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他上台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干部调整，给一些大臣加官进爵，惩治贪官污吏，频繁更换地方长官，这一系列动作引发了宇文护的不满，特别是宇文毓开始插手军队事宜。在归政时，宇文护并没有完全放手，扣留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军权”，所以宇文毓干预军队事务，宇文护自然非常敏感，他知道如果失去了军权，自己就会任人宰割，下场会非常惨烈。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宇文护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对宇文毓痛下杀手。

宇文护这次找来的杀手是御膳房厨子李安，此人以厨艺得宠于宇文护，被提升为膳部下大夫，算是派到宇文毓身边的地下潜伏人员，等待有一天被激活来完成重要使命和任务。

武成二年（560年）四月，宇文护悄悄命令李安动手，他在宇文毓的食物中下毒。几天后，毒性发作，宇文毓很快就不行了。不过宇文毓并没有恐慌，他没有叫太医，而是口述了很长一段遗诏，核心意思是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担任皇帝，四弟鲁国公宇文邕宽和大度，四海皆知，应由他来继承帝位。

宇文毓在生命最后一刻做出这样的抉择，想必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年幼的儿子继位，只会成为宇文护手中的一个新的傀儡，而四弟宇文邕已经成年，唯有他能与宇文护抗衡，日后为自己复仇。

宇文毓看好四弟是有原因的，因为宇文邕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从小便聪明有气度，而且非常用心侍奉双亲，宇文泰很喜欢这个儿子，常对别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

宇文毓也很信任宇文邕，朝廷凡有大事，都找他来商议，宇文邕表现得很低调，虽然他很有见识，都能说到点子上，但只要宇文毓不问，他便不会轻易发表意见，宇文毓经常称赞他：“此人不言，言必有中。”

宇文毓在口授完遗诏的第二天于延寿殿去世，时年二十七岁。宇文毓死后，因已经有口传遗诏，宇文护也没办法，他只得遵遗诏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登基后，谥宇文毓为明皇帝，庙号世宗。

三　兰陵入阵曲

排行老四的宇文邕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登上帝位，对于宇文邕来讲，惊恐远大于惊喜，前几任惨死的现实，明白地告诉他这是一个随时丢脑袋的差事。因此宇文邕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还是沿着前几位的路数走下去，想必结局会殊途同归，因为宇文护已经连杀三个皇帝了，不会在乎再多杀一个。

失败是成功之母，天资聪慧的宇文邕深刻总结了前几任的经验教训，在他看来，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急”，两位哥哥都过于着急与宇文护摊牌，最终惹上了杀身之祸，他不能重走老路，最好的方式应该是韬光养晦。

宇文邕登基后便主动向宇文护示好，他加封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将军国大事完全交由宇文护处置。在宇文护面前，他表现得极为恭敬，两人去见太后时，坐着的是宇文护，而宇文邕则在旁边站着。

即便这样，宇文护还是不放心，生怕宇文邕是装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有一次，宇文邕去原州（今宁夏固原）调研视察，八柱国之一的侯莫陈崇陪同前往，但是到了原州当天夜里，宇文邕却突然要返回都城长安，在众人疑惑之际，侯莫陈崇当众解释说这是因为宇文护死了，这个消息顿时炸了窝，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但实际上，宇文护活得好好

的。

侯莫陈崇虽是随口一说，但影响实在太坏，该如何处置这位元老呢？宇文邕态度很明确，便是站在宇文护一边，他把侯莫陈崇召来，痛斥一顿，使得这位老柱国不停磕头谢罪。宇文护看到有了皇上撑腰，当天夜里，他派兵包围了侯莫陈崇的府邸，最后逼迫其自杀。

宇文邕还怕宇文护不相信自己，继续放低自己的姿态，凡是对宇文护有利的，宇文邕都拥护，凡是对宇文护不利的，宇文邕都反对，使得宇文护觉得自己拥立的这位天子已经完全服从自己，对他的疑心也越来越小。

宇文邕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于是又下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诏书之中都不得称晋国公宇文护之名，可见他对宇文护"尊崇"之程度。宇文邕不仅在形式上给足了宇文护面子，还把宇文毓亲政后拿回来的所有权力，悉数还给了宇文护。

宇文邕对宇文护的衷心拥戴，还体现在对他母亲的态度上，宇文护的母亲当年被北齐扣留，母子分别三十五年后，北齐将其母送还。宇文邕对宇文护老妈极为关照，经常赏赐奢华的礼物。每遇到节日，宇文邕都要率领皇族贵戚向宇文护之母行家人之礼，被称为"殇上寿"。

宇文护总算放心了，既然国内风平浪静，形势一片大好，他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外部了，此时周边的敌人只有一个——北齐。

保定三年（563年）十一月，宇文护下令兵分两路，进攻北齐，为了确保大获全胜，他还找了一个重要的帮手——突厥，突厥人出兵的代价是要宇文护做出一项承诺，便是宇文邕迎娶突厥头领木杆可汗的女儿为皇后，于是宇文邕的婚姻大事就这样被宇文护许了出去。

这次出征的两路主帅分别是达奚武和杨忠，两人最早都是西魏的十二位大将军，后来都升任为柱国大将军。宇文护原本想出兵十万，但杨忠觉得这有些兴师动众，提出只需带一万人马便足够。达奚武没有他这般豪气，要了三万兵马，所以这次出征的只有四万人。

这次伐齐的主攻目标是晋阳，具体作战计划是杨忠统率北军，由鄂尔多斯高原出塞，与突厥军会师后，南下攻打晋阳。南路军则由平阳（今山西临汾）出发，向北攻击前进，最终与北路军在晋阳城下会合。

杨忠确有自信的资本，他带着一万人连克二十多城，中间还顺路回了一趟武川老家，当年离开家乡时，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如今已是五十六岁的老人了，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所幸经过多年的奋斗，自己已成为手握重兵的大柱国，也算是衣锦还乡，如果此战能大获全胜，便可称得上是人生的赢家。

杨忠与突厥人会师后，突破了今天的雁门关，长驱直入杀向晋阳。

晋阳是北齐高氏皇族的老巢，不容有失。北齐皇帝高湛赶忙从邺城赶往晋阳督战，他前脚刚到，北周和突厥联军也赶到了晋阳城下。

高湛登上城楼，向北眺望，只见白茫茫的大地上有数不尽的突厥骑兵，而晋阳城中守军有限，高湛不由心生胆怯，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手下一些大臣站出来苦劝说，大战在即，皇帝无论如何不能临阵逃脱，好说歹说，终于使高湛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他命段韶组织晋阳保卫战。

段韶是北齐第一名将，他治军很有一套，北齐军本身就是由清一色的鲜卑人组成的，平日里训练有素，在段韶的指挥下更是虎虎生威。

这下该突厥人打退堂鼓了，想当初北齐第一位皇帝高洋将突厥人打得闻风丧胆，所以他们对北齐军本来就心有余悸，这次来晋阳，主要是北周告诉他们说北齐发生内乱，于是想着浑水摸鱼，捞一把就走人，但看到北齐军早有准备，根本没有混乱的意思，木杆可汗便埋怨北周是个大忽悠，没好气地对杨忠说：“今齐人眼中亦铁，何可当邪？”就是说，北齐兵士眼中有铁一样的光芒，这仗怎么打？

突厥人死活不往前走，另一路达奚武的大军在平阳受到北齐大将斛律光的顽强阻击，动弹不得，杨忠没办法只能单干了。

他派遣一些步兵作为前锋来进攻。此时北齐诸将纷纷请战，但段韶表示不用着急，外面天寒地冻，不利于步兵冲锋，可以以逸待劳，等敌军靠近了再出击，定能一击制胜。

战局果然如段韶所料，等到北周兵离得很近时，段韶下令全面出击，北周前锋部队瞬间崩盘，突厥人见势不妙，第一时间拍屁股走人。杨忠看到回天无术，收拾残部好不容易跑回了北周境内。

相比于北周军，更惨的是突厥人。逃跑路上，遇到大雪封山，地冻路滑，再加上路上抢了不少东西，所以走得很慢，最后草料殆尽，马匹不是冻死便是饿死，走到长城时，战马几乎死光，众人只好将长矛截断作为拐棍拄着，步履蹒跚地回到草原。

被挡在平阳的达奚武并不知道杨忠兵败撤退的消息，对面北齐大将斛律光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鸿雁已经在高空翱翔，张网的人却还在水草地里等候。这显然是"隐语"，不过达奚武却读懂了，他心领神会连夜拔营起寨。斛律光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北周境内，抓了两千多俘虏得胜回朝。

宇文护张罗的第一次伐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双方只消停半年时间，很快又兵戎相见。这次挑事儿的不是宇文护，而是木杆可汗，上次突厥人损失惨重，所以急于联手北周再次出兵，弥补上次的损失。

高湛听闻这个消息，又惊又恐，上次取胜有一定侥幸成分，如果突厥和北周联手，大兵压境，后果会非常严重。此时他想起了手中还握有的一个救命稻草——宇文护的母亲阎氏。

阎氏怎么会落入北齐呢？说来话长，当年宇文泰追随贺拔岳入关时，并没有带任何亲眷，后来才把宇文护等人接到关中。但是宇文泰的嫂子，也就是宇文护的生母阎氏以及他的妹妹被留在了晋阳，后来两国交恶，两人被发配到中山宫中做了女奴。

宇文护是个大孝子，他掌握北周大权后，曾经秘密派人到北齐打听自己母亲的下落，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高湛想着将阎氏送还宇文护，换得北周罢兵息鼓，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宇文泰的妹妹，也就是武帝宇文邕的姑母先送了回去，并带着一

封阎氏的亲笔信。这封信高湛请人润色过，因此显得相当悲情感人，信中先写了宇文护年幼时的几件事，随后感情不断升华，最后写道："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位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大致意思是说：即使你贵为王公，富贵无比，但你老母年过八十，流落于千里之外，随时都可能死去，母子不能相见同处，天冷时得不到你孝敬的衣服，饥饿时吃不上你送的饭菜，你就是再牛，对于老母有什么用？

最后一句反问绝对扎心，宇文护接到信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向以冷酷著称的他居然哭得死去活来，左右都不敢直视。他很快写了回信表达自己的孝心。但在是否休兵的问题上却含糊其辞，高湛对此非常不满，他又让阎氏再次给自己儿子写信，就这样双方进行了数次书信往来。

高湛此时非常犯难，送阎氏回去，手中少了一个重要的筹码，如果不送，又害怕北周真打过来，犹豫中他派人征求段韶的意见，段韶的态度很明确——不能送！在他看来，北周反复无常，没有信义可言，这样重要的事情也不派个正式的使节，仅仅凭来往信函，如果送还阎氏无疑是示弱，不如等两国和解后，再送还不迟。

可惜高湛最终没有听段韶的，他还是将阎氏送回了北周，寄希望于宇文护能够心怀感恩，停止发兵。

但是，他错了！

一个月后，宇文护召二十四军、左右厢禁卫军、秦陇巴蜀的地方部队，以及归附的匈奴、羌族等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伐齐，这次规模是上次的五倍，可谓声势浩大，一副不获全胜不收兵的架势。

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满足突厥人的要求，担心如果不答应突厥人，他们有可能会反戈一击，所以在失信北齐和不得罪突厥中，宇文护选择了后者。

保定四年（564年）十月，宇文护兵分三路出征，比上次多一路，南路由大将权景宣统领，进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北路由杨檦率领，攻打轵关（今河南济源），主力是中路军，统帅为宇文护的表弟尉迟迥，他带着齐国公宇文宪、柱国达奚武、王雄等人以及十万兵马，目标直指洛阳。

首先接上火的是北路军，杨檦身经百战，从未失手。但人注定不能太顺了，否则很容易阴沟里翻船，果不其然，杨檦毫无警戒，结果中了北齐太尉娄睿的埋伏，最后全军覆没，自己也兵败投降。

北路军的失利，并没有影响到主力，尉迟迥带着十万大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抵达洛阳城下。高湛听闻战报，一边痛骂宇文护忘恩负义，一边派两位大将带兵驰援洛阳，这两位一个是斛律光，另一个则是大名鼎鼎的兰陵王高长恭。

高长恭是高澄的第四子，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大帅哥，被誉为“古代历史四大美男”之一，帅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引用一下史书的记载，《北齐书》《北史》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隋唐更为甚之，《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而《隋唐嘉话》中说得更直接些——“白类美妇人”。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总结出他三个突出的特征——“白”“美”“柔”。

按说这样的“小鲜肉”应该和战争没有瓜葛，但到了战场上，高长恭就像换了一个人，骁勇无比，令敌手胆寒。他打仗有个习惯，喜欢带一个面目狰狞的铁制面具，《教坊记》里说：“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就是说，兰陵王高长恭的脸蛋像女孩一样秀气，在战场上起不到威慑敌人的作用，所以每次出征时都戴面具。

这种说法充满浪漫气息，其实在战场上佩戴面具并不是兰陵王这样的“俊男”的专属，戴面具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耍酷，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防护面部的装备。

高长恭和斛律光奉命来救洛阳，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为了保险起见，到达洛阳城外时，他们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远远地与北周军队对峙。

高湛对此很着急，于是想起了关键先生——段韶，赶忙把他请来商量对策，他对段韶说：“我想让你去解洛阳之围，但又怕你走后，突厥人趁机进攻晋阳，不知如何是好？”段韶回道：“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今西羌窥逼，便是膏肓之病，请奉诏南行。”就是说，突厥人只会在边境上抢掠，不用太放在心上，而北周才是心腹大患，所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救援洛阳。

高湛就此下定决心，他令段韶带着一千精骑，从晋阳先出发，他自己则带着大军随后跟进。段韶深知兵贵神速，他率部日夜兼程，五天后就渡过黄河，与斛律光、高长恭成功会师。

清晨时分，段韶带领二百骑兵与诸军一同登上邙山，想看看周军的阵势，不巧就遇上周军。段韶马上同诸将摆开阵势以作防备。段韶为左军，高长恭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与周军相对。段韶对着周军喊：“你们的宇文护有幸得到母亲，却不怀恩报德，今天之来，究竟是何意思？”周军说：“老天派我们来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段韶回答说：“上天赏善罚恶，大概是派你们来送死的吧？”周军将步兵摆放在前，接着发动潮水般的进攻。段韶且战且退，将周军引入山谷，到达预定伏击地点时，他下令骑兵全部下马步战，周军此时早已乱了阵型，根本经不住齐军的冲击，被打得一时找不到北，被杀死和掉落山谷摔死的不计其数。

这时候轮到美男子兰陵王高长恭表现了！

高长恭带着五百骑兵从邙山一直杀到洛阳城下，这五百人和他一样，都身穿重甲，从头武装到脚，只露出一双眼睛。看上去虽然很酷，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麻烦，那便是洛阳城中的北齐守军不知来的是敌是友，是帮还是不帮。

就在守军犹豫之际，五百人很快便陷入了北周军队重围，关键时

刻，高长恭摘下自己的头盔，露出了那张柔美绝伦的脸庞，想必那一瞬间，时间应该停滞了。

北齐守军看到原来是兰陵王高长恭，士气大振，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自己人了，于是派出大批弓箭手坠绳而下，随后乱箭齐发，高长恭和五百精骑越战越勇，北周军队支撑不住而纷纷溃败，一路上丢弃无数装备。

此战兰陵王高长恭出尽风头，也催生了流传千古的舞曲——《兰陵王入阵曲》。

邙山之战胜利后，在庆功宴上，为歌颂功勋卓著的兰陵王，将士们以洛阳城下的这场胜仗为背景，创作了这首舞曲。扮演兰陵王的演员头戴面具，指麾击刺，好不潇洒，这首舞曲很快便红遍全国。隋朝时更是被列为宫廷曲目，但到唐玄宗李隆基时，被认为是“非正声”而下诏禁演，从此后便渐渐失传。

不过，现在如果想听到这首曲子，可以去邻国日本。这首在国内失传的曲目，在那里却被发扬光大。最早是由日本的遣唐使将此曲带回去的，日本人对这首曲目极为珍视，将其视作正统的雅乐，日本古代的赛马节、相扑节等重大活动都会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在“春日大壮”举行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被作为第一个表演节目。

面对惨败，二十一岁的宇文宪咽不下这口气，准备隔日再战，达奚武劝他说：“我军在洛阳战败，如今军心大乱，如果不连夜撤退，恐怕明天想撤也无法撤了。我从军已久，见得多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能再把仅剩的将士往虎口里送了。”宇文宪看到身经百战的达奚武都不愿意再打了，只好下令拔营退兵。

硕果仅存的南路军，虽然攻占了悬瓠，但权景宣看到其他两路兵败，害怕自己孤军深入而遭不测，放弃悬瓠，撤回国内。

宇文护第二次伐齐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败得比上次还惨烈，这使得宇文护在国内颜面扫地，他必须要站出来承担责任。宇文护向武帝宇文邕请罪，一直隐忍的宇文邕当然不会治他的罪，主动为失败找了一堆客

观理由，劝宇文护别太往心里去。

宇文邕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觉得属于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一场空前的惨败让宇文护威信扫地，人们知道这位大冢宰，原来根本就不会打仗。外战不行，内政治理得也很糟糕，他重用的人，几乎没有几个称职的，特别是他的几个儿子，个个贪婪无比，仗着老爸的权势，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搞得民怨沸腾。

机会虽然成熟，但宇文邕环顾四周，发现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不过这并没有难倒这位装了十二年的天子，他很快找到了同盟军——卫国公宇文直。

宇文直是宇文泰的第六子，他是宇文邕的同胞兄弟，此人人品不好，史书称“性浮诡，贪狠无赖”，他看到宇文护掌权，便拼命投靠，而对自己同母兄弟宇文邕态度一般。只因在沌口一战中，他作为主将被南陈击败，宇文护将其罢职。宇文直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转而请求宇文邕恢复自己的官职，宇文邕借机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加入这个阵营的还有右侍上士宇文孝伯、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王轨等人。

宇文邕秘密召集他们商议，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硬干，无异于自取灭亡，要想成功，只有偷袭一条路。在一番精心地谋划下，终于上演了含仁殿的血案。

连杀三个皇帝的宇文护，自己最终也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宇文邕除掉宇文护后，首先做的是清除他的党羽心腹。宇文护专权多年，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宇文邕生怕这些人作乱，所以第一时间将宇文护的儿子宇文会、宇文至、宇文静以及伏侯龙恩、万寿、刘勇等亲信悉数逮捕并诛杀，被杀的还有那位厨子李安。齐王宇文宪不知内情，觉得李安不过是一个厨子，没有插手朝政，罪不该死。宇文邕向他揭秘说：“你不知道，哥哥明帝宇文毓就死在此人之手。”

接着，宇文邕要消除宇文护的影响，他下诏斥责宇文护的罪行，说：“护志在无君，义违臣节。怀兹虿毒，逞彼狼心，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恶生疮痏。”洋洋洒洒写了很

多，将宇文护骂了个狗血喷头，说得一无是处。

宇文邕清除了宇文护的“余毒”后，大赦天下，改元建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他痛定思痛，反思为什么北周建国以来，皇帝一直都是一个摆设，得出的结论是相权太大，皇权太弱。于是对症下药，削弱了大冢宰的权力，规定六府不必听命于大冢宰，实际上是将相权弱化，将大权紧紧抓到了自己手中。

大权在握的武帝宇文邕，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牌了。

建德元年（572年）十月，宇文邕下令：“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他这样做是因为过去不少战俘都被士族大家纳为了奴隶，而此次将俘虏赦免为百姓，则增加了户口，朝廷自然也多了税收，此后他又多次下诏要求将奴隶放免为良民。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世家大族与朝廷争夺土地和劳力问题，宇文邕下令：“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这条法令极为严厉，但却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宇文邕在政治经济上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军事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过去府兵制中几个柱国自成一体，宇文邕下令将诸军军士改为侍官，只效忠于皇帝，将军权收归自己所有。同时为了扩大兵源，他取消了兵源的民族限制，只要是北周男子都可从军，很快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汉人成了府军中的主力，军队的规模也大大扩展。

宇文邕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外，他在社会风气上倡导节俭之风，下诏要求百姓在婚嫁祭祀中不得铺张浪费。要求百姓做到的，他首先做到，据史书记载，宇文邕只穿粗布衣服，晚上盖的也是粗布被子。

他觉得行宫上善殿过于奢华，竟然下令烧毁。这样的做法，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过了，自己如果不住完全可以闲置，没必要将宫殿彻底毁掉。但宇文邕深知，他不这样做，就很难禁止下面修建“楼堂馆所”，在宇文护专权时代，贵族大臣攀比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宇文邕毁掉一座宫

殿，给这些王公大臣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慑。

宇文邕在这段时间，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当属“灭佛”。

佛教是当时第一大宗教，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有无数虔诚的佛教徒，其中就包括宇文泰和宇文护。宇文邕最早也是个佛教徒，但是他越来越意识到，佛教的日益盛行，给整个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因为众多寺庙占据了大量土地，但却无须向朝廷交税。无数贫民出家做了和尚，从而逃避服兵役，这无异于与朝廷争力，与国家争人。

雄才大略的宇文邕志在四方，但要征伐打仗，需要有三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一是军饷，二是粮草，三是兵员。但是佛教却成了这些先决条件的拦路虎，急于要钱要人的宇文邕只能“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他深刻意识到，如果任由佛教这样发展下去，他的梦想恐怕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建德二年（573年）十二月，他亲自召集知名的儒士、道士和僧侣，公开辩论三教的优劣，算是为即将开展的灭佛活动进行思想理论上的准备。辩来辩去，各有优劣，宇文邕最后拍板，三者的次序是：儒学、道教、佛教。

转过年来，宇文邕再次组织开展大辩论活动，本来他寄希望于道家首席辩手张宾，如果他能将佛教高僧辩倒，那下令灭佛便顺理成章。但没想到张宾实在不争气，居然败下阵来。没办法，宇文邕只好亲自上场，他举出不少例子说明佛教“不净”，不少佛教徒不服气，认为如果要这样说道教更加“不净”。

宇文邕不想再拖下去，既然两个宗教都不净，干脆一起灭掉。

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北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为民”，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各地的佛寺都被拆毁，僧人都被勒令还俗。

佛教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名僧慧远对宇文邕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佛、法、僧），是邪见人，阿鼻地狱（十八层地狱）不

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宇文邕的回答掷地有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就是说，为了天下苍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灭佛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国家财富多了，人力也多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北周的国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灭掉北齐乃至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周王朝蒸蒸日上，不过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中间还是有些小插曲，便是卫王宇文直的叛乱事件。

宇文直是当年帮助宇文邕诛杀宇文护的头号功臣，正是他在关键时刻一刀结果了宇文护。事成之后，宇文直满以为会得到重赏，成为朝臣中的第一人，但没想到大冢宰的位置并没有轮到他，宇文邕将朝中的第一把交椅给了宇文宪，宇文直转而提出想当掌握兵权的大司马，但宇文邕还是没有满足他，只给了他一个大司徒。

宇文直大失所望，对宇文邕很是不满，此时又发生了两件事，让这份不满转化为愤恨，一是宇文邕看上了宇文直的王府，想把他的王府给太子做东宫，被迫搬家的宇文直很气愤。另一件事是宇文邕在打猎的时候，看到宇文直在队伍里不守规矩乱走，宇文邕发火用鞭子当众抽打了他。

忍无可忍的宇文直，决心铤而走险，六月，他趁宇文邕外出便在长安起兵造反，但他实在不是造反的料，本来想带人攻入皇宫，但被皇宫侍卫尉迟运等人给挡了下来，没办法只好逃出长安。宇文邕听闻消息，立即派宇文宪和宇文招捉拿宇文直，他们带兵一直追到荆州才把宇文直抓住，然后把他带回长安。

宇文邕开始并没有想杀他，毕竟如果当年没有宇文直的帮忙，他不可能顺利地除掉宇文护。他把宇文直贬为庶人囚禁在别宫里，想让宇文直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宇文直却不太领情，没有丝毫反悔之意，决心一条道走到黑。宇文邕觉得留着他始终是一个祸患，不久后便将宇文直和他的儿子一起杀掉了。

国力蒸蒸日上，内乱消弭于无形，北周武帝宇文邕决心将一件大事

提上议事日程，那便是平灭北齐。

四　二王斗杨愔

宇文邕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因为北齐的境遇每况愈下，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

变态皇帝高洋死后，太子高殷即位。其实高洋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个文弱的儿子根本就不是两个弟弟常山王高演和长广王高湛的对手，但由于有母亲娄昭君护着，他也无法对自己两位兄弟下毒手。所以他死前，半真心半威胁地对高演说：“夺但夺，慎勿杀也。”皇位可以拿走，只要不夺了高殷性命就好。

高洋话虽这样说，但他并不放心，临终前他下遗诏，令尚书令开封王杨愔、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四人为辅政大臣，这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这个名单里并没有高演、高湛兄弟，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示了高洋的良苦用心，那便是要用四位辅政大臣来制衡“二王”。

杨愔等人深知高洋的用意，办完高洋的葬礼后，很快便以新皇帝的名义给了高演、高湛虚职，让他们离开皇宫回到王府，北齐朝政大权从此控制在几位辅政大臣手中。

高演对此没有太大反应，他对好友王晞表示自己乐得清闲，但王晞却不这样看，他提醒高演，这样下去恐怕要招来大祸端。高演问他该如何办呢？王晞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周公怀抱成王摄政七年，然后才把权力交还，请大王深思。”高演说：“我岂能与周公相比？”王晞则说：“就殿下如今的地位，就是不想当周公能行吗？”

这句话说得高演哑口无言，仔细想想也是，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掌握权力，要么丢掉脑袋。

杨愔等人果然像防贼一样防着高演，有不少大臣提议，由高演来镇守晋阳。但晋阳是高家的老巢，地位非常重要，杨愔生怕高演在此处兴风作浪，于是没有同意，而是让高湛留守晋阳，同时留五千禁军在晋阳，用来监控高湛。但不久杨愔又变卦了，他还是不放心，最后决定让

高演、高湛都回到京都邺城。同时，又将高演最信赖的心腹王晞外派到并州当刺史，相当于砍掉高演的一个臂膀。

杨愔的步步紧逼，让高演充满了危机感，越发觉得王晞所言极是，若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高演决定绝地反击，但是朝中大权都由杨愔等人控制，他虽然贵为王公，所能依靠的力量却很有限，然而没想到杨愔却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

由于高洋后期胡乱加官进爵，使得官员数量成倍增长，财政非常紧张，杨愔决定大肆裁撤冗官，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他以身作则，主动辞掉开府仪同三司和开封王的爵位，随后削减了一大批官吏和爵位。

建庙容易拆庙难，这些丢掉官职的官员对杨愔极为不满，纷纷转而投靠高演，这也让他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但仅仅依靠这些人还是难成大器，高演将眼光瞄向了辅政大臣内部。他知道这四个人组成的权力核心圈子并非铁板一块，杨愔虽然才干出众，但却有个毛病——小心眼。他对掌控禁卫军的另外一位辅政大臣高归彦不放心，便在高归彦下面安排了一个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从而想削弱高归彦的权力。高归彦对杨愔这种意图架空自己的做法心生不快，再加上杨愔在晋阳留下五千禁卫军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和身为禁军统领的他商量，这让高归彦更加不满，他开始与杨愔离心离德，渐渐与高演走得很近。

就在高演积极积蓄力量时，杨愔却率先动手了！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娶了高欢女儿东平公主，因此他和杨愔是连襟，两人关系甚好。他力劝杨愔说：“如果不杀掉二王，幼主就难保平安。”另一位辅政大臣燕子献认为太皇太后娄昭君是关键，在所有儿子中，她对高演颇为喜爱，同时娄太后威望很高，如果她出手帮助高演，局势有可能发生逆转，因此应将娄太后迁出正宫，这样一来，朝政大权就可以由太后李祖娥掌控。侍中宋钦道则建议，应该将二王打发得越远越好。

众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该杨愔一锤定音了，他犹豫半天，决定综合大家的意见，一是不杀二王，将其外派到外地当刺史，二是将太皇太后娄昭君迁往北宫，归政李太后。

杨愔担心高殷心软，不一定同意这两条建议，便把密奏先送给了太后李祖娥，以便让太后劝说自己的皇帝儿子同意。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不仅有些画蛇添足，而且还打草惊蛇了，后果相当严重！

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她便是李昌仪，这位女子原本是高仲密的妻子，由于高澄非礼她而逼反了高仲密，由此引发了东西魏之间的“邙山大战”，事后她被高澄纳为小妾。高澄死后，她入宫当了女官，由于太后李祖娥和她同出自赵郡李氏，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李祖娥实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竟然将杨愔的密奏拿给了李昌仪看，而李昌仪第一时间将此信息泄露给了太皇太后娄昭君。

李昌仪为什么这样做，不得而知，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齐的命运。

娄太后得到李昌仪的密报后，大惊失色，因为杨愔等人不仅把矛头指向了高演，而且还指向了自己，她暗中将此事告诉了高演，让他早做准备。

杨愔等人对此毫不知情，依然按部就班地实施计划，并对计划稍做了一下调整，行事谨慎的他觉得一下子将二王同时调出京城，意图有些过于明显，于是将高湛外放做并州刺史，而任命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继续留在京城。

看到杨愔已经出手，高演觉得摊牌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与高湛两人谎称打猎，秘密商议如何除掉杨愔等人，

乾明元年（560年）二月，一场血腥的事变如期上演了。

高演在尚书省大宴官员，庆祝就职录尚书事，杨愔等人自然在受邀名单之列。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劝阻道：“情况不明，此次很有可能

是鸿门宴，不应该去赴宴。”杨愔却不以为然：“我们精忠报国，何惧之有？常山王拜职，怎么能不去呢？”

然而这次注定是有去无回。

高演和高湛事先布置好人马，只待杨愔等人上钩，他们还商定好了动手的暗语：拿酒！拿酒！咋不拿！酒宴中当高湛说出暗语后，贺拔仁、斛律金等人带着埋伏的刀斧手从帐内冲出，将宴会上的杨愔、可朱浑天和、宋钦道、燕子献等人悉数拿下，并放任贺拔仁等人对他们进行群殴。

杨愔挣扎中大声喊道：“王爷想要造反吗？我杨愔侍奉天子，有什么罪？”

高演听到杨愔所言，顿时心软，想让停手，但高湛不干，他下令要狠狠地打，很快几个人便被打得遍体鳞伤，杨愔还被打掉一只眼珠。燕子献力气大，一下子挣脱，推开众人跑出门去，斛律光追上去捉住了他。燕子献长叹一声说：“大丈夫用计迟了一步，终于落到这步田地！”高演又派人去抓郑颐，郑颐叫道：“这帮人不听我的话以至于此，这难道不是命吗？”

高演等人随后进宫觐见，由于统领禁军的高归彦已经归顺，所以一路上畅通无阻，见到娄昭君、高殷和李祖娥后，高演表示杨愔等人独断专行，作威作福，如不趁早拿下，一定会危及江山社稷，现在听候陛下处置。

高演本来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局势，但没想到此时却陷入危局，这是因为宫中武卫将军娥永乐，此人深受高洋的厚恩，绝对忠诚于高殷，他带着两千卫士将高演等人围住，如果高殷一声令下，这场大戏的剧情将出现反转。

但高殷注定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位被老爸吓成结巴的天子，关键时刻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倒是太皇太后娄昭君站出来，大声喝令，让娥永乐和卫士们退下，娥永乐看着高殷始终没有反应，只好率众无奈退下。

太皇太后娄昭君就此控制局势，开始了属于她的表演。

她先是问：“杨郎在哪里？”杨愔是她的女婿，这样一问以示关怀，贺拔仁回答，杨愔的一个眼珠被打出眼眶，娄昭君故作伤心地表示杨愔是个人才，应该留着他。说完，她转头责备高殷说：“你用的这些人心怀不轨，想杀掉我的两个儿子，下一步就要杀死我了，你为何还要纵容他们。”

娄太后的表演实在精彩，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使得本来说话就不利落的高殷越发无言，娄昭君接着斥责太后李祖娥说：“岂能让我们母子受这个汉族老女人的摆布！”

李祖娥虽然贵为太后，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看到娄昭君不依不饶，只能跪地谢罪，娄昭君看到已经取得优势地位，缓口气对李祖娥说：“高演没什么野心，只是想除掉迫害他的人罢了。”这句话相当于为犯上的高演彻底洗白，她又让高殷安慰叔父高演，高殷结结巴巴地说：“即使是天子之位，也可以拿走，何况是这些汉人？请叔父饶我一命，我马上下殿，这些人就交由叔父处置了。”

既然天子高殷发话了，高演、高湛便不再客气，将杨愔、燕子献、娥永乐等人悉数杀掉，其中郑颐死得最惨，由于他与高湛曾有过节，高湛让人先拔去他的舌头，又砍断他的双手，折磨够了才将其杀死。

娄昭君决心将这场大戏进行到底，她参加了杨愔的葬礼，痛哭流涕地说“杨郎忠而获罪”，下令用黄金打造了一只眼珠，亲自放入自己女婿的眼眶，算是为北齐历史上著名的乾明之变画上了句号。

五　难得正常人

娄昭君和他两个儿子笑到了最后。高演随即被任命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高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高殷下诏称：“王朝的事务全部送到晋阳向大丞相汇报，由大丞相全权决定。”

高演距离皇位只差一个名义了。

乾明元年八月初三，名义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娄昭君的支持下，高

演登上了皇位，是为孝昭帝，废黜高殷为济南王。娄昭君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她对高演提出的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杀掉高殷！高演对此满口答应。

高演算是北齐王朝成年皇帝里唯一的正常人，他经常自我反省，并要求大臣们帮助他反省。他对人臣库狄显安说：“我执政不久，缺乏经验，请你们大胆说出我做得还不够的地方。”库狄显安说：“陛下有时胡说八道。”高演有些惊讶：“说下去！”库狄显安接着说：“过去陛下见到显祖皇帝殴打臣下，总是苦苦规劝，认为人主不该这样。现在您也常常殴打臣下，您以前说过的话不是等于胡说八道吗？”高演握着库狄显安的手，连声道谢。

高演任用贤能，勤于政事，虚心纳谏，有错就改，国家治理得不错，拉住了北齐下滑的势头。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亲自率军征讨库莫奚，全胜而归，一战缴获牛羊七万头。

高演对母亲娄昭君极为孝顺，据史书记载，有次皇太后娄昭君病了，高演在床前悉心照料，饮食用药，都由他亲自打理，四十多天没换衣服，到最后心神不宁，走路都直打晃。

至孝的高演却在最重要的一件事上违背了母亲的意愿，那便是杀掉了废帝高殷，对于他来讲，千不该万不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后果远超出他的意料，不仅背上了不孝不仁不义的骂名，最后也因此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高演起初并没有想杀掉高殷，他毕竟向母亲做出了庄严承诺。但在他登基后，人们都在传“邺城有天子气”，当时，高演在晋阳，废帝高殷留在了都城邺城，这样一说，使得高演起了猜疑，莫非高殷将来要咸鱼翻身。

比高演更为焦虑的是高归彦，这位当年的辅政大臣兼禁卫军首领，在乾明之变中投靠了高演，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演对他高度信任，封他为司空兼任尚书令，并逾越礼制，赏赐他天子方可佩戴的纱帽，以示优宠。

高归彦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高殷东山再起，如果那样，作为“叛徒”的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此经常劝说高演杀掉高殷，以绝后患。

本来有些犹豫的高演，经不住高归彦不停地劝说，逐渐动了杀心。他派人将高殷从邺城送到晋阳，让高归彦到晋阳宫将高殷缢死。

按说除掉了心腹之患，高演应该如释重负，但恰恰相反，高殷一死，他便开始后悔，最大的问题是该如何向母亲娄昭君交差，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由此变得心事重重，整日懊悔，后来竟发展成为“抑郁症”，出现了神经错乱、幻视幻听的症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

高演最担心的事情很快便出现了。

有次外出打猎，坐骑受惊将他掀翻在地，摔伤了几根肋骨。娄昭君听说高演受伤，前往探望，两人说着说着便聊到了高殷，娄昭君表示有段时间没有见过高殷，不知他过得如何。

高演心虚不敢正面回答，表现得极不自然，这引起了娄太后的怀疑，她一再追问，高演始终闪烁其词，娄昭君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她对高演大怒道：“看来殷儿被你杀了，你这个冷血的东西，让你留下他一条性命你都不听，你也会不得好死。”说罢，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高演的病情更重了，变得疯疯癫癫，总是不停地向四周跪拜，恳请高洋、高殷的“魂魄”能放过他。

他知道自己去日不多，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便开始琢磨接班人的问题。按说这不应该是个问题，因为他早已立自己的儿子高百年为太子。但高百年只有六岁，受到巨大刺激的高演有了新的想法。他琢磨，自己杀君篡位，谁能保证自己死后，高湛不会将年幼的高百年杀掉，自己去当皇帝呢？与其这样，不如直接将皇位传于高湛，如此可能会保住儿子的一条性命。

高演真是糊涂得可以，他能杀侄子高殷，高湛就不能杀侄子高百年吗？况且高湛什么样的品行，他这个做哥哥的一清二楚。高演英明了一辈子，却在诛杀高殷和传位高湛两件事情上犯了重大错误，以致后果极

其严重，很大程度导致了北齐快速走向灭亡。

河清元年（562年）十一月，高演下诏让长广王高湛继承皇位，同时给高湛写了一封遗书：“我死以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处理完这些事，高演永远合上了双眼，时年二十七岁，谥号“孝昭皇帝”。

高演的一生令人唏嘘，他原本并没有想篡位，但为了自保却一步步走上了皇位。继承大统后，他励精图治，使得北齐国力蒸蒸日上，他已经把消灭北周、统一北方纳入了计划。为此，他问计于中庶子卢叔虎，卢叔虎提出了明确的战略，即以平阳为基地，逐步蚕食北周的地盘，凭借后勤补给的优势，和北周打消耗战，最终定能成功。

高演对此深以为然，准备付诸实施，但在这节骨眼上却杀掉了高殷，所有雄心和抱负也都戛然而止，他和整个王朝的命运急转直下，一发而不可收拾。尽管有这样的污点，但高演作为北齐几个成年皇帝中唯一一个良心未泯的帝王，为这个似乎被诅咒的王朝留下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高湛打死也没想到，高演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皇位传给他。

不过，在高湛看来，这应算是失而复得。因为在当初高演与他密谋铲除杨愔等人时，曾经许诺事成之后封他为皇太弟。然而高演坐稳皇位后，却食言了，立儿子高百年为太子，还对他处处猜忌提防。

高演登基后不久便移驾晋阳，高湛作为京畿大都督留守邺城。高演为了削弱他的势力，下令将原来邺城的领军将军库狄伏连调往幽州做刺史，而让自己的亲家斛律金的弟弟斛律羡担任领军将军，对于这种明显“掺沙子”的做法，高湛反应极为强烈，他拒不接受命令，不让斛律羡来上任。

废帝高殷从邺城被送往晋阳，对高湛的刺激更大，他心里想高演连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高殷都不放过，怎么能容下手握大权的自己。

该怎么办呢？高湛找来最信任的心腹高元海，让他帮着出主意。高元海表示完全没有必要焦虑，高湛没有他那般乐观，下令将高元海关在

屋里，要求他必须想出高招。

一夜未眠的高元海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交出兵权，不再过问政事。中策是请求外放到青州或齐州做刺史，不再参与军国大事。下策是起兵造反，拥立高殷复位。

高湛觉得上、中策无疑是作茧自缚，唯有下策可行，但风险也极大。为了保险起见，他找来占卜师来算算吉凶，看看到底怎么做为好，占卜者送给他八个字——“不用兴兵，自有大喜”。

占卜果然极为灵验，高湛几乎没做任何事，便登上了皇帝宝座。

当所有人对新皇帝有所期待时，高湛却用糟糕的表现告诉大家，他和高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首先是对母亲娄昭君的态度，高演是个大孝子，而高湛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他登基后不久，娄太后便去世了，但高湛却毫不在意，他不穿孝服，依旧身穿大红龙袍，而且天天饮酒作乐，因为高湛在兄弟中排名第九，邺城里一时流行一首童谣——“九龙母死不作孝”。

“九龙母”算是对传奇女子娄昭君的盛誉，这位富家小姐当初看上了穷小子高欢，坚决嫁给了这支“潜力股”，从此飞黄腾达，她为高欢生了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坐上了北齐的皇位，另一个儿子高澄则被追封为皇帝，两个女儿也都成了西魏的皇后，“四个皇帝两个皇后”，而她自己也三度为太后，这个记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娄昭君一死，高湛越发无法无天，禽兽本性显露无遗，他早就看上了自己的嫂子——二哥高洋的皇后李祖娥，当了皇帝后便想强行霸占她，但李祖娥誓死不从，高湛便威胁她，如果不就范便杀掉她的儿子。

这一下戳到李祖娥的痛处了，她只有两个儿子，废帝高殷已经被高演杀掉，如今只剩太原王高绍德这一棵独苗，为了保全高绍德，李祖娥只好屈从，不过她没想到，即使如此最终也没能救得了儿子。

没过多久，李祖娥怀孕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于是她把自己关在屋中，谁都不见，包括儿子高绍德。高绍德很生气，他也听到

了一些风言风语，便在母亲屋外大声喊道：“儿子岂能不知，娘是肚子大了，所以才不肯见我。”李祖娥听后更加羞愧难当，最终“生女不举”。

对于这四个字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李祖娥生产后，亲手杀死了这个女婴，有的说是抛弃了婴儿使其死亡，还有人说由于心情郁闷，这个女婴一生下来就死了，不管何种解读，总之这个女婴没有存活下来。

高湛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他持着钢刀，将李祖娥骂得狗血喷头：“你敢杀我的女儿，我就敢杀你的儿子！”他让人将高绍德召来，用刀环狠砸高绍德，边打边骂道：“想当年我被你父亲毒打，你也没来救过我。”就这样，竟然将高绍德活活打死。

李祖娥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伤心痛哭不止，高湛见状更加愤怒，脱光李祖娥的衣服将其乱打一通，然后让人将昏死过去的她装进袋子，扔进水沟里。所幸李祖娥命大，逃过一劫，苏醒后她万念俱灰，到妙胜寺出家当了尼姑。过了十几年后，隋朝建立，李祖娥返回家乡赵郡，从此以后，史书上再没有了她的消息。

李祖娥这一生过得真心不容易！

通常来讲，暴君身边必有奸臣，高湛时代，最大的奸臣莫过于和士开。

和士开祖上是西域胡人，他家祖传的绝活是溜须拍马，早在高湛还是长广王时，两人便已相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握槊”，这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赌博游戏。相识后，和士开因为会说贴心话很快赢得了高湛的信任，两人相互吹捧到了肉麻的程度，和士开奉承高湛说：“殿下您不是天人，而是天帝。”高湛同样送他一顶高帽子：“卿也不是世人，而是世神。”

当年北齐文宣帝高洋觉察到和士开这个人太轻薄，不想让高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因而责怪和士开狎戏过度，把他流放到马城（今河北怀安西），不许他再与弟弟来往。但是，不久以后，在高湛的请求之下，又把他召回了京城。

高湛当上皇帝后，和士开变成了第一宠臣，宠到什么程度呢？一刻

都离不开，否则高湛就感到浑身不舒服。

和士开从此基本上以皇宫当家，有时候从宫里刚出来，就被高湛派人追回。高湛前后赏赐给和士开的物品数不胜数，和士开都不用再贪污受贿了，光是皇上的赏赐就够他挥霍的了。

后来和士开母亲去世了，按照惯例他必须回家丁忧，高湛对此也没办法，只好派人到和士开家里，全程守护和照顾他，一直等到守丧期满才回去。和士开返朝那天，高湛派专车将他接到宫中，见面之后，执手相看泪眼，哽咽得竟说不出话来。

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君臣，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如此痴迷，实在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史书上对此评价为两个字——“亲狎”。

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和士开居然和高湛的胡皇后搞到了一起。

因为胡皇后也喜欢“握槊”，经常和和士开一起玩，玩着玩着就玩到了床上，和士开成了胡皇后的秘密情人。

和士开经常给高湛灌输一些“毒鸡汤”，他对高湛说：“从古至今多少帝王都化为尘土，尧舜和桀纣有什么区别呢？陛下要趁着年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家大事都可以交给臣子去办，陛下何必把自己搞得如此紧张呢？”

这话听上去很耳熟，当年赵高也对秦二世如此说过。

高湛还真听进去了，他将朝政完全交给了朝臣，三四天才去上一次朝，去了也是摆摆样子，然后匆匆退朝回后宫享乐去了。

终于有人看不惯了！

此人是河南王高孝瑜，他是高澄的长子，看到和士开和胡太后过于亲昵，实在忍不住说道：“皇后母仪天下，岂能与臣下手碰手。”和士开听说后，觉得这位王爷实在讨厌，于是经常在高湛面前说高孝瑜的坏话。

高孝瑜从小被养在高欢的宫中，与高湛同岁，两人从小一直玩到

大，关系相当不错，所以他才敢站出来劝谏，但此一时彼一时，高湛和和士开的关系，远不是当年那份童年友谊所能比拟的，高湛开始渐渐疏远高孝瑜。

“打铁还需自身硬”，遗憾的是高孝瑜自身也不干净，他与宫中的尔朱御女私通。而且在太子高纬的婚礼上，两人卿卿我我，言行举止异常亲密。这一切被高湛看在眼里，他觉得高孝瑜简直就是把自己当作空气，目无君主，罪不可赦，于是下决心来收拾高孝瑜。

他派人将高孝瑜召来，逼其连喝三十七杯，然后让人将不省人事的高孝瑜用车子拉出宫，在路上又给他灌下毒酒，搞得高孝瑜浑身燥热，痛苦异常，跳入河中淹死。

六　放浪胡太后

就在高湛沉湎酒色，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时，真正的麻烦来了！

“不解风情”的宇文护派大军来进犯，高湛除了奸淫嫂子、屠杀侄子外，干不了什么大事，面对紧张局势慌了神，亏得有段韶、斛律金、兰陵王高长恭等名将奋力拼杀，北周的进攻才被击退，先后取得了邙山之战和洛阳保卫战的胜利。

高湛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恣意妄为了！

他首先违背了哥哥高演生前的嘱托，杀掉了侄子高百年。

高百年的死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小人，博陵人贾德胄教高百年写字，高百年写了几个“敕”字。“敕”是皇帝专用术语，其他人用就是大逆不道。贾德胄意识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把这几个字封好奏报给高湛。

高湛看后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高百年，叫他当面写“敕”字，算是做字迹鉴定，写出来的果然和贾德胄所奏报的相似，于是高湛命令侍从对高百年进行一通乱打，他还亲自拖着高百年绕宫殿，边走边打，经过的地方遍地都是血。高百年在临死前不断求饶，对高湛说：“请不要杀我，我愿意给叔叔做奴隶。”但高湛不为所动，依然将高百年杀死。

二是因为天象，这一年的六月，太阳周围有两道白虹，横贯而不相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即将有灾难发生，高湛杀掉高百年，想着用他的性命来驱灾消难。

当然这都只是客观原因，高湛杀高百年主要还是觉得他对皇位有威胁。

没过多久，高湛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把皇位传给太子高纬，自己做太上皇。年纪轻轻的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后面发挥作用，此人叫作祖珽。

祖珽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他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所谓“文辞华丽，举世闻名”，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尤善弹奏琵琶。和士开跳舞，他弹琵琶，这是高湛宴会的保留曲目。他语言天赋也高，通晓鲜卑等他族语言，基本上是同声传译的水平。另外还擅长占卜，堪舆、风水、五行、占星、天文、紫微，无所不通。他还是个名医，总之好像没他不会的，堪称全才。

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渣男”，贪污、好色、赌博、偷窃、受贿，可谓“五毒俱全”。

年轻时他喜欢和陈元康、穆子容、任胄等狐朋狗友去青楼喝花酒，为了女人，不惜一掷千金，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面对如此多美女，祖珽最中意的一个情人，居然是六十岁的老寡妇王氏，实实在在的“重口味”，他经常当众叫这位“大娘情人”为“娘子”，听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当时老马通常叫作骝驹，所以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老马十岁，犹号骝驹。一妻耳顺，尚称娘子”，成为一时笑谈。

祖珽还有一个怪癖——喜欢偷东西。史书记载，他有次参加胶州刺史司马世云的宴会，看中了人家的铜碟，便顺手牵羊揣进自己怀中，大概因为那时候铜制品比较贵重，发现失窃后司马世云让手下对客人挨个搜身，结果祖珽被抓了个现行。

他不仅没有就此收手，反而胆子越来越大，又一次高欢宴请幕僚，席间发现黄金做的酒杯不见了，高欢对此没有太在意，倒是将军窦泰不

干了，因为他负责这方面工作，眼皮底下丢东西让他感到很没面子，于是他让每个人把帽子摘下来，果然祖珽的发髻间有个金杯在熠熠生辉，搞得高欢哭笑不得。

有人向高洋出售一套珍贵书籍。高洋可能是嫌价格太高，或者是存心逗那卖书的，找来祖珽，让他找人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书抄完，再把书还给人家。谁知抄完后，祖珽从中偷了几卷，然后拿去当掉。少了几卷，卖书的哪里肯干？这样一来，倒弄得高洋尴尬不已，下令狠打了祖珽四十大杖。以后他见到祖珽都会喊道："贼来了！"

还有更龌龊的，在东柏堂之变中，高澄被杀，陈元康受了重伤。陈元康对祖珽有救命之恩，他临终前让祖珽捎信给家人取回存放在祖喜那里的东西，祖珽私下打听得知是二十锭金子，生性贪婪的他根本没有感恩之心，压根儿就没告诉恩公的家人，连哄带骗将这些金子收入囊中，只给了祖喜两锭作为封口费。祖喜大为不满，将此事告诉了陈元康的弟弟陈叔谌、陈季璩。陈叔谌向杨愔告状，杨愔是个和事佬，他说："这恐怕对死者不利。"反正陈元康家也不缺这点钱，此事就被压了下来。

在高欢、高洋时代，祖珽的官位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这怨不得谁，他虽然才华横溢但架不住总是犯事，能把脑袋保住已经算不错了。

他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交待了，当务之急是找个新的靠山，祖珽善于观相，他发现长广王高湛正是他要寻找的那棵"大树"，于是他决定卖身投靠高湛，路数和和士开一样，便是"投其所好"。高湛这个人喜欢附庸风雅，而祖珽作为"全才"，非常擅长胡桃油涂画，他将自己的作品敬献给高湛，高湛爱不释手，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祖珽知道高湛十分喜欢被奉承，他竭尽所能，有次他对高湛说："殿下的骨相非同寻常，我曾梦见您骑着一条龙就飞上天了。"高湛听了很高兴地说："如果真的如此，定让你大富大贵。"

高湛没有食言，他称帝后，立刻提拔祖珽为中书侍郎，成为跟随他左右的近臣。

祖珽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还有更大的野心。祖珽找到和士开说："您

受君主的宠爱，自古无二，但一旦陛下归天，您该如何保全自己呢？”和士开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问他该如何是好，祖珽说：“你只需劝说陛下，让他禅位于太子，这样太子定会对你感恩戴德，可以永保富贵！”和士开担心皇帝不一定听劝，祖珽对此胸有成竹，他说：“你只要给陛下讲一个道理，为什么文襄（高澄）、文宣（高洋）、孝昭（高演）三位先帝的儿子都做不成皇帝？只有太子早早即位，定下君臣名分，地位才能稳固。”

和士开找机会和高湛说了这番意思，高湛觉得有些道理。正好此时天上出现了彗星，祖珽借机上书：“陛下贵为天子，却非极贵，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

先有和士开做铺垫，祖珽又拿天说事，高湛终于同意了。河清四年（565年）四月，十岁的太子高纬正式登基，二十九岁的高湛成了太上皇。

祖珽又成了大功臣，晋升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凭借这件事，他受到了高湛、高纬和胡皇后三方的宠信。

但有个人对祖珽和和士开相当不忿，他便是河间王高孝琬。

高孝琬是高澄的嫡长子，也是高欢唯一的嫡孙，地位相当特殊。他出生时曾引起轰动，当时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亲自到高澄府上祝贺，满朝文武送的礼物整整十间屋子都被塞满。可惜好景不长，高孝琬八岁的时候父亲高澄遇刺，他就又成了一个普通的王爷。

他的哥哥高孝瑜因为反对和士开而遭到毒手，高孝琬为此感到很伤心，心里也充满了怨恨，他不敢当面说，背地里照着两人的样子做了两个草人，天天对着草人乱射一通。

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后来被和士开知道了，他恨得牙直痒，便在高湛面前找各种理由诋毁高孝琬。也该高孝琬倒霉，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颗佛牙舍利，但舍不得献出来，藏在了自己家中。高湛知道后，派人去搜查，不仅找到了舍利，还搜出许多军旗。高湛认定高孝琬想要阴谋造反，下令彻查。高孝琬有个小妾因不受宠爱，便主动检举揭发说，

高孝琬让人画了一幅高湛的画像，天天对着画像哭泣，意为整日诅咒高湛早死。实际上，画像上的人物是高孝琬的父亲高澄，但此时他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高湛令人用鞭子猛抽高孝琬，疼痛难忍的他只好对着高湛大呼：“叔叔救命！”高湛说道：“谁是你的叔叔？”高孝琬道：“臣是神武皇帝的嫡孙，文襄皇帝的嫡子，何为不得呼叔！”高湛听后更加生气，心想照这样说，他的血统比自己高贵得多，似乎比他更有资格当皇帝，于是下令进一步加大抽打力度，结果高孝琬先是双腿被打断，最后被活活打死。

祖珽接着又办了一件让高湛很心仪的事情。高洋在位时对弟弟们非打即骂，想杀就杀，祖珽知道高湛对高洋心怀不满，于是对高湛说：“陛下，显祖文宣帝（高洋）的谥号不妥。文宣帝性情粗暴，怎么能称‘文’？又没有开创基业，怎么能称‘祖’？”高湛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祖珽建议将高洋的谥号改为“威宗景烈皇帝”，表面上看是在称赞高洋，其实是将高洋贬得一文不值，这正合高湛的心意，他马上准奏。

但顺风顺水的祖珽没想到下一个倒霉的居然是自己。

这位高湛身边的红人走上背字，完全是咎由自取。随着职位不断升迁，他变得飘飘然，心里想排挤和士开等人，自己去做宰相。于是他写了一封上表揭发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的罪行，并找到好友黄门侍郎刘逖，让其代为呈送，刘逖没这个胆量，所以这事不仅没办成，反而还泄露了出去。

高湛把祖珽召来，质问他为何要污蔑和士开，祖珽表示和士开等人串通一气，互为表里，玩弄权术，勾结吏部卖官，指使刑部乱判案子，如果这样下去，大齐江山将会被葬送。

高湛认为这完全是血口喷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论起来。祖珽的口才相当出众，高湛根本不是对手，他有些气急败坏，拿起刀柄猛击祖珽，身边的侍从挥着马鞭、棍棒一齐打来，看样子是想把祖珽当场打死。

祖珽见势不妙，大声喊道：“不杀臣，陛下得好名声，杀了臣，臣得

好名声。如果陛下想保有好名声，就不要杀臣，臣愿为陛下炼金丹。”

不知是祖珽炼金丹的水平高，还是高湛觉得他说得有理，总之让手下停手，准备放他一马。如果祖珽此时趁机离开，这事就算翻篇儿了，但谁知祖珽走之前嘟囔了一句：“陛下有一范增却不能用。”

这下他又走不了了，情绪稍微平复的高湛，听到此言又怒了，斥责他说：“难道我是项羽吗？”

祖珽来之前好像吃过兴奋剂，他丝毫不服软说：“项羽岂是一般人能企及的吗？他一介布衣，率领乌合之众，五年而建霸业，后来的失败只是天命不眷顾罢了。可是，陛下继承父亲兄长的基业，今天才做到这步田地，怎么能小看项羽呢？臣自比范增并不为过，连张良都不如我。张良作为太子师傅，靠着商山四皓才保住太子之位，而臣并非朝廷重臣，但却成功奉劝陛下禅位，太子平稳登上帝位，这样对陛下和太子都有好处，小小张良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

祖珽狂妄得实在可以！

高湛的暴脾气彻底被点燃了，他让侍从用泥土塞住了祖珽的嘴巴，祖珽一边吐土一边还在不停地说，高湛下令将祖珽鞭打二百下，先是发配到作坊里做苦工，然后流放到光州（今山东莱州），囚禁在地牢中。在地牢中需点燃蔓荆子照明，祖珽双眼天天被烟雾所熏，到最后竟然双目失明了。

变成了盲人的他，原本以为人生所有的希望会和眼前的光亮一样消失，但万万没想到，在不久之后，他却迎来了超级大逆转，这是因为——高湛死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纵欲过度的恶果逐渐显现，高湛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精神恍惚，经常出现幻觉，所幸尚书左仆射徐之才精通医术，对症下药，使得他的症状大为缓解。但是和士开看到徐之才越来越受重用，嫉妒心又开始泛滥，劝说高湛把徐之才外调为兖州刺史。

和士开为了一己之利，却把太上皇高湛给害了。几个月后，高湛旧疾突然发作，这才又想起徐之才，派人火速接他回京，但远水解不了近

渴，徐之才还没到京，高湛就死了。临死前，他握着和士开的双手说道："别辜负了我！"说罢死在和士开的怀抱中，活了三十二岁。

高湛几乎胡闹了八年，这八年也成了北齐由强到弱的分水岭，两次和北周战争的胜利，只能说是回光返照，双方的实力在这八年发生了逆转，从此以后，北齐走上了亡国之路。

高纬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把手，过去的几年，他头上虽然顶着"皇帝"的尊称，但至多只是一个名分。

高湛死了，和士开更加肆无忌惮，作为高湛钦点的顾命大臣，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辅政上，而是与胡太后厮混在一起，关系由地下转向了半公开。

这引起了朝中一些宗亲王公的不满，赵郡王高睿率先站出来发难。

有一次，胡太后设宴款待重臣，高睿当面痛陈和士开的罪状："和士开是先帝时的亲近狎玩之臣，仗势欺人，收受贿赂，秽乱宫廷。臣等出于正义不能闭口不说，所以这才冒死进言。"高睿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秽乱宫廷"，相当于将胡太后同和士开之间的奸情大白于天下，用意显然不仅仅要废黜和士开，如果深究下去，胡太后的位置也岌岌可危。

胡太后没想到高睿会突然发难，一时不知怎么应答，只好说道："在先帝活着的时候，你为何不说，现在说这样的话，分明是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高睿不肯退让，胡太后见来者不善，只好强行解散酒局。

第二天，高睿等人又一次集体要求见胡太后。胡太后没办法，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老臣段韶，段韶派人和他们说，先帝的灵柩还没有下葬就要废黜顾命大臣，实在有些不妥，可以先放放。这个理由说得过去，高睿等人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和士开害怕这些人不依不饶，便使出缓兵之计，让高纬任命自己为兖州刺史，但要等高湛下葬后再行赴任，这显然是为自己和胡太后处理危机争取一些时间。

天统五年（569年）二月十九日，高湛终于下葬，庙号世祖。

高湛的丧事刚办完，高睿等人便三番五次催促和士开离京，胡太后想让“心上人”过了高湛“百日”后再去赴任，但高睿死活不同意。有次他去见胡太后，苦苦谏言。胡太后叫人赐酒给他，高睿正颜厉色地说：“臣今天来是谈国家大事，不是为了一杯酒！”说完立即离去。

高睿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掌控禁卫军的娄定远和他们是一伙的，高睿觉得有娄定远在，和士开就不可能见到胡太后和高纬，只要将两边的联系掐断，胡太后也无计可施。

但坏就坏在娄定远身上。

和士开不愿坐以待毙，他主动给娄定远送上美女、珍珠等，说是感谢娄定远长期以来的关照。娄定远很高兴，试探性地问他到了外地是否还想回来，和士开表示在朝廷上一直提心吊胆，到了外地后再不愿意回京了。娄定远不仅贪财好色，头脑更是简单，居然轻信了和士开的假话，对和士开提出进宫想和皇帝、太后辞行的请求竟满口答应了。

和士开进宫后，在高纬和胡太后面前失声痛哭，他表示自己离京后，朝廷必定会出现大的变故，一旦高睿等人掌权，高纬又会沦为权贵控制下的傀儡皇帝。三人商议的结果是，由高纬下诏把娄定远调任青州刺史，同时斥责高睿犯有目无君上之罪。

一夜之间，形势发生了逆转。

第二天，高睿准备再次进宫直言规劝胡太后，他的妻儿们都有不祥的预感，劝他不要去，高睿说：“自古忠臣哪个不珍惜生命，但社稷大事我当用死来抗争，哪能让一妇人危害宗庙！再说和士开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这样猖狂，我宁愿用死来服侍先皇，也不忍心看着朝廷颠覆。”高睿到了殿门时又有人告诉他说：“殿下请不要进去，恐怕事情有变。”高睿回答说：“我上不负天，死也无恨。”

高睿最终为他的直言付出了代价。

胡太后不听他所说，明确表示不会让和士开离开自己。在回去的路上，高睿被埋伏的武士逮捕，随即被杀。对此，《北史》记载说：“责赵郡王睿以不臣，召入杀之。”就是说不是高睿主动进宫，而是被胡太后召

入宫中杀掉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总之是高睿人头落地，胡太后和和士开转危为安，此后，他们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高纬不愿意被和士开和胡太后摆布，他在身边搞起了一个权力集团，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是他的奶妈陆令萱，成员包括原来的东宫侍卫，领军将军韩长鸾，服侍高纬多年的武卫将军高阿那肱，陆令萱的儿子、武卫大将军穆提婆。

高纬还想起了恩人祖珽，毕竟自己可以顺利登基，其中祖珽立下很大的功劳。他下令将祖珽从地牢里放出，任命他为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祖珽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天生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类型，虽然远离京城，但他对朝中的形势很关注，并且看得很清楚，刚出来便写信给陆令萱的弟弟陆悉达，主动向陆令萱示好。

祖珽知道想要有更大发展，必须过和士开这一关。虽然当年两人不和，祖珽也因此获罪，但此一时彼一时，和士开是朝中的第一红人，而祖珽却变成了一个盲人。和士开觉得祖珽对自己已经构不成威胁了，看到高纬有意用祖珽，便顺水推舟做了一回好人，在高纬面前为祖珽说了句好话，于是，高纬下诏征召祖珽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和士开的地位如日中天，引得大小官员竞相溜须拍马，一些人干脆没了底线，居然认他为养父。还有更倒人胃口的，有一次和士开病了，医生给他开出的药方是“黄龙汤”，此药还有一个名字——“陈年大粪汤”，这倒不是医生对他有意见，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据说粪便内有虫子可以吃掉体内淤血，从而使得药到病除。

但喝这样的药谈何容易，和士开不由面露难色，旁边有位官员主动为他解难说：“黄龙汤并不难喝，臣愿为大人先尝尝。”随后一口气喝下，不仅没有痛苦的表情，还显得有些意犹未尽。和士开见状也鼓足勇气捏着鼻子喝了下去，不久药到病除。这个“尝屎官”自然得到了提拔重用，此风气一开，也引得许多人跟风效仿。

和士开等人的飞扬跋扈，惹得一人极为不满，他便是皇帝高纬的同胞弟弟高俨。

高俨自幼聪明过人，而且从小就是一个狠角色，十岁时他喉咙患病，为了根治，他让太医用钢针直刺入喉，换作其他孩子，估计早已痛不欲生，而高俨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

高湛很喜欢高俨，所以他十岁出头便被任命为侍中、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尚书令、录尚书事，成为手握军政大权、代父行职的风云人物，别看他年纪小，但处理政务时老成决断，让一干王公大臣都感畏惧。

高俨才干出众，所以看不上自己的皇帝哥哥，他时常去父亲那里说哥哥高纬懦弱，搞得高湛“以后主为劣，有废立意”，想废掉高纬而另立高俨，但因群臣的劝阻而作罢。

高湛死后，高纬对三弟还算不错，封他为琅琊王、大司马。高俨对和士开、穆提婆等人非常看不惯，他见两人得势后大兴宅邸，感到非常不满，便把两人找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这两位正红得发紫，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心里对高俨很是愤恨。

和士开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高纬很快下诏规定高俨不能随意进宫，五天才能入朝一次。接着给了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虚职，解除了除京畿大都督和御史中丞之外的其他职位，然后又准备将他调出京城，解除兵权。

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然是和士开在背后搞鬼，他一步步把高俨逼到了墙脚。

高俨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他找来胡太后的妹夫冯子琮来商议，这位太后妹夫之前一向阿谀奉承和士开，后来高纬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后又迁为右仆射，他认为自己是太后的妹夫，而且又主管选用官员，便开始擅自引荐任命人选，这与和士开产生了矛盾。高俨和冯子琮达成的共识是和士开权倾朝野，党羽众多，只能巧取，不能硬干。

武平二年（571年）七月，高俨开始动手，他让手下御史上表弹劾和士开，请求皇上将和士开逮捕入狱。这看上去几乎是天方夜谭，高纬

肯定不会批准，另外这一招本身危险系数很高，如不成功定会招来和士开更大的打击报复。

高俨对此却胸有成竹，他让冯子琮将这份上奏放在一大堆文书中一起呈上，他知道高纬面对堆积如山的上奏，根本就不会仔细看，会像流水线作业一样批下“准奏”两个字。

果然如高俨所料，高纬看也没看便画圈了，拿到了高纬的签字，高俨立即行动，他让领军将军库狄伏连奉诏去捉拿和士开。

库狄伏连满脑子问号，没听说高纬和和士开闹什么别扭，怎么说抓就抓呢。他找到侍中冯子琮，请他代为再次奏请皇上是否真的要抓和士开，冯子琮对他说：“这是琅琊王亲自接受的诏令，何须再上奏！”库狄伏连于是彻底打消疑问，第二天一早，便带人将准备上朝的和士开逮捕，送到御史台，高俨随即下令将其杀掉。

这位皇帝、皇后“通吃”，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记录的男宠，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但话说回来，他完全是自作自受，和士开仗着恩宠贪婪成性、粗鄙不堪。他被处死的消息传开，满城百姓欢呼雀跃，可见其有多么不得人心。

杀掉和士开，高俨的目的已达到，本来可以就此收手。但他的属下们劝他说：“事已至此，不能中途停下！”这些部下很清楚，用这样的方式杀掉太后的情人，一旦追究起来，高俨或许没事，但他们的后果定会非常悲惨，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干到底。

只有十四岁的高俨觉得也只能这样，于是带着三千京畿军队杀向皇宫。

高纬深居后宫，对这一切浑然不知，听到外面乱哄哄的，才知道出了大事，他先派刘桃枝带人去召高俨入宫觐见，但被高俨拒绝，反而把刘桃枝等扣留。无奈又接着派冯子琮去做工作，高俨表示如果哥哥想杀自己，自己绝不敢逃避罪过，如果放过他，那就派姊姊出来接他进宫。

这里的哥哥自然是指高纬，姊姊说的是陆令萱，鲜卑人称乳母为姊姊，高俨这样说是想把陆令萱骗出宫杀掉。

冯子琮回去向高纬禀报，这把站在高纬身后的陆令萱吓得够呛。高纬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乳母出去送死，他又派韩长鸾召高俨入宫，不知韩长鸾说了什么，高俨最后同意入宫，此时高俨的心腹刘辟疆拉着他的衣袖说：“不杀掉陆令萱母子，殿下不能入宫啊。”高俨听完此言又打消了进宫的想法。

就这样，高纬、高俨两个同胞兄弟，一个在宫内，一个在宫外，在宫内的高纬有皇帝的名分，但却没有军队，在宫外的高俨有人马却没有名分，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高纬觉得自己太过窝囊，几番派人劝和都被高俨拒绝，于是他想带着宫中为数不多的禁卫军杀出宫去和高俨决一死战，或许觉得此举凶多吉少，走前他与胡太后哭着辞行道：“有缘的话，还有可能再见母亲，无缘的话，就此永别了！”

胡太后劝他不应轻举妄动，而应先找他的老丈人斛律光商量，这一语点醒了梦中人。段韶死后，斛律光是朝中最有威望的大臣，与此同时，高俨也想到了他，高纬使者刚到，高俨派的人也到了。

斛律光是什么态度呢？他听说和士开被高俨所杀，不禁拍手大笑道：“龙子龙孙办事，果然与众不同！”不过身为高纬的岳父大人，他当然要站到皇帝女婿一边，他给高纬出主意说只要皇帝公开露面，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高纬听从了他的建议，怀着忐忑之心来到宫门口，果然如斛律光所料，高俨的手下听说皇帝驾到，很快作鸟兽散。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高俨，瞬间成了孤家寡人。

“关键先生”斛律光先是到高俨身边，劝慰道：“天子的弟弟杀一个汉人，有什么可怕的？”说罢拉着高俨到高纬身边，又替他向高纬求情说：“琅琊王年轻，脑满肠肥，轻举妄动，长大后自然会改过，还请陛下赦免。”

既然老丈人求情，高纬还是很给面子，他用佩刀的刀环打了高俨一通，算是解了气，随后将高俨放了。不过并没有宽恕高俨手下，刘辟

疆、库狄伏连等都被杀，他们的尸体被肢解，暴尸街头。

事后胡太后责问高俨为什么要杀死和士开，高俨回答说：“是冯子琮教我这样做的。”胡太后大怒，立即派人用弓弦将冯子琮绞死，然后用车拉上尸体送到妹妹家里去。这样，此次政变的参与者，除了高俨，均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该如何处置高俨呢？高纬犯了难，陆令萱劝他说：“琅琊王高俨聪明英武，不如早早将他除掉。”但高俨毕竟是他同胞兄弟，高纬不太好下手，害怕担上杀弟的骂名。于是他找来祖珽商量，祖珽说：“周公曾诛杀自己的亲弟弟管叔，季友也曾毒死了哥哥庆父。”他这样一说，高纬终于下定了诛杀高俨的决心。

杀高俨最大的障碍是母亲胡太后，虽然高俨诛杀了她的情夫和士开，但高俨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肉，事变发生后，她就担心高纬不会放过高俨，所以将高俨接到自己身边，与自己同住同吃，每次吃饭，她先尝后才让高俨吃。

不过时间一长，胡太后就放松了警惕，有次高纬和胡太后说，明天一早想和高俨一起出去打猎，胡太后居然同意了。结果高俨刚离开太后寝宫，便被早已埋伏好的宫廷杀手刘桃枝抓住，并将其双手反绑起来，高俨大喊要见哥哥和母亲，刘桃枝用泥巴塞住他的嘴巴，将其活活掐死，然后用草席包裹，就地埋掉。

高俨被杀，胡太后心里当然不痛快，不久她便和皇帝儿子高纬闹掰了，除了高俨一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胡太后自身的放荡。

胡太后应该是历史上最为放浪的太后，似乎没有之一。

和士开一个人根本无法满足她，在高湛死后，她又与昙献和尚私通，将昙献晋升为昭玄统，僧人们私底下都戏称昙献为太上皇帝。更为让人咋舌的是，胡太后不是包养一个和尚，而是一群和尚。

高纬对此半信半疑，有次他入宫朝见母后，发现胡太后身边站着两个年轻貌美的尼姑，高纬不由心动，下令二人陪宿，但没想到的是，这两个尼姑居然是男人。

高纬大怒，下令彻查此事，查明真相后将昙献等人杀掉，并将胡太后送到北宫幽禁起来，禁止任何皇亲国戚来探望。后来高纬虽然将胡太后重新迎回宫中，但两人相互猜忌，母子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到了什么程度呢？胡太后为高纬安排的酒食，高纬都不敢品尝。

七　自毁两长城

就在宇文邕杀掉宇文护，重新夺回北周大权，开始励精图治时，北齐的高纬却在忙着自毁长城，他杀掉了自己的老丈人，北齐第一名将斛律光。

斛律光的死，和一个人有直接关系，那便是超级渣男——祖珽。

祖珽很擅长见风使舵，他看到胡太后被幽禁后，陆令萱更加得到高纬宠信，于是便开始疯狂巴结陆令萱，他到处说："陆令萱虽是妇道人家，但却是女中豪杰，自从女娲以来，再没有一个女人强过她。"请求立陆令萱为皇太后。

陆令萱投桃报李，吹嘘祖珽是北齐的国师、国宝，由此祖珽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

一个盲人成为当朝宰相，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斛律光对此很看不惯，他每次远远看到祖珽，便破口大骂："这个无事生非的小人，又想搞什么名堂？"有次斛律光在"办公室"垂下帘子坐着，祖珽从外面骑马路过，因不知道斛律光在里面，所以没有下马，斛律光不由大怒道："小人竟敢如此无礼。"祖珽其实挺冤枉，斛律光在帘子里躲着，他哪里会知道，更何况他还是个盲人。反正看不惯一个人，便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顺眼。

祖珽能够明显感觉到斛律光对他的不满，但他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哪里得罪了这位斛律大将军，于是他买通斛律光的家奴，探听究竟，家奴说："自从大人执政以后，相王（指斛律光）经常抱膝长叹说盲人掌国，国必破矣。"

斛律光看不上祖珽，对陆令萱的儿子穆提婆也不喜欢，穆提婆想娶

他的庶女为妻，斛律光不仅一口拒绝，还当众羞辱了穆提婆一番，这让穆提婆下不了台。后来高纬赐给穆提婆一块土地，但又遭到斛律光的强烈反对，最后把这件事情也搅黄了。

穆提婆对斛律光恨之入骨，他和祖珽一拍即合，结成了统一战线，想着寻找合适的机会除掉共同的敌人。

但是难度极大，斛律光家族此时如日中天，他手握兵权，兄弟斛律羡坐镇幽州，长子斛律武都是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的刺史，女儿贵为皇后，高纬最怕的人就是这位老丈人，怕到什么程度呢？斛律皇后生了一个女儿，高纬为了取悦老丈人，竟然下诏说生了一个男孩。

对于祖珽而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很快便找到了机会。北周勋州刺史韦孝宽一直盯着北齐的动向，他的一位属下精通占卜，他掐指一算后对韦孝宽说：“北齐朝廷内部很快会自相残杀。”韦孝宽于是命人编了两首歌谣，一首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另一首是“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举”，然后派人到邺城去大肆传播，很快这两首歌谣响彻了北齐都城。祖珽觉得这是难得的良机，为了加大力度，他又加了两句：“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

高纬不太清楚这些歌谣是什么意思，为何如此火爆，他把祖珽和陆令萱召来询问，祖珽解释说：“一百升为一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字，高山是指皇帝的姓氏，槲树音同斛律，盲老公说的是臣，饶舌老母指的是侍中陆令萱。”经他这样一说，高纬算是明白了，原来是几首反诗，祖珽接着说：“斛律家几代都是大将，斛律光威震关西，他的弟弟斛律羡让突厥胆寒，他的女儿是当今皇后，儿子又娶了公主，这首童谣所言确实让人担心啊。”

高纬知道他的意思，但对除掉老丈人下不了决心，他找来另一个心腹韩长鸾来商议，韩长鸾是鲜卑族，又是武将，从骨子里就看不起汉人，所以和祖珽关系不好，他表示斛律光绝对不会造反，高纬因此就将此事搁置下来了。

祖珽着急了，他找到高纬问询为何迟迟不动手，高纬如实告诉他自己与韩长鸾商议的事情，旁边的另一个宠臣何洪珍表示拖着不行动，事

情如果泄露出去，麻烦就大了。高纬虽然觉得他说的有理，但还是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祖珽觉得必须要加大力度，于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唆使斛律光长子斛律武都小妾的哥哥告发斛律光图谋不轨，另一方面让人上书，说上将星太明亮了，如不除掉恐有灾祸。

为了让高纬最终下定决心，祖珽来了一个“临门一脚”，他让斛律光府上的参军封士上了一道密奏，说斛律光去年出征回来，皇上下诏让他解散军队，他却带兵逼近京城，意图造反，只是因为感到时机不成熟而中止，而且斛律光家藏有很多兵器铠甲，还经常与斛律羡、斛律武都联络，如果不早下手，后果不堪设想。

这实际是件陈年旧事，当年北周进犯北齐，斛律光率军大获全胜。得胜后他带着将士们向京城进发，本来想着他们能够获得皇帝的奖赏。可没想到还没到邺城，高纬就派使者前来遣散军队。斛律光认为将士们很多人都立有大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犒赏，就向朝廷上表，请高纬派遣使臣宣读慰劳的旨意，他自己带着军队继续向邺城进发。

高纬再次派使者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就地停留。斛律光的倔劲也上来了，他带着军队一直抵达邺城郊外，扎营等候朝廷慰问的使者。高纬听到斛律光的军队驻扎在邺城附近，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不得不派人召斛律光入朝觐见，然后宣旨慰劳并遣散军队。

高纬就此下定决心，他对何洪珍说：“人真是有心灵感应的，当时我就怀疑他会谋反，原来真是这样。”

斛律光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但该怎么除掉斛律光呢？根据密报，他家里有兵士，有武器，硬干有可能将其逼反。祖珽表示这太容易了，只需高纬赐他一匹好马，斛律光定会入宫谢恩，到时候便可将他杀掉。

一切如祖珽所料，蒙在鼓里的斛律光根本没有感觉到阵阵杀气，他大摇大摆进宫来谢恩。半路上，埋伏在暗处的刘桃枝从身后扑了上来，斛律光看到这位宫廷冷血杀手突然出现，知道凶多吉少，他对刘桃枝

说："你经常干这种事情，可我没有辜负国家。"

事已至此，已无挽回余地，刘桃枝和另外三个武士一起用弓弦套住斛律光的脖子，一代名将就这样被活活勒死，时年五十八岁。

斛律光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他生活节俭，不爱声色，不贪钱财，也不善交际，但性情耿直，能力突出，每次议事都是最后发言，言必有理，打仗时身先士卒，对犯法士兵，只用棍棒责罚，从不随意杀人，自年少从军以来，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常令敌人闻风丧胆。

如果遇到明主，斛律光定会有更大的作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遇到了祖珽这样的小人和高纬这样的昏君。

斛律光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被杀，弟弟名将斛律羡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遭毒手，斛律家基本被灭门，只有斛律光最小的儿子因为过于年幼，得以幸免。

斛律光家里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祖珽派郎中邢祖信去抄家，邢祖信回来复命说斛律光家只有十五张弓，一百支宴会时比赛用的箭，七把刀，还有皇上赏赐的两个长矛，祖珽不信，厉声问道："一定还有什么？"邢祖信回答说，还有一些枣木棍，凡是家里奴仆与外人打架，斛律光会先把自己人打一百棍。

祖珽听闻面露难堪之色，他小声对邢祖信说："朝廷已经判处了重刑，你却为他昭雪，这不合适吧。"邢祖信觉得斛律光一生清廉，自己不能诬陷好人，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便辞官离开了尚书都省。有人说他太直了，邢祖信则慷慨地说："好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

斛律光被杀，最高兴的莫过于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大赦天下，《北齐书》《北史》都将斛律光被杀和战国时代李牧被赵王冤杀相提并论，说北齐"主暗时艰，自毁藩篱之固"。

高纬觉得毁得还不够，不久后，他把屠刀挥向了"北齐三杰"中唯一活着的兰陵王高长恭。

邙山之战，高长恭大放异彩。战后，有次高纬对他颇为关切地

说："入阵太深，万一发生意外，后悔都来不及。"高长恭对高纬的关心深为感动，想都没想说了八个字——"家事亲切，不觉近些"，就是说这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不知不觉就那样了。

这话初听上去好像没有问题，毕竟高长恭也是皇亲国戚，但高纬脸色瞬间就变了，因为高长恭之父高澄是高欢的长子，他们家是高氏的长门，高长恭这样说，不由得使高纬心里犯嘀咕，这个王朝到底是你家的还是我家的，难道他想篡位不成。

又帅又勇的高长恭成了北齐第一"网红"，《兰陵王入阵曲》也迅速风靡全国，这一切都使高纬对高长恭的猜忌不断加深。

高长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自保，一向廉洁的他竟然开始贪污受贿，他的亲信尉相愿问他："大王受到朝廷的重托，为什么变得如此贪心呢？"高长恭沉默不语，尉相愿接着问："是否因邙山之战，害怕功高盖主，遭受忌妒而故意自污吧？"高长恭点头承认，尉相愿说："朝廷如果想治您的罪，这不正是授人以柄，这样做不能躲避灾祸而是招来灾祸。"

高长恭听罢此言，突然放声大哭，一个如此看重自己名节的人，竟然要以这样的方式自保，他的委屈和痛苦可想而知，尉相愿一席话像是一场暴雨，瞬间冲毁了他内心的堤坝，以至于情绪失控，不能自已。稍感平静后，他问尉相愿该如何是好，尉相愿建议他假托有病，不要再管国家的政事。

高长恭也想这样，但作为北齐最能打的将领之一，隐退不出又谈何容易，当时北齐正与南陈交战，高长恭唯恐自己被任命为统帅，不由叹息道："我去年的脸肿病，现在为什么还不复发！"从此他有病也不肯医治。

即使这样，兰陵王高长恭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

武平四年（573年）五月，高纬派使者给高长恭送来毒酒，高长恭对王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氏劝他去见高纬，当面解释清楚，早已心灰意冷的高长恭说："皇帝怎么可能见我

呢？”说罢将毒酒一饮而尽，结束了三十二年壮丽凄美的人生。

兰陵王高长恭堪称一代完人。

他长得美若天人，又是一代战神，而且他还有超高的品行，身为统帅，他爱兵如子，史载：“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须与将士共之。”就是说，即使得到了一个瓜和几个水果，也从来不吃独食，而是与将士分享。

他待人宽厚，有次他带着随从进宫，或许是被皇宫景致所吸引，随从四散去参观，结果“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他找不到部下，一个人步行回家，但对这些随从“无所谴罚”。

他用情专一，高长恭姿容甚美，文武双全，地位高贵，堪称一代男神，是无数女人心中的梦中情人，但他将所有情感都给了妻子郑氏。高湛曾因为他战功卓著，赏给他二十个美女，但高长恭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个，他一生没有小妾，也没有什么绯闻。

兰陵王高长恭实在太完美了，几乎像一块无瑕的美玉。但水至清则无鱼，他越是完美无瑕，越是遭到高纬的猜忌，虽然他自毁名节，努力表现得与世无争，但都无济于事，最终难逃厄运。

历史学家蔡东藩评论说：“长恭一死，亲王中又少了一勇将了。自折手臂，亡在日前。”但高纬、陆令萱、祖珽等人根本顾不上亡不亡国，他们看中的只有眼前的权力。

八　超级大怪咖

斛律光、高长恭死后，陆令萱和祖珽的共同敌人几乎都消失了，于是他们之间很快就杠上了。祖珽重新上位，陆令萱大力推荐，功不可没，但随着祖珽官职不断升迁，彼此由相互利用转为相互争夺，以两人为核心，在朝中形成了两个集团——汉官集团和恩幸集团。

虽然是“狗咬狗一嘴毛”，但相比较而言，汉官集团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因为他们是真想为朝廷做些事，祖珽成为宰相后，重用崔季舒、封孝琰、刘逖等汉人，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罢免了一大批不称职的官

吏，朝野为之一振。

陆令萱等坐不住了，因为祖珽罢免的多是陆令萱、穆提婆提拔的小人，她看到自己人纷纷落马，而越来越多的汉人被重用，觉得长此下去，鲜卑权贵就会大权旁落，对此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此时祖珽却感觉越来越好，觉得是时候除掉恩幸集团了。

但是他太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陆令萱。陆令萱是何许人？她是皇帝高纬的乳母，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被宠幸，能量远大于祖珽。

陆令萱经常找机会在高纬面前说祖珽的坏话，她还发动宦官们一起诋毁祖珽，搞得高纬对祖珽越来越不满意。终于有一天高纬将陆令萱找来，问祖珽这个人怎么样。陆令萱一直以来等的就是这句话，但她故意卖关子，吊高纬的胃口，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在高纬的再三询问下，她跪地磕头说道："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征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此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容，老婢合死。"就是说，当初听和士开说祖珽这个人不错，所以予以大力举荐，但发现这个人非常差劲，自己举荐不当，实在该死。

高纬于是派韩长鸾调查祖珽，韩长鸾是恩幸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和祖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因此他办理此案极为卖力，很快便查出祖珽曾十几次以天子名义勒索大臣钱财，论罪该杀。高纬想起曾与祖珽有过不杀之誓，下令免除祖珽所有的官职，在陆令萱等人的建议下，将其派往北徐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做刺史。

陆令萱等人之所以将祖珽外放北徐州，居心很是叵测，因为这里是北齐和陈国的边境，当时双方正在打仗，他们的用意是将祖珽当"炮灰"，借南陈之手除掉这个眼中钉。

果然南陈军队很快便来了，陆令萱、穆提婆等拒不发兵援救，无奈之下，祖珽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他下令打开城门，城内街巷禁止人行，士兵和百姓都躲在屋里，陈军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疑惑之际，祖珽下令大声鼓噪，陈军以为有埋伏，匆匆退兵而去。

这看上去是三国时代诸葛亮玩剩下的“空城计”，但《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纯属艺术虚构，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档子事，有人说罗贯中正是从祖珽此战受到了启发，将其转到了诸葛孔明的身上，这说法不是没有可能。

更为精彩的在后面！

陈军跑了一会儿缓过神来，不久又回来了。祖珽亲自带兵出击，陈军早听说祖珽是个盲人，但谁曾想祖珽在阵前居然搭弓射箭，而且箭无虚发，陈军将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觉得先前的情报严重有误。

祖珽有这样神勇的表现，大概是因为盲人通常听力出众的缘故，他用自己敏锐的耳朵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十几日，陈军奈何不了祖珽，最后退兵而去。而不久以后，祖珽也病死在北徐州，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祖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多才多艺，无所不通，治国理政也很有一套，但他也卑鄙下流，贪财好色，偷鸡摸狗，陷害忠良，他为了往上爬极力巴结陆令萱、和士开等人，但又不畏生死，敢于与他们公开翻脸，在他身上似乎总是蒙着一层迷雾，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堕落天才”，或许是这位“怪咖”最为贴切的形容。

祖珽失势，使得汉官集团遭到了灭顶之灾，崔季舒、封孝琰、刘逖等骨干分子全部被斩杀。家中男子流放边地，女子没入宫中为奴，小孩被阉割，财产全部充公。接着高纬在晋阳又杀掉了六十多个官员，《北齐书》称这六十多个官员是集体中暑而死，一次热死六十多人，这显然是欲盖弥彰，胡说八道。

汉官集团覆灭，使得恩幸集团彻底掌控了朝政，北齐王朝也从此进入了亡国倒计时。

此时高纬更加肆无忌惮，变着花样地玩。他除了穷奢极欲，还喜欢“忆苦思甜”，他下令在华林园建造了农庄，自己穿着破旧衣服扮成乞

丐，四处乞食。他还在宫中设置了穷人集市，专门跑去做买卖。高纬喜欢弹琵琶，他谱了一首名叫《无愁》的乐曲，经常演奏，每次周围跟着唱和的侍从多达上百人，民间给高纬起了个外号叫“无愁天子”。

不过，忧愁很快来了，陈国的军队攻陷了军事重镇寿阳，消息传来，高纬颇感失落，心情不是很好，穆提婆在旁边劝他说寿阳本来就是陈国的，随他拿走好了。假使把黄河以南的地盘都丢了，剩下的土地还比龟兹国大得多，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听了穆提婆的话，高纬精神一振，继续纸醉金迷。

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人把持朝政，他们引荐自己的亲戚朋党高居显赫的官位。连一些歌舞艺人、巫师、官府的奴婢等也能轻易地得到富贵。外姓被封王的有上百人，开府的有一千多人，封为仪同的不计其数，领军大将军达到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有几十人。甚至连高纬喜欢的狗、马、猎鹰等禽兽也有仪同、郡君的封号。

一些受到宠幸的小人都聚在高纬周围侍候取乐，一次游戏的费用动辄超过一万钱。国库空竭了，高纬便赐给这些人两三个郡或六七个县，让他们自己出售官爵收取钱财。当时担任地方官的大多是买来的，上任后会变本加厉，所以人人争相贪污放纵。

有这样的皇帝和臣子，北齐不亡，天理不容！

正在高纬玩得没有新鲜玩意时，南阳王高绰给他带来了新花样。这位南阳王是高纬的哥哥，也是个“禽兽”级别的人物，他特别喜欢养狗，养了很多条，这些恶狗经常乱咬人。手下将军尉破胡曾经劝高绰不要养这么多的狗，高绰就杀死好几只狗，故意弄得满地狗尸，血流成河。尉破胡一看这架势从此再也不敢劝谏。

高绰还喜欢纵狗行凶，放狗扑食妇女、婴儿。

高绰说他是学自己的伯父高洋，论禽兽般的作为，两人确实不相上下。

高绰在定州刺史任上干尽坏事，臭名远扬，民愤极大。高纬下令将他抓捕送到行宫，见面后一聊，高纬才发现遇到了同道中人，于是下令

赦免了他。他对高绰表示皇宫里的游戏都玩腻了，不知地方上有什么好玩的，高绰告诉他：“多弄些蝎子，把猕猴放进去，看着会非常开心。”

高纬觉得很有创意，他当即下令让人连夜抓蝎子，天亮以后，将蝎子放在浴室里，然后将一个人剥光放进去，看到那人在里面痛苦哀号，高纬高兴得手舞足蹈，为此他还有些“怪罪”高绰，说：“如此好玩的游戏，为何不早派人乘坐驿马前来报告？”

从此，两个“变态”经常厮混在一起。

高绰的得宠引起了韩长鸾的警觉和嫉妒，他经常在高纬面前说高绰的坏话，再加上高绰把新鲜玩法都已贡献干净，他对高纬的吸引力大不如前，高纬同意将高绰贬为齐州刺史。还没上任，韩长鸾又上奏说高绰阴谋叛乱，高纬念及旧情，没有公开诛杀高绰，而让胡人大力士在与高绰玩相扑游戏时，借机将其活活掐死。

九　玉体横陈时

杀掉了英勇善战的斛律光和高长恭，又除掉了善于理政的祖珽，北齐在亡国路上快马加鞭，而一个女子的出现更加速了覆灭的进程。

这个女子便是“玉体横陈”的冯小怜。

冯小怜原本是高纬第三任皇后穆邪利的婢女。穆邪利小名叫黄花，她是陆令萱的养女。高纬的第一任皇后是斛律光的女儿，斛律光被杀后，斛律皇后也被废黜。第二任皇后胡氏是胡太后的侄女，为了能让自己养女上位，陆令萱诬蔑胡皇后，高纬听信了陆令萱的谗言废掉了胡皇后，穆黄花顺利成了第三任皇后。

高纬开始时对穆黄花很宠爱，四处张罗购置奇珍异宝，为她打造至尊极品“七宝车”，香车美人，风光一时。不过很快就过了激情期，高纬开始移情别恋，董昭仪、曹昭仪、毛夫人等先后得宠，穆皇后渐渐被晾到了一边。

穆皇后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她思来想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貌美如花的贴身侍女冯小怜献给自己的皇帝老公。

穆黄花这样做，自然有她的打算，一是为了泄愤，让那些与自己争宠的嫔妃也尝尝失宠的滋味，另外也寄希望于冯小怜得宠后，能经常在高纬面前为自己美言，好保住自己的皇后位置。

事实证明，穆黄花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高纬从见到冯小怜的第一眼，便为之神魂颠倒，完全被这位美人给迷住了。冯小怜到底美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对此并无详细描绘，《隋书》用了四个字——“慧而有色”。这说明冯小怜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颇有才艺。她具体会什么呢？《北史》说她“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

高纬下令封她为淑妃，两人坐则同席，出则同马，一刻也舍不得离开，还发誓要同生共死，这样一来，穆皇后更加失宠了。

高纬不管在什么场合，即使和大臣们议事，也常常将冯小怜拥在怀中或者放在膝上，搞得这些大臣心猿意马，语无伦次。冯小怜大概会柔术，她的玉体曲线玲珑，而且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在冬天里暖似一团火，夏日里却又凉如冰块。

对于有极强表现欲的高纬，觉得“独乐不如众乐”，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绝世美人，只有自己一个人来独享，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于是他让冯小怜衣着暴露地躺在一张案几上，搔首弄姿，变换各种姿势，让群臣们来一饱眼福。

这便是典故“玉体横陈”的由来。

只是如此香艳的故事，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最早出现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即便是这首诗里，也没有提到群臣围观小怜玉体的事，想必这个故事多半是后世的演绎和杜撰。

北齐此时已经烂透了！

皇帝昏庸，小人横行，朝堂上下一片乌烟瘴气，用史书上的话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

北周武帝宇文邕觉得平灭北齐的时机已经成熟。

勋州刺史韦孝宽上书，提出了灭齐的三个方案，这便是著名的《平齐三策》，上策是：大军出轵关（今河南济源）东下，同时广州（今河南鲁山）军队从三鸦（今河南鲁山西南）出兵，招募山南（伏牛山南）的精锐，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另外派遣北山（今陕北）的匈奴部众切断并州（今山西太原）、晋州（今山西临汾）之间的交通要道，几路大军同时出击，敌人顾此失彼，定会一举灭掉北齐。

中策是：联合陈国，让陈国在东南发起进攻，我军乘虚袭击，如果北齐大军来救援，就坚壁清野，他们撤离后，我们再卷土重来，反复几次，使其不停奔波劳累，等待好的战机出现，我军趁机进攻，一定能成功。

下策是：采取与北齐和好的政策，与他们保持通商关系，养精蓄锐，相机行事，将来水到渠成再兼并北齐。

在韦孝宽看来，无论采用哪个计策，最后的结果都是北齐亡国，但上策更直接更痛快，用时也最短。

宇文邕就此征询几个心腹大臣的意见，他问仪同三司尹娄谦说：“如果用兵，应该先进攻哪个国家？”尹娄谦回答：“北齐君主昏庸无能，大将斛律光被杀，如今已是离心离德，百姓道路以目，如果发兵，理应首选北齐。”这话说到了宇文邕心坎上，听后他不由得大笑起来。

他又派人去安州（今河南安陆）征询安州总管于翼的意见，于翼是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儿子，也是宇文邕的姐夫，宇文邕对他的意见很看重，于翼也赞同出兵，他建议可以在边境上减少兵力，缓解紧张态势，让北齐失去警惕，然后攻其不备，一击致命。

宇文邕还派尹娄谦等人出使北齐，一方面假意缓解紧张气氛，麻痹迷惑对方，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情报。

一切准备妥当后，宇文邕召集大将军以上的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伐齐事宜。宇文邕对众将表示，此次作战的部署是多路出兵，水陆并进，一举攻克河阴（今河南孟津）后，在洛阳地区与北齐进行决

战，宇文邕并没有采用韦孝宽的策略，而是选用了长期以来两国相争的老套路。

军事会议结束后，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宇文邕正式下诏，宣布伐齐，兵分六路，共有十八万人，其中宇文邕亲率六万主力直扑河阴。

北周的这次行动，策划已久，但行动却非常突然，北齐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刚开始各路兵马进展非常顺利，宇文邕率领大军取得了河阴大捷，攻克河阴大城。

河阴大城在黄河南岸，是北齐为了保护黄河河桥设置的三座城之一，另外两座是建在河中沙洲上的中潬城和河桥北面的北中城。

没想到在黄河河中沙洲上的中潬城，居然成了北齐的“定海神针”，镇守该城的是北齐永桥大都督傅伏，他本来奉命增援河阴，但浮桥已断，无法前行，只好进入中潬城。宇文邕率军围攻二十多天，却始终无法攻克。

宇文邕不得不转移攻击方向，率军攻打洛阳西北的金墉城，镇守城池的是北齐洛洲刺史独孤永业，他率军拼死抵抗，宇文邕还是无法攻克，这时候传来消息，北齐的增援大军已经相距不远。

城池无法攻克，援兵又很快将至，宇文邕因着急上火而病倒了，无奈之下他下令退兵，其他几路攻占的三十多座城池也全部放弃。

准备了三年的第一次伐齐就这样以失败收场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场战争表明北齐国力虽然日渐衰微，但还远没有到一击即溃的地步，对于北周君臣来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宇文邕心中自然有一种挫败感，但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觉得只要充分吸取经验教训，重新调整进攻策略，就一定能够完成平齐大业。

一年之后，宇文邕决定二次伐齐，他对群臣说：“上次因得病，未能

消灭敌人，现在齐国朝廷日益昏乱，无知小人把持朝政，民怨沸腾，朝不保夕，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拒不接受，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这算是战前动员，宇文邕痛定思痛，对具体的进攻策略做了重大调整，他说：“上次进攻黄河以南地区，只是攻击了敌人的脊背，未能扼住敌人的咽喉，晋州是敌方要地，我军进攻，敌必来救，我军严阵以待，然后挥师东进，一定能平灭齐国。”

实际上，在上次伐齐前，有大臣提出洛阳不易攻克，即使占领了也不容易守得住，不如进攻晋州，然后直取晋阳，不过宇文邕当时并没有采纳，这次算是拨乱反正。

宇文邕虽然信心满满，但众将的态度并不积极，距离上次出兵还不到一年，军力尚未完全恢复，但宇文邕态度很坚决，他说：“我意已决，机不可失，胆敢动摇军心的，定斩不饶。”

建德五年（576年）十月，第二次伐齐战争开始。

宇文邕亲率中军主力，命宇文盛、宇文亮、杨坚统率右军，宇文俭、窦泰等率领左军，三军齐发，直指平阳城（今山西临汾）。

宇文邕从汾曲来到平阳城下督战，北齐守将无心坚守。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向北周投降，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晚上也派使者出城向北周请求投降。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北周将领段文振手持长矛和几十人先行登上城头，崔景嵩在前面带路，北齐守军溃败。于是北周攻克了平阳，俘虏了尉相贵和他的部下八千多人。

高纬此时在忙什么呢？他正陪着心爱的冯小怜在晋阳郊外打猎，前线告急的文书接踵而来，但都被右丞相高阿那肱扣下，他对使者说：“陛下正玩到兴头上，边境上的冲突乃是家常便饭，何必来扫陛下的兴致。”

直到平阳陷落的消息传来，高阿那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向高纬禀报，高纬一听脑袋都快炸了，因为平阳是晋阳的门户，平阳丢了，晋阳危在旦夕，他下令立即返回晋阳，集结大军，组织反攻。

这时候，冯小怜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高纬能再陪她杀一围，面对心爱之人的请求，高纬将十万火急的军情抛在脑后，陪着冯小怜玩尽兴了才回到晋阳，召集众将部署反攻事宜。

宇文邕听说北齐援兵将至，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退兵。

他令开府仪同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率领一万人驻守平阳，又令宇文宪带六万人驻守今天的山西闻喜，与平阳遥相呼应，自己则率大军返回长安。

众将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初排除众议坚决出兵的是他，如今要撤军的还是他，大将军宇文忻劝谏说："现在齐国君主昏庸，军无斗志，即使有百万之众，不过是送给陛下的礼物，此时不打，如果北齐以后出现一个明主，君臣齐心合力，即使是商汤、周武王再世，也难以扫平他们。"军正王纮也说："齐国政治昏乱，已历几代君主，攻下动荡的齐国，正是今日，此时撤军，实在难以理解。"

难理解也要理解，宇文邕表示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撤军更有道理。

宇文邕为什么这样做，着实是一个谜团，也许是上次失利的阴影尚未消退，也许是他想以退为进，看看北齐的真正实力到底如何然后再做打算。

十　周师入晋阳

考验梁士彦的时候到了！

宇文邕退兵后，北齐大军很快便包围了平阳城，随后展开了猛烈攻击，高纬亲自督战，一副不拿下平阳誓不罢休的劲头。

在北齐军猛攻下，平阳城岌岌可危，城墙的墙垛全部被摧毁，残墙差不多只有一人高，所以两军经常短兵相接。面对危局，梁士彦决心以身报国，他对手下说："看来我们要战死在这里，我会死在你们前头。"看到主帅视死如归，北周守军更加英勇，打退了北齐一次次进攻，

而且趁着北齐军稍稍退却时，城中的男女老少抓紧修理残墙，很快便修好了。

久攻不下的北齐军改变了进攻策略，开挖地道，这一招很见效，城墙坍陷后撕开了一个十余步的口子，北齐军队像潮水般涌入，正当梁士彦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北齐军却突然停止了进攻。

这道命令来自高纬，他看到平阳即将城破，突发奇想，想让冯小怜来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下令暂缓攻城，等着美人来到阵前。

冯小怜觉得如此重要时刻，必须要盛装出席，于是精心化妆打扮，又是描眉，又是擦粉，涂胭脂，戴首饰，打扮好了才款款来到阵前，但黄花菜已经凉了，此时北周守军已经用木头将缺口堵上，北齐失去了最佳的破城时机。

高纬对此并不在意，他更在意冯小怜的感受。

冯小怜听说平阳城西的石头上有仙人的足迹，嚷嚷着想去参观，中途需要经过一座桥，但是这座桥在北周守军射程内，高纬担心有安全风险，下令挪用攻城的木材在远处另修了一座桥，桥修好后，高纬带着冯小怜兴致勃勃地去游玩，谁料到过桥时，桥突然塌了，两人折腾半天，深夜才返回营中。

没让冯小怜看到城破时刻，这次又扫了她的游兴，高纬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决定晋封冯小怜为左皇后，并派人去晋阳取皇后的服饰。

高纬和冯小怜天天厮混在一起，似乎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北齐将士见状，斗志快速消退，这也帮助梁士彦创造了一个奇迹，成功坚守平阳城一个月。高纬并不着急，他觉得北周守军已是强弩之末，又没有外援，攻克平阳只是时间问题。

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宇文邕率军又打回来了。十月二十二日，回到长安仅五天的宇文邕，决定率军回援平阳，兵贵神速，十几天后他便来到平阳城下。

北齐军围攻平阳时，宇文邕留下的宇文宪所部就在不远处的汾河南岸，为了防备北周军队偷袭，北齐军在平阳城南挖了一条壕沟，由于这条壕沟的阻挡，宇文邕无法再前进，只好停下来，隔着壕沟与北齐军对峙。

打还是不打？高纬面临艰难的抉择，手下宠臣高阿那肱建议不打，他的理由是北齐兵虽多，但三分之一有伤病，当年神武皇帝（高欢）进攻玉壁，敌人的援兵一到，神武皇帝就下令撤军了，难道咱们的水平能比得上神武皇帝吗？不如退到高梁桥（今山西临汾东北）为好。

另一个宠臣武卫将军安吐根则是主战派，他口出狂言说："这一小撮贼人，看我如何将他们扔到汾河里喂鱼！"

高纬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一群太监站出来说："他们来的是天子，我们来的也是天子，而且他们远道而来，以逸待劳的我们怎么可以示弱呢？"

高纬一看连太监都"雄起"了，顿时像打了鸡血，他下令填埋壕沟，与北周军队决一死战。

这正是宇文邕求之不得的，他正为眼前的壕沟犯难，没想到北齐军队急他所急，把沟壑给填平了，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两军很快接上了火，高纬带着冯小怜远远的在后方观战，一直养在深宫的冯小怜根本没有见到打仗，她看到北齐军的左翼稍稍后撤，顿时吓得花容失色，惊呼道："败了！败了！"听她这样一喊，旁边的穆提婆大叫："陛下快走！"高纬慌了神，赶忙调转马头，带着冯小怜等逃离战场。

北齐大将奚长乐见状，追上来劝说高纬："打仗时军队一会儿进、一会儿退是正常现象，如今我军并未处于下风，陛下这样离去，军心必然大乱，请陛下赶紧回去安定军心。"武卫将军张常山也随后赶来，他表示北齐军队完整无损，陛下应该回去，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回去看看是否属实。

高纬又一次陷入犹豫，觉得两人说的都有道理，仗还没怎么打，自

己临阵脱逃确实有些不应该，但就在此时，已经被吓破胆的穆提婆扯了扯他的衣袖，低声说："陛下别听两人忽悠，赶紧跑吧，再不跑来不及了。"

高纬听穆提婆如此说，便也不再犹豫，带着冯小怜等人向晋阳方向绝尘而去。

战场上本来双方势均力敌，但皇帝跑了，北齐军队军心瞬间垮掉，北周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平阳大捷。

高纬一口气跑到洪洞（今山西洪洞），稍稍松口气的冯小怜还是一如既往地注重形象，刚准备补妆，突然有人喊周军来了，冯小怜赶忙拉着高纬继续逃命。不过，即使如此狼狈，高纬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半路上他让冯小怜披戴上宦官们从晋阳取来的皇后衣冠，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加冕仪式。

高纬对这位美人绝对够意思。

他跑到高壁（今山西灵石），留下高阿那肱带着一万兵马驻守，其他军队守卫洛女寨，然后头也不回地带着冯小怜跑回晋阳。

宇文邕很风光地进入平阳城，见到了苦守一个月的梁士彦。

君臣两人上演了感人的一幕，梁士彦摸着宇文邕的胡须，泪如雨下说："臣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宇文邕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宇文邕此时又面临着抉择，是一鼓作气攻打晋阳，还是见好就收班师回朝，他想来想去，觉得一年时间两次用兵，将士已经十分疲惫，还是回师休整为上策。

梁士彦不干了，他拉着宇文邕的战马力劝道："如今齐军遭遇大败，军心动摇，如果此时大举进攻，定能获胜，万万不能退却。"

宇文邕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应该趁着敌衰我盛的大好时机，追击敌军，他令梁士彦继续镇守平阳，然后下令全军北上，追击齐军。

北周的将领们本以为可以缓口气了，但没想到宇文邕突然改变了主

意，心里都老大不愿意，纷纷劝说宇文邕还是按原计划班师回朝，对此，宇文邕只说了八个字——“卿等若疑，朕就独往”，就是说，如果诸位有疑虑不肯去，我就一个人去。

众将看到皇帝已经铁了心，便不再说什么。

北周军队势如破竹，留守高壁的高阿那肱刚刚听到风声便溜之大吉了。洛女寨也被宇文宪攻克。

好不容易跑回晋阳的高纬成了惊弓之鸟，他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办，有的大臣建言说：“应当轻徭薄赋，安慰民心，收集残兵，背城死战，才能确保社稷无忧。”

惊恐不已的高纬哪里能听进去这样的话，他的想法是让在平阳之战全身而退的安德王高延宗留守晋阳，自己则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州），一旦晋阳有失，便可投靠突厥。

群臣们纷纷表示反对，生死存亡之际，皇帝带头跑路，这仗还怎么打呢，但高纬心意已决，在他看来，性命比江山社稷更为重要。

他先暗中将胡太后、太子高恒、冯小怜送往北朔州，然后找来高延宗，命他全权负责指挥晋阳保卫战。高延宗声泪俱下，劝说高纬不要走，但高纬不为所动，高延宗还想说，旁边的穆提婆不耐烦地说：“陛下主意已定，大王不要再阻挠。”

当天夜里，高纬带着少数嫔妃和亲信离开晋阳，准备逃往北朔州，但没有人愿意去那个鬼地方喝西北风去，途中跑了不少，高纬见状只好转而逃往邺城。

最让高纬想不到的是，这些不辞而别的亲信中居然包括自己最信任的穆提婆，这位力劝高纬跑路的心腹，一出城便投降了北周。宇文邕得知大喜，他立即将穆提婆树立成榜样，封他为柱国、宜州刺史，并下诏给北齐朝臣说：“如果弃暗投明，像穆提婆一样，一概免罪。”北齐的官员看到高纬最信任的宠臣都投降了，并且获得重用，也纷纷放弃抵抗，投降北周。

高纬对穆提婆恨得牙痒，跑到邺城后，第一件事情便是逼着穆提婆的老妈，恩宠集团的核心人物陆令萱自杀，然后将其家属全部杀掉。

高纬一跑，晋阳危在旦夕，高延宗积极组织防御，就在此时，留守晋阳的老臣唐邕等人代表众将士劝进，原来的皇帝高纬不知跑到了哪里，国不可一日无主，请求高延宗登基称帝，否则晋阳军民很难同仇敌忾。

高延宗是文襄帝高澄第五子。他年幼时，父亲高澄去世，便由其叔父文宣帝高洋抚养。高洋杀人不眨眼，但对高延宗却相当不错。他已经十二岁时还经常骑在高洋的肚子上，有时高洋甚至让他将尿撒在自己的肚脐中。高洋抱着高延宗说可爱的孩子只有这一个，问他想做什么王，高延宗回答说想做冲天王。高洋于是询问大臣杨愔，杨愔说天下没有这个郡名，希望能使他安于德行。于是高洋便封高延宗为安德王。

皇帝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危险性极大，但为了能够聚拢人心，高延宗只好顺应民意，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他表示：“当今皇上懦弱无能，朝政由宫里的小人把持，皇上晚上逃遁，不知去了哪里。朕承王公卿士们拥戴，现在只得暂时继承皇帝的大位。”示范效应很快显现，周边不少北齐军民前来投靠。

作为新皇帝，高延宗表现得相当不错，他把晋阳宫中的钱财和美女拿出来赏赐将士们，更让将士们感动的是，高延宗很接地气，见到每个士兵都亲自握住他们的手，不称自己为朕，而是自称高延宗，有时候还泪流哽咽地说拜托大家，众将士颇为感动，愿意以死效命。

高延宗登基第二天，宇文邕便率大军来到晋阳城下。高延宗自己守卫北门，对付北周最能打的宇文宪，同时命令莫多娄敬显守南门，段畅守东门。

高延宗身先士卒，他是一个大胖子，平日里走路都显得有些笨拙，但到了战场上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手持长矛，来回督战，奔走如飞，无人能挡，率众击退了宇文宪一次次的进攻。就在高延宗奋力拼杀时，守卫东门的段畅等人却投降了周军，宇文邕和部分北周军涌入，宇文邕觉得攻克晋阳只是时间问题，但没想到，他险些命丧这里。

制造危机的还是高延宗，他听闻东门有失，立即率军从北门来增援，莫多娄敬显也从南门赶来，在北齐两路军队的夹击下，率先冲入城中的北周先锋部队被击溃，向城外逃去，北齐军乘势掩杀，杀死两千多周军。

宇文邕就在乱军中，他左右随从非死即伤，北齐军队追杀过来，关键时刻，刚刚投降周军的北齐将领贺拔伏恩和皮子信挺身而出，他们猛抽宇文邕的战马，然后一前一后护卫着宇文邕跑出城外，直到四更时，宇文邕才跑回大营。

高延宗以为宇文邕已经被杀，命士兵找长胡须的尸首，这是宇文邕的标志之一，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虽然让宇文邕逃脱，但北齐将士却异常兴奋，饮酒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高延宗劝阻也没有用，到最后个个喝得烂醉如泥。

深更半夜逃回大营的宇文邕，顾不上休息，连忙召集众将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本来率领的就是一支疲惫之师，又遭遇如此败仗，此时撤退是最好的选择。

不少将领同意他的意见，但大将宇文忻却强烈反对，他说："北齐皇帝已经逃走，关东各地都已动摇，昨日攻入城中，将士有些轻敌，稍有不利，何足挂齿，大丈夫理应死中求生，败中取胜，现在已经成破竹之势，为何要丢掉大好形势呢？"

齐王宇文宪和大将王谊赞成宇文忻的意见。

刚刚投诚的北齐将领段畅站出来说了自己的意见，最终让宇文邕下定决心，他说："晋阳城内兵力非常有限，守备比较空虚，高延宗只是在硬撑，如果继续猛攻，胜利指日可待。"

宇文邕打消撤军想法，天一亮，便组织军队攻城。

这次攻城出乎意料的顺利，酒醉的北齐军士大多还在酣睡中，高延宗拼死抵抗，但独木难支，兵败被俘，唐邕等人也都投降，只有莫多娄敬显只身逃往邺城。

宇文邕对高延宗礼遇有加，见面时主动从马上下来想和他握手，高延宗推辞说：“死人之手岂敢碰天子。”宇文邕微笑道：“你我是两国天子，没有任何私怨，只是为了百姓利益才大动干戈，我不会加害你。”说罢为他松绑，并整理好衣服。

掐指算算，高延宗的皇帝只做了四天。

十一　高家灭门记

晋阳失陷，对于邺城的高纬，犹如五雷轰顶。

怎么办呢？侍中斛律孝卿觉得危难时刻，人心和士气最为重要，因此建议召开动员大会，由高纬出面发表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高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为此斛律孝卿精心为他撰写了演讲稿，并一再叮嘱高纬要讲得足够煽情，这样才能起到效果。

一切安排妥当，全军将士集结完毕，等待着“皇帝的演讲”。

谁曾想，不知是否因为紧张，站在台上的高纬忘词了，如果此时像高延宗一样流着泪说句“拜托了”，也算能圆场，但高纬愣了半天竟然大笑起来，看到皇帝大笑，站在他左右的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也跟着大笑起来。在这个时候，居然能笑得出来，没人能理解高纬内心是如何想的，但他的荒唐举动引起了众将士的强烈不满，每个人都觉得很寒心，心里想为这样的皇帝卖命实在不值得。

演讲搞砸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刚刚护送胡太后、太子高恒从北朔州到邺城的高劢建议将五品以上官员的亲属软禁在三台，如果战败，就焚烧三台，这些官员将领顾念妻儿，定会拼死而战，高纬觉得不可行。

他觉得有个建议不错，那便是“革新易主”，就是将皇位禅让给太子高恒，自己做太上皇。

皇帝宝座现在已经不是香饽饽，而成了一个累赘，高纬觉得是时候丢掉了。由此，八岁的高恒登基，二十二岁的高纬成为太上皇。

高纬的禅位，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邺城军民仅剩的一点希望消失殆

尽，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在千秋门设下埋伏，密谋除掉高阿那肱，废黜幼主，拥立广宁王高孝珩，但高阿那肱并没有走这条路上朝，政变没有成功。

危难时刻，高孝珩主动请缨，要求授予他兵权，率军迎战周军。高纬觉得将军权交给他，保不齐他会成为第二个高延宗，自己篡位当皇帝，所以没有同意。高孝珩愤然说道："陛下不让我带兵，难道是怕我造反吗？都到了什么份上，还如此猜忌！"

高孝珩发飙的后果，是被赶出京城，外放到沧州当刺史。

高纬派长乐王尉世辩带人去侦察敌情，这位王爷是个怂包，出了滏口（今河北武安），登高眺望，远远看见一群乌鸦飞起，黑压压一片，以为是周军来了，吓得魂不附体，头也不回地跑回邺城。

邺城的恐慌气氛到达了顶点！

宇文邕此时积极准备东进，他占领晋阳后，把北齐晋阳宫里的美女钱财悉数赏赐给将士们，并对有功将士加官晋爵。他问高延宗如何攻取邺城，高延宗推辞说："这不是亡国之臣该讲的。"宇文邕再三追问，高延宗只好回答："如果是任城王高湝守城，结果不好说，如果是皇帝高纬自己防守，陛下会兵不血刃拿下邺城。"

几天后，宇文邕任命陈王宇文纯为并州总管，留守晋阳，自己率领大军向邺城杀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高纬又准备逃跑了，这次方向是东南，想的是如果形势不妙，便投靠南陈。

高纬令人将太皇太后胡氏、皇后穆黄花、宠妃冯小怜、小皇帝高恒等先送走，然后下令让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驻守邺城，自己带着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亲信仓皇出逃。

皇帝跑了，邺城怎么能守得住，虽然慕容三藏拼死力战，但无奈北齐王公大臣纷纷投降，邺城很快陷落，慕容三藏被俘，宇文邕赞其忠勇，并没有杀他，而是加封为仪同三司大将军。

宇文邕进入邺城后就开始考虑接下来该如何治理北齐，他派人去北齐中书侍郎李德林的住处宣读圣旨并加以慰问，说：“朕讨平齐国后最大的收获就在于得到你。”李德林被带进行宫，宇文邕向他请教北齐的风土人情和人物的善恶。他们谈得很尽兴，宇文邕让李德林留在门下省，住了三个晚上才让他回家。

再说高纬一路狂奔，渡过黄河后，他又有了新想法，让幼主高恒将皇位禅让给远在瀛州（今河北高阳）的任城王高湝，他的如意算盘是从此北齐的事情和他们父子再无干系。

高纬派侍中斛律孝卿将禅让文书和皇帝玉玺送往瀛州，结果这个高纬身边的大笔杆子，转身便跑到邺城投诚北周。

高纬接着跑到济州（今山东茌平），但觉得并不安全，他留下高阿那肱驻守在那里，负责监视周军动向，自己则带着穆黄花、冯小怜等继续往南跑，一直跑到青州（今山东青州），才暂时停住，观察情势。

高阿那肱此时决定抛弃自己的主子了，他听到连穆提婆那家伙都被封为柱国，如果自己能够抓住高纬，待遇肯定也不会比他差。于是积极与北周联络，商议一起捉拿高纬，为了成功实施计划，不让高纬继续往南跑，他不断给高纬传递假消息，说北周兵马还很遥远，而且已经烧断了桥梁，高纬在青州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任何危险。

高纬信以为真，放心地在青州安顿下来。没想到，北周的军队突然出现在青州城下，惊慌失措的高纬令人将黄金装袋绑在马鞍上，带着冯小怜等再次出逃。

但这次注定是无法逃脱了，没跑多远，便被北周大将尉迟勤追上，只好束手就擒。

高纬的被俘，标志着立国二十八年的北齐王朝正式覆灭。

高纬成为阶下囚，引发了连锁反应，镇守洛阳的独孤永业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北周。而在河北的广宁王高孝珩和任城王高湝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合兵一处，意图匡复北齐。宇文邕派齐王宇文宪、柱国杨坚北上讨伐，士气低落的北齐军队一击即溃，高湝和高孝珩也成了俘虏。

宇文宪对他们两个颇为尊重，他握着高湝的手说：“任城王何苦这样呢？”高湝回道：“我乃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如今只剩我一个侥幸活着，遇到社稷倾覆，今日被杀，我问心无愧。”

宇文宪欣赏他的胆识，不仅没有杀他，还下令将他的妻子儿女还给他。

宇文宪亲自给高孝珩清理包扎伤口，高孝珩叹息道：“从神武皇帝以来，我叔父、兄弟没有一个活过四十岁的，这就是命啊，皇帝无远见之明，宰相又不是栋梁之才，只恨我没有军权，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高湝和高孝珩的被俘，使得北齐丧失了最后一点翻盘的机会。

唯一抵抗的只剩傅伏，这位当年在中潭城将宇文邕打得没脾气的勇将，依然坚守孤城，宇文邕让投降的高阿那肱等去劝降，傅伏这才知道高纬已经被俘，觉得再抵抗下去已无意义，于是率部出城投降。

宇文邕对这位当年战胜过自己的将领很看重，他亲自召见傅伏，问他为何不早降，傅伏回答得掷地有声，他说：“臣一家三代皆是齐国的臣子，接受齐国的俸禄，却不能殉国，愧对天地！”宇文邕听后称赞他说：“为人臣就当如此！”

后来宇文邕当着高纬的面问傅伏：“当初你守河阴，得到了什么赏赐？”傅伏回答：“晋升一级，封为永昌郡公。”宇文邕扭头对高纬说：“我准备了三年去打河阴，正是因为傅伏拼死抵抗，才无功而返，如此大的功劳，你的赏赐，何其薄也。”

宇文邕的话点出北齐的败因之一，一群无才无德的小人控制着关键位置，无功而受厚禄，一些才干出众的忠勇之士，却始终得不到重用，焉能不败。

建德六年（577年）四月，经过两个月的征战，宇文邕衣锦还乡，回到了长安城。他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将高纬等“战利品”敬献给先祖。随后，大摆庆功宴，宴请群臣。宴会上，宇文邕命高纬起身跳舞，看到高纬的囧相，北周群臣哈哈大笑，这让高延宗无法忍受，不禁悲从中来，几次想服毒自杀，但被身边的婢女苦苦劝下。

受辱只是小意思，宇文邕随后对高氏宗亲大开杀戒。

起因是有人告发穆提婆和高纬密谋造反，宇文邕下令赐死高纬和所有北齐皇族。高延宗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他独自捋起衣袖哭泣而不说话，用辣椒塞在口里把自己闷死。高孝珩之前已经病死，算是善终。高湝和高澄的小儿子高绍信等都被杀。只有两个“残疾人”得到赦免，一个是高纬的六弟高仁英，他是个精神病，还有十一弟高仁雅，他是一个哑巴，宇文邕将两人流放到偏僻的蜀地，任其自生自灭。

那位冯小怜的命运如何呢？她和高纬一并被俘送到了长安，高纬对宇文邕唯一的请求，便是将冯小怜还给他，宇文邕表示自己对天下都看得很轻，像脱掉一双鞋子一样，更何况是一个老女人呢？很痛快地将冯小怜送还到他的身边。

高纬虽然昏庸不堪，但看得出对冯小怜是一片痴心。

高纬死后，宇文邕将冯小怜赐给了自己的弟弟代王宇文达，之所以赐给他，是因为这位代王素以不好色著称，但冯小怜的魅力实在是无人可挡，宇文达很快便被她深深迷住而不能自拔。

虽然宇文达对她宠爱有加，但冯小怜还是对高纬念念不忘，有次她弹奏琵琶，琴弦突然断了，冯小怜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膝上弦。

冯小怜受宠，使得代王妃李氏被冷落，所以对她恨之入骨。几年后，隋朝建立，宇文达被杀，杨坚又将冯小怜赐给了大臣李询，而李询恰恰是代王妃李氏的哥哥，李询为了给妹妹出气，让冯小怜改穿布裙，每天舂米、劈柴、烧饭、洗衣，百般折磨冯小怜，最后李询的母亲逼迫她自杀身亡。

一代传奇美女冯小怜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那位放荡不堪的胡太后，后来也流落到长安，野史里说她和高纬的皇后穆黄花做了妓女，生意颇为兴隆，以至于胡太后大言不惭地说：“当皇后哪里有当妓女舒服”，不过这大半是后人的杜撰，对于这位太后的命运，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齐亡，入周，恣行奸秽”，虽然不一定是去

当妓女，但看来老毛病还是没有改掉。

十二　英雄泪满襟

宇文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了北方第一人，但对于雄才大略的他而言，这仅仅是个开端，他的梦想是一统天下，成为结束南北朝乱世的伟大帝王。

宇文邕的成功，让一个人感到很不爽，那便是南边陈朝宣帝陈顼，他担心陈朝会成为北周接下来的靶子，所以决定先发制人。

建德六年十月，陈顼派大将吴明彻率军北征，这次出征可谓肉包子打狗，吴明彻在吕梁被北周的徐州总管梁士彦打败，陈军全军覆灭，吴明彻也成了俘虏。

宇文邕取得对陈朝战争的胜利后，并没有得寸进尺，乘胜攻打江南，因为北边的突厥经常侵犯袭扰边境，这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攘外必先安内，宇文邕决心先收拾突厥，安定自己的后方，然后再完成统一大业。

宣政元年（578年）五月二十三日，宇文邕亲率大军北伐，不过仅仅开拔五日，宇文邕便病倒了，他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一边下令全军停止行动，一边急召深受他信任器重的宇文孝伯来到军中，他握着宇文孝伯的手说：“我自感去日不多，以后的事情要托付给你了。”当天夜里，任命宇文孝伯为司卫上大夫，总领宿卫兵马，又命令他骑着驿站快马入京镇守，防备出现异常情况。

只过了一日，北周武帝宇文邕驾崩了，年仅三十六岁。

宇文邕的突然死亡，算得上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少人认为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必将成为结束乱世的千古一帝。《周书》里说：“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如果那样，历史就会重写，想必没有后来杨坚什么事儿，那是否会出现盛唐也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也有人认为，宇文邕没有那么神乎其神，从平灭北齐的过程

看，宇文邕表现得差强人意，关键时刻犹犹豫豫，缺乏足够的勇气，经常性的“拉抽屉”，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的成功，是因为高纬实在太差，如果北齐换一个稍微强一点的君主，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不过，虽有不同声音，但总体而言，宇文邕是南北朝时期一位非常杰出的帝王，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对宇文邕赞赏有加，他曾这样评价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之政，洋溢简册，若驾汉文、景、明、章而上之。”

宇文邕隐忍十二年，从宇文护那里夺回大权，然后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得北周逐渐强大。他一生戎马倥偬，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所谓“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陈”，故“能得士卒死力”。

宇文邕没有败给对手，只是败给了时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宇文邕最大的问题出在培养接班人上，这一重大错误直接导致了他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这个接班人就是北周接下来的皇帝——北周宣帝宇文赟。

他是宇文邕的长子，生母是汉人李娥姿。宇文赟在十三岁时被封为皇太子，成为北周储君。宇文邕对这位太子期望很高，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让还是个孩子的宇文赟的行为举止和大臣一样，即使寒冬酷暑，也不准其休息。

宇文邕信奉“棍棒之下出贤君”，宇文赟只要犯错，无论大小，宇文邕都用棍棒伺候，而且下手很重。除了肉体惩罚，他还给宇文赟造成了精神上的恐慌，他对太子说：“古往今来废掉太子很多，我的其他儿子难道不能立为太子吗？”

为了抓好太子的教育，宇文邕特意派自己最为信任的宇文孝伯和尉迟运担任宇文赟的老师，并要求他们记录太子的一言一行，随时向自己汇报。

宇文邕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得宇文赟彻底变成了一个“两面人”，在宇文邕面前伪装作秀，每天言行举止都按照规矩来表演，绝不敢表达真实的感情，活像一位谦谦君子。然而在私底下，宇文赟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徒，为发泄被压抑的情绪，经常会做出严重的恶行，但由于掩饰得比较好，所以一直没有被宇文邕发觉。

宇文赟对父皇没有任何感情，只有一个“恨”字藏在心中，这恨不断发酵，像一座活火山一般，等待有朝一日喷涌而出。

宇文邕觉得“虎父应无犬子”，因为他太过杰出，所以总觉得这个接班人不太令人满意，他经常向宇文孝伯打听太子的表现，宇文孝伯表示太子惧怕陛下，小心从事，没有什么过错。但宇文邕的另外一位老友王轨提醒宇文邕说，太子品德低劣，没有仁孝，不适合继承大统。有次他与宇文邕一起喝酒，假借醉酒摸着宇文邕的大胡子说：“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翻译过来就是说，好可爱的老头子，可惜继承人太弱了。

宇文邕深知王轨的意思，他把宇文孝伯找来，略带责备地说：“你常对我说太子没有什么过错，如今王轨这样说，难道你一直在欺骗我吗？”宇文孝伯解释说：“微臣知道陛下不能忍痛割爱，所以有些话到了嘴边而没有说出来。”意思很明白，说了也白说，白说谁还愿意说呢。

宇文邕无法“忍痛割爱”，不是不想，是不能，宇文赟确实不怎么样，而次子宇文赞更差，其他儿子都还年幼，因此除了宇文赟，实际上宇文邕别无选择。

宇文邕沉默了许久，最后颇有些无奈地说：“朕已托付给你，希望你把太子培养好。”他说出这样的话，表明自己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更多的是听天由命。

宇文赟一登基便粉碎了宇文邕仅剩的那点希望，压抑很久的他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他一天都不愿意再装下去了。

宇文赟对父亲的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哀伤，不仅如此，他还在宇文邕的棺材前大骂：“死得太晚了。”按照礼制，先皇驾崩后，嗣子需要为他守孝一个月，但宇文赟在自己老爸死后第二天便登基，十天后将宇

文邕匆匆安葬，然后迫不及待地脱掉孝服，庆祝自己获得新生，除此之外，他还很着急地将父皇宫中有些姿色的嫔妃宫女纳入自己的后宫。

宇文赟接下来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关键岗位上换上了自己人，他破格提拔心腹吏部上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全权负责处理朝政。

完成人事布局后，宇文赟立即将屠刀挥向了那些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头上。

首当其冲的是齐王宇文宪。

宇文宪是宇文泰的第五子，是宇文赟的五叔，也是北周最能打的将领之一。他善于谋略，知人善用，作战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部众对他都心悦诚服，愿意为他拼死效力。

试想，如果宇文邕将帝位传给这个弟弟，而不是坑爹的宇文赟，北周王朝想必是另外一个样子。

宇文赟很清楚，在所有王公大臣里，对他威胁最大的便是宇文宪，因此决定先拿他开刀。宇文赟找来宇文孝伯商议，他对宇文孝伯说："你如果能为我除掉齐王，我就把他的官职爵位授给你。"宇文孝伯一听吓了一跳，赶忙劝谏道："先帝遗诏，不许乱杀骨肉。齐王是陛下的叔父，又立有大功，是国家重臣，社稷栋梁，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宇文赟听后非常不高兴，碰了一鼻子灰的他从此开始疏远宇文孝伯，转而和自己的心腹郑译、于智进行密谋。

他们很快便动手了！

宇文赟召诸王入宫，然后将宇文宪带入另一个宫殿，他一到，便被早已埋伏的武士抓住后带到宇文赟面前，于智站出来告发宇文宪谋反，宇文赟让双方对质，见过大场面的宇文宪神色镇定，将于智批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于智只好说："以你今天的形势，说再多有什么用呢？"

宇文宪自知今天不会活着走出皇宫，他把手板扔到地上，叹息道：“我位高辈重，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生死听任天命，我不是怕死之辈，只是遗憾不能为老母尽孝了。”随后被当场缢杀，时年三十五岁。

连齐王宇文宪都敢杀，宇文赟已经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了，当年说过自己坏话的王轨，他自然不能放过，王轨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当时驻守在北周和陈朝的边境，如果想活命比较容易，只需向南叛逃陈朝。但他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对左右说：“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岂以获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朝。”很快，宇文赟派人到徐州杀掉了这位忠臣。

下一个轮到了辅政大臣，也就是宇文赟的老师宇文孝伯。

宇文赟拿齐王宇文宪谋反说事，质问宇文孝伯为何不检举揭发，宇文孝伯回答说：“我知道齐王忠于国家，是被人陷害，横加罪名。先帝嘱咐我辅助陛下，但劝谏却不听，实在有负于先帝的嘱托，如今把这个当作罪名，我甘心服罪。”宇文赟听后沉默不语，感到十分惭愧，但还是下令将宇文孝伯缢死家中。

另一位老师尉迟运很快也忧愤而死。

宇文赟用短短时间几乎杀光了朝中可用之臣，这为以后的杨坚篡位铺平了道路，杨坚当上皇帝后对手下说：“宇文孝伯实在是周国的良臣，如果当时此人在朝中，我们这些人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父亲死了，老臣杀光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管束宇文赟，他可以由着性子瞎折腾了。

他先是改革律法，觉得父亲制定的《刑书要制》有些严酷，便将其废除，他下令制定了一部《刑经圣制》，但比先前的律法更严厉，只要小有过失，便有性命之虞，搞得百姓人人自危。

他还改革官职，设置了四个辅官，任命宇文盛为大前疑，尉迟迥为大右弼，李穆为大左辅，自己老丈人杨坚为大后承，这四个官名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任何记载，算是宇文赟的发明创造。

除了瞎折腾，宇文赟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湎于酒色之中。他搜罗了大量美女到后宫，除了正选皇后杨丽华外，他又立了四个皇后，五后并立，一举打破了前赵皇帝刘聪创造的“三后并立”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记录。

很快，宇文赟又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当了仅仅半年多皇帝的宇文赟下诏把帝位传给了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衍（继位后改名宇文阐），是为北周静帝。他自称为天元皇帝，住处称为“天台”，对臣子自称为“天”。

“天”显然比“朕”要高一个层次，因此宇文赟下令出门时的仪仗比过去多一倍，大臣朝见时，必须吃斋三天，净身一天。

宇文赟这样规定，或许是因为他根本不想见这些臣子，只想着专心躲在后宫享乐。没料到乐极生悲，由于过度纵欲，年纪轻轻的这位天元皇帝便被掏空了身子。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二十四日，宇文赟死在天德殿，仅仅活了二十二岁。

宇文赟病危时，他最信任的郑译、刘昉等人伪造诏书，让皇后杨丽华的父亲杨坚辅助朝政，几个月后，水到渠成的杨坚接受北周静帝宇文阐的禅位，灭周建隋。

隋朝建立仅半个月，杨坚便大开杀戒，将北周皇族的男丁全部诛杀，共计文帝宇文泰子孙二十五家，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子孙六家，武帝宇文邕子孙十二家，宇文赟的两个幼子尚在怀抱之中，也被杨坚下令诛杀，可谓“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杨坚的铁血着实让人胆寒，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如此评价：“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

曾经无比辉煌的宇文家族就这样灰飞烟灭，宇文泰、宇文邕殚精竭虑的北周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唏嘘的是，这离宇文邕驾崩才仅仅过了七个月。

隋朝取代北周，结束了铁血混乱的北朝，然后将矛头指向了烟雨江南，中国历史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